武俠世界



$2.00

785



·特別介紹·

沈勝衣傳奇
故事之三：

白蜘蛛　黃鷹·著

銷魂蝕骨的迷藥，驚心動魄的黑帖，一隻白蜘蛛，十八件大劫案，鏢行中的高手，武林中的名俠，江湖中的巨賈一個又一個的命喪……。使應天府巡按大人費煞思量，天下第一名捕束手無策，而沈勝衣也在蛛網中掙扎，這是他生死存亡的關鍵。欲知「白蜘蛛」故事精彩詳情，請即購閱。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白蜘蛛（沈勝衣傳奇故事）
白蛛網飛毒　紅蠟淚飄香
愁雲撲醉眼　珠串咽歌喉
鐵獄囚欽犯　風劍蕩柳刀
秋雨黃葉落　離恨斷腸時……黃鷹 3

中篇新派奇情鬥智故事

虎魄（一月完俠情恩仇故事）◀四▶
毒潭降怪獸　絕地遇奇僧……高庸 77

傷心俠（三期完俠義傳奇小說）◀下▶
傷情終身憾　心願拚死酬……金瑤 91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冬眠先生
冰河驚巨變　劍客負艱巨……蕭逸 39

陰陽谷
靈貓戲跛鼠　野鳳啄牡丹……諸葛青雲 47

黑獄
天涯覓知己　杭灣參秘會……高皐 59

金縷衣
水盡疑無路　花明又一村……東方英 65

大豪傑
毒蜂戲嫩蕊　死洞困金龍……秦紅 71

無影毒神
夜戰黑蘭店　約鬥小雲山……蕭塞 84

武林奇技·氣功修養

中國武術五大器械——刀（練功秘訣）……半禪居士 53
空手道要練氣功（拳術淺釋）……神光 58

督印人：羅 韓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武侠世界

第785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沈勝衣傳奇故事之三

白蜘蛛

文·黃鷹　圖·盧令



白蛛網飛毒　紅蠟淚飄香

月。

月朧紗。

鏡一樣的孤月籠在紗一樣的煙霧中，月光輕得就像是情人的手，淡得就像是情人的夢。

一輛馬車套着這情人的手，擁着這情人的夢，自西而東，緩緩駛來。

車廂緊閉，就連窗戶都掩上。

馬兩匹，人只有一個。

這個人一身白衣，一手控韁，一手揮鞭，獨坐在車廂之前，頭上老大的一頂竹笠，面容盡在竹笠的陰影之下。

車聲轔轔，撕破長空靜寂，車輪滾滾，輾碎遍地流光。

西面是荒野，東面是山林。山林中一條小徑，西旁野花雜生，披着月光，投下了滿徑花影。

月光涼如水，流如水，花影彷彿就幻成了水中的青蘋。

周士心踏着花影，踏着青蘋，徘徊水中，徘徊月下。

月照着他的劍，月照着他的手。

他的手正握在他的劍上。

每當劍在手，他的心中不由就感慨萬千。

廿八年仗劍江湖，百十次浴血死戰，換來他今日聲名，這其中的艱辛，知道的怕就只有他手中這一口伴他已廿八年的劍了。

憑他今日的聲名，若說他會替人保鏢，十個人中只怕有九個不會相信。

這都是事實，今夜他的確要替人保鏢，保的而且是暗鏢。

能夠說得動，請得起他保鏢的當然不會是普通人。

普通人也根本就當不了長勝鏢局總鏢頭。

十二載苦練的一張金背大鐶刀，再加上好幾十處的內外傷，辛奇這個長勝鏢局的總鏢頭實在不是容易當的。

辛奇的成功，聲名當然還不足與周士心相提並論，長勝鏢局更未在周士心眼內，但十一年前，冰天雪地中，周士心中伏負傷，十八個仇敵他奮力殺到最後的兩個的時候，自己亦不支倒下，是辛奇走鏢路過救了他的一命。

他並不是一個忘恩負義的人，這所以十一年後的今日，一接到辛奇求助的書信，明知是替人保鏢，保的而且是暗鏢，他還是夤夜趕來支援。

辛奇也不是一個挾恩求報的人，這也所以十一年來他一直沒有給過周士心麻煩，到今日他可是迫不得已。

這一鏢，委實太重！

整整的一大箱，無不是難得難見的珍寶。

七王爺當時得令，對於他的生日賀禮，各地的官員眞還不敢草率。

準備這一份賀禮實在不容易，要將這份賀禮平安送到應天府七王爺手中似乎就更難了。

北上應天府，少不免要經過白沙塢，野雲渡，赤松林，這三處向來就是綠林朋友出沒的地方。

辛奇走鏢那麼多年不待言心中有數。

當地的巡撫老爺似乎也知道多少，因此特別將這一份賀禮交給開業以來無往不利的長勝鏢局，還指定辛奇親自護送。

這不由得辛奇暗暗叫苦。

長勝鏢局之所以能夠長勝，沒有人比他更清楚，一半是憑着他那一張苦練十二載的金背大鐶刀，還有的一半卻是由於他頗有自知之明，從來不保完全沒有把握保得住的鏢。

像這趟鏢，他簡直連半分把握也沒有。

綠林朋友的消息似乎靈通得很。

獨行大盜花貓聽說已趕程南下！

白沙塢的紅娘子誓奪此鏢！

野雲渡的十二條龍揚言這一鏢買賣非到手不可！

赤松林碧雲觀的道士風聞亦已傾巢而出！

這四撥人遇上任何一撥，辛奇這一趟鏢都岌岌可危。

以他的行事作風，這一趟鏢他是萬不會接下來的，但巡撫老爺的命令可也是不容推卸！

這還是七王爺的生日賀禮！

這兩個人一個都開罪不得！

巡撫老爺一向言出如山，絕無更改，他也就只好硬着頭皮將這隻熱山芋接在手裏。

他也就只有保暗鏢！

保暗鏢看來也不是辦法，花貓、紅娘子，十二條龍，碧雲觀的道士並不是初出茅廬的角色。

他也就只得寄望周士心。

周士心已是他最後的希望！

周士心並沒有令他失望！

還未到約定的時候，周士心來到約定的地方。

今夜好在有月，路旁好在有花。

憂衣步月踏花影，焖如流水涵青蘋。

周士心這才領略得到蘇東坡這兩句詩的意境。

這未嘗不是一種收穫。

他似已沉醉在月中，花中，但車馬聲才入耳，他的腳步便停下。

車馬方近，他停下的腳步已又展開，奔出了小徑。

車馬一到，他立即就迎了上去。

白衣人亦立即停住了馬車。

辛奇是一個彪形大漢，這個白衣人身裁瘦長——心念一動，周士心霍地收步。

「來的可是長勝鏢局的車子？」他的眼中充滿了疑惑。

疑惑的目光落在白衣人的面上。

他當然看不到白衣人的面龐。

白衣人並沒有取下頭上的竹笠，只是簡短的應了一聲：「是！」

「辛兄在那兒？」

「在車內。」白衣人的語聲異常的低沉。

「哦？」

「車內好說話。」

「這也是。」周士心目光一淸，一轉，轉向車廂。「辛兄，小弟周士心來了！」

車廂內沒有反應。

周士心沒有在意，放步走過去。「碧雲觀的道士已在七里外現身，今夜看來免不了一場血戰，小弟總算還來得及時！」

他說的倒也輕鬆，憑他的本領，的確可以不將碧雲觀的道士放在心上。

辛奇就不同了，但車廂內竟然還是一些反應也沒有。

周士心也感到有些不對勁了，三步兩步走到車門之前，又一聲：「辛兄！」

依然聽不到辛奇答話！

周士心再不遲疑，一探手，猛的將車門拉開！

一個人連隨車廂內跌了出來！

死人！

死人咬牙切齒，一面驚懼之色，雙手緊握着一張黑色的帖子！

帖子上完全沒有字，只是畫着一隻蜘蛛，白蜘蛛！

「辛兄！」周士心一聲驚呼出口，劍亦出鞘！

他的反應已不能算慢，但還是慢了半分！

他劍才出鞘，一張巨網已迎頭罩下！

這張巨網也不知是用什麼東西編織而成，灰灰白白的，輕得就像是一片浮雲，一蓬烟霧，無聲無息的飛來，一下子就將他籠在雲中，霧中！

他一怔，劍連忙揮出！

高手的確是高手。千百道劍影剎那四方八面飛射！

劍風呼嘯，劍氣激盪！

這一劍的威力實在非同小可！

網若是普通的網，只怕就得被劍鋒絞成粉碎！

只可惜這並不是一張普通的網！

劍未到，網已被劍風盪開，劍一收，網便又飄回！

這張網當眞是一如雲霧！

雲霧中似乎還有一抹淡淡的紅霞！

周士心並沒有覺察到這一抹紅霞。

又不是大白天，要非小心留意，這一抹紅霞眞還沒有那麼容易覺察得到。

網一飄回，紅霞亦落到了周士心的身上。

紅霞飄香。

這種香，香的來淡薄，但一經吸入，就令人心蕩神旌，魂消、意消！

周士心的魂未消，意未消，心卻已蕩，神

却已旋！

他的第二劍已準備出手，並未出手！

劍還是出手！

他在劍術的修爲已到了劍在意先的地步！

這一劍的威力已弱三分，還有七分！

劍風依然呼嘯，劍氣依然激盪！

紅霞劍風中飛散！

森寒的劍氣使得周士心的心神也爲之一冷，一定，一清！

他終於留意到了那飛散在劍風中的紅霞！

「銷魂蝕骨散！」

一聲驚呼，衝口而出，周士心的面色已鐵青！

七分威力的一劍居然未能將網盪開，劍鋒已與網索相觸！

網索相當堅韌，但周士心這一口劍可也不是用來切豆腐的！

七分威力已足夠有餘！

「嗤嗤嗤」的網索迎着劍鋒紛紛斷下！

劍突然收回！

周士心橫劍胸前，整個身子突然凝結在空氣之中！

眼看着豆也似大的汗珠一顆顆冒出了他的額頭，滾下了他的面頰，一絲絲的白煙亦從他的口鼻中冒了出來！

雲霧一樣的那張巨網這剎那已然貼身將他罩在網中，但倏的又飛起，合成一束，一團，投入一隻蒼白的手中！

白衣人不知何時已下去車座，到了周士心面前！

他左手抓網，右手正在解開竹笠那兩條在領下打結的帶子。

周士心並沒有閤上眼睛，視綫就在白衣人頭上。

白衣人緩緩的取下了頭上的竹笠。

周士心的目光不其而暴縮！

竹笠裏面是緊裹着白巾，只露出兩眼的一張面龐。

這根本不能算是面龐。

眼在閃着光，陰森，冰冷，詭異！

你有沒有見過蜘蛛？

這簡直就像是蜘蛛的眼睛！

周士心由心寒了出來，額頭上汗落更急，口鼻中烟冒更濃！

白衣人看在眼內，忽然嘆了一口氣。「你的功力果然深厚，憑你的功力，一時半刻，實在不能將吸收的銷魂蝕骨散迫出！」

周士心沒有答話，他不能答話！

一開口他凝聚的眞氣不難就消散！

「一時半刻，唉！」白衣人又歎了一口氣，說：「只可惜，我連半刻也不會給你，不能給你！」

周士心鐵青的面龐刹時蒼白，忍不住喝問一聲：「可是唐彪？」

「不是唐彪！」

「銷魂蝕骨散乃唐門彪豹兄弟專用，唐豹早年做案爲我遇上，被我劍斷一手擒下，送交韋七，收押應天府大牢，你不是唐彪又是那一個？」

一口氣說了這幾句話，周士心的面色更難看！

白衣人不答反問：「你方才難道沒有看到辛奇手中的帖子？」

「看到了又怎樣？」

「帖子下有什麼？」

「沒有什麼！」

「想清楚！」白衣人的目光更陰森，更冰冷，更詭異，更像蜘蛛！

「蜘蛛！」周士心失聲叫了起來，「白蜘蛛！」

「正是白蜘蛛！」

「白蜘蛛，白蜘蛛……」周士心喃喃自語上下的再打量眼前的白衣人，「唐豹收押在應天府大牢，我與辛奇相會在此時此地，辛奇那方面不知，我這方面，只與一個人說過，你、你……」

他第二個你字才出口，白蜘蛛右手的竹笠已出手！

呼的竹笠蕩起一股旋風，車輪一樣轉動着飛削向周士心的咽喉！

周士心慘笑飛劍！

這一劍已不能再化千鋒！

劍上的威力已只剩三成！

劍砍上了竹笠的邊緣！

喀刷的劍鋒砍開了竹笠，直入半尺，也只能直入半尺！

竹笠的直徑却尺八有餘！

這一劍竟不能將竹笠斬爲兩爿！

笠上的力道也竟比劍上的力道還大，周士心出手中的劍猛然脫手，隨同竹笠一旁飛旋了去！

他腳下不其亦一個踉蹌！

一道耀目的寒光，幾乎同時飛到了他的胸膛！

他也看到這飛來的寒光，他也感覺得到一股森冷的寒意，正襲上自己的胸膛，他也想閃避！

只可惜他已無能閃避，無力閃避！

白蜘蛛竹笠一飛出，手中就多了一支劍，利劍！

身形只一動，他的人已在周士心面前，寒光只一閃，他的劍已入周士心胸脯！

一劍已足够！

只一劍，白蜘蛛就將劍收回！

血，箭一樣標出！

「果然是你，果然是你！」周士心嘶聲狂呼，身形一幌再幌，終於倒了下去！

一刹那，他蒼白的面龐突然變成了朱紅！

「銷魂蝕骨散果然不錯！」白蜘蛛凝望着周士心朱紅的面龐，忽的搖了搖頭，「你的腦袋也不錯！」

「唉，最好的辦法看來還是殺人滅口這個辦法！」

歎息着，白蜘蛛走了過去，探手從車廂裏拿出了一個包袱。

七王爺這一份生日賀禮若是一件件用盒子什麼載好，的確需要一隻大箱才可以放得下，但如果將盒子什麼全部去掉，打一個包袱就够了。

白蜘蛛所以就只打了一個包袱，連一隻盒子也沒有用。

看來這一份生日賀禮他是一件也不想留給七王爺的了。

這麼的一個包袱相信也不會怎樣輕，但多了這一個包袱，他的脚步反而變得更輕鬆，更從容。

只一點，他的人就飛上了路旁一株大樹的樹梢！

月恰在樹梢，人恰在月中。

月中的蜘蛛，白蜘蛛！

×　×　×

紅蠟淚飄香。

燭香中還有酒香。

燭影搖紅，人已微醉。

燭光還是沒有燈光那麼明亮，帶醉的眼睛看起東西來也總是沒有平時那麼清楚。

珠寶玉石所以在燭光下總是比較輝煌，玉石珠寶所以在醉眼下也總是比較巨大。

有七分醉意，鴿蛋大小的一顆珍珠在眼中看來不難就變成鷄蛋一樣。

孟天化的醉意還只不過四分，他的眼中已看到鷄蛋一樣的一顆珍珠。

這顆珍珠本來就已有鷄蛋那麼大小。

像這樣的一顆珍珠，它的價值當然大得嚇死人。

這還不過是孟天化珍藏的七件珠寶玉石之一。

孟天化珍藏的珠寶玉石就只有七件。

這七件珠寶玉石的價值好像都不相上下。

這七件珠寶玉石如今都放在桌上。

雪白的珍珠，碧綠的翡翠，火紅的瑪瑙，映着燭光，醉眼中看來更見繽紛，更見瑰麗。

怪不得孟天化總是喜歡在燈光下，酒醉中欣賞這些玉石珠寶。

這實在是一種享受。

這種享受似乎是只限於有錢人。

要說到有錢人，在應天府，只怕要數到十七十八才是孟天化。

但幾分醉意，燭光下獨對着這七件玉石珠寶，孟天化就有一種這樣的感覺，好像自己已富甲天下。

這當然是一種奇妙的感覺。

孟天化下顎枕着雙手的手背，貓一樣伏在桌旁，人已迷離在珠光寶氣之中。

只有在這時候，這地方，他的一雙手才會離開腰際，其他的時候，其他的地方，他的腰際最少也按着一隻手。

他的腰側左右都有一個豹皮囊，每一個豹皮囊都載着最絕，最毒的暗器！

江湖上的二十個暗器高手之中，似乎還少不了他的一份。

像他這樣有錢財，有地位的一個人，當然更加珍惜自己的生命。

走江湖的人，少不免都有仇敵，他也不例外。

他一直小心防範。

他的暗器隨時隨地都準備出手！

只有在這時候，這地方！

這地方並不是龍潭虎穴，也沒有銅牆鐵壁，只不過是他寢室下的一間密室。

要找到他的寢室並不困難，要發現密室的暗門也很簡單，但要瞞過庭院外他的四個心腹保鏢與寢室內他的那條母老虎的耳目可就沒有那麼容易了！

四個保鏢，分成兩撥，日夜逡巡在庭院之外！

河西六娘子更是一個很深閨的女人！

寢室對正庭院，密室的暗門就在床後，即使躲開當值的兩個保鏢，還得準備河西六娘子的鴛鴦雙劍！

河西六娘子的鴛鴦雙劍在江湖上的名氣似乎還在孟天化之上。

做丈夫的不如做妻子的本領，當然不會是滋味。

孟天化起初好像也不知道六娘子那麼厲害，到他發覺娶着一條母老虎的時候却就眞後悔也來不及了。

其實六娘子對孟天化一點兒也不兇，相反比別的做妻子的更來得體貼，有孟天化的地方就一定見得到她。

很多人都羨慕孟天化有這麼大的福氣，就是孟天化的朋友也非常的佩服好像孟天化這樣的一個風流人物，這幾年間居然會變成了應天府知名的四大君子之一。

偏就孟天化並不見得開心。

唉，做君子，本來就不是一件輕鬆寫意的事。

一想到君子這兩個字，孟天化不由就歎息起來。

就連歎息他也得在這密室之中。

河西六娘子似乎還放心讓他獨個兒留在這密室之中，她很少下來，她若是下來孟天化就酒也喝不成了。

沒有酒，孟天化的興趣就沒有那麼濃厚，所以一見到六娘子下來，他就像給老虎趕着的兔子一樣，走也嫌慢了。

好像今日的樣子實在少見。

蠟燭已燒了半截，密室外六娘子還是一點兒聲息也沒有。

孟天化也覺得奇怪。

六娘子一直相信酒喝多了有損身心，雖然放心讓他獨個兒留在密室之中，從來可不讓他有大醉的時間，有大醉的機會。

這下子不知不覺他總有七分醉意了。

他已很久沒有喝得這樣痛快。

所以，他雖然覺得奇怪也沒有去理會那許多。

這樣的機會到底不是常有的。

他並不是一個不懂得利用機會的人。

他的一雙手，一張嘴沒有停過。

一杯再一杯。

酒香已濃於燭香。

酒香燭香之中忽然多了另一種香。

這種香比燭香更迷人，比酒香更醉人，香的來令人心蕩神旌，魂銷，意銷！

寶玉，明珠，醇酒，美人，這裏向來都只得三樣。

孟天化一生最感遺憾的也就是這件事，但這一刹那他却感到前所未有的滿足。

這一刹那密室之中簡直就像是突然來了一個銷魂蝕骨的女人。

孟天化那能不心神旌蕩？

他的目光一陣迷惑，可是一下忽又清醒過來。

他到底並沒有忘記這密室之上只有一條母老虎。

果然有人來！

密室的門已打開，人正在拾級而下。

來的脚步很輕，很輕。

孟天化還是覺察得到。

一個人善用暗器，目力，聽覺方面總是特別來得敏銳的。

他雖然覺察，却沒有回頭，狠狠的一下子將手中的一杯酒倒入嘴裏，連忙又斟上一杯，就好像這下子不喝就沒有機會再喝似的。

來人也沒有作聲。

孟天化斟酒的手却已開始發抖，連酒壺也彷彿拿不穩了。

莫非對於河西六娘子這條母老虎他眞的是怕得要命？

香已濃，人已近。

香更濃，人更近。

孟天化一杯酒已斟好，但連舉杯的氣力他似乎也沒有了。

孟天化忍不住歎了一口氣。

「你就算新買了一種花粉，也犯不着一下子用上那麼多！」

話還未說完，一樣東西已從他身後飄飛而來。

一張紙，只憑聽覺他就分辨得出。

「唉——」他立時又歎了一口氣，「這花粉即使賣的很貴，賬單多少遲早我還是一樣照付的，你何必一定要現在交給我？」

一面說他一面抬手。

一抬手他就將飄飛而來的東西接着。

的確是一張紙，但不是賬單，是一張帖子，黑色的帖子！

帖子上畫着一隻蜘蛛！

「白蜘蛛！」孟天化雙瞳立時暴縮！

一聲驚呼出口，黑帖突又飛起，孟天化的

兩手已落在腰左右的豹皮囊上，人同時轉身！

一轉身他就看到下來密室的那個人！

那個人已停下腳步，負手站在石級之旁，一身詭異的灰白！

白蜘蛛！

孟天化滿頭冷汗直冒，大喝一聲，雙手暴翻！

密室中剎那寒芒飛閃！

孟天化的暗器已出手！

驚怒之下，憑他的功力，這兩把暗器最少可以遠擊三丈！

白蜘蛛離他不過一丈！

白蜘蛛若是不閃避，這兩把暗器就得將他打成肉泥！

白蜘蛛並沒有閃避！

這兩把暗器也並沒有將他打成肉泥。

還未到白蜘蛛面前，這兩把暗器就已紛紛墮地！

你信不信孟天化的暗器會如此差勁？

就連孟天化自己也難以相信！

他也不知道爲什麼，他只知道這兩把暗器在出手的剎那每一顆都好像重了好幾倍！

他的面色在變！

忽然間他留意到密室中飄浮着的淡淡紅霞，忽然間他省起了密室中瀰漫着的陣陣異香！

「銷魂蝕骨散！」他慘笑，醉紅的一張臉已變成了朱紅！

慘笑還留在他的唇角，白蜘蛛人已向他飛來！

人與劍齊飛！

劍飛入了孟天化的胸膛！

劍鋒利，劍冰冷！

孟天化混身的熱血已在凝結！

「嗤！」心深處的熱血突然狂噴而出，孟天化的一個身子突然劇飛，撞在後面的牆上！

這實在是一種前所未有的刺激！

孟天化混身彷彿又充滿了活力，一反手，猛的抓住了牆上的一個鋼鐶！

一陣驚心動魄的鈴聲隨即爆發！

白蜘蛛一怔，但只是剎那，身形又展開，一閃身來到桌前，左手抖開一個布袋，右手環臂一掃，盡將桌上的七件珠寶玉石掃入袋中！

孟天化眼也紅了，悶嘶一聲，鬆開握着鋼鐶的手，飛身撲下！

叭的他撲倒在地上！

他這那裏像是撲下，簡直就是倒下來的！

他倒下又爬起！

堅硬的石板撞碎了他的門牙，鮮血流出了他的口鼻！

就連他的一雙手也在冒血！

十根手指在石板上擦碎，拖着十條觸目的血痕，還是要向前爬去！

白蜘蛛看在眼內，他冷笑，手一按桌子，身形又飛起！

十根手指冷笑中突然僵結！

孟天化已吐出了最後的一口氣！

白蜘蛛這就看不到了，他根本沒有再回頭，掠上了石級，竄出了暗門。

密室的暗門就在房中，就在床後！

房中的異香更濃！

一個銷魂蝕骨的女人正躺在床上！

河西六娘子！

六娘子的一雙纖纖素手已在劍柄之上，鴛鴦雙劍已準備出鞘。

劍到底沒有出鞘！

死人畢竟是死人！

河西六娘子的鴛鴦雙劍要是出鞘，這房間的東西最少得毀掉一半！

幸好她的劍還未出鞘就給截斷了咽喉，房間的東西這才落得完完整整。

房間外就是庭院。

庭院中也有死人，兩個！

孟天化四個心腹保鏢中的兩個！

兩個死人的旁邊還有兩個活人。

密室的鈴聲本來就是遠達戶外！

不是在今夜當值，如今還活着的其他兩個保鏢也應聲趕到來了！

兩人的目光都在房門之上。

照道理這下就該破門而入，但這種事情還是破題兒第一趟！

做了孟天化的保鏢那麼多年，兩人也還是第一次聽到密室的鈴聲！

這實在難怪兩人大感躊躇！

「老張，你看怎樣？」左面的一個颼地刀已出鞘，刀已在手！

「在情在理也應該進去瞧瞧！」老張嗆啷的亦自拔刀！

「好！」左面的一個連隨竄前，一探手，正想將房門推開！

房門突然在裏面打開！

匹練也似的一道劍光緊接從中飛出！

左面的那個不由一怔！

要命的一怔！

他一怔，再要閃避時已來不及！

劍穿心而過！

這又多了一個死人！

還有一個活人，老張！

老張的一張臉已變了顏色！

劍一吞一吐，又刺出！

白蜘蛛人劍奪門而出，飛射向老張！

劍光迅急而輝煌！

老張看來也是一個識貨的人，一瞥見來勢，連忙就抽身後退！

他退得已够快，但劍似乎還快！

老張也知道劍快，退着猛一個翻身，刀連隨劈出！

一出手就是二十八刀！

他不求有功，只求無過！

若換是別人，他這二十八刀即使不能傷敵，也足保身！

只可惜他遇着的是白蜘蛛！

遇着白蜘蛛他就是只求無過也不成！

第二十八刀還未劈盡，白蜘蛛的劍已刺入他的眉心！

好絕的一劍！好毒的一劍！

這隻白蜘蛛原來並不是完全得力銷魂蝕骨散，在劍上亦有驚人的造詣！

他的輕功也不錯，老張才倒下，他的人已飛越過庭院中的花樹，掠上了牆頭！

月已在牆頭！

彎彎的，今夜的月就像是一把銀鈎，爛銀鈎！

× ×

銀鈎，明鏡。

月缺，月圓。

月是這樣的多變。

月圓的時候總比月缺的時候少，月缺的時候總是在月圓前後。

不少人將月的圓缺比喻人的離合，又豈知月缺還圓，人去未必重返，生離更不難就是死別。

落花風飛去，
故枝依舊鮮，
月缺終須有再圓，
圓，月圓人未圓，
朱顏變，
幾時得重少年？

吳克齋南呂金字經的一折小令你有沒有印象。

月缺還圓，年華逝水，人去即使復回，青春亦已不再。

人有情，人也會無情。

倒是月，雖然多變，還算多情。

不管是春，是夏，是秋，是多，一任你獨立在紗窗下，徘徊在空階前，沒有雨的晚上，只要你抬頭，你不難就會發覺並不孤單，相陪着你的還有天上的月。

唉，好一個月！

× ×

到春來梨花院落溶溶月。

到夏來舞低楊柳樓心月。

到秋來金鈴犬吠梧桐月。

到多來清香暗度梅梢月。

唉，好一個月！

可不知道，這一彎天上的銀鈎，這一面雲中的明鏡，惹出了人間多少的歡樂，多少的憂愁。

說甚麼，萬里歸心對月明，滄海月明珠有淚，說甚麼，更教明月照流黃，雲邊雁斷胡天月，……

若不是這一個月，詩人墨客那裏來這許多佳句，又怎寫得盡那作客的悒鬱，分離的愁苦，又怎寫得盡那閨婦的幽怨，邊塞的淒涼……

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蘇東坡畢竟是妙人，語盡此中滋味。

只是心情隨人各異，感觸亦自不同，殘月未必令人腸斷，滿月亦未必令人心歡，倒是那中秋的月，酒也好，水也好，想來誰也忍不住要邀它三杯。

沈勝衣如今更就已飲下了第四杯。

他學識喝酒還是這年來的事，最初他只能喝三杯，近來却已能十杯不醉，但再添兩杯，他還是非醉不可。

他清楚自己的酒量，很清楚，偏偏很多時他還是醉得一塌糊塗。

沒有人强迫他，他自己强迫自己。

一個人在無聊的時候總會想起以往，他不過在設辦法要自己少想一些。

他也知酒入愁腸愁更愁，他也知酒醉還醒，愁來又依舊。

他只是無可奈何，他實在感到悲哀。

人生偏就有這許多無可奈何的悲哀。

幸好他無聊的時候並不怎樣多，還用不着他去製造喝酒的機會，但喝酒的機會來了，他却是從來不肯錯過的。

今夜天秋月又滿，豈非一個大好的喝酒機會？

月滿在丹桂梢頭。

丹桂正飄香。

花前，月下，小院中，酒菜一席，人却只有他一個，相伴的就只是天上的明月，地上的影子。

月既不解飲，影空隨人身，他，獨個兒自飲自斟。

獨酒，未必無味，只是喝起來總會快上許多。

這第四杯酒他簡直就是倒下去的。

不是醉，他在想起了甚麼？

一絲苦澀的笑意展現在他的唇邊，他想起來的一定不會是快樂的事。

倏的他放下了杯，袖子裏一掏，手中就多了一支短笛，半身旁邊的丹桂一靠，哀哀的吹了起來。

甚麼時候他又學識了吹笛？

冷月淒淒，疏星耿耿，良宵院落沉沉，秋風敗葉蕭蕭……

原來是悲秋的曲調，怪不得這般的蒼涼，又這般的幽怨。

笛聲嫋嫋，突然一下子飄上了樹梢，飄入了雲霄！

一道閃光幾乎同時擊在樹幹之上！

雪亮，精巧，好一把柳葉飛刀！

刀身一指寬濶，三寸短長，一擊中樹幹就齊柄沒入，力道眞還不小！

沈勝衣幸好在這剎那之間，拔身飛了上樹的。

他似乎只不過一時興起，並不知道發生了甚麼。

笛聲也並沒有絲毫異樣。

他這一拔身差不多有兩丈高下，那兒正好分出一條橫枝，他也正好坐落橫枝之上。

這條橫枝又似乎並不好坐，連隨他又拔了身來。

橫枝之上亦幾乎同時釘入了兩把一式一樣的柳葉飛刀，原來眞的是不好坐的。

這一次難道他仍不知道發生了甚麼？

笛聲飄得更高，更遠。

笛聲忽的變得出奇的婉轉。

半空中沈勝衣一連竟翻了三個觔斗。

這三個觔斗實在翻得恰到好處！

四，三，二，九把柳葉飛刀間不容髮的先後掠過他的雙肩，兩頰，腰脅，胸腹，咽喉！

不成這又是巧合？

刀飛，葉飛，人飛！

刀落，葉落，人落！

落葉舞秋風，才着地又被風吹去。

人却並沒有被風吹走，飄落在一叢百日紅之前。

葉還綠，花還紅，但花葉都已開始憔悴。

人無千日好，花又何來百日紅？

笛聲始終不絕。

笛聲吹入了花叢。

拔刺的花叢突然左右分開，當中飛出一簇鮮艷已極的紅花！

花沒有這麼大朵，是人！

一個很年輕的紅衣姑娘。

姑娘的手中一把柳葉長刀！

刀光雪亮，刀鋒銳利，刀光一閃，刀鋒就已迎頭劈下！

這一刀劈實，沈勝衣的腦袋不難一個變成兩個。

沈勝衣的腦袋還是只得一個。

刀鋒未到，笛聲已轉，他身形亦自一變，人已在刀鋒之外！

刀落空又挑起，姑娘冷笑，左手忽的多了一把長只尺許的柳葉短刀，左右雙飛，兩刀齊舞，舞得就像是蝴蝶的一雙翅膀，院子中立時就像是多了一隻大紅蝴蝶，還有一隻白蝴蝶！

沈勝衣迎着刀光飛舞，也變成了蝴蝶，白蝴蝶！

居然還有笛聲！

笛聲好像已沒有那麼婉轉。

紅衣姑娘的柳葉雙刀，到底也是出自名師的！

刀勢越來越凌厲！

笛聲開始斷斷續續！

刀勢更急！

笛聲突斷！

沈勝衣的一支短笛已在刀光中斷成了兩截，他左右手各執一截斷笛，苦笑了一下。「好在我手急眼快，一個人想學得瀟洒一點兒原來也不是容易的！」

話才說得一半，紅衣姑娘的柳葉雙刀已左七右五砍出了十二刀！

刀快，沈勝衣的身形更快！

最後的一個「的」字出口，十二刀他已避開了十刀，左右手猛一翻，兩截斷笛齊飛，飛入了雲中，飛入了月中，人連隨閃身，迎向紅衣姑娘左手的第七刀，右手的第五刀！

刀光閃電，人亦如電閃！

人閃入刀光，刀光一下子突然消散！

沈勝衣空着的兩手只一拍，錚的就將紅衣姑娘的長短柳葉刀拍在雙掌之中，挾在雙掌之中！

這判斷的準確，這出手的迅速，未免太驚人！

紅衣姑娘也大大的吃了一驚，連忙就旋身抽刀！

她這一抽刀才發覺沈勝衣的雙掌簡直就像是兩塊鋼板一樣！

沈勝衣也正在旋身！

兩下的肩膀，不其而碰在一起，挨在一起了！

姑娘連臉也紅了，紅得就像是一個熟透了的大紅蘋果！

這樣的一個大紅蘋果，你若是男人，你想不想咬上一口？

相隔那麼近，就咬上一口看來也不是一件難事。

沈勝衣總算還老實，他只是在笑，但笑得就像個賊！

姑娘的臉更紅了，她瞪着沈勝衣，看樣子就要生氣。

那知道噗哧的她忽然笑了出來。

她人本來就已經够漂亮，再這麼一笑，更不得了。

沈勝衣一時間也爲之一怔。

姑娘乘機抽刀！

刀動也不一動！

沈勝衣的雙掌依然好比鋼板兩塊！

這小子似乎還不是一個好色之徒。

姑娘只有歎口氣。「看來，你眞的是沈勝衣！」

「本來就是沈勝衣，你呢？」

「蕭玲！」

「蕭玲？這個名字，我好像還是第一次聽到！」

「我們這也是第一次見面。」

「那麼說我們之間應該沒有仇恨。」

「事實沒有。」

「這倒怪了，我就想不出還有甚麼原因你要狠狠的賞我十二把柳葉飛刀！」

「我只不過想證明一下你到底是不是那個沈勝衣……」

「那個？據我所知沈勝衣向來都是只得一個！」

「就是你這個！」

「你總算知道了。」

「但事前我實在不能肯定。」

「所以你就用飛刀來證明一下？」

「只有這個辦法，你要不是沈勝衣也沒有那麼容易接下我那十二把飛刀！」

「幸好我是沈勝衣！」

「你就不是也不打緊，我那十二把飛刀是留有分寸的！」

「哦？」

「這柳葉雙刀就沒有了！」姑娘的目光落在沈勝衣雙掌之上。

沈勝衣微微一笑，終於鬆開了雙掌，他似乎看得出蕭玲並沒有惡意。

蕭玲的確沒有惡意，沈勝衣鬆開了雙掌她也就只是將刀收回。

兩人的肩膀還在挨着。

蕭玲似突然醒起，又再紅了臉，連忙跳了開去。

沈勝衣却是面不改容。「你害怕甚麼，我才不過十五天沒有洗澡。」

「你說多少天？」蕭玲吃驚的，望着沈勝衣。

「十五天！」

「眞的？」

「假的！」

「你這個人原來並不老實！」

「甚麼？來找我之前難道你還沒有弄清楚我是怎樣的一個人？」

「誰說沒有？」

「那麼對於我你到底知道多少？」沈勝衣微笑問道。

「不多不少。」

「哦？」

「你會戰平手祖驚虹，先後還擊敗了金絲燕，柳眉兒，雪衣娘，滿天星，擁劍公子！」

「這已經是陳年舊事了，連我也快要忘掉了。」

「那麼說最近……」

「最近又怎樣？」

「西溪一戰，你一舉殲滅了江湖知名的十三殺手！」

「一舉？我的武功，好像還沒有那麼的厲害。」

「不管怎麼樣，十三殺手到底是毀在你的手上！」

沈勝衣一笑，沒有再分辯。

「十三殺手出了名的手辣心狠，陰險狡猾，却全都不是你的對手，那麼你的武功如何，機智怎樣，更就不必說了。」

「人也是的！」

「你這個人沒有甚麼不好，」蕭玲撇了撇咀，「偏就是咀巴不老實！」

沈勝衣又是一怔，可不是因爲蕭玲的說話，而只是因爲蕭玲的神情。

蕭玲的武功倒也不錯，却一點兒江湖氣也沒有，有的只是一份女孩子的嬌態，純眞，像這樣的一個女孩子實在不適宜單獨在江湖上行走，就即使她的師長認爲她的武功已足够應付，也絕不會放心，就這樣讓她在江湖上單獨闖盪。

但像這樣的一個女孩子居然就這樣貪夜單獨找到來，這到底又爲了甚麼？

沈勝衣實在奇怪，正想問，蕭玲已接下去這樣說：「其實你這也是的，你這個人要是不好，也不會跟十三殺手作對，所以我今夜就這樣一個人來找你也不害怕。」

沈勝衣笑了。「你來找我莫非就是只爲了試試我的武功，看看我是怎樣子的一個人，說說仰慕的說話？」

「才不是！」

「那到底爲了甚麼？」

「江湖上最近發生了兩件大事！」

「第一件，相信就是我決鬥十三殺手於西溪！」

「你這個人原來連謙虛也不懂得的。」

「謙虛無疑是一種美德，但同樣也是一種虛僞。」

「你討厭虛僞？」

沈勝衣點頭。「虛僞就是一張假面具，我是不會再戴任何假面具的了。」

「這是說你過去……」

「別問我過去。」

「那麼第二件呢？」

「妳說。」

「你不知？」

「知的話我不會叫妳說。」

「……」蕭玲一陣子沉默，眉宇間一下子忽的添上一抹憂愁。「應天府一帶最近出現了一個獨行大盜！」

「花貓？」

「跟這個人比起來，花貓簡直就成了娃娃了！」

「哦？」

一花貓很少傷人，更少殺人，這個人一來就犯了十七件刼案，要了六十四條人命！」

十七件刼案，六十四條人命！

這到底也是一個驚人的數字。

沈勝衣亦爲之大吃一驚。「既然稱得上江湖大事，這死去的六十四人，定必不是無名小卒的！」

「周士心，辛奇，孟天化，河西六娘子等人好像都不是寂寂無名之輩。」

沈勝衣面色微變。「你是說一劍千鋒周士心，鴛鴦雙絕河西六娘子，長勝鏢局的辛奇，名列江湖二十暗器高手中的孟天化？」

「你也認識這些人？」

「不認識，只是聽說過。」

「連你也有印象，這些人在江湖上看來也有相當份量。」

「那十七件刼案的損失，份量只怕就更驚人了。」

蕭玲點頭。「單是周士心辛奇聯鏢共保的七王爺一份生日賀禮已經價值不菲！」

「周士心似乎不是做保鏢的。」

「他不是，辛奇是。」

「這有甚麼關係？」

「他跟辛奇就正如韋七跟他一樣，是生死之交，韋七保不住的鏢，他不會袖手旁觀，就正如他一出事，韋七雖然已退休經年，也立即重作馮婦一樣。」

「韋七？」沈勝衣稍作沉吟，「是不是人稱天下第一捕的那個韋七？」

「嗯！」

「這當差的聽說實在有幾下子，他出面事情相信就簡單得多了。」

「周士心辛奇失鏢喪命是這十七件刼案的第一件！」

沈勝衣又是一怔。

第一件刼案發生韋七就出馬，事情如果這就變得簡單又怎會再來十六件？

「是甚麼時候發生的事？」

「六月十五，如今已是八月十五！」

「才不過兩個月，盛名之下無虛士，破案在韋七來說，也只是遲早問題。」

「不能再遲了，再來一個月，韋七如果還未破案，他這個總捕頭固然當不下去，我哥哥的一頂烏紗亦同樣難保！」

「怎麼？」沈勝衣驚訝的望着蕭玲，「妳哥哥是做官的？」

「是呀。」蕭玲點頭，「他就是應天府的巡按蕭放。」

「怪不得了，我看來看去，都不像是個走江湖的，原來是官府人家的小姐。」沈勝衣摸摸鼻子，忽然說道：「巡按這個官職好像不小了。」

「比起七王爺來還是小得多，別說三月，就即使他限期三天，我這個巡按哥哥，也得應命。」

「幸好他限期三個月。」

「已過了兩個月。」

「還有一個月。」

「一個月還沒有兩個月那麼難過，在過去的兩個月，韋七一點兒頭緒也沒有，接下來的這一個月，實在令人担心。」

「你哥哥這下子想必很着急。」

「簡直就不思茶飯。」

「好啊！」沈勝衣忽然瞪起眼睛，「做哥哥的不思茶飯，你這個做妹妹的居然還有心情來尋我開心？」

「那裏是了，我來找你，正就是要替他分憂嘛。」

「你以爲我就是那個獨行大盜？」

「我沒有這樣說。」

「這倒怪了，我就想不出你找我怎會替你的哥哥分憂。」

「江湖上最近發生了兩件大事。」

「你都說過了。」

「這兩件事下來，江湖上就多了一個大盜，一個大俠！」

「我就是那個大俠！」沈勝衣幾乎沒有挺起胸膛。

蕭玲不由得噗哧一笑。「我沒有說你不是，你用不着那麼大聲的。」

沈勝衣也笑了，他並非眞的那麼自負，他只不過在將說話簡化，盡可能減少廢話。

廢話有多種，客套的說話，正是其中的一種。

奇怪的是明知廢話，還是有那麼多人喜歡說。

沈勝衣總算例外。

蕭玲似乎就不是了，接下去就這樣說：「大俠至今未逢敵手……」

「唉——」沈勝衣好不失望。

「大盜至今亦是逍遙法外！」

沈勝衣再聽這一句，連隨又收住了那一聲歎息。

「偏就是這樣湊巧，大俠大盜差不多同一時揚名江湖，這所以很多人都希望大俠大盜有碰在一起的一天，這所以不少人都認爲只有大俠才能對付大盜，這所以我來找你！」

「哦——」沈勝衣這才明白，挺起的胸膛似乎就要縮回去。

「這你說，我來找你是不是就等如替我哥哥分憂？」

「嗯……」

「那你答應了？」

「答應甚麼？」

「到應天府去對付那個大盜！」

「……」沈勝衣沒有作聲。

「你不答應？」蕭玲急着追問。

「我想不出有甚麼理由要答應。」

「你是大俠！」

「大俠好像不是捉小偷的。」

「他不是小偷，是大賊，是強盜，你理應鋤强扶弱！」

「巡按老爺也算得弱者？」

「就不算，其他的人呢？」

「你當我是會捨己爲人的那種人？」

「本來你就是的，要不你怎會去挑戰十三殺手？」

沈勝衣閉咀。

「這個大盜相信還沒有十三殺手那麼難應付。」

「未必！」

「未必？原來你害怕。」

「到今時今日爲止，我好像還未知道有所謂害怕。」

「這——」蕭玲眼珠子一轉，「我明白了，你挑戰十三殺手是爲了求名，如今名有了你就不再冒險。」

沈勝衣笑了。「你這種激將之法倒也高明，只可惜找錯對象。」

蕭玲怔住在那裏。

沈勝衣只是笑。

好半晌，蕭玲無可奈何的歎了口氣。「你是決定不答應的了？」

「我想不答應，偏偏又想不出有甚麼理由不答應。」

「你……」

「反正在這裏悶得發慌，閒得無聊，到別處走走也是好的。」

「那你要多少酬勞？」蕭玲高興的幾乎沒有去牽着沈勝衣的手。

沈勝衣却突然一正面色，「我答應是因爲我喜歡冒險，並不是爲了酬勞！」

蕭玲又怔住，一臉的抱歉。

「我也只不過對這些刼案，對這個大盜，發生興趣，並非對你那個巡按哥哥，發生興趣的。」

「怎也好，你去就成了！」

「哈，你當我甚麼，賽諸葛還是……」

「我只知道你是沈勝衣，也只當你是沈勝衣。」

「有意思！」沈勝衣像是想起甚麼，隨即問：「大俠叫做沈勝衣，大盜又是那一個？」

「不清楚。」蕭玲搖搖頭，「他從來不留活口！」

「心狠手辣，好一個大盜！」

「不過每一次刼案發生，現場當眼的地方總發現一張上面畫着一隻白蜘蛛的黑帖，人們因此就稱呼他白蜘蛛！」

「白蜘蛛？」沈勝衣稍作沉吟，「江湖上稱龍稱虎的人最少有二三百，蛇貓同樣大有人在，蜘蛛似乎就只是這一隻。」

「一隻就够了。」

「殺人這隻蜘蛛用甚麼？」

「韋七說是劍！」

「憑他的經驗，相信絕不會判斷錯誤！」沈勝衣目光閃動，「周士心，河西六娘子都是用劍的高手，這隻蜘蛛的確不簡單。」

「你是說劍術方面？」

「嗯……」

「這倒不一定，根據韋七的報告，周士心，河西六娘子都會中毒在先，其他的人也大多數是。」

「可知是那一種毒？」

「銷魂蝕骨散！」

「韋七敢肯定？」

「敢，這也不單止是他個人的意見，據講不少有經驗的江湖朋友在看過屍體之後，異口同聲都是這樣說！」

「銷魂蝕骨散，風聞乃是唐門彪豹兄弟專用！」

「唐豹三年前做案，遇着周士心，被周士心斷去一臂擒下，送交韋七收押在應天府大牢中！」

「唐彪呢？」

蕭玲道：「在唐豹入獄同時，唐彪就宣佈失踪了！」

「唐彪唐豹是兄弟，三年前唐豹爲周士心傷擒，唐豹失踪，三年後的今日，白蜘蛛出現，周士心第一個失鏢喪命，跡象所顯示，是中毒在先，這種毒就是唐門彪豹兄弟專用的銷魂蝕骨散，很可能，這就是唐彪的報復行動，這隻白蜘蛛也就是唐彪！」

「很可能。」

「但未必一定。」沈勝衣又笑，「對這個大盜我越來越感興趣了，嗯，你要我甚麼時候出發？」

「當然越快越好！」

「現在呢？」

「現在？你家裏……」

「這地方是租來的，這個月應付的我都已付清！」沈勝衣面上一片落寞，「我沒有家，我也只是一個！」

一陣難言的蒼凉的感覺不其而襲上蕭玲的心頭，她想說甚麼，可是甚麼也說不出來。

「月也賞過了，酒也喝過了，這時不走，又待何時？」

「你……」

「我怎樣？」

「很爽快！」

「亦即是不拖泥帶水？」

「嗯……」

「不拖泥帶水，就不會去做藕斷絲連的事情？」

「你這是甚麼意思？」

沈勝衣不答，漫聲輕唱——

藕斷絲不斷，月圓人未圓，
月圓時枉把離腸斷，
半天兒風韻愁千里，
一弄兒秋聲悶幾般，
難相見，
和愁和悶，經歲經年……

天上人間，當然再難相見，和愁和悶，也的確已經經歲經年。

蕭玲靜靜的聽着，怔怔的望着。

她實在難明。

她又怎知道沈勝衣內心的感觸？

歌聲才歇，沈勝衣倏的回頭問：「我的歌喉怎樣？」

蕭玲如夢初覺，還是怔怔的望着沈勝衣。

沈勝衣再問：「好不好？」

蕭玲在猶疑。

「你這個人原來並不……」

他話口未完，蕭玲已大聲叫了出來：「不好！」

沈勝衣大笑。「這才像是個年青人，要是連年青人都不敢率直說話，這世上只怕就更難聽到率直的說話了。」

蕭玲嬌靨微紅。「其實你的歌聲也並不難聽，只不過我才聽過小鳳仙不久，她唱得實在太好，比起來你就變得不好了。」

「有這種事？」沈勝衣有點不服氣似的，「這小鳳仙又是甚麼東西？」

「她不是東西，她是人。」蕭玲嬌笑，「她一直在應天府的第一樓賣唱，一到了應天府，我就先帶你去聽聽她。」

「我好像不是爲了聽這小鳳仙而去應天府的。」

「我知，但這些日子以來，韋七早晚都泡在第一樓的酒缸裏，你要見他就只有到第一樓去。」

「我一定要先見他？」

「沒辦法，對於這些刼案相信沒有人比他知道的更多，限期只剩一個月，你已沒有足够的時間從頭來再做調查的工夫。」

「這也是，我做事向來就喜歡選擇簡單而有效的辦法，這未嘗不是一種簡單而有效的辦法，再其次，看看這天下第一捕到底是怎樣子的一個人亦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你以爲他是怎樣子的一個人？」

沈勝衣想了一下。笑道：「聽說早在二十年前這小子就已經在衙門當差，這下子年紀想必已有好大一把，做這種既傷腦筋又賣氣力的工作的人大概總不會胖到那裏去，再給這隻白蜘蛛一氣，酒缸裏一泡，你這樣問起，我就好像突然看到了一隻乾癟了的濕水老蟑螂。」

「乾癟了的濕水老蟑螂。」蕭玲皺了皺鼻子，噗哧的又笑了出來。

「你笑？難道不是？」

「當然不是！」

愁雲撲醉眼　珠串咽歌喉

當然不是！

韋七雖然已憔悴了好幾分，但無論怎樣來看都不像一隻乾癟了的濕水老蟑螂。

他也實在並不老，最多不過四十歲。

他身上的衣衫酒痕斑駁，他的人却並沒有泡在酒缸內。

酒缸儘管已不小，還載不下他這麼大的一個人。

他的身裁頎長而適中，肌肉發達而均勻。

他的相貌普通，普通之中却又帶着不凡。

雜在一羣當中，你或者不會留意到他，但你會突然驚覺他的存在，你若是小偷，到你驚覺的時候就已經遲了。

如果拿女人來譬喻，他就正如那種女人，當她迎面走來的時候，你甚至不會多看她一眼，可是當她走過之後，你却會因爲少看她一眼而恨不得踢自己一脚。

他的確不像一隻蟑螂，猶其老蟑螂。

四十到底還是一個人的黃金時代，四十歲的人應該還有充沛的活力。

他混身更充滿着一種難以言喻的活力，他的人簡直就像是一條豹。

一條剛從酒缸裏撈上來的豹。

他一開口，坐在他對面的沈勝衣就覺得好像給人猛灌了一口濁酒。

幸好他開口的時間並不多。

他的說話簡短而有力。

「如果我知道的多一些，我早已破案，現在我能够告訴你多一些的就是——第十八件刼案已經發生！」

「甚麼時候發生的？」蕭玲在旁忍不住插口問上一句。

「昨夜，被刼的是給七王爺賀壽來的京師豪客，一行七人，另隨從十四！」

「這些人……」

「你應該知道白蜘蛛的行事作風！」

蕭玲頓時打了好幾個寒噤。

「這七個人與朝中達官貴人多少都帶點關係，這一件比前十七件刼案更嚴重，今天一早大人即被七王爺請去！」

「我哥哥……」

「大人這次只怕要費上一番唇舌解釋，只是解釋倒還好，怕就怕七王爺氣在上頭，將限期縮短！」

「就算不所剩也已一個月不到了。」蕭玲愁看着韋七，「韋大叔，你還是一點頭緒也沒有？」

「大叔這次是栽到家了！」韋七慘笑，紅絲畢露的一雙眼中盡是痛苦之色，頭一仰，又是酒一杯。

沈勝衣也來一杯，突然說：「第一樓的酒着實不錯。」

話中似乎還有話。

韋七聽得出。「地方也一樣！」

「哦？」

「這正是應天府的心臟部份，東南西北無論那一處地方有事發生，消息都能在最短時間送到這裏！」韋七冷冷的望着沈勝衣，他的人雖然好像剛從酒缸撈上來，雖然好像隨時都會醉倒地上，眼中却連一絲一毫的醉意也沒有。

他儘管在喝酒，他的腦筋似乎並沒有停止過活動。

他儘管少走動，他所知道的似乎並不比任何人少。

像這樣的一個向來有辦法，有經驗的名捕也不能解決的事情，一個外行人居然能够解決，這才是怪事。

沈勝衣忽然有這樣的感覺，覺得自己來得有點兒多餘。

他原以爲這韋七已在酒缸中泡成了一頭醉貓，誰知道這韋七還是一條豹，一條似醉非醉的豹。

他幾乎沒有掉頭開溜。

他才一轉首就接觸到蕭玲的目光。

蕭玲正在望着他，眼中充滿了希望，充滿了信心。

「沈大哥……」蕭玲的語聲中同樣充滿了希望，充滿了信心。

在她的心目中沈勝衣似乎比韋七更可靠。

她似乎要說甚麼，但一聲沈大哥衝口而出，她就紅了臉，要說的好像就跟着忘掉了。

沈勝衣當然不知道蕭玲要說甚麼，他也不知道甚麼時候變成了沈大哥，只是這刹那，又是另一種感覺，感到自己這個沈大哥來得並不多餘，比起那個韋大叔應該更有辦法！

他緩緩將頭轉回。「應天府地方不小。」

「的確不小，所以用得着，還可以調動的人我都已全用上，總該足够了。」

「這似乎不是辦法。」

韋七冷笑。「我在這地方幹了二十多年，沒有人比我更熟識這地方！」

「未必！」

「這二十多年以來這地方還沒有一件未被破獲的罪案，還沒有一個得以逍遙法外的賊匪！」韋七又是冷笑，「我用的辦法雖非萬全，已近萬全！」

「未必！」

「未必未必，我倒想聽聽怎樣未必！」

「那白蜘蛛對這地方的熟識，未必比不上你。」

韋七沒有作聲。

「不管他甚麼時候，甚麼地方出現，你的人只怕未必會留意到他的存在，甚至未必會懷疑到他的身上。」

「你這是甚麼意思？」

「一路上蕭姑娘約略已跟我說過此前發生的十七件刼案，被刼的大部份都是應天府的富有人家，地方則多數在密室寶庫之中，而剩下來的幾件却都是發生在給七王爺賀壽來的人身上，這些人的行踪絕非尋常百姓所能知悉，官府中人則例外！至於富有人家沒有不小心謹愼存放財物的道理，有可能知道他們這些秘密的不外乎三種人，至親，心腹，官府中人！」沈勝衣語聲一軟，「白蜘蛛不可能同時是這許多人的至親，心腹！」

韋七靜靜的聽着，面色愈來愈凝重，這下子忽然放下酒杯，雙手按着桌面緩緩站起了身子。第一樓的桌子不能算小，但韋七身裁頎長，一探身，一張咀已在沈勝衣面前咫尺，濃重的酒氣亦噴在沈勝衣面上，「沒有充份證據，只是憑空推測的說話最好不要隨便出口！」

「哦？」沈勝衣手按着額頭，好像就要醉倒似的。

韋七咽喉中笑了兩聲，緩緩的坐了回去。「能够想到這些的確不簡單，沈勝衣果然不愧是沈勝衣！」

「嗯！」沈勝衣這才鬆過口氣。

第一樓的酒即使香絕天下，到了韋七的肚子再噴出來，無論如何都不是滋味。

「你能想到的你以爲我能不能想到？」韋七隨即問。

「能！」沈勝衣點頭，他並沒有忘記韋七被稱爲天下第一捕。

韋七淡淡的一笑。「是大人請你到來抑或是怎樣也好，對於你的行動我絕不過問，就正如我對其他的人一樣，我不想給別人麻煩，也不想別人給我麻煩，要是有朋友連這一點薄面都不給，硬要在應天府鬧事，那就不管是甚麼朋友，我都一視同仁，秉公辦理，沒辦法，只好得罪了！」

「應該是這樣！」沈勝衣當然聽得出韋七話中的含意。

「所以發現了甚麼，最好先給我一個通知，這對你對我相信都好！」

「我明白。」

「明白就好了，我相信你並不是一個健忘的人。」韋七的面上又有了笑意，這次的笑容親切得多了，「你來第一樓相信也並不是只爲

了見我那麼簡單。」

「我還想聽聽小鳳仙……」

「小鳳仙早就到了。」

「人呢？」

「一直在陪酒，也就在你的身後，回頭你就見到她。」

「我來並非爲了要見她的人。」

「只是要聽她的歌？」

「嗯……」

「歌不是來了？」

歌果然來了——

幾番的要打你，莫當是戲，

咬咬牙，我眞個打，不敢欺，

才待打，不由我，又沉吟了一會，

打輕了你，你又不怕我，

打重了，我又捨不得你，

罷，寃家也，不如不打你……

好俗的一枝小曲，但雖然在修辭上不曾稍作推敲，却純是隱藏在心靈深處的至情至性。

像這樣發乎自然的小曲要是唱的不自然，不難就笑死街坊。

小鳳仙並沒有笑死街坊。

歌聲一起第一樓中就變得鴉雀無聲。

歌聲一起這簡直就像是已變了一個地方。

這簡直就已變成了閨房之中，綺窗之下。

閨房之中，綺窗之下，一個女孩子薄怒含嗔，要打你却又捨不得打你。

你若是男人，你會有怎樣的感覺？

歌聲已落，第一樓中還是一片靜寂。

沒有聲音，沒有喝采。

歌若是唱得好，聽的人已沉醉在歌聲之中，又怎會知道何時唱罷？

蕭玲是例外。

她到底是一個女孩子。

小鳳仙這首歌却不是唱給女孩子聽的。

這就正如關漢卿的「碧紗窗外靜無人」，一樣的歌詞，予人兩種的感受。

男人一種，女人一種。

但蕭玲同樣沒有開聲。

她在望着沈勝衣。

沈勝衣在歌聲中沉醉，醉得連目光也一片凄迷。

莫非他也曾領畧過這種滋味？

喝采聲突然四起。

好響亮的喝采聲，連歌聲的餘韻都驚散。

沈勝衣苦笑搖頭。

他似乎並不想這麼快就回到現實，一面的無可奈何。

人生多的正就是這種無可奈何。

他這才察覺蕭玲正在怔怔的望着自己。

「你在想甚麼？」蕭玲這才問。

「小鳳仙在唱甚麼我就在想甚麼。」

「她的歌喉比起你怎樣？」

「最少好十倍，幸好當夜我是對着你而不是對着她唱，否則這下子我就得一頭栽入桌子底下將臉藏起來。」沈勝衣大笑回頭，「妳要打就打吧！」

這句話當然是對小鳳仙說的。

沈勝衣說得很大聲，小鳳仙聽得到，也聽得出。

這樣的說話並不常有。

這樣的說話豈非比喝采更來得有意思。

小鳳仙笑了，她一笑回頭，正想說甚麼，一個聲音已搶先響了起來。

也是女孩子的聲音。

「好，我就打你！」

一件東西隨即迎面擲向沈勝衣！

這實出沈勝衣意料之外，幸好他已是回過頭來。

這小子向來就是手急眼快，當面擲來的東西那有躲不開，接不住的道理。

他沒有躲避，一揚手，就將擲來的東西接在手中。

是一隻檀香盒子。

盒蓋一碰就彈開，裏面好大的一疊銀票。

沈勝衣的記憶力一向很好，只聽聲音他就知道是誰，再看到這隻檀香盒子他就更加肯定自己的推測並沒有錯誤了，不由得脫口一聲驚呼：「步煙飛！」

步煙飛！

十三殺手碩果僅存的一個殺手！

十三殺手之中惟一的女殺手！

一個女孩子應聲那邊站了起來，果然是步煙飛。

沈勝衣這又碰上她了。

也不知在生甚麼氣，杏眼圓睜，柳眉倒竪的道：「沈勝衣，你聽着，要知道白蜘蛛的消息，今夜二更一個人來，城北的天女祠見我，一個人！」

說到個字，她的人已飛起，人字出口，她的人就穿窗而出。

好輕的身子，好快的身子！

一個人幾乎同時離桌而起，韋七！

白蜘蛛的消息！

這豈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這怎能錯過？

一個起落，韋七已穿窗追了出來！

這條剛從酒缸裏撈上來的豹想不到身手依然敏捷，依然矯活！

他這一動簡直就半分醉意似也沒有了。

有人說他只是腦筋靈活，但這下看來，輕功方面也有相當造詣，這天下第一捕，顯然是有幾下子的。

酒樓中同時一陣騷動，蕭玲更是站起了身子，一派躍躍欲試的模樣。

沈勝衣反倒若無其事的，居然坐了回去。

蕭玲本來想跟着追出去的，見到沈勝衣這樣，不由得怔在那裏。

「妳怎了？」沈勝衣居然還這樣問。

「我正要問你。」

「我？我不是好好的坐在這裏？」

蕭玲頓足。「我是問你怎麼不追？」

「追甚麼？」

「那個女孩子。」

沈勝沈大笑。

蕭玲知道他在笑甚麼，白了他一眼。「人家跟你說正經的，你想到那裏去了？」

「哦，說正經的，妳可知道那個女孩子是誰？」

「我聽得你好像叫她步煙飛。」

「正是步煙飛。」

「眞名字？」

「怕不會假的。」

「只是個名字，我還以爲是她的身子眞個比煙還要飄忽，比煙還要輕盈。」

「妳這並沒有說錯。」

蕭玲一怔。「你的意思是她的輕功非常了得？」

「的確了得。」

「比你又如何？」

「好！」

「這是說你也追她不到？」

「那得看環境，看情形，像這裏，四面都是大街小巷，像這下，一肚子酒菜，我追得到她才是怪事。」

「韋七呢？」

「他的輕功似乎還沒有我的高明。」

蕭玲嬌嗔道：「看你，就是輕鬆，一點兒也不着急的。」

「我着急甚麼？反正今夜二更城北的天女祠就會見得着她。」沈勝衣隨手闔上方才接在手中的檀香盒子，忽然問：「妳以爲我的一顆腦袋值得多少？」

「你說呢？」

「最少值萬兩黃金！」沈勝衣將盒子往懷裏一塞，「就爲了這盒子的萬兩黃金，十三殺手搬出了壓箱底的本領，實在够我應付的，這其間她實在幫了我很大的忙，所以這萬兩萬金我索性就送了給她，誰知道她就是不肯要，這就給我退回來了。」

蕭玲聽說着面色漸見有點異樣，忽然打斷了沈勝衣的說話。「她對你倒好。」

「好？」沈勝衣笑問，「好在我的腦袋還沒有給她砸破？」

蕭玲似乎並不想笑，但還是給逗的笑了，正要說甚麼，沈勝衣那邊霍地回頭！

一條人影適時穿窗而入，韋七！

只是韋七一個人！

沈勝衣又笑，回對蕭玲笑，他雖然並未開口，笑中似已在說：「看，我可有說錯？」

蕭玲只當作沒有看見，轉向韋七問。「怎樣了？」

韋七沉着臉。「這丫頭簡直輕煙一樣，一下子就消失在空氣之中！」

「眞的步煙飛！」蕭玲不由得苦笑。

韋七連隨走到沈勝衣面前，不單沉着臉語聲也沉了下來。「她知白蜘蛛的消息！」

「嗯！」

「她約你今夜二更，在城北的天女祠內見面！」

「嗯！」

「你去？」

「我去！」

「我也去！」

「還有我！」蕭玲的聲音。

沈勝衣淡笑。「方才沒有聽清楚？她要見的只是我一個人，你們要去不錯我阻止不了，但因此見不到她你們可也怪不得我！」

韋七蕭玲兩人立時沉默了下去。

沈勝衣目注韋七。「我並沒有忘記你才是捕頭，一有白蜘蛛的消息，少不免我就得通知你一聲。」

「好，那君子一言……」

「你看我像個君子？」

韋七道：「總算是個大丈夫，大丈夫言重九鼎！……」

「我第一次知道自己的說話有那麼重。」

「要找我最易不過，這第一樓就等如我的家，即使我不在，侯崑一定在，他會給我通知的！」

「侯崑？」

韋七沒有答話，一揮左手。

站在那邊的一個中年胖子，三兩步忙走過來。

「侯崑，這裏的掌櫃！」韋七目光落在中年胖子的面上，但隨即又回向沈勝衣，「沈勝衣沈大俠，你們多多親近！」

沈勝衣還未有所表示，侯崑已來到他面前，皮笑肉不笑的一聲：「久仰大名，如雷貫耳！」葵扇一樣的一隻右手已自沈勝衣左肩上拍落！

這未嘗不是一種正常的歡迎舉動。

這隻右手伸出之時也是正常的，但去到一半就起了變化，手背上的青筋一下子根根怒起，直伸的五指亦同時根根鈎曲！

看樣子這胖子練的還是鷹爪功夫！

沈勝衣直似未覺，却不知爲了甚麼，驀地裏一笑！

就隨着他這一笑，侯崑的一雙眼睛猛的暴睜，一隻右手跟着停在半空，手中已多了一隻酒杯，沈勝衣手上的酒杯！

也不知甚麼時候沈勝衣已將手上的酒杯塞入侯崑的手中！

一抓着東西，侯崑如鈎的五指下意識就收縮，狠狠的抓個結實！

噗的酒杯馬上片片碎裂！

這鷹爪功夫原來並不是只是看姿勢的。

杯中幸好沒有酒，有酒就不免四下飛濺，沈勝衣首當其衝，少不了沾上一份。

他顯然清楚，一直老老實實的坐在那裏，到這下才站起來，居然在笑。「掌櫃的，這裏的酒杯看來都已舊得可以，要換新的了，我剛想邀你一杯，那知道一着手就碎成這樣。」

侯崑一怔，一笑。「沈大俠，果然是好身手！」

難得他還笑得出來，生意人到底是生意人，掌櫃的到底是掌櫃的。

沈勝衣目光一掃地上碎片。「你這隻手也不錯。」

「比起沈大俠可就差得遠了，常言道盛名之下無虛士，對於這句話我總是有些懷疑，現在這一試……」

「怎樣？」

「才知道這句說話實在大有道理，沈大俠的聲名也的確不是輕易得來的。」

「幸好我這個沈大俠還是貨眞價實的，否則你這一試之下，我就不是邀你一杯，而是送你一條手臂了！」

侯崑只有陪着笑臉。

沈勝衣轉望窗外，忽然問：「現在甚麼時候了？」

「我回來時剛敲過初更。」韋七冷眼旁觀，現在才插咀道：「天女祠出城北山道大約三里，你這就去，即使放慢腳步，二更時份也該到了。」

「放慢總好過趕急。」沈勝衣連隨舉步，但連隨又給叫住。

「沈大哥！」

叫沈大哥的還有那一個？

沈勝衣回顧蕭玲。「甚麼事？」

「大概甚麼時候你可以回來？」

「很難說。」

「那我叫韋大叔先替你找個住處，回來時也好有個地方休息，明天見過我哥哥，再給你安排好了。」

「好極了！」這句話出口，沈勝衣的人已不見了。

他本來就已在梯口附近，腳步本來已在移動。

蕭玲亦自走過去，往下看了好一會才回過頭來。「韋大叔，你看這有沒有危險？」

韋七沉吟了半晌，「說不定，看來我還是湊上一份，隨後去照應一下。」

「也算我一份！」

韋七搖搖頭。「妳回頭看看是誰來了。」

蕭玲應聲回頭一望，兩個中年人正從梯口處冒了上來，當先的一個，面容瘦削得驚人，身子瘦長的驚人，腰間一把狹長的柳葉刀，他的人也簡直就是風中的一片柳葉。

隨後的一個却正好相反，臉龐是圓圓的，身子也是圓圓的，走在樓梯還不覺得，一到了上面，踩在地板上，特別就見得矮胖，而事實，才來到瘦長那個的胸際。

他用的也是刀，不是柳葉刀，比瘦長那個的短上一尺，却最少闊了三倍，倒像是屠夫用來劏豬的那種？

就連他也像是劏豬的。

「林大叔，傅大叔，怎麼你們也來了？」

蕭玲似甚感意外。

兩個中年人都沒有回答，相望了一眼，瘦長的那個吁了口氣。「好，總算找到了！」

矮胖的一個跟着一步而前。「小姐這幾天那裏去了？」

「找沈勝衣去！」

「找沈勝衣？就是挑戰十三殺手的那個沈勝衣？」

「就是那個沈勝衣。」

「幹甚麼？」

「來這裏對付白蜘蛛！」

「哦？這件事大人可知？」

「我哥哥不知。」

「怎麼不留句說話？正當非常時期，小姐突然失踪，可够大人担心的。」

「我又不是小孩。」

「却是女孩子。」

「女孩子又怎樣？」

「一個人外面走總有些不妙。」

「我倒不覺得。」

「就因爲你不覺得，大叔兩個找遍了整個應天府，早晚還得恭聽大人，一番說話。」

「哥哥倒關心。」

「嗯，大人曾再三吩咐，一找到就請小姐回去。」

「我這就回去。」蕭玲突然醒起了甚麼似的，轉向瘦長的那個發問，「林大叔，你說我在柳葉刀上的功夫怎樣？」

「已有我的八成！」林大叔似甚欣慰的。

蕭玲的柳葉刀法原來傳自這林大叔，有這樣的一個徒弟，這林大叔也的確值得欣慰。

有這樣的一個師傅，蕭玲又是怎樣的感受？以前不知，現在來看，似乎並不見得欣慰，她苦笑。「沈勝衣却只是空手就接下了我這柳葉變刀！」

林大叔一面的笑意立時僵住在那裏。

「我不再跟你學下去了。」蕭玲還來這一句。

這一句好比利刃貫心，林大叔面上的肌肉一陣痙攣，連僵住的笑意也蕩然無存。

老於世故的人斷不會說這一句，稍爲懂得人情的人也不會說這一句。

純正的人是例外。

也祇有純眞的人才會直言心中要說的話。

蕭玲就是這樣的純眞。

林大叔這應該知道，他也的確知道。

只可惜他的身子瘦長，他的胸襟也並不廣闊。

樓外的天色異常晴朗，今夜看來不會有雨，明天也未必會有雨。

林大叔的面色却一如將雨的前夕……

× ×

秋風如鐵，秋雨如雪。

月明在山缺。

道路正好從山缺穿過。

月照在路上，碎石幻成了碎玉，碎玉砌成了白玉階。

月正在這白玉階的盡頭，這白玉階莫非就通往月中的廣寒宮殿？

沈勝衣一身白衣飄忽，滿頭散髮飛揚，就踩着這白玉階，正步向廣寒宮殿。

白玉階已到盡頭，但並非盡頭。

這本來就不是白玉階，這本來就不是道路的盡頭。

道路在這裏一折，斜向下伸展。

沈勝衣來到這裏，才發覺，月遠在天邊。

看似目前，事實却是那麼的遠，人生的希望豈非也是一樣？

但雖知渺茫，我們還是在希望。

往往就爲了一個美麗的希望，我們才甘心接受一切，忍耐一切，不惜受苦，流淚。

這又爲了甚麼？

有希望總好過沒有希望，沒有希望的人生又算是甚麼人生？

有希望難保就有失望。

沈勝衣幸好根本就沒有打算直上廣寒宮殿，他未存希望，當然亦不會失望。

他的脚步並沒有停下來。

月更遠，遠在峯巔，遠在樹巔，但突然又在目前。

不是月，是一盞白紙燈籠。

燈籠斜插在樹幹之上。

道路兩旁都是白樺樹，這株也是白樺樹，却因爲多了這一盞白紙燈籠，這株白樺樹便變得特別惹人注目，特別與衆不同。

還有更惹人注目，更與衆不同的地方。

燈籠下丁方寬闊的一片樹皮被削去，蒼白的樹肉之上凹凹凸凸的似乎刻着好幾個字。

字很小，燈籠的光芒也很微弱。

這幾個是甚麼字：

沈勝衣很想知道，他走近去。

他終於看清楚，他終於知道。

你上當了——是這四個字。

「我上當了？」沈勝衣一怔，脚下突然一軟！

陷阱！

老大的一塊地面突然陷落！

陷阱中還有一張獵獸用的繩網！

繩網迅速的收縮，鋒利的倒鈎勾住了沈勝衣的衣衫，肌肉！

沈勝衣顧不得了那許多，一聲長嘯，整個身子硬硬的拔了起來！

「嗤嗤嗤！」的一陣裂帛聲響，沈勝衣的衣衫倒鈎下飛裂，小腿的肌肉亦給倒鈎裂開了一條條的血槽！

鮮血在激濺，沈勝衣人已在半空！

陷阱中的繩網這剎那已然緊緊的收縮在一起，一大蓬亂箭跟着兩旁樹上射出，曳着驚人的破空之聲，射在繩網之上！

沈勝衣要是稍爲猶疑，要是不當機立斷，必然結結實實的，給網在繩網之中，這就死定了！

第二蓬亂箭跟着射出，射向沈勝衣！

沈勝衣人在半空，劍已出鞘，一連幾個翻滾，人劍齊飛，飛出了亂箭之外，飛落在陷阱之旁！

「甚麼人！」他一聲輕叱，劍隱在肘後，半躬起身子。

沒有人回答。

連箭都停了下來，周圍又回復一片靜寂。

沈勝衣傾耳細聽，靜寂裏秋虫唧唧，還有呼吸聲，人的呼吸聲。

呼吸聲此起彼落，人似乎不少，但都不像是高手。

他大笑而起。

亂箭笑聲中又再射下！

沈勝衣長笑舞劍！

亂箭笑聲中摧落，劍光中摧落！

箭一下就停下，劍亦同時停下。

「自己出來還是要我請你們出來？」沈勝衣笑問。

仍舊沒有人答話。

「這未嘗不是一條綫索，但憑你們，知道的相信也不會多到那裏去，你們既然不願意出來，那我就只好走了。」沈勝衣這樣說，眞的舉步。

他一舉步箭就射到。

他一收步揮劍，箭就相繼停了下來。

沈勝衣還算得上是一個聰明人。

——他們在阻止我繼續前去！

——我此去在見步煙飛，他們是阻止我往

見步煙飛。

——步煙飛要是沒有甚麼，今夜我就算來不及見她，明天她也可以再找我，他們這樣將我阻在這裏，莫非今夜我不能依時趕到天女祠，步煙飛就會凶多吉少？

——步煙飛要告訴我的是白蜘蛛的消息，這要是白蜘蛛的爪牙，他們知道我何去何從，白蜘蛛斷無不知的道理，他們將我阻在這裏，白蜘蛛這下……

沈勝衣的面上驀地湧起一片殺機，一縱身，人劍飛起！

一動就惹來一陣亂箭！

亂箭紛紛從他的脚下掠過，他的身形比箭還快，颼的射上了一棵白樺樹上！

一柄利刀即時分開枝葉閃電般劈出！

沈勝衣冷笑，冷笑中劍光一閃！

這一劍才像閃電！

刀馬上半空一頓，一條人影帶着一條血光，突破枝葉，飛摔地面！

沈勝衣人却落在枝葉之上，但連隨又射出，射向另一株白樺樹！

這一次再沒有亂箭阻截，枝葉叢中却閃起了刀光劍影！

沈勝衣彷如未見，身形乍落又起，乍起又落，樹梢上飛馳！

也就隨着他身形的起落，一條又一條的人影，枝葉紛飛中摔下，驚呼聲，呻吟聲，響徹了山林中的這條小徑！

只不過片刻，沈勝衣人已在十數丈外，一樣樹梢上起落，驚起的却已只是宿鳥，再不見刀光，再不見劍影！

他的身形並沒有因此停下，相反的更急，他的心更急！

× ×

步煙飛同樣心急。

未到二更，已近二更。

遠村的更鼓隨風吹來，一下下都像敲在她的心頭之上。

她一時走到門邊，一時走到窻前，看看左，看看右，眼也快要望穿了。

夜很靜，天女祠更靜。

只有一個人。

她已習慣了一個人，她從來未嘗因此感到孤單，今夜她却因此感孤單。

於是這靜寂也變成了難堪的靜寂。

日間的香火似乎很盛，到這下鼎爐中的煙香仍未燒完。

煙縹緲淒迷，天女淒迷縹緲在煙中。

天女似在笑，笑誰？

笑我？步煙飛賭起氣來，連天女也不再多望一眼了。

煙本來越燒越淡，但忽然又濃！

濃得好像化不開，却偏又剎那化開！

好淡好淡，比鼎爐中原來的還淡。

這到底是甚麼煙？一縷縷，一絲絲，就像是最早的朝霧，黃昏的晚霞。

又像是血滴在水中，漂浮起來的血縷、血絲！

更淡了，淡到這樣子依然能够分辨得出是甚麼顏色。

紅色，還是像晚霞。

紅霞飄香。

香得人魂銷意銷。

天女的笑靨在飄香的紅霞中也似乎變得詭異起來。

步煙飛好像已有所覺，也就在這下，更鼓聲正好風中飄到。

二更！

「你不來，以後我也不再去見你！」步煙飛怪生氣的一摔手。

她突發覺自己的那隻手竟變的有氣無力。

她這句話才說完，一個聲音就在她身後響了起來，「妳還想見他？」

好詭異的聲音！

步煙飛這一驚實在非同小可，她嘎的失聲回頭！

一個人就站在她身後。

這個人整個人都藏在死白色的頭巾衣衫之內，就連露出來的兩隻眼睛也像是死白色的。

「白蜘蛛！」步煙飛這才眞正的大吃一驚，擰腰，提肩，跟着就拔身！

在平時，她這三個動作一做，她的人最少已在三丈之外，可是這下子，她還是在那裏，甚至連這三個動作她也沒有完成！

她混身的氣力赫然已完全消散！

她變了面色，她開始感到絕望，但並未完全絕望。

「沈勝衣！」她狂叫！

聲音微弱得只有她自己才能够聽到。

她這才眞正絕望！

意志一崩潰，她的人就搖搖欲墮，站也再站不穩了。

她還未倒下，白蜘蛛已掠到她身旁，攔腰將她挾在脅下，迅速的連隨向天女祠的後門退開！

一張黑色的帖子同時在他手中飛出！

帖子上描着一隻蜘蛛，白蜘蛛！

帖子，還在半空飄飛，他的人已在後門消失。

他的人才從後門消失，一個人就從天女的金身後面閃出！

這個人一身灰布衣裳，身一滑，就落到地上，手一伸，就將飄飛而下的黑帖接在手裏。

「白蜘蛛？」灰衣人微喟，整個人凝結在淡煙之中，紅霞之中。

這淡煙，這紅霞，這銷魂蝕骨散，對他竟似完全不起作用。

月照在窻外，月照在窻內，月照在這個人的面上，只見他蠟黃，枯瘦，三四十歲年紀的一張面上盡是疑惑之色。

他的眼中也盡是疑惑之色，那目光突然一轉！

這一轉才知他的眼神是這樣的銳利，他的目光是這樣的凌厲！

目光轉向門外。

風聲暴響，一個白衣人門外急掠而來，急衝而入！

沈勝衣！

立即他就看到了那個灰衣人，立即他就收步。

他收步才發覺飄浮在空氣中的紅霞。

他面色一變，人就在空氣中凝結！

一個人心情緊張，再一番狂奔，呼吸自難免變得急速，呼吸一急速，吸入的自難免多上一些。

這多上的一些是別的倒還不打緊，是銷魂蝕骨散那就認眞不妙了。

眼看着，他的面龐一下子脹的通紅，黃豆一般的汗珠滾滾而下。

他的左手早就已緊緊握住了劍板！

他的脚步似已見浮動，他的左手却始終如一！

脚站不穩最多跌倒，劍握不穩不難就會導致死亡！

他當然知道自己的生命並不是繫在脚上，而是繫在劍上！

看他握劍的姿勢，這一劍出手是必動地驚天！

他還有的氣力雖然已有一半用在迫毒，但這一半在他而言實在不難與留在左手的其餘一

半刹那結集一起！

加起來這就算祇有他平日的一半，憑他的身手，憑他的劍法，他若是捨命一擊，能夠接得住的只怕還沒有幾人。

他已在準備捨命一擊！

他雖然未動，人劍已呼之欲出！

灰衣人感覺得到，看得出。

他靜靜的望着沈勝衣，枯瘦蠟黃的一張面龐緩緩的露出了一絲笑意，完全沒有惡意的笑意。

「吞下去！」他突然一揮手，拋出了一顆白色的藥丸。

沈勝衣接在右手，毫不猶疑的放入口內，吞下。

「你信得過我？」灰衣人面上的笑意更濃，不錯總是帶着一點兒冰冰冷冷，還是不見有惡意。

「嗯！」沈勝衣點頭，面色這刹那竟似好轉了好多。

「為甚麼？」

「你是一個暗器高手。」

「看得出？」

沈勝衣道：「看得出，從你的一雙眼，從你的一對手。」

灰衣人目光一閃，手掌一緊，目光閃亮的異常，手掌的確異樣，沒有指甲，更是不見筋骨！

人的手不會這樣，這雙手本來也不是這樣，只不過多了一對手套才變成這樣。

這對手套也不知是甚麼的質地，緊貼着肌肉，灰樸樸的，月光下似還閃着幽幽的磷光。

「你的暗器出手，以我目下的情況，未必閃避得來，要害我又何必再多此一舉？」沈勝衣跟着說，這幾句話一說完，他的面色已回復正常。

灰衣人一聲輕咳。「儘管在這種情況，你的一劍要是出手，我亦未必閃避得開！」

「你我都沒有出手。」

「這所以我們都還活着。」

「剛才我吸入的是銷魂蝕骨散？」

「正是銷魂蝕骨散！」

「你給我的是解藥？」

「唯一的解藥！」

「你……」

「銷魂蝕骨散唐門彪豹兄弟專用！」

「知！」

「我就是唐彪！」

沈勝衣一怔。

「這銷魂蝕骨散可不是出自我手！」

「那出自唐豹？」

「也不是！」

「這究竟出自何人？」

「白蜘蛛！」

「白蜘蛛不是你？」

「要是我，我不會給你解藥，我見血封喉的十八種暗器早已出手！」

「也不是唐豹？」

「嗯！」

「你肯定？」

「嗯！」唐彪沉思着，「聲音不同，身裁迥異，一雙手也是兩樣！」

「唐豹的右手已斷在周士心劍下。」

「白蜘蛛雙手齊全！」

「你見過他的人？聽過他的聲音？」

「就片刻之前！」

「這麼巧，你也在這裏！」

「這不能說巧，巧的只是我也在第一樓，步煙飛的說話我也聽到。」

「你這就趕來？」

「還是第一個到達，我是取捷徑，之後一直藏在天女的金身背面。」

「看到了甚麼？」

「銷魂蝕骨散出現，白蜘蛛出現！」

「步煙飛那怎樣了？」沈勝衣急問。

「銷魂蝕骨散目的在步煙飛！」

「她的輕功很好。」

「她並未提防，銷魂蝕骨散一入肺腑，輕功再好也沒有用。」

「你沒有干預？」

「我沒有理由干預。」

「怎麼也不去追蹤？」

「這白蜘蛛的輕功最少比我好上一倍，他是從祠後進來，亦是從祠後離開，祠後是一片密林，我不想這樣冒險。」

「步煙飛那到底怎樣？」

「他帶走了。」

沈勝衣面色微變。

「你放心，以白蜘蛛的行事作風，他要殺早就殺了，所以不殺，是必然有所顧忌，或者他想從步煙飛口中得知甚麼，或者他是要與你討價還價。」

「討價還價。」

「我知道你就是沈勝衣，白蜘蛛當然也知道，你是怎樣的一個人，當然也心中有數，換轉是我，我也是寧可設法要你罷手，也不願意跟你正面作對的。」

「希望如此。」

「要是如此，白蜘蛛遲早總會與你接觸，我跟你一起，白蜘蛛與你接觸，不難我亦可以乘機見上他一面。」

「你還要見他？」沈勝衣有些詫異。

「只有他才能解開我心中的疑團。」

「你要問他甚麼？」

「那裏來的銷魂蝕骨散。」

「這種東西當眞是你們兄弟才有？」

「本來還有一個的。」

「誰？」

「我爹爹，但他早就已去了一處地方。」唐彪的語聲突然沉了下來，「那處地方很靜，很冷。」

那還會是甚麼地方？沈勝衣無言。

「所以這銷魂蝕骨散既然不是出自我身上，一定是出自我弟弟身上，我要問他的其實是我弟弟的下落。」

「唐豹不是囚在應天府大牢？」

唐彪輕歎。「唐豹是我的親弟弟，我也只有這一個弟弟，他的事沒有人比我更關心，一得知他被送入應天府大牢，我就趕來這應天府，三年來我費盡了心機，想盡了辦法，就是要將他救出！」

這也就是唐彪失踪之謎。

「你沒有將他救出？」沈勝衣忍不住插口問。

「不怕說，他若是囚在應天府大牢，我早已離開這裏，他早已逍遙法外！」

「你是說他並非囚在應天府大牢之內？」

「應天府大牢雖然警衛森嚴，還不能難得倒我，我已一再徹底搜查，直到白蜘蛛出現我才放棄。」

沈勝衣沒有作聲，似在思索着甚麼。

「以常理來推測，這該是在我未曾偷入應天府大牢之前，白蜘蛛已先將我弟弟救出或者刼去，感恩或者被迫之下，我弟弟將銷魂蝕骨散的製法用法傳授與他，說壞些，這一連串的刼案，也許我弟弟就有一份！」唐彪苦笑，「他的為人怎樣，因何被捕，大概已不用我來說話……」

沈勝衣倏的截住。「唐豹要是已被人救出，或者刼走，蕭玲沒有不知道的道理，韋七也斷無不知道的可能，但他們都沒有跟我說到這

回事。」

「哦？」

「聽他們的口氣，唐豹似乎還是在應天府大牢之內。」

「會有這種事？」唐彪一面的疑惑。

「這件事無論如何得問清楚韋七。」沈勝衣一瞟窗外，「是夜一點，幸好他就將第一樓當做他的家，要找他也是容易。」

「你這就回去問他？」

「你？」沈勝衣反問。

「我在他的心目中該是嫌疑人物，但只要我不提名道姓，相信他也不會知道是我。」唐彪淡笑，「我很少江湖上走動，認識我的人本來就不多。」

「去與不去可在你。」

「見不到也說不定，可也不打緊，你甚麼時候得悉再給我通知也是一樣，我就住在第一樓後面五福客棧玄字第三號廂房。」

沈勝衣聽說笑了。

唐彪看在眼內，尷尬的一咧嘴。「憑你的功力，剛才我就算不給你解藥，你也不難將吸入的銷魂蝕骨散迫出，我並未對你有恩，亦根本沒有挾恩求報的意思，只是我實在關心自己弟弟的下落，你如果知道，好歹也希望你能夠給我通知一聲。」

這麼大年紀的人，竟像小孩子一樣，而如此手足情深，即使壞在骨子裏，畢竟還有可取的地方。

「我雖然沒有兄弟。」沈勝衣微喟，「你的心情我是理解得到的，這我可以答應你。」

「多謝。」一聲多謝出口，唐彪忽的伸手入懷，「以其只說多謝，不若我再送你幾顆銷魂蝕骨散的解藥，你要與白蜘蛛周旋，這總會用得着的。」

也不等沈勝衣答話，他便從懷中取出一隻玉瓶，就瓶裏倒出好幾顆藥丸拋了過去。

沈勝衣只好一一接下。

「還有這張帖子，是白蜘蛛留給你的。」

唐彪手中的黑帖跟着飛出。

沈勝衣亦接下，他的手儘管移動，他的眼並未移動，他移動的只是右手，他的左手始終握在劍柄之上。

「你相當謹慎。」

「你也是。」

「你的劍隨時準備出手。」

「你的暗器何嘗不一樣？」

「這只是習慣成自然。」

「好一個習慣成自然。」

兩人相顧大笑。

笑聲還在空氣中迴盪，沈勝衣已鬆開握着劍柄的左手，唐彪亦自將那對貼肉的怪手套褪下。

沈勝衣的目光這才落在帖上。

帖上的白蜘蛛，瞪着一雙怪眼，似正在冷笑。

沈勝衣不由打了一個寒噤。

唐彪的目光却落在沈勝衣脚上。「你路上曾被襲擊？」

「只差點沒有變做刺蝟。」沈勝衣目光帖上移開，「步煙飛這傻丫頭也不知在幹甚麼，話說得那麼大聲，就像是害怕別人不知道她清楚白蜘蛛的底細似的。」

「她這樣也許別有用意。」

「這用意怕就是要白蜘蛛趕快將她抓起來吧。」沈勝衣苦笑。

「當時白蜘蛛的爪牙，說不定他本人就在第一樓內。」

「總之這隻蜘蛛的消息實在靈通，行動實在迅速。」

「襲擊你的是甚麼人？」

「不知道，但本領都是有限。」

「你殺了他們？」

「我不是隨便殺人的那種人，只不過傷了他們幾個。」

「他們有沒有說甚麼？」

「我根本沒有時間查問，不過他們的目的何在是可以想像得到的。」

「在阻延你前來天女祠？」

沈勝衣頷首。「他們成功了，我也是血肉之軀，不是鐵打的，那一陣躭擱，再加上脚上的傷勢，已使我無法在二更之前來到這裏。」

「他們在甚麼地方襲擊你？」

「在兩旁白樺樹的山徑上。」

「還算近，他們帶着傷者，亦未必預料得到，你我趕回去碰碰運氣怎樣？」

「憑他們，諒來不過嘍囉小卒的角色，知道的也不會多到那裏去。」

「這到底是一條綫索，有綫索總好過沒有綫索！」

× × ×

有綫索的確好過沒有綫索。

這也許眞的是一條綫索，但如今已不再成為綫索。

襲擊沈勝衣的人不知道本來有多少個，但如果只得三十六個，一個都沒有離開，全都還在這山徑之上。

死人是不會走路的！

白紙燈籠高高的還在樹上，燈火也並未熄滅。

月遠遠的仍在峯巔，樹巔，月色亦依然。

蒼白，淒清的月色，燈光之下，三十六條彪形大漢無一倖免，一一伏屍在山徑之上。

兵刃在鞘，弓箭都在背上，這三十六條大漢分明收拾妥當，正準備離開，才會這樣子死在一起。

致命傷在咽喉，是劍傷，一劍，只一劍！

這三十六條大漢一個個驚惶失措的樣子，面色却是一色的朱紅！

「銷魂蝕骨散！」唐彪的面色却在發白，這種大場面畢竟是罕見的，驚人的。

「好厲害的銷魂蝕骨散！」沈勝衣也自驚歎，「這些人一中毒竟就連反抗，甚至逃跑的能力都完全消失！」

唐彪却搖頭。「銷魂蝕骨散有這麼厲害我還是第一次知道。」

「你這是說其實並沒有這麼厲害？」

「剛才天女祠那邊你不是也有經驗？他們的功力雖然遠比不上你，還不至於就此任由宰割吧。」

「這未嘗沒有道理，但眼前的情形又怎樣解釋？」

「依我看，兇手可能是他們熟悉的人，對於這個人，他們平日也許有着一份恐懼，但只是恐懼，並未預料到，提防到這個人會痛下殺手，所以這個人才會一擊中的，他們才會這樣子死在一起，你看他們的神情就知道了，不都是一派驚惶失措？」

「平日雖存恐懼但又不會因之而担心生命安全，這會是他們的甚麼人？他們又是甚麼人？」沈勝衣頭也大了。

「後一個問題我可以答覆你。」

「你認識他們。」沈勝衣霍地回頭，奇怪的望着唐彪。

「好幾個。」

「他們到底甚麼人？」

「西城老杜的手下。」

「西城老杜又是甚麼東西？」

「應天府的特殊人物，也可以說是應天府的流氓頭子。」

「換句話說他們都是應天府的流氓？」沈

勝衣有點意外。

「不會錯的了，因為我弟弟的事，我曾經一再拜託西城老杜打聽消息，就連我得以偷入應天府大牢，也是他暗中幫忙，這所以我認識他的手下，而倒在地上的這一大羣人之中，有幾個正是當時替我出入奔走的。」

「你跟這甚麼西城老杜的交情，倒也不錯嘛。」

「只要你出得起錢，他就算對你完全陌生，也會對你言聽計從的。」

「他認識的原來祇是錢不是人。」

「但無可否認，這個人是有他的一套，他心腹左右雖說祇得三十六人，在他的勢力範圍之下，要聽他吩咐的最少十倍這個數目。」

「死在這裏的正好三十六人，不要全都是他的心腹才好。」

「也不無可能。」

「西城老杜正是他們熟悉的，平日他們對於這個頭兒少不免也有一份恐懼，而西城老杜如果痛下殺手，可也是他們意料之外！」

「你以為兇手就是西城老杜？」

「一個心目中錢重於一切的人很多時為了錢是會不擇手段的。」

「那麼說西城老杜也就是白蜘蛛了？」唐彪笑着問。

「你以為？」沈勝衣問。

「西城老杜還沒有這麼本領，也沒有這種魄力。」唐彪知道的似乎不少，「他的人就像是一個大西瓜，比起白蜘蛛少說矮兩尺，他用的兵刃也不是劍，是一個特大的銀算盤。」

「這意思即是西城老杜不是兇手，而兇手一定是白蜘蛛，不是兇手就不會是白蜘蛛。」

「但兇手一定認識這些人，這些人也一定認識兇手，兇手一定是白蜘蛛，這些人一定知道白蜘蛛是那一個。」

「只可惜死人不會說話。」

「那你就趕快求神拜佛，保佑西城老杜不會變成死人好了。」

「甚麼？」

「以白蜘蛛的行事作風，似乎並不喜歡假手別人，今次這樣做想是事出倉猝，迫於無奈，而西城老杜這個人平生最不主張使用武力，這所以才與官府方面一直相安無事，但今次却竟完全違反他個人的原則，可見不單止是錢銀的問題，也許他看在朋友面上，不過據我所知他是沒有所謂朋友的，那就祇有一個解釋，他亦是迫不得已，要非這一連串的刼案他也有一份，白蜘蛛的本來身份就一定非同小可，由不得他不聽從吩咐，無疑他未必知道這究竟甚麼回事，白蜘蛛以本來面目找他可也十九事實，只要弄清楚找他做這件事的是什麼人，白蜘蛛是那一個也就可以肯定了。」

沈勝衣連連點頭。「還是你腦筋靈活。」

「只能說是我對應天府的人事比你熟悉，在應天府三年我到底不是白過的。」唐彪清了下嗓子，接下去。「這件事白蜘蛛一定會關照西城老杜守秘，西城老杜也一定會守秘，問題只在白蜘蛛是否放心得下。」

「他顯然放心不下。」

「也沒有可能放心得下，西城老杜雖則不清楚他的底細，對於這件事多少總會有些懷疑，到知道襲擊的對象是你，目的何在，那就不祇是懷疑了，這不過遲早問題，事實亦不難知道，要徹底解除這種顧慮，似乎就只有一個辦法。」

「殺人滅口？」

「正是！」唐彪的目光又落在遍地的屍身之上，「這些人要是西城老杜的心腹，少不免也會知上一些，以白蜘蛛一向的習慣，你以為他會怎樣？」

沈勝衣微喟。「還要問我這個？」

唐彪亦一聲輕歎！「連這些人都不肯放過，又怎會放過西城老杜？」

「這你我還等什麼？」沈勝衣忙就舉起脚步。

「就不知你我能否搶在白蜘蛛之前！」唐彪亦舉步，舉步又放下，忽然一聲：「有人！」身形一偏，閃到旁邊的一棵白樺樹後。

果然有人，脚步聲由遠而近，沈勝衣也聽到了，他收住了脚步，却竟就站在那裏。

他似乎並不喜歡躲躲閃閃。

他回頭，一個人正從山坳那邊轉入這條小徑。

「是韋七！」他的目光也算銳利。

「他看到你了。」唐彪樹後歎了一口氣，「你如今開溜雖然還來得及，但你這一走，他不貧夜傾力通緝你才是怪事，看來你最好還是留在這裏給他解釋清楚，這得要費上一番唇舌，就上好些時候，我可恕不奉陪了。」

「你……」

「我先走一步找西城老杜去，韋七面前別提我的事，我還不想這麼快與官府中人攀上關係，出入都要他們諸多關注。」

「這種好意我也是不感興趣的。」

「那你想辦法說服韋七好了。」唐彪的語聲越來越低。

韋七却越來越近，越近他的脚步就越慢，越慢他的面色就越凝重。

唐彪的語聲更低：「別忙了給我打聽我弟弟的消息。」

「我省得，你好自小心。」沈勝衣不覺亦壓低了嗓子。

「我會小心的，憑我的一身暗器，就算碰上白蜘蛛，要保住一條性命也該不成問題，諒他亦不敢在應天府城之內，明目張胆的跟我交手！」

這句話說完，唐彪已從樹後退開，消失在黑暗之中。

沈勝衣這才背轉身子。

韋七幾乎同時停住了脚步，他的人已在屍體之前，他的手已在劍柄之上。

這天下第一捕原來也是用劍的行家。

只不知他的劍是否一如他的人有名？

夜風吹過，一股酒氣在他身上飄起。

他的人雖然未醉，他的眼已經醉了，細細的瞇成了一條縫，似是在望着沈勝衣，又似不是在望着沈勝衣。

目光就閃爍在眼縫之中，異常的複雜，像是在探索什麼。

這種目光並不凌厲，更不峻冷。

但一接觸到這目光，沈勝衣不由一陣冰冷的感覺，整個人就像是赤裸裸的暴露在這目光之下。

這兩道目光簡直就像是一對無形的魔手，分開了他的衣衫，撕開了他的胸膛，一分一寸的慢慢在剖析着他的心肝。

幸好他這個人方才並未做過虧心事。

韋七的語聲也並不凌厲，並不峻冷。「沈大俠果然好本領。」

這應該是一句稱贊的說話，但在韋七說來，似乎一點稱贊的意思也沒有。

沈勝衣一笑，他居然還笑得出來。

「玲丫頭心恐有失，我也有這種顧慮，左思右想，最後還是決定走上一趟，只道暗中有個照應，但如今看來，這未免來得多餘，沈大俠什麼人，用得着這樣子担心？」韋七冷笑，「一下子三十六個，白蜘蛛也得甘拜下風。」

「這些人不是我殺的。」沈勝衣終於開口分辯。

「哦。」韋七又是冷笑。

果然得費上一番唇舌了——沈勝衣只有苦笑。

× × ×

秋月如雪，秋風如鐵。

簷前的鐵馬風中叮噹，西城老杜特大的一個銀算盤却在手中叮噹。

無論在什麼地方他的身邊總帶着這個銀算盤，無論在什麼時候他的一雙手也總有一隻會在這個銀算盤之上跳動。

算珠這就會叮噹作響。

他最喜歡聽到的也就是這種聲響。

這叮叮噹噹通常代表錢銀在上上下下，他最喜歡的其實只是錢銀。

他的確姓杜，也的確出身西城，但如今他已威震四面八方。

這所以有人認為應該稱呼他四面老杜或者八方老杜才够貼切。

四面八方的人事實還沒有不認識他這個人的。

有他這種身裁的人本來就沒有多少個，那個特大的銀算盤亦未嘗不是一個顯眼的認識。

他走路的時候就像是一個大西瓜在滾動，他的四肢五官好在總算發展得均勻，因此他的樣子並不見得難看，就笑起來也是一樣。

他愛笑，他對人一向和顏悅色，不管那對着的是什麼人。

他極不主張使用武力。

你對別人使用武力別人也會對你使用武力，這老早他就懂得。

你一臉笑容，別人就算很生氣，想打你一拳，也會不好意思出手的，西城老杜這樣愛笑實在有他的道理。

就連討債的時候他也是一臉笑容。

以他的勢力，別人真還不敢欠他的。

以他的身份，即使欠上了，也用不着他自己來討債。

不過對於錢銀方面的事情，他總是喜歡親力親為。

所以他就算出現在什麼地方，也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但像這下子，三更天，他一個人在這條小巷滾動，未免就有點奇怪了。

的確是一條小巷，一個西城老杜當然無礙，兩個像他這種身裁的人無論如何是並肩走不過的了。

左右都是高牆，幸好月在中天，否則這條小巷也不知怎樣子陰暗。

今夜有霧，小巷中夜霧淒迷。

叮噹聲突然停下。

西城老杜倏的收住了脚步，在他的面前是老大的一株白楊樹。

白楊樹下有人，一個人。

這個人幽靈一樣靜靜的站立在白楊樹下的陰影之中。

分不出面目，只有兩隻眼瞳夜貓一樣的在閃着亮光。

月光枝葉中洒下，夜露枝葉中披下，這個人更見飄忽，更見迷離。

看到這個人，西城老杜就停下脚步。

這個人閃亮的眼瞳却始終未曾離開西城老杜。

西城老杜滾入小巷，在他眼中，西城老杜停下脚步，在他眼中。

首先開口的却是西城老杜，一句多餘的說話。「我來了。」

「嗯！」

「久等了。」

「正好是時候。」

「字條上寫着三更。」

「字條呢？」

「我沒有帶在身上。」

「你應該帶在身上。」

「這並未提及。」

「你放到那裏去了？」

「不過隨手放在房中的茶几上面，又不是銀票，是銀票的話我還會鎖起來。」

「這也好，還不算怎樣麻煩。」

「什麼？」西城老杜聽不懂。

「沒有什麼。」

「其實字條沒有帶在身上也是一樣，上面的字句我已滾瓜爛熟。」

「哦。」

「二更之前會有一個散髮白衣的青年經過城北白樺林中的小徑，集中你的心腹手下傾全力予此人一擊，不管成功與否，三更過後到城西白楊巷見傳威，領取酬金千兩，到時他會有事交託，一切秘密進行，不可走漏風聲。」西城老杜果然已滾瓜爛熟，「字條上是這樣寫着，我也照足這樣做了，未知還有的一件要事又是什麼？」

「一件還一件，這裏是千兩黃金的票子，你先收下。」白楊樹下的這個人探懷取出了一張銀票。

西城老杜的眼瞳立時亮了起來，面上的笑容亦更濃了，右手五指算盤上一撥，算珠又是叮叮噹噹的一陣聲響。

這確是一筆可觀的進賬。

他帶笑舉步走前。

白楊樹下的這個人亦同時步出了陰影，月光下看清楚，這個人圓圓的臉龐，圓圓的身裁，跟西城老杜竟是不相上下。

依西城老杜所說，他要見的人叫做傳威，這個人正是他要見的。

這個人當然就是傳威。

這個傳威也竟就是不久之前曾經在第一樓出現的，簫玲口中的傳大叔！

他帶笑將那張銀票交到西城老杜手中。「你檢收。」

西城老杜一瞟銀票上的數字，大笑。「這銀票也信不過我還信什麼？」

「至於另一件事……」傳威隨即又伸手入懷。

「請說請說。」西城老杜一面小心的將手上銀票懷中放好，一面關切的望着傳威的手。

「也是千兩黃金的差事！」

傳威的手中又多了一張銀票，銀票之外還有一封信。

「是、是……」西城老杜的眼瞳又亮了起來，目光完全集中在傳威手中的銀票上面。

是千兩金子，並不是千兩銀子。

這種生意不是常有的。

西城老杜有生以來這種生意只做過一次，就是今夜那一次，他實在希望多做一次。

他這個希望似乎就要實現。

他緊緊的盯着那張銀票，好像那張銀票是他的，不是傳威的。

那張銀票果然又是他的，傳威這就交到他手上。

他用力的抓着，一雙手都起了顫抖。

傳威也不說話，就笑望着西城老杜。

「這次要我怎樣做？」西城老杜連語聲都在顫抖，難得他還會問這一句。

「你要做的全寫在這裏。」傳威一揚手上那封信。

西城老杜慌忙接下。

「這封信看完便要毀掉。」

「你是說我要在這裏看完它？」

「上頭是這樣吩咐！」傳威一偏身，「朝那邊光亮一點。」

西城老杜下意識偏過身子，當着月光用指

甲挑開了信封的糊口。

信封是白色的，信箋也是白色的。

西城老杜戰戰兢兢的抽出信箋，戰戰兢兢的打開信箋。

白紙一張！

西城老杜一怔，耳邊連隨就聽到嗆啷一聲，眼角連隨就瞥見寒光一閃，不由的一聲怪叫出口！

一聲怪叫出口，他斗大的一顆頭顱已飛了起來！

頭飛入半空，這一聲叫也在半空！

咕咚的他的身子跟着仆倒，滾到牆脚下，這才像是個西瓜！

怪叫聲還在半空搖曳，人頭已落在地上。眼張的老大，眼中充滿了疑惑，西城老杜好像至死也不肯相信傅威會殺他。

嘴張的更大，似在問——爲什麼？

傅威冷笑。「現在才問未免太遲了！」

實在太遲了！

刀在傅威的手上閃光，血光！

屠刀一樣的刀，屠夫一樣的人，殺的可不是豬，是人！

有些人豈非比豬還要愚蠢？

「要賺一兩黃金也沒有那麼容易，何況一千兩？」傅威手空中一揮，揮去了刀上的血，俯下身子。

兩張銀票又回到傅威手中。

他俯着的身子猛的又彈起，倒竄入那株白楊樹後。

一個人即時巷口出現！

唐彪！

唐彪巷口收住了脚步，目光一陣子閃動，好半晌脚步才再舉起。

他半側身子，一步一步的緩緩推進，兩隻手一在胸前，一在腰後，都已戴上那對怪手套，目光下閃爍着青幽幽的寒芒。

這已不再是尋常的手。

月已在西牆，巷中還有一些兒月光。

一些兒月光對唐彪來說已經足够。

他先看到了西城老杜西瓜一樣的身子，然後才看到西城老杜斗大一樣的頭顱。

他這才肯定死在地上的是西城老杜。

「又遲了！」唐彪不由得歎息。

「三更後到城西白楊巷見專威，領取酬金千兩，到時他會另有事交託。」唐彪居然也滾瓜爛熟。

莫非他已西城老杜的家中去了一趟。

莫非西城老杜留在房中几上的字條已落在他的手上？

傅威白楊樹後不其而心頭一凜。

「要交託的原來是這回事！」唐彪又一聲歎息。

目光再一轉，停留在西城老杜手中的信箋上。

「信？」唐彪俯身拾起了那張信箋。

白紙一張！

唐彪也是一怔！

刀光即時自白楊樹後閃起，傅威人閃電一樣標出，刀閃電一樣劈下！

看起來笨拙，想不到他的身手竟會如此矯活！

這換是別人，難保就西城老杜一樣，好在是唐彪！

唐彪到底是暗器高手，以暗器揚名。

一個人能够以暗器揚名，稱得上暗器高手，眼、耳、手一定特別來得輕捷敏銳！

傅威一動，他就覺察。

刀還未劈下，他的身子已飛彈了起來，倒射了出去！

傅威的反應同樣敏銳，身手同樣輕捷，刀落一偏，急挑而起，急削而出，緊追着唐彪的身形。

唐彪似早知有此一着，而本來他就不會低估傅威，身形才着地又彈起，斜刺裏兩個翻身，正好閃開傅威接連的三刀砍殺，人已在一丈之外，刀勢之外！

人還在半空，只見他雙手一抹，右手一抓，混身上下突然閃起了一蓬寒芒！

暗器！

唐彪的暗器終於出手！

破空聲立時大作！

破空聲動魄驚心！

好厲害的暗器，好厲害的暗器手法！

傅威居然也是個識貨的，他面色一變，欺前的身形陡地一頓，暴退，起脚，一脚將西城老杜的身子踢的凌空飛起，擋在自己身前！

「嗤嗤嗤嗤！」的一大蓬暗器剎那全打在西城老杜的屍身之上！

血水箭一樣，股股標出，西城老杜的屍身變了蜂巢，去勢仍未盡，凌空猛向唐彪壓了下去！

這條小巷本來就狹窄，一個西城老杜佔去了一半空間，唐彪左閃不成，右避不得，只好後退！

一退就一丈！

西城老杜的屍身居然還能繼續飛出半丈，叭的重重摔在池上！

死成這樣子，也不知他平生做了多少虧心事。

傅威這一脚也够狠够勁！

唐彪的注意力亦給這一脚踢散！

他只當傅威會乘隙揮刀襲擊，還有的一些兒注意力全都落在這回事上面，並未覺察傅威那一脚踢出，人馬上後退。

傅威那一退又退回白楊樹後。

唐彪的暗器已又在手，並未出手。

他的注意力一集中，就發覺傅威已不知所踪。

沒有目標，如何出手？

唐彪的目光一閃再閃，很自然的落向那株白楊樹。

「傅威，我知道你就是傅威！」唐彪冷笑，「我既然知道你的姓名，你這樣躲着又有何用？」

沒有反應。

「要這個秘密不會外洩，只有殺我，你何不出來殺我？」

唐彪好大的胆子。

這並非他已看出傅威的武功深淺，自信傅威不能將他怎樣，他所信的只是他的暗器。

在這樣狹窄的一條巷子，暗器的確大佔優勢。

這他知道，想到，傅威能否知道，想到？

那一個照面已充份顯示出唐彪是一個暗器高手，如果說這還看不出唐彪在暗器上的造詣，傅威的眼光見識亦未免太淺太小了。

傅威看來並不像這樣的人。

白楊樹後始終沒有反應。

唐彪只好閉上嘴巴，脚步却在橫移，只一步他的肩頭就碰上牆壁，這條實在是名符其實的小巷。

他就挨着牆壁，緩緩移動。

那株白楊樹緊貼着東面牆壁生長，唐彪正挨着東面牆壁趨前。

他若是挨着西面牆壁，傅威只要白楊樹後現身，刀就可以出手！

而這下，傅威縱使有所動作，動作亦無法一氣呵成。

只一慢對唐彪來說已足够，他這已可以及時閃避，他的暗器也已可以立時反擊！

他移動的相當慢，但那株白楊樹離開他也並不遠。

月已過西牆，月色在東牆之上。

唐彪的影子在東牆上突然飛起。

他的人飛起，暗器跟着出手，左先右後！

一時間寒芒飛閃，也不知那是什麼暗器。

他左手的暗器已快，右手的暗器更快，他左手的暗器才從樹旁穿過，他右手暗器已趕及，全擊在左手的暗器之上！

兩蓬暗器剎那爆出一陣清脆的金鐵交擊聲，完全改變方向，一齊激射向那株白楊樹後！

這種暗器手法不能不說巧妙！

傅威若還在樹後，這出其不意，難保就會傷在暗器之下！

唐彪的暗器見血封喉！

即使他意料得到，這下亦難免手忙脚亂，這就是機會。

唐彪懂得製造這個機會，當然不會錯過這個機會！

暗器一出手，他飛起的身子已落在西牆之旁，立即又飛起，箭也似射出！

幾乎同時，白楊樹後一陣異樣的聲響那兩蓬暗器也不知擊在什麼東西之上！

也差不多同時，唐彪混身閃起一片寒芒，樹旁掠過！

這一次的暗器更勁更急！

這一次的破空聲更驚心，更動魄！

叭叭叭叭的，這一次的暗器全都沒落空！

傅威若是在樹後，一定會死得比西城老杜更難看！

好在傅威並沒有在樹後！

樹後根本沒有人！

那邊的小巷也沒有人！

傅威那裏去了？

牆壁之上，樹幹之上，隱約閃爍着點點寒芒，唐彪的暗器竟是完全擊在樹幹之上，牆壁之上！

這未免意外，唐彪呆住在當場。



唐彪暗器出手，傅威一脚將西城老杜屍身踢的凌空飛起，擋在自己身前。

他想笑，但這似乎並不是可笑的一回事。

他到底還是笑了出來，冷笑。「好，你走，跟你打過照面，知你姓甚名誰，遲早我總會將你找出來！」

傅威心頭又是一凜！

他並未遠走，他只是藉着那株白楊樹的掩護，翻過了牆頭，在牆的那邊。

唐彪的說話他完全聽在耳裏。

他左手搭着牆頭，掛着身子，刀並未入鞘，還是緊握在右手。

只要左手一用力，他隨時可以翻過牆頭，一刀劈下！他却沒有這樣做。

他沒有把握一刀就將唐彪放倒。

像這種沒有把握的事他實在難以下手，他實在愛惜自己的生命。

他不想冒險，不敢冒險！

可是，他一定要殺死唐彪！

唐彪知道他的姓名，還見過他的容貌！

（非殺這小子不可！）

傅威的眼中閃起一片殺機！

他還是沒有動。

「就算我不找你，你也定要來找我！」唐彪那邊自言自語，「我找你還是等你找我？」

（我找你！）

傅威冷笑在心中。

「還是我找你來的方便！」唐彪終於作出了決定，「西城老杜認識你，其他的人也會認識你！」

他轉身舉步，回向西城老杜的屍身走去。

他似乎還想從西城老杜的屍身那裏找尋什麼綫索。

才走出兩步，巷口的那邊就閃起了兩團昏黃的光芒。是兩盞燈籠。

「巡夜的捕快！」唐彪一個身子連隨倒退了回去。

眼前的事情比白樺林那邊的更難解釋，他也不比沈勝衣，他是唐豹的哥哥，早已被目爲白蜘蛛一案的疑犯！

這並不是一條死巷，巷子那邊還有路，還可以外出。

唐彪小心翼翼的走過去。

傅威可能在那邊巷口等他出來，給他一刀，他不能不小心翼翼！

他走得很慢，但一到巷口就烟花火炮一樣突然飛射而起。飛射而出！

最快的刀也未必趕得上他的身形！

也根本沒有刀在等他。

傅威並沒有在巷口。

唐彪的脚步這才輕快起來。

他的心情同樣輕鬆，今夜多少畢竟已有收穫。

儘管心情怎樣輕鬆，他並未放鬆警戒，左右他小心留意，前後他也留意小心。

前後左右都沒有人。

瓦面之上呢？

鐵獄囚欽犯　風劍蕩柳刀

沈勝衣並沒有大費唇舌。

西城老杜三十六個心腹手下的死前曾經吸入銷魂蝕骨散一事，韋七總算還看得出來。

韋七到底不是一般的捕頭。

他並不需要沈勝衣多作解釋，他問的也並不多，但沒有一句多餘。

「這些人不是你殺的！」韋七終於說出了這句話，說得很肯定。

沈勝衣這才鬆過口氣。

「你打算怎樣？」韋七跟着問。

「你是說那一件事？」

「步煙飛落在白蜘蛛的手上這件。」

「人在他的手上，要知道他打算怎樣我才能決定自己怎樣打算。」

「如果他殺了步煙飛？」

「我一定殺他！親手殺他！」沈勝衣面色一寒。

「白蜘蛛什麼人目前還是一個秘密，你如何殺他？」

「窮我一生的時間，不信我就找不出這個秘密！」

「聽你的口氣，步煙飛在你的心目之中非常重要。」

「是我的朋友，我當然重視！」

「哦？」

「這樣好的一個女孩子，白蜘蛛只要還有一分人性，也不忍心傷害她的。」

「好，白蜘蛛不傷害她了，只是以她的生死要脅你離開應天府，你又怎樣？」

「我會答應的。」沈勝衣淡笑，「我在應天府與否本來就不成問題。」

「不能這樣說。」

「事實是這樣，我並不熟悉這裏的環境，我也不清楚這裏的人事，所恃的，不過一身武功。」

「沈大俠的武功威震江湖，換轉我是白蜘蛛，亦不無顧忌。」

「要是單憑武功可以解決，白蜘蛛這件事早就解決了，還用得着我來？」

「你是說……」

「白蜘蛛的武功並沒有什麼了不起，了不起的話也用不着借助銷魂蝕骨散，可見他的厲害並不在他的武功，而是在他的心智！」

韋七點點頭。

「這可以說是一場智力的競爭，不是一場武力的比賽，應天府的情形我既然完全陌生，根本就無法在這場競爭賽中奪得先機，取得優勢。」

韋七靜靜的聽着。

「是以我的存在實在無足輕重，甚至可以說多餘。」

韋七仍不表示意見。

「白蜘蛛這應該看得出來。」

「但你一到他就對你採取行動！」韋七悶到這下才插口。

「你是指今夜的事？」

「這又應該怎樣解釋？」

「今夜的事白蜘蛛並不是針對我，是針對步煙飛，他指使這些人襲擊我，不過在方便他有足夠的時間在天女祠那邊算計步煙飛，是步煙飛知道他的消息，不是我知道他的消息。」

「到底步烟飛知道了他什麼？」

「這要問她了。」

韋七深感遺憾的嘆了口氣。「她實在不該那樣大叫大嚷。」

「天曉得她的腦袋發生了什麼問題。」沈勝衣在苦笑。

「第一樓人客那麼複雜，誰敢說其中沒有白蜘蛛的耳目。」

「得知這消息，白蜘蛛定必大吃一驚。」

「這不難想像得到，如果早就知道，白蜘蛛也不會等到今夜才對付她。」

「也好，事出倉猝，時間又來得那麼急迫，他難保手忙腳亂，一個最聰明的人在這種情形之下亦難保不會出錯的，要看你的了。」

韋七低下頭，立時陷入沉思之中。

沈勝衣一笑：「這豈非又不是武功所能解決的問題？」

韋七恍惚沒有聽到。

「這豈非我在與不在都無關要緊？」沈勝衣跟着說，「這我罷手又何妨？」

韋七還是在沉思。

「其他的人不罷手就是了。」

「其他的人？」韋七霍地抬頭，「你是說什麼人？」

「譬如你。」沈勝衣幾乎沒有衝口說出唐彪的名字。

「我當然不會罷手。」韋七淡淡的一笑，「也不能罷手！」

沈勝衣連隨憶起唐彪的囑咐，目光一轉，落在一地的屍身之上。「這些人都是因爲吸入銷魂蝕骨散在先，才有這樣子死在一起。」

「看來是這樣。」

「銷魂蝕骨散唐門彪豹兄弟專用？」

「人所共知。」

「出現過多少次了？」

「差不多每一次的刼案都見出現。」

「以周士心，河西六娘子那等高手也無法抗拒，眞夠厲害的。」

「本來就厲害！」

「可知是什麼東西提煉而成？」

「毒藥這方面我沒有多大的經驗。」

「也沒有問過唐豹？」

「唐豹？」

「唐門彪豹兄弟中的豹。」

「我知道。」韋七這一次笑得有些異樣，我還沒有想到要問他這個問題，要問也不會問這個。」

「這麼說你好像什麼也沒有問他。」

「問他他也不會說。」

「好倔强的一個人。」

「倔强倒未必。」

「那……」

「你可曾聽過死人還會說話？」

沈勝衣一怔。「他死了？」

韋七意外的望着沈勝衣，似乎在奇怪他一聽到唐豹的死訊就這樣驚訝。

「什麼時候的事？」沈勝衣追問。

「三年也有了。」

「三年？這豈非他被捕不久就死了？」沈勝衣更覺奇怪。

「正是。」

「不是說他一直因在應天府大牢？」

「外間是這樣傳說。」

「事實並不是這樣？」

「你一定要問淸楚？」韋七反問。

「對於這件事我忽然發生了興趣。」

「跟唐豹認識？」

「不，怎麼這樣問？」

「也許是我的錯覺，依我看，你對這件事似乎並非好奇，而是關心。」

沈勝衣沒有答話，到底不是一個慣於砌詞掩飾的人。

韋七也沒有再問，沉吟了一下。「這件事本來是個秘密。」

「秘密？」

「官家的秘密。」韋七的眼瞳也似添上了一抹神秘的色彩，「玲丫頭也許還不知道，但如果你問到，憑她的身份，亦不難替你打聽出來，換句話說，這只是遲早問題，所謂秘密對你根本不成秘密，我這就與你說了也一樣。」

「在聽着。」

「唐豹那件案子，犯在什麼人頭上你可知道？」

沈勝衣搖頭。

「七王爺！」

「又是七王爺？」

「七王爺是皇親，是國戚，一直就當權得勢，冒犯他的已不是一般犯人，已入於朝廷欽犯！」韋七的語氣陡重。

沈勝衣即時打了一個寒噤，朝廷欽犯是怎樣一個罪名，他是想像得到的。

「應天府大牢囚的只是一般犯人，朝廷欽犯並不是一般犯人！」

「我知道。」

「對於處置這一種特殊犯人，應天府另外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什麼地方？」

「鐵獄！」

「鐵獄？」

「名符其實的鐵獄！」韋七的一雙眼閃起了一片冷森森的寒芒。

接觸到韋七這種目光，沈勝衣亦由心生出了一種冷森森的感覺，眼前彷彿出現了這樣的一個地方，鐵打的門戶，鐵打的柵鎖，鐵打的牆壁，陰森，冰冷，死寂！

「鐵獄也並非應天府大牢之內，而是在巡按府後院假山之下，唐豹事實一過堂就收押鐵獄之中，一步也未曾離開過巡按府衙，一步也未嘗踏入過應天府大牢！」

「這……」

「還有如公報私仇，傳出去多少有損七王爺的聲譽，是以事情一直秘密中進行，參與其事的只是巡按大人的近身侍衞，再就是我。」

「唐豹的失手被捕可不是個秘密。」

「是因此應天府大牢的犯人名單有他的名字，必要時也算有個交代。」

沈勝衣恍然大悟。

「唐豹鐵獄之中可也活不過百日！」

「死因？」

「暴斃！」

「是否過堂時……」

韋七知道沈勝衣要問什麼，連隨打斷了他的說話。「對於朝廷欽犯向例只問口供，不下重刑，這所謂口供亦不過例行公事，唐豹雖然並非眞正朝廷欽犯，也不例外。」

「鐵獄中的待遇怎樣。」

「比應天府大牢好！」韋七淡笑，「朝廷欽犯的性命一向總比一般罪犯來得重要，死的時候，同樣亦多數隆重得多。」

「以唐豹來說，這樣的生活似乎沒有可能百日也捱不過去。」

「應該是這樣。」韋七的面上忽然浮露出一種極其異樣的神色，「問題在他犯到七王爺的頭上！」

「然則他的暴斃是……」

「這方面不知也罷，我能夠告訴你的也只是在唐豹死前一晚，七王爺的人到過巡按府的鐵獄。」

沈勝衣閉上咀巴。

「七王爺平生，最不高興別人冒犯他的尊嚴！」

沈勝衣悶着忽又問上一句：「鐵獄的防守怎樣？」

「說不上森嚴。」

「輕易可以偷入去？」

「如果只想一看鐵獄的外表，的確並不是一件難事。」

「我是指入內裏。」

「那得先避開守衞的注意，再突破差不多一尺厚薄的重鐵門。」

「只是一重鐵門？」

「這重鐵門却是出自波斯匠人的精心設計，沒有特製的一套鎖匙要破門而入似乎是沒有可能的事。」韋七放慢了語聲，「鎖匙有兩套，一套我們大人存放，一套巡按府的總管汪亮保管，有什麼需要，通常都是我們大人下令，汪亮執行。」

「汪亮又是怎樣的一個人？」

「七王爺的人！」

「然則他這個總管的職位也是三王爺保薦的了。」

「初來步到，七王爺這個好意我們大人好像沒有理由拒絕接受。」

「這是說有可能與唐豹接觸的全都是七王爺的人？」

韋七沒有作答。

「七王爺是怎樣的一個人唐豹相信多少知道一點，明知遲早是死路一條，又豈會交出銷魂蝕骨散的……」

「聽你的口氣……」韋七冷冷的截住了沈勝衣的說話，「白蜘蛛的銷魂蝕骨散是一定得自唐豹的了？」

沈勝衣沉吟不語。

「銷魂蝕骨散唐門彪豹兄弟所有，唐門彪豹兄弟是兩個人，你似乎忘記了那條豹之外，還有一隻彪！」

韋七這一說，沈勝衣立時想起了唐彪，想起了西城老杜。

唐彪這下又怎樣？西城老杜這下又如何？沈勝衣的目光再一次投向地上的屍體。「這些人你可認識？」

「嗯。」

「白蜘蛛連他們也不放過，當然更就不會放過西城老杜的了……」

「你也知道西城老杜？」韋七的眼瞳一亮，盯着沈勝衣，「你也知道他們是西城老杜的人？」

沈勝衣微微頷首，有意無意的避開韋七的目光。

「你知道的可眞不少！」韋七的目光停留在沈勝衣的面上。

沈勝衣只有苦笑。

「你這麼說起，倒使我想起了很多事，看來眞的要趕回去一看究竟！」

「就不知西城老杜已變成怎樣了？」沈勝衣微喟。

西城老杜已變成怎樣，眞還不容易說個明白。

× ×

唐門的淬毒暗器的確名不虛傳，西城老杜好好的一個身子這下已好不到那裏去，紫紫黑黑，浮浮腫腫的，就好像染缸中泡了三天三夜，這下才撈起來，幸好他斗大的一顆頭顱早就給傳威一刀砍下，身旁還有那把老大的銀算盤，否則連面貌也難倖免，要將他分辨出來可就難了。

西城老杜在應天府也算得一個知名人物，這樣死在白楊巷，的確哄動，消息一傳出，幾乎就沒有震動了整個應天府。

還好已是三更天，要不走來瞧熱鬧的最少比這多出十倍。

但就這許多已經够那一衆差役忙的了，好容易才擋在小巷兩頭的出口之外。

人一多，說話那還少得了。

韋七的面上居然絲毫厭煩的表情也不見，在他這似乎早已習慣。

一踏入城門，這個消息就已送到他手上，一聽到這消息，他立即就與沈勝衣匆匆趕來。

難得他的神色始終是那樣子的鎭定。

可是到入了白楊巷，看見身首異處的西城老杜，他還是變了面色。

沈勝衣更是怔在當場。

韋七緩緩的蹲下身子，一雙眼燈籠一樣張大，發亮。

只用眼，他的手一直縮在袖中，碰也沒有碰嵌在那具屍身上的暗器，甚至動也不曾動那具屍身。

他的人也不再動，刹那間彷彿變成了一具木偶。

周圍的空氣亦似在凝結，就連巷外也似被影響，嘈雜的人聲逐漸靜了下來。

「果然是西城老杜，」好半晌，韋七才吐出這句說話，目光已在西城老杜那顆人頭之上，「未中毒藥暗器之前，西城老杜頭已落地，人已氣絕，所以身子雖起變化，面貌並未兩樣，雖被暗器打成蜂巢，血流的並不多！」

他像是在自言自語，但話才說完，目光已轉向沈勝衣，這番話是對沈勝衣說的了。

沈勝衣沒有表示，只是在聽着。

韋七的目光再又一轉，衣袖一拂，一枚奇形怪狀的暗器就脫出了西城老杜的屍身，叮的落在地上。

「暗器是淬毒暗器，形式重量都異乎尋常，以前我總算見過一次，那是從唐豹的身上搜出來，也就是唐門的獨門暗器，這如果同樣只有唐門彪豹兄弟才會用到，唐豹已死……」韋七的目光又回到沈勝衣面上。

沈勝衣忽然回開頭去。

好像有人在叫他。

「沈大哥，你過來！」事實有人在叫他。女孩子的聲音，這一次聲音大了許多，連韋七也聽到了。

一聽到這個聲音，這個稱呼，沈勝衣不由就想起了蕭玲。

真的是蕭玲，就站在那邊巷口。

一巷子都是燈籠，光如白晝，燈光下相當清楚，蕭玲的神色非常奇怪，好像有什麼要對沈勝衣訴說。

沈勝衣也正好藉這機會開溜，省得韋七多問什麼。

韋七已動了疑心，他看得出，所以他毫不躊躇，立即舉步走了過去。

× ×

四三更疏星淡淡，月已掛在屋簷上。

星淡，月淡。

再一陣夜霧，遠一些的房舍也變得朦約模糊。

沈勝衣走在右，蕭玲走在左。

一彎又一彎，白楊巷已遠遠給拋在後面。

蕭玲滿懷心事，似乎有很多話要說，一路上卻又沒有作聲。

「沒有回家？」還是沈勝衣先開口。

「回過了。」蕭玲幽幽的低應。

「這時候怎麼不留在家中？」

「有件事要跟你說，我還是偷出來。」

「偷出來？」沈勝衣一怔，「有很重要的事？」

「七王爺今早召見我哥哥。」

「我聽說。」

「奇怪並沒有譴責我哥哥什麼，相反還再寬容了三個月。」

「哦？」

「我哥哥却似乎並不因此而感到高興，還有更奇怪的是，他一直茫無頭緒，現在竟成竹在胸似的，聽說我找你到來，非獨不開心，反倒厲聲疾色的吩咐我以後不得私自踏出家門半步。」

「也許他真的已把握了破案的線索。」

「但從來他就不會這樣子兇對我，他還說……」蕭玲突然住口。

「還說什麼？」

蕭玲猶豫了一下才接下去：「如果我再跟你見面，他一定殺了你！」

沈勝衣愕然。「這莫非因爲你事前一句話也沒有留下，失踪了這好幾天，他氣在上頭，跟你說氣話？」

「看樣子好像不是。」

沈勝衣反而笑了。「好在你這次來找我你哥哥並不知道。」

「我知道也是一樣！」一個冷冷聲音即時傳了過來。

男人的聲音。

沈勝衣應聲回頭，一個中年人正從街角轉出。

這個人很瘦，很高，就像是飛舞在春風中的一片柳葉，面色却嚴如冬雪！

「林大叔！」蕭玲一聲驚呼。

沈勝衣正要問，林大叔森冷的目光已落在他的面上。「沈勝衣？」

沈勝衣點頭。「閣下又是……」

「林一飛，巡按大人的隨身侍衞！」

「恕我眼拙。」

「我也是現在才認識你。」林一飛冷笑，「大人授命我暗中保護小姐……」

「是保護還是監視？」

林一飛不答，繼續未完的說話：「如果小姐外出與人見面，不管甚麼人，我都得全力阻止，如果我阻止不及，就得轉告那個人他的兩句說話。」

「第一句？」沈勝衣實在想知道。

「請你立即離開應天府！」

「第二句？」

「不離開應天府就殺你！」

「只是轉告？」

「還負責執行！」林一飛笑的更冷。

沈勝衣回顧蕭玲。「看來你哥哥真的不是氣在上頭跟你說氣話的。」

蕭玲還未答話，林一飛已冷冷接上一句：「奉巡按大人之命，請你立即離開應天府！」

沈勝衣一笑。「我來應天府不到一天，還不想這就離開。」

「那我只好得罪了！」

「殺人也總得有個道理。」

「大人的說話就是道理！」

「這似乎說不過去。」

「官字兩個口，沒有說不過去的！」

沈勝衣閉上嘴巴。

這個人就是這樣的脾氣，說過不走你要他走那就只有將他放倒，橫着抬出去。

林一飛有這麼大的本領？

蕭玲不相信，她看好沈勝衣，這所以她完全不加以阻止，就算她要阻止也未必阻得來，事情到這個地步，更見的詭異莫測，沈勝衣只要還有好奇心，他都絕不會放手的了。

他只望着林一飛。

林一飛的右手，已抓住刀柄，突然又鬆手。「這裏地方太狹窄，人太多，太驚動總是不好。」

「那怎樣才好？」

「跟我來！」

「一定要動手？」

「我身不由己！」林一飛這句話一說完，脚步就舉起。

這算得身不由己？

前面是一條暗巷。

× ×

也是一條暗巷。

人只得兩個，一個高，一個矮，一個前一個後。

月在西天，在兩人的身後。

將入暗巷，未入暗巷。

走在後矮矮胖胖的那個倏的回頭。

月照在他的面上。

傅威！

後面沒有人，傅威一緊步，追着前面的那人進入暗巷。

他輕易可以越前，他並沒有越前。

小巷容得下兩個人肩並肩，他本應與前那人肩並肩，這樣才好說話，但，他還是跟在那人身後，他似乎就只像個跟班。

那人雖然沒有回頭，只看背影，氣勢已迫人，已懾人！

好一條暗巷。

「我已殺了西城老杜！」傅威的聲音異常的低沉。

所謂隔牆有耳，不怕一萬，只怕萬一，小心一點總是好的。

「知！」那人的聲音同樣低沉，低沉而有力。

「字條西城老杜沒有帶在身上，不知何故落在另一個陌生人手中，這個人而且就憑字條，找到了白楊巷！」

「哦？」

「字條上，有我的名字，我非殺這個人不可！」

「你沒有殺他？」

「沒有，他的暗器實在太霸道，總算我知機，以西城老杜的屍身先擋一陣！」

「知！」

「我完全沒有把握！」

「沒有把握也得要有把握！」

「我一直暗中尾隨在後，但始終找不到適當的機會！」

「哼！」

「他可也一直沒有覺察。」

「又怎樣？」

「這我總算弄清楚他落腳的地方，還有他的姓名！」

「那裏？」

「五福客棧玄字第三號廂房。」

「姓名？」

「康虎！」

「康虎？」

一陣子死也似的靜寂。

「康虎，康虎……」那人忽又靜寂中沉吟，「莫不是唐彪？」

「唐彪？」

「唐門彪豹兄弟中的彪！」

「也不無可能。」

「怪不得！」

「什麼怪不得？」傅威詫異的追問。

那人不作聲。

傅威也靜了下來。

好半晌，那人的語聲才再響起，很奇怪的一種語聲，很奇怪的一句說話：「字條上只有你的名字！」

暗巷中即時擦的一聲，像是有人硬生生的收住了脚步，然後，傅威的聲音：「我知道你的行事作風，我明白你這句話的意思！」

「你知道最好，你明白最好！」那人的聲音亦固定在一個地方。

「但你也得先清楚一件事！」傅威的語聲相當平靜。

「什麼事？」

「我既然知道你的爲人，你以爲我對你會不會有所防範？」

「應該會有的。」

「字條上只有我的名字，你只要殺我，這件事就可以告一段落，問心說，的確是最完善的解決辦法！」

「的確是！」

「憑你的武功，你要殺我也實在容易，何況你還懂得使用銷魂蝕骨散？」

「你這就算不提我，我也記得的！」

「總之你殺我……」

「易如反掌！」

「問題只在我一死，你也未必活得了多少天！」

「哦？」

「白蜘蛛的秘密我早已做好報告，密封交給一個可以信賴的人，每次我出來見你，我總會這樣吩咐一句，六個時辰之內，如果我還不回來……」

「你那份報告就會送出去？」

「你說我這個辦法好不好？」

「好，非常好！」

「這辦法無疑古老一點，但古老的辦法往往亦是有效的辦法。」

「六個時辰，你好小心。」

「我不能不小心！」傅威冷笑，「以這麼短的時間，如果只是你一個人，殺了我之後你依然來得及高飛遠走，只可惜你還得兼顧一大批辛苦掙來的財寶，還得兼顧你的妹妹……」

「那份報告你要送給誰？」

「還有誰？你放心，應天府軍兵行動的迅速絕不會在任何一府之下！」

「這難道我還不清楚？」

「清楚就好了。」

「你防我無可厚非，只是問題未必一定出在我這方面，難保別有其他的意外發生。」

「要是這樣我固然倒霉，你也不得了，要怨亦只好怨天！」

好一個只好怨天！

「出來也差不多時候了。」傅威的語聲緩緩飄開，脚步已在移動。

「要回去？」

「西城老杜一死我本來就可以回去，就可以休息的了。」

「你所以不休息，就是要見我，要告訴我那些？」

「你還要我怎樣？」

「你又要我怎樣？」

「康某落腳的地方我都已告訴你，以你這樣聰明的人，還不知道應該怎樣？」

「你要我殺死那個康虎，你要我取回那張字條？」

「字條本來就是你寫的。」

「也應該由我收回？」

「你一定有辦法的！」

「我一定有辦法的！」冷笑聲突起。

× ×

「到了！」林一飛冷笑。

秋水映空，寒烟如織。

水旁兩行敗柳，敗柳烟裏蕭瑟。

屋在柳外，人在柳中。

「好地方。」沈勝衣應聲停下脚步。

林一飛猶自行前一丈。「我在這裏長大，在這裏成名，地方的確是好地方。」

「是麼？」

「至於今夜在這裏我又會怎樣，我都不在乎！」林一飛目光左右移動，眼瞳中一片落寞，「這兩行楊柳到了秋天總會凋零，到了冬天總會枯落，如今秋已半，冬已不遠了。」

語聲烟柳中搖曳，秋本來未深，這下竟似已深盡。

秋盡冬就來。

林一飛的面色早已嚴如冬雪。

「即使你不願再跟我學下去，柳葉刀的精粹我總該一併傳你。」他回顧蕭玲，「學與否，領略得多少，看你了。」

蕭玲還未答話，林一飛已拔刀！

風，有風。

衰柳風中飛舞，林一飛柳葉一樣瘦長的身子風中飛舞。

話雖說青出於藍，這個師傅的武功到底還在徒弟之上。

蕭玲的柳葉雙刀沈勝衣空手接下，林一飛的柳葉單刀一出鞘，沈勝衣的左手已握住了劍柄！

風吹向沈勝衣，林一飛飛向沈勝衣！

人未到，刀已到！

人一飛丈八，刀一出就只是一刀！

這一刀卻非同小可！

「好刀！」連沈勝衣也讚上一聲。

劍幾乎同時出鞘，劍一出鞘就封住刀勢！

刀好還是劍好？

林一飛一聲長嘯，半空中一連變了好幾個姿勢，刀勢亦跟着變動！

這一次刀影重重！

刀是柳葉，人也瘦得一如柳葉。

你有沒有見過柳葉飛舞風中的樣子。

蕭玲一剎時也爲之花了眼。

露珠未散，千萬片柳葉朝陽下閃光，曉風中飛舞，的確足以令人目眩。

夜月雖然並不比朝陽絢爛，刀鋒卻還比露珠輝煌！

這正是柳葉刀法的精粹所在，蕭玲也知道林一飛壓箱底的本領也就是這幾下子，只可惜一個人眼花之下，判斷力多少總會隨而低降。

林一飛柳葉刀走的是怎樣的路子，她那裏還分辨得出來？

在旁也這樣，刀下更就不得了！

沈勝衣的一雙眼偏就眨也不一眨，但左手一劍卻迅速的在變化！

林一飛的人，的刀像葉，柳葉，沈勝衣的人，的劍卻像風，狂風！

柳葉狂風中激盪！

林一飛剎那突然發覺自己的身形，自己刀勢，竟似已不由自己！

他大驚失色，混身的氣力一如江河奔瀉，狂湧向雙臂，左掌同時搭上右腕，全力揮刀！

刀勢立時狂盛！

柳葉刀法走的本來就不是剛猛的路子，林一飛這一聚力，卻正就走向剛猛的路子！

輕盈的刀勢，身形不其就變成了笨拙！

沈勝衣即時收劍，一退丈三二！

林一飛混身的氣力無處宣洩，逼人帶刀霍地奔雷一樣淩空暴落！

哧的柳葉刀直落地面，齊柄而沒！

林一飛怪叫一聲，雙手棄刀，一個身子風車一樣倒翻丈外！

他只當沈勝衣一定乘機反擊。

沈勝衣並未乘機反擊，人一退後，劍就入鞘，負手而立，笑望着林一飛。

林一飛面色鐵青，也笑，慘笑。「左手劍果然名不虛傳！」

沈勝衣只笑不語。

林一飛笑的更慘。「成名之前曾經失敗，成名之後我也曾經失敗，但這樣失敗，在我還是破題兒第一趟！」

沈勝衣一拂衣袂。「我十八歲戰平手『一怒殺龍手』祖驚虹，一出道就擊敗了金絲燕，柳眉兒，雪衣娘，滿天星，攤劍公子，名震江湖的十三殺手亦飲恨在我劍下！」

這是實事，也是豪語，亦未嘗不是安慰的說話。

林一飛一怔，長歎。「這是說我這就敗在你劍下，並不是一件可恥的事？」

「失敗本來就不是一件可恥的事，可恥的只是不知奮發！」

「這我還知道。」林一飛突然大笑，「請你離開不成，要殺你又沒有這個本領，你既然不走，只好我走了！」

他說走，果然就真的轉身走。

「林大叔！」蕭玲一旁忽的追前去。

林一飛收步回頭。「什麼事？」

蕭玲一時間也不知應該說些什麼。

林一飛等了一會，淡淡的一笑。「大叔也再沒有什麼可以教你，沈大俠不比尋常，莫要錯過了。」

說着林一飛再次舉步，這一次，再也不回頭。

月色是這樣的淒清，披着這樣淒清的月色，更見得寂寞。

沈勝衣目送遠去，苦笑。

這也是一種無可奈何。

「不知今夜還有沒有事發生？」蕭玲亦苦笑。

「難說。」沈勝衣想起了什麼似的突然轉身舉步。

「你要去那兒？」蕭玲忙問。

「去見一個人。」沈勝衣腳下不停。

「誰？」

「唐彪！」

「唐彪？」蕭玲好不意外的，「你是說唐門彪豹兄弟中的彪？」

「今夜如果還有事發生，怕就是發生在他的身上了！」

「嘎？」

「妳還不回家？」

「林大叔也給你打走了，我還怕什麼？」

「也好，反正我對這裏陌生。」

「他在什麼地方？」

「五福客棧！」

× ×

茶未冷。

唐彪的身子依然溫暖，地上的鮮血卻已冷了。

血從唐彪的咽喉流下。

是劍傷，致命的劍傷，咽喉本來就是致命的地方。

只一劍，一劍就刺穿了唐彪的咽喉！

他的一雙手按在腰際的豹皮囊上，暗器已準備出手，只可惜他的暗器還未出手，劍已刺穿了他的咽喉！

以他反應的迅速敏銳，他若是有所防備，劍刺出同時他的暗器應已出手。

這顯然事先他完全沒有防備，到他知所防備的時候，劍已將他的咽喉刺穿了。

他的一雙眼睜的老大，眼中充滿了疑惑，似乎並不相信自己這就死在劍下，並不以爲對方會下這種毒手。

這應該是他早已認識的人，他能够信任的人。

這又會是他的什麼人？

朋友？

「好快的一劍，好狠的一劍！」沈勝衣輕歎。

「他就是唐彪？」蕭玲怯生生的問。

沈勝衣頷首。

「我們還是來遲了。」

「遲不了多少，杯中的茶還未冷，死人不會喝茶。」沈勝衣緩緩放開了握着茶杯的手。

「兇手更不會有這種閒情。」蕭玲點頭。

「壺中的熱得可以，可見他回來也沒多久。」沈勝衣摸了摸几上的茶壺，隨手提起來。

砰的一聲，他突然又將茶壺重重放下，眼瞳同時收縮！

茶壺底下赫然壓着一張胡亂摺叠在一起的字條！

沈勝衣的目光就落在字條之上。

他連隨將字條抓起，抖開。

眼看着，他的面色亦連隨起了變化！

蕭玲正想問，沈勝衣已開口說：「我本以爲這條綫索又報銷，原來還沒有完全斷絕！」

「哦？」

「看來情形就像是要殺他的人到來的時候他正在研究着這張字條，雖然不知道來人存心殺他，下意識還是覺得先將字條收起好些，倉猝間也就隨手壓在茶壺底下。」

「……」

「兇手的目的除了殺他之外，還爲了那張字條，你看唐彪的衣衫大半外翻就知道了，如果有足够的時間，不難亦會發現這張字條的所在，問題在你我來得正是時候，這字條才沒有回到兇手手中。」

「字條上到底寫着些什麼？」

「二更之前會有一個散髮白衣的青年經過城北白樺林中的小徑，集中你的心腹手下全力予此人一擊，」沈勝衣頓了一頓，「散髮白衣的青年，這是指我了。」

「天女祠就在城北，那麼說你二更路過白樺林的時候是曾經遭受襲擊的了。」

「嗯！」沈勝衣繼續念下去，「不管成功與否，三更過後到城西白楊巷見傳威，領取酬金千兩，到時他會另有事交託。」

蕭玲的面色在變。

「襲擊我的是西城老杜的手下，這張字條當然是寫給西城老杜的，另有事交託，這件事交託下來，西城老杜結果就在白楊巷身首異處！」沈勝衣眉頭輕蹙，「白蜘蛛的行事作風正是如此，寫這張字條的人是白蜘蛛，代替白蜘蛛執行這件事的傳威又是什麼人？」

「我哥哥的隨身侍衛，」蕭玲應聲接上這一句。

沈勝衣又是一怔。「第二個林一飛？」

「嗯！」

「你哥哥到底有多少個隨身侍衛？」

「兩個。」

「好在就得兩個，」沈勝衣摸摸鼻子，「巡按大人的隨身侍衛當然得追隨巡按大人的左右，當然就得聽從巡按大人的吩咐，吩咐傳威殺人滅口的是白蜘蛛，白蜘蛛莫非就即是巡按大人？」

「你胡說！」蕭玲這句話馬衝上口而出。

「我也希望是胡說。」

「我哥哥怎會是這種人？」

「不許我留在應天府的是你哥哥，吩咐林一飛殺我的是你哥哥，如果這可以說得出原因，我也沒有理由將他想成這種人。」

蕭玲怔在那裏。

這的確是難以解釋的事情。

「我本就懷疑，這一連串刼案與官府中關連……」

「你再說看我再不再理睬你！」蕭玲又氣又急的。

沈勝衣只好閉嘴，思潮卻並沒平靜下來。

銷魂蝕骨散唐門彪豹兄弟所有，白蜘蛛的銷魂蝕骨散既然不是得自唐彪，那就一定得自唐豹。

唐豹囚在鐵獄，死在鐵獄！

鐵獄的鎖匙共有兩套，一套巡按府的總管汪亮保管，一套巡按大人收藏，汪亮是七王爺的人，曾經進入鐵獄與唐豹接觸的也都是七王爺的人。

以唐豹的老練，當然不會將銷魂蝕骨散的秘密交給這些人。

以唐豹的老練，當然一定把握這個機會，以銷魂蝕骨散的秘密換取本身的自由。

七王爺似乎不可能對銷魂蝕骨散發生興趣，這也就不可能因此寬恕唐豹。

唐豹應該明白。

是以七王爺的人應該沒有可能從唐豹手中得到銷魂蝕骨散的秘密。

除了七王爺，除了七王爺的人，還能够見得着他的似乎就只有一個人！

也只有這個人才值得唐豹信任，也只有這個人才可以救出唐豹！

唐豹這才會肯定可以憑藉銷魂蝕骨散換取本身的自由，這才會交出銷魂蝕骨散的秘密！

這結果卻連命也交了出來，這當然唐豹意料之外！

這卻是這個人意料之中！

要唐豹永遠保守這秘密亦只有這個辦法！

而然後，白蜘蛛出現，一連串刼案發生！

七王爺的生辰綱，應天府豪富的藏珍，每一次的刼案都是如此驚人，都是如此俐落！

事實上，以這個人的身份，要知道七王爺生辰綱的行止，應天府豪富藏珍的秘密，本來就不是一件難事。

這個人當然就是巡按大人！

西城老杜應天府再强也得依巡按大人的吩咐，能够使得動林一飛，傳威的也就只有一個巡按大人，順理成章的，白蜘蛛應該就是巡按大人了！

所差的只有一樣。

銷魂蝕骨散之外，白蜘蛛本人着實也有幾下子，巡按大人呢？

「你哥哥會不會武功？」沈勝衣隨即問上一句。

蕭玲知道沈勝衣這樣問是爲了什麼，她抿嘴唇，看樣子好像真的要不理睬沈勝衣。

沈勝衣也不追問。

蕭玲結果還是開口：「你可知玉溪生這個人？」

「聽說過，是前輩有名劍客。」

「你覺得他的劍術怎樣？」

「又沒有見過面，你叫我怎樣說？不過，前輩劍客的聲名據知大多數都不是僥倖得來的，相信定必亦有過人的地方。」

「我哥哥就是他的嫡傳弟子！」

「哦？」

「我要學武功，其實可以跟我哥哥學，但他日理萬機，忙個不了，沒辦法，他只好找別人來教我。」

「你哥哥的武功這豈非遠在林一飛，傳威等人之上？」

「……」蕭玲默認。

「這還差不多。」

「你又想到那裏去了？」

沈勝衣笑而不答。

蕭玲驀地歎了口氣。「有一件事你得先明白。」

「那一件事？」

「巡按這個官職你說怎樣？」

「算高的了。」

「我哥哥之所以有今日，能够做到應天府的巡按，你以爲是僥倖得來的？」

「我沒有這樣說過。」

「人家十年寒窗下，他十年之外，最少還得再加上五年。」

「做官原來也並不輕易。」

「知道就好了。」蕭玲望着沈勝衣，「他以十五年悠長的歲月換來今日的功名，你以爲他會因爲一些身外之物而將之放棄。」

「身外之物未必就只是錢財，富貴固然浮雲，功名何嘗不是？」

「好，我問你，如果你也有興趣，憑你的身手，一定幹得比白蜘蛛還出色，你又可願意因此而放棄俠名？」

沈勝衣摸摸鼻子。「幸好我對於錢財還沒有多大的興趣。」

「我是問你願意不願意？」

「不願意。」

「這你還要懷疑我哥哥？」

「你哥哥可不是我。」

「不跟你說了，你這個人就是一腦子偏見，完全不講道理的。」

「講道理，也得讓我找着傳威，問一個清楚。」

「他就住在巡按府，我帶你找他。」

「這正合我意。」沈勝衣忽然歎了口氣，「這次莫教又讓白蜘蛛搶在前頭，先來殺人滅口就好了。」

「這你還多說什麼，跟我來！」蕭玲一幌身，竄出了窗外。

× ×

窗外冷霧淒迷。

窗內燈火淒迷。

燈火下一室珠光寶氣。

西牆之上本來掛着老大的一幅潑墨山水，現在這幅潑墨山水卻踩在傅威脚下。

這幅潑墨山水一共買了傅威五兩銀子，五兩銀子現在又怎還放在傅威眼內？

潑墨山水後面是丁方寬闊的一扇暗門，暗門後面是老大的一個壁洞，壁洞之中就藏着白蜘蛛在一連串刼案所得的四分之一。

這四分之一已經價值連城。

那你叫傅威又怎還將五兩銀子放在眼內？

他一件一件小心翼翼的將壁洞中的珠寶取出，又一件一件小心翼翼的將這些珠寶用布密封，用布包好。

房中一片珠光寶氣，傅威的面龐也給染上了一片寶氣珠光。

這一片寶氣珠光，珠光寶氣逐漸消失，消失在布中。

只剩下一片燈火昏黃。

傅威的面色這才正常。

他好不容易打好了一個大包袱，提了一提，背了一背，上上下下一連轉換好幾個姿勢。

那一個姿勢才舒服？

他大概心中有數，將包袱地上輕輕放下，逡巡了起來，似乎要看看還有甚麼東西需要執拾。

他逡巡了好一會，突然收步，失笑。「我還要執拾甚麼？以我目前的財富，這一去，又還有甚麼不可以得到的？」

笑意倏的又消逝。

「白蜘蛛呀白蜘蛛，我防你一時，總不能防你一生，你既然眞的存心殺我，我也只好對不起你了。」他自言自語，又再舉起了脚步，「我已又再吩咐了荷花，六個時辰之後密函就會送出，到時，嘿嘿……」

他冷笑，燈前又停下了脚步，摸了一摸下巴。「荷花這丫頭其實也算不錯，但以我目前的身價，要的當然應該是最好，而不是不錯的了。」

他又笑，不是冷笑，是會心微笑，笑着他回頭望了一眼窗外。

窗外漆也似的黑。

這正是一日最黑暗的時候。

這一片黑暗過去，光明就近了。

「也應該去了。」

傅威抬手正要滅燈，依呀的一聲，那兩扇窗戶突然左右打了開來。

傅威的一隻右手不其停在半空。

窗戶打開，窗前就出現了兩個人。

沈勝衣，蕭玲！

「你要去甚麼地方？」沈勝衣笑問。

傅威卻笑不出了，一張臉鐵青，甚至連一絲的笑意也沒有。

這只是刹那，傅威停住半空的那隻右手霍地落下！

噗的燈火熄滅！

傅威消失在黑暗之中。

「他逃了！」蕭玲的聲音連隨窗外響了起來。

「還沒有。」沈勝衣在笑，「我的一雙耳朶有時候比蝙蝠還靈。」

「你還說我哥哥是白蜘蛛？」

「不說了，如果你哥哥是白蜘蛛，這個傅威似乎沒有理由這就黃夜開溜。」

「又是似乎，你還在懷疑，這最好你還是把他抓起來，問一個清楚！」

「他即使不說，問那個荷花也是一樣！」沈勝衣笑道。

這小子的耳朶似乎眞的比蝙蝠還靈，連傅威的自言自語也給他聽去了。

「我去找那個荷花，你就對付這個傅威好不？」蕭玲跟着就這樣建議。

「好，你可要小心！」

「我小心甚麼？你以爲荷花是誰？」

「誰？」

「廚房的管事，我卻知道她連殺鷄的胆量也沒有。」

「你倒會選擇。」

「怎麼，不成你認識荷花？」

「這個……看來只好聽你的了。」

「可不是，傅威交給你，別讓他跑掉了才好！」

「跑不了！」

「一定的！」蕭玲的聲音迅速遠去，「回頭再見你。」

沈勝衣一笑，往窗內瞄了一眼。「姓傅的，我入去還是你出來？」

房內，即時傳出傅威的一聲暴喝。「我出來！」

破空聲緊接暴響，一張椅子穿窗而出，撞向沈勝衣面門！

連隨房中又是一聲暴響！

西面的兩扇窗戶砰地應聲碎裂飛激，一張几子房中飛出，傅威矮胖的一個身子隨亦飛出窗外！

東面有窗，西面也有窗。

沈勝衣守在東面，傅威只好西面開溜了。

他雖然還沒有機會見識沈勝衣的武功，沈勝衣的大名，他卻早已如雷貫耳。

他一向有自知之明。

他並不認爲自己的武功，比沈勝衣還要厲害。

沒有十分把握的事情他是絕不會去做的。

更何況目前他已是身價倍增。

以他這樣有錢的一個人，還是保重一點的好。

不戰，那就只好開溜。

所以他開溜。

奇怪那個大包袱他並沒有帶在身上，莫非給這一嚇，他連那個大包袱也忘記了？

他好像不是這樣健忘的人。

或許他也知道帶着那麼大的一個包袱一定走不遠，沒奈何丟下了。

這也對，沒有命，有錢也沒有用。

錢丟了可以再找。

命若丟了，想再做好漢，最少也得再等十八年。

傅威似乎不是這種人。

他又在打甚麼主意？

× ×

椅子眼看就要撞上沈勝衣的面門，忽然變了握在他的手中！

這小子的反應向來就是敏銳。

他接在手中，連隨又擲了出去。

椅子還未落地，他的人已上了屋背。

居高臨下，傅威這除非變了一條蚯蚓，否則無論那一個方向開溜，都在沈勝衣眼中。

一上了屋背，沈勝衣就看見傅威西窗竄出，撲入花草樹叢。

不錯是一日之中最黑暗的時候，天上到底還有月，還有星。

星光雖淡，月色雖薄，在沈勝衣這等高手來說，已經足夠有餘。

他大笑，猛一頓，脚下嘩啦的一大片瓦片碎裂，一個身子這就烟花火炮一樣射了出去！

這種聲勢實在夠嚇人。

傅威也給嚇一跳，還以爲發生了甚麼，回頭一看，正好看到沈勝衣烟花火炮一樣射來！

劍還沒有出鞘，一股森冷劍氣已在飛揚！

飛來的似乎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口劍，出了鞘的劍！

傅威也覺察到了，一聲怪叫，身形慌忙又展開，一閃閃入了花樹叢裏！

沈勝衣幾乎同時落在傅威原來站立地方！

周圍花樹猛一陣紛飛，傅威刹時迷離在花樹之中。

沈勝衣的眼瞳卻沒有迷離，脚步再起，追在傅威身後！

傅威似乎怕了沈勝衣那種烟花火炮一樣的身法，一入花草樹叢，就只在花草樹叢之中穿插。

沈勝衣這要是再烟花火炮一樣射出，不難就射在花樹之上。

沈勝衣當然知道，不再亂飛，只是放步追前，卻連一步也不放鬆。

以沈勝衣身形的輕捷，傅威實在不難給他追上，但說到對環境的熟識，傅威卻遠在沈勝衣之上。

一時間，沈勝衣眞還奈何不了。

巡按府的後院相當大，花樹相當多，傅威滾球一樣，一口氣奔出了十多二十丈，才出了花草樹叢。

眼前是老大的一座假山。

傅威突然收步，高聲大叫：「亮燈，有人刼獄！」

話一出口，刀亦出鞘！

好大的一把屠刀！

這把屠刀只一刀就砍下了西城老杜的腦袋，說鋒利的確是夠鋒利的。

黑暗中這把屠刀本來沒有多少光澤，但刹那突然光芒畢露！

傅威的一個身子也同時發了光。

十幾盞孔明燈一齊亮起，一齊射到，方圓十丈簡直回到了白晝一樣。

燈自假山左右亮起，二三十個執刀提槍的白衫衛士亦自假山左右閃了出來。

孔明燈全都集中在傅威身上，但傅威伸手一指，馬上就改了方向。

當然就是傅威手指的那個方向。

沈勝衣正從那個方向追出花草樹叢，正好迎上這片燈光！

燈光刺目之極，沈勝衣眼中刹那一片空白，一個頭却幾乎大了八倍。

「拿下來！」傅威再聲呼喝。

提槍執刀的那一衆衛士應聲湧前，湧向沈勝衣。

人動，燈動。

燈光這才沒有那麼刺眼，沈勝衣這才看清楚眼前的環境。

一看到那座老大的假山，沈勝衣不其就省起韋七的說話，省起巡按府院假山下面鐵獄。

這裏正是巡按府後院。

眼前正是老大的一座假山。

傅威只一喝就喝出了這許多孔明燈，這許多提槍執刀的衛士，又用到刼獄這些字眼，鐵獄不是在這座假山下面，又是在那裏？

傅威是巡按大人的隨身侍衛，這裏是巡按府，這裏的衛士當然沒有不認識他的道理。

他大聲疾呼有人刼獄，這個刼獄的當然不會是他，也不會有人懷疑到他。

不是他又是誰？

沈勝衣，只有沈勝衣。

一個陌生人，這裏的陌生人。

傅威指着沈勝衣，一衆衛士那還不湧向沈勝衣？

這就成了刼獄大盜，沈勝衣實在想笑。

他還沒有笑，傅威已先笑了出來，冷笑。

這邊笑意才溜出他的咀角，那邊好幾個侍衛已湧到沈勝衣身旁。

「大胆刼賊，還不束手就擒！」也不知那個這樣喝了一聲，一個手執鋼刀的衛士飈的一個箭步標前！

沈勝衣沒有動，看樣子就好像眞的束手待縛似的。

那個衛士看見沈勝衣這樣子，也不好意思用刀了，左手一長，就去抓沈勝衣的肩膊。

這隻手已到，沈勝衣的手才動，右手，他右手一抬，就托住了那個衛士抓來的左手。

那個衛士還來不及吃驚，一個身子已飛了起來，飛上了旁邊的一株丹桂樹上！

其餘的衛士看在眼內，又是驚，又是怒，一陣呼喝，刀槍並舉！

尖銳已極的哨子聲接着響了起來，靜夜中份外刺耳。

哨子聲此起彼落，呼喝聲旋即四面八方傳至。

燈光亦同時四面八方閃起。

那種哨子聲甚麼作用，沈勝衣怎還想像不到？

他目光一轉，正好看見傅威一步步的在悄悄後退。

他早就知道傅威葫蘆裏賣的是甚麼藥，一錯步，就要追前。

他這一動，馬上惹起一陣吶喊，那衆衛士馬上刀槍齊起，湧上前來。

沈勝衣甚麼人，怎會將這些衛士放在眼內，就赤手空拳，要衝出這包圍圈在他是容易。

但這一來不免要費上一大番工夫，到他打走那些衛士的時候，傅威只怕也已走的不知所蹤。

用劍就不同了。

一用劍沈勝衣不難一下子就殺出條血路！

這一來，勢必傷及無辜。

沈勝衣不想這樣。

傅威也就抓着沈勝衣這個弱點，一面退後，一面指揮左右衛士向前。

到得那一衆衛士團團包圍住沈勝衣，傅威人已退出丈外。

也就在這下，一條人影突然由假山掠過，凌空飛下。

傅威已是驚弓之鳥，當場怔住。

「汪總管！」還是旁邊的衛士替他叫出了來人的身份。

傅威這才定下心神，連忙一揖。「舅舅，來得正好。」

這個巡按府的總管汪亮竟然就是傅威的舅舅。

「甚麼事？」汪亮一捋頷下的幾根鬍子，這老小子也就是只得這幾根鬍子。

看他的身法，輕功似乎不見得怎樣高明。

一個人身子太胖，太重，輕功實在很難好到那裏去的。

傅威已經夠矮夠胖的了，他這個汪亮舅舅居然還矮還胖。

這個總管的職位顯然也是一份優厚差事。

「有人刼獄！」一句謊，兩句也是謊，傅威索性連這個舅舅也騙了。

「有這種事？」汪亮的一雙眼孔明燈一樣亮了起來。

「幸好發覺得早，沒有給他偷入獄裏！」傅威補充一句。

「現在人在那裏？」

「給包圍住了！」

「哦？」汪亮一揮手，擋在前面的衞士連忙讓開。

沈勝衣這就出現在汪亮眼前。

「就是這小子？」汪亮上上下下的打量了好幾眼，「看來倒像有幾下子，威！你給我把他拿下來！」

「這……」傅威大感爲難。

「這什麼？舅舅教了你這麼多年，可不是教你臨陣退縮的！」

「甥兒不是怕。」

「那還不動手，這等鷄毛蒜皮的小事，不成還要勞動我？」

「應該是應該由甥兒効勞，但來的好像不單止一個人，甥兒正打算周圍搜索一下，像這種費力傷神的事情，甥兒才不想勞動你老人家。」傅威的腦筋看來也算靈活。

「這也是。」汪亮點點頭。

「至於這個小子，反正已經給包圍住了，就用不着我，兄弟們已經可以應付，何況現在還有舅舅你老人家坐鎮？」

汪亮不期而拈鬚微笑。「有我在這裏，諒他也跑不了！」

「當然當然，舅舅你老人家的武功甥兒只不過學了幾成，已經在外面闖出那麼大的名堂，這小子連甥兒也未必應付得來，在你老人家面前又那裏跑得了！」

汪亮面上的笑意更濃，忽然又感慨的歎了口氣。「你這人就是不肯用心學習，要是用心，舅舅的一身本領你就沒有學個十全，也應該有個八八九九。」

「甥兒早就……」聽傅威的口氣，似乎要說早就已經學個十足，但語聲一頓，說話就變了，居然還歎了口氣，「甥兒早就用上心，可是舅舅你老人家的武功實在不簡單，還不是甥兒輕易學得齊全的。」

好大的一頂高帽子。

「嗯，」汪亮連眼也笑了。

「甥兒本來想留在這裏一看舅舅你老人家大顯神威，但再遲，這小子的同黨就算還沒有遠走，難保會鬧出什麼亂子，大人怪罪下來可就不好了。」

「唔，那快去，這裏不用你管了。」

傅威一面點頭，一面忙就倒退。

「帶幾個人去。」

「都留在這裏好了。」

「我這裏用不着這許多人。」

「這小子五花大綁的時候，總是需要人用的。」

「也是道理！」汪亮又再打量了沈勝衣一眼，「這小子眞够沉着，說不定眞的要我費上一番手脚。」

傅威連隨又一頂高帽飛了過去。「這什麼說話，以舅舅你老人家的武功，一出手，還不是手到拿來？」

汪亮大笑。「聽你這麼說，舅舅現在已開始有點手癢了！」

他果然開始手癢，這句話說完，他的右手已多了一柄利劍！

這汪大總管居然還是用劍的高手！

這邊汪亮拔劍，那邊傅威已退入了花草樹叢。沈勝衣看在眼內，猛一步跨前，猛一聲暴喝：「慢！」

「慢！」汪亮也一聲叱喝，橫上一步，攔住沈勝衣身前！

這一慢，傅威已不見了人。

這下子，又已有不少衞士聽得竹哨聲急急趕來。

一看到汪亮在場，一衆不由都收住脚步。

汪大總管劍劈麻子李四，拳打刀疤張三的英雄事蹟平日他們已經聽說過好幾十次，對於汪大總管的武功，他們實在佩服到不得了。

現在看情形，汪大總管已準備出手，這麼難得的機會誰也不願意錯過的。

汪亮也早就想這些小子們見識一下自己的本領，這個機會他同樣不肯錯過。

他已很久很久沒有跟人動手，不過開場白總算還有印像。

「你小子給我報上名來！」他劍一指沈勝衣！

沈勝衣淡笑不答，沒有望汪亮，一雙眼左轉右轉，要找地方開溜似的。

「我是在問你！」汪亮再一聲。

「……」沈勝衣依然不去理會。

「是誰指使你來的？」

沈勝衣還是沒有作聲，一派心不在焉的樣子。

「好，由得你！」汪亮生氣了，「等會給我拿下來，看看還由不由得你！」

沈勝衣又笑。

「拔劍！」汪亮厲聲暴喝！

沈勝衣應聲下意識拉住了劍柄。

汪亮的人卽時飛出，劍卽時刺出！

這叫做迅雷不及掩耳！

他只想一劍就將眼前這小子刺倒；好教周圍的小子們知道他們這汪大總管的本領何等厲害，何等驚人！

問心說，汪大總管的劍不能不算快的了。

劍尖筆直指向沈勝衣的肩頭。

這汪大總管看來還要留活口，不想一劍就送沈勝衣西歸極樂。

對汪大總管這份好心，沈勝衣似乎大受感動，他並沒有拔劍相向！汪大總管的劍還未到他的人已飛了起來，倒飛，東面的衞士頭上飛過。

沒有人想到沈勝衣有此一着，當然也就沒有人阻止。

一飛丈八，着地又再飛起，半空一連幾個觔斗，沈勝衣這就在燈光不到的地方消去了踪影。

一衆衞士不由得個個目定口呆，沈勝衣這種身法，到底還不是他們往日所能想像，所能見到的。

汪大總管同樣給嚇了一跳，人，劍亦自呆住在那裏。

「這小子好厲害的輕功，只可惜武功差一點，胆子亦細一些。」他喃喃自語，正想吩咐一衆衞士追前，眼旁一花，一條人影倏的凌空落下！

他幾乎一劍刺出，好在沒有刺出。

這來的不是別人，是巡案大人的妹妹，蕭玲！

「汪總管！」蕭玲手裏拿着一個密封的信封，一着地就問：「發生了什麼事？」

「有人要刼獄？」

「什麼人？」

「一個白衣披髮的小子。」

「人現在那裏去了？」蕭玲急問。

汪亮大笑。「我揮劍一擊，這小子不敢招架，翻了幾個觔斗，一時間也不知翻到那裏去了。」

蕭玲一怔。「眞的？」

「難道還會假的？」汪亮又捋了下那幾根鬍子，「這小子的輕功，倒還過得去，說到武功、胆子，那就眞是馬尾拴豆腐，提也不用提了。」

蕭玲忽然問：「你可認識他。」

「我還不會識到這種人。」

「也沒有問他姓名？」

「問過他，但他不敢說。」

「不是不敢說，是怕說！」

「怕？怕我？」

「的確是怕你，怕驚嚇着你！」

「小姐莫非認識這個人？」汪亮也聽出有些不對路，也覺得有些奇怪了。

蕭玲點點頭。

「誰？」

「沈勝衣！」

汪亮幾乎沒有一頭栽倒地上。

秋雨黃葉路　離恨斷腸時

屋在柳外，人在柳中。

一個人。

將曙未曙。

朝霧烟一樣飄浮在水面，在柳邊。

柳也朦朧，人也朦朧。

林一飛也就是在這地方成名，在這地方飲恨。

幾條斷落在刀下的柳枝還在地上，人却已不知何處。

現在這個人並不是林一飛。

身裁固然迥異，所用的兵刃雖然也都是一把刀，長短、寬濶亦兩樣。

只有一點相同。

這個人也是巡案大人的隨身侍衞。

巡案大人的隨身侍衞只有兩個，林一飛，傅威。

不是林一飛，當然就是傅威。

傅威！

傅威背負着老大的一個包袱，走在霧中，走在柳中！

他的神情很沉重，脚步却異常輕靈，連一步他也沒有停過。

一陣風，吹開了曉霧。

傅威看得更遠。

更遠的那邊水邊是一個野渡。

野渡無人舟自橫。

是一艘帶篷的小船。

傅威的面上這才見到一絲笑容，脚步更輕靈。上了船，順流而下，一瀉千里，他就可以遠走高飛。

他早已經擬好了計劃。

別人想到的時候，船已遠在天邊，人已遠在天外。說遠其實並不遠，傅威這就來到了水邊，船邊。

船頭沒有人，船家說不定還在夢中。

上了船再將船家喚醒也是一樣。

傅威正想縱身上船，颼的衣袂破空聲突響，一個人烟花火炮一樣射來！

沈勝衣！

傅威幾乎不用看也知道來的是沈勝衣，他已經有過一次經驗！

幾乎破空聲一響，他就意料得到可能會有一個人烟花火炮一樣射來。

除了沈勝衣，他一生之中還沒有見過第二個這樣子凌空亂飛的人。

沈勝衣當然不是凌空亂飛。

要是亂飛，原勢落下，那艘船不沉下水底才怪。

那艘船這下子只是輕輕的一下波動，他凌空的一個觔斗已將力道卸去。

他隨即船篷上坐下，笑着招呼。「這又見面了。」

傅威鐵青着臉，一聲不發。

「我早就知道你一定捨不得那個包袱，一定會回去，是以一出了包圍，就趕返你那房間附近，果然不出我所料，正好看見你背負包袱翻過牆頭。」

傅威的面色更難看。

他的確捨不得那個包袱。

「當時我就想將你截下，但回心一想，在巡按府附近，不難你又重施故技，而事情到這種地步，很可能你會改變初衷，找那隻蜘蛛商量一下，也就由得你，可是這下子，看你好像完全沒有那個意思的，總不成冒這個險，眼巴巴送你上船遠去，就祗好到此爲止，請你就此止步了！」

「沈勝衣！」傅威終於忍不住開口。

「正是沈勝衣！」

「我知道你正是沈勝衣，我只是不明白你這個沈勝衣爲什麼要這樣多事，多管閒事？」

「我自己也不明白，但是你問到，現在我忽然想到一個好大的理由。」

「什麼理由？」

「我這個人本來是淸淸白白的，方才却給你硬說成刼獄大盜，少不免要請你跟我回去一趟，解釋一個淸楚明白。」

「你這算什麼理由！」傅威的一隻手突然按着了刀柄，「沈勝衣，做人也應該有個分寸，趕狗入窮巷，給反咬一口，可不是說笑的，你莫要迫人太甚！」

「又是人又是狗，你到底是人還是狗？」

傅威鐵青的一張臉剎那變成了血紅。

「好，好，好！」

他一連說了三聲好，手背上的青筋一根又一根的怒起！

傅威的第三聲好才說出口，沈勝衣的人已自船篷上飄落，落在傅威面前。

「你自己跟我走還要我倒提着你回去？」

這小子的口氣向來就大得驚人。

「去，見鬼去！」傅威面上的肌肉一陣痙攣，右手一緊，颼的屠刀出鞘！

雪亮的刀鋒奔向沈勝衣的胸膛！

沈勝衣一閃身，閃出刀鋒之外！

傅威回刀胸前，肩一側，卸落背負的包袱，人跟着撲出，刀再又劈出！

沈勝衣再退。

傅威步步緊迫，雙眼紅絲畢露，一面兇光殺氣！

他口裏雖然沒有說要跟沈勝衣拚命，事實他顯然已決定要跟沈勝衣拚命的了。

人已瘋狂，刀已瘋狂！

沒有步法，沒有刀法！

傅威只當眼前的是一條豬，只想一刀就將這條豬斬成兩片！

只可惜沈勝衣並不是一條豬。

傅威一口氣砍殺，砍倒了三株柳樹，却連沈勝衣的一片衣袂也沒有砍下來。

沈勝衣只是閃避，一把劍雖然已握在左手，却只是握在左手。

只有瘋子才會跟狂人拚命。

沈勝衣的頭腦總算還淸醒。

喀刷的又一株柳樹倒下！

傅威還不算刀刀落空。

斷柳這邊凌空倒下，沈勝衣的人已在那邊丈外！

傅威揮刀追擊！

他的人未到，刀已到！

他的刀未到，沈勝衣脚步一錯，人已刀旁讓開，傅威身旁飛退。

一退丈外，又回到原來的地方。

斷柳還未墮地。

這小子的輕功越來越高明了。

他的一隻脚連隨踢出！

那株斷柳還未到地就給他踢了起來，飛撞向傅威背後！

傅威耳聽風聲，一聲暴喝，人未回身，刀已往後揮出，一連三刀！

一連三刀都沒有落空！

那截斷柳刷刷刷再斷成四截，四下亂飛！

這種刀刀斬實的快感實在難以言喻。

傳威縱聲狂笑。

他笑得未免早了一些。

他笑聲未絕，他的人已倒了下去！

他的第三刀才出手，沈勝衣已閃到他身旁，那截斷柳才斷成四截，沈勝衣左手利劍的劍柄，右手的食中兩指最少已點了他四處穴道！

人倒了下去，笑聲亦截斷！

沈勝衣再一腳，傳威的屠刀馬上脫手，一飛三丈，釘在一株柳樹的樹幹上！

沈勝衣的目光却盯在傳威的面上！

傳威的面上一片死灰，嘴唇也變成了死灰，只有眼瞳周圍的血絲還有血色。

「白蜘蛛到底是那一個？」沈勝衣旋即問這一句。

傳威笑，只是笑。

笑有很多種，有種笑比哭還要悲哀。

傳威的笑就是這一種。

末路窮途是怎樣的一種心情，沈勝衣想像得到，他沒有再問。

「你說與不說其實也是一樣，反正我遲早都會知道。」他上下打量了傳威一眼，那表情就好像上市的屠夫在挑選豬隻。

傳威有這種感覺。

他實在想笑，他本來就已經在笑。

他殺人一向就像屠夫對付豬隻一樣，萬沒想到自己也會有這樣一天，給人豬一樣看待。

「看樣子你最少有一百五十斤過外，我本來希望你自己跟我走，但你又不肯，這我沒辦法，只有倒提着你回去了。」沈勝衣說着一把抓住傳威的腰帶，從地上提了起來。

「果然不出我所料。」他歎了口氣，一翻腕，猛將傳威掄了起來，扛在肩上，「這比較好一點，但巡按府離開這裏着實够遠，帶着你外加老大的一個包袱走這麼一大段路，連我怕也得倒下。

「第一樓總算近一些，看來我還是把你交給韋七處置，由得這小子坐享其成好了。」

沈勝衣喃喃自語。

傳威聽在耳裏，又笑，冷笑！

「這時候第一樓也該開始營業的就好了。」沈勝衣望了一下天色，就扛着傳威，大踏步走出柳外，霧外……

× ×

還早，第一樓還未開始營業。

小鳳仙却已來了。

門半開，兩個店小二進進出出，但一點也沒有引起小鳳仙的注意。

她的人在桌旁，她的目光却在窗外。

窗外有風，有雨，細雨。

細雨如烟。

小鳳仙的目光烟中迷濛。

雨愁，人愁。

她漫聲輕唱——

早來，晚來，
偏不離窗兒外，
一聲聲滴向空階，只慣把人禁害，
夢繞江湖，愁深關塞，
夢先驚，愁未解，
這其間，
好懷惡懷，都一樣無聊賴……

歌聲中充滿了無限幽怨，無限哀愁。

她那來的哀愁？

那來的幽怨？

就爲了窗外這秋雨，秋風？

沈勝衣歎了一口氣。「早來不一定晚來，今早雖然有雨，昨夜一夜都沒有雨，今晚亦未必有雨，你又何必愁？何必怨？」

話還未說完，沈勝衣的人已在門內。

他面上帶笑。

一個人早上一面笑容，不難給人一個好印像。

沈勝衣笑起來也實在算不得難看，但他給小鳳仙的印象似乎並不見得好到那裏去。

小鳳仙甚至變了面色。

大淸早看見沈勝衣這樣扛着一個人，誰都難免大吃一驚的。

何況沈勝衣扛着的還是巡按大人的隨身侍衞？

這沈勝衣也知道。

聽了那麼動聽一曲秋雨，連一句多謝的說話也沒有，反而嚇了人家一跳，他實在有些過意不去。

「我也不想這樣的。」他一笑，「可是，他又不肯自己跟我去，沒有辦法我只好扛他來了。」

小鳳仙似乎聽懂，又似乎沒有聽懂，她回以一笑，笑得好像有點兒勉强。

笑未必就表示懂。

沈勝衣也並不以爲小鳳仙會明白自己的說話，也並未打算要她明白。

他來第一樓要找的只是韋七，要見的只是韋七。

「韋捕頭在那兒？」他笑問。

小鳳仙沒有回答，神色有些異樣。

「在樓上？」沈勝衣再問。

小鳳仙下意識的微一頷首。

「那我上去找他。」沈勝衣三兩步走過去，踏上樓梯。

小鳳仙不知是否有意問一個淸楚明白，張口欲叫，但一句話也沒有出口。

她倏的舉步，跟在沈勝衣身後……

× ×

樓上沒有人。

內廳雅座的門戶虛掩，一股淡淡的酒氣就裏外逸。

人莫非就在廳中？

「韋七！」沈勝衣叫了一聲。

沒有人回答。

這老小子這回莫非眞的醉了？

沈勝衣推門而入。

廳中也沒有人。

當中的八仙桌上放着一壺酒，一隻杯，杯中酒半滿。

酒氣就中散發出來。

應該有人！

人在那裏？

人在門後！

死白的面，死白的衣，死白的手！

白蜘蛛！

白蜘蛛頭巾中外露的雙眼閃爍着詭異已極的光芒，左手一揮，一張死白色，雲霧一樣的巨網迎頭撒向沈勝衣，右手一揚，一股赤紅色的烟散同時擊出！

沈勝衣突然驚覺，霍地轉身！

「白蜘蛛！」一聲驚呼才出口，巨網已向沈勝衣當頭落下！

赤紅色的烟散同時直迫沈勝衣面門！

烟散未到，異香已然撲鼻！

這種香香的來令人魂消，意消！

這種香香的入心，入肺！

沈勝衣一時間連骨頭也好像要散了。

唉，銷魂蝕骨散！

沈勝衣的反應不單止不慢，而且快到了極點！

他的劍剎那在手，剎那揮出！

劍光暴起！

巨網老大的一面劍光中絞成粉碎！

傳威的身子，還有那個大包袱，連隨他肩上咕咚的滾落地面，他的人連隨網中穿出，一

竄丈八，撞在一面牆上！

他挺腰就想站起身子，混身的肌肉骨骼却竟完全無法聚力！

他的腰才挺起，他的腳已彎下，整個人跟着軟了下來，倒了下去！

白蜘蛛看着沈勝衣倒下，一陣大笑狂笑！

好熟悉的笑聲。

沈勝衣一怔，笑聲中以肘支地，勉力一個滾身，面對白蜘蛛。

他的面龐已一片殷紅！

廳中這下子已然多了兩個人。

門外進來的是小鳳仙，一旁屏風後面轉出的是第一樓的掌櫃，侯崑！

沈勝衣不由得歎一口氣。

到現在他才想通爲什麼小鳳仙見到他扛着傳威進門那麼驚惶。

「趁你現在還可以歎氣，還可以說話，最好你就多些歎氣，多些說話。」白蜘蛛好不容易收住了笑聲，「我知道你沈勝衣武功高强，但我這次所用的銷魂蝕骨散十個沈勝衣只怕也得倒下，再遲片刻，我就不單止可以要你閉嘴，就算將你衣服一樣摺叠起來也可以了。」

「好厲害的銷魂蝕骨散！」沈勝衣果然還說得話來。

聲音很軟弱。

白蜘蛛可笑了。「我依着秘方，花了年多兩年的心血，才將這銷魂蝕骨散配好，要說厲害，唐門彪豹兄弟只怕也得自歎弗如！」

「不見得！」

「不見得？」白蜘蛛又一陣狂笑，「周士心，孟天化，河西六娘子，現在還有你沈勝衣，試問唐門彪豹兄弟又可曾有過這等威風，這等架勢！」

沈勝衣只好閉上嘴巴。

「我也想不到你會找到來，憑窗外望，見到了你，我才知道你已找到來！」白蜘蛛的眼中突然閃起一片殺機，「我也想不到你會出賣我，現在才知道你出賣我！」

「你竟敢出賣我！」白蜘蛛的目光這剎那已轉向地上的傳威，這最後的三句說話當然就是對傳威的。

傳威亦覺察到了白蜘蛛眼中的殺機，殺豬一樣的連隨叫了起來，「我沒有……」

「你還說沒有？」白蜘蛛突然起腳，一腳將傳威踢的飛了起來，飛向侯崑那邊！

侯崑手急眼快，一把扶住。

這一腳好重，傳威張口噴出了一大口鮮血，呻吟了一聲：「荷花……」

這時候，他又想起了荷花。

白蜘蛛聽得奇怪，回頭問道：「他說什麼花？」

「腦袋開花！」侯崑笑應一聲，右手過頂，當頭拍下！

吧的傳威的腦袋果然開花！侯崑的大力鷹爪功本來就不是中看不中用的。

「早就應該殺了這小子！」侯崑就在傳威身上拭去手上的血，再一揮，將傳威的屍體擲在東牆腳下！

「殺人有時也得有個藉口。」白蜘蛛淡笑，「現在殺他，良心也總算過意得去。」

這蜘蛛居然也講良心。

沈勝衣却是也不能不說一句良心話了，「他跟本就沒有對我說過什麼。」

「眞的？」白蜘蛛那裏相信。

「只是你寫給西城老杜的那張字條湊巧落在我手上……」

「所以你知道傳威？」

「也所以我去找傳威。」沈勝衣的面色仍然殷紅如血，「他却在執拾行裝準備開溜。」

「哦？」

「好不容易我才將他拿下來，我還沒有忘記你曾經吩咐的說話，一心只想做個順水人情，才將他送來你這裏！」

「……」白蜘蛛呆住了。

侯崑、小鳳仙兩個一時亦爲之發愕。

「我幫了你這麼大的忙，還以爲你最少會請我吃一杯，誰知你請是請了，却是請我大吃銷魂蝕骨散！」

他口口聲聲你呀你的，看來已經洞悉眼前這個白蜘蛛到底是什麼人。

「我雖然辜負了你的好意，幸好你這個人還算大量，沒有給我推辭，照吃了我那一把銷魂蝕骨散！」白蜘蛛突然又笑了出來，「聽你的口氣，你是知道我的本來身份的了。」

「我聽過你的笑聲，也聽過你的說話，這如果還不知道你是什麼人，我就不是沈勝衣，而是沈笨豬了！」

「你的確還不算太笨，但似乎也不見得怎樣聰明。」白蜘蛛緩緩的取下了幪面白頭巾。

一張熟悉的臉龐隨即出現在沈勝衣面前！

韋七！

天下第一捕韋七！

這天下知名的捕頭也竟就是天下知名的劇盜！

有誰會想到？有誰會相信？

沈勝衣居然面不改容，好像一些也不覺得意外。

他這既然已想到，當然不會再覺得意外。

他居然在笑。

「早半刻如果有人對我說韋捕頭就是白蜘蛛，我一定一把按在地上，打他的屁股！」

「如今呢？」

「我當他活菩薩！」

「好在還沒有這樣的活菩薩！」

「那就合該我倒霉是了。」

韋七大笑。

沈勝衣也笑，笑得而且好像很開心。

韋七亦奇怪。「你又笑什麼？」

「有很多事情，我想來想去都想不通，現在一下子全都想通了，你說我這應該不應該開心？」

「譬如說？」

「我認識唐彪……」

「這我已想到！」

「是因此我知道白蜘蛛的銷魂蝕骨散不是出自唐彪！」

「銷魂蝕骨散唐門彪豹兄弟所有，不是唐彪當然就是唐豹，連這你要是也想不通，那你就眞是沈笨豬了！」

「唐豹囚住鐵獄，鐵獄的鎖匙一共只得兩套，一套巡按大人收藏，汪亮是七王爺的人，以常理推測，也只有七王爺的人有機會與唐豹接觸，唐豹既然不可能信任七王爺，不可能將銷魂蝕骨散的秘密交給七王爺的人，汪亮這方面照道理就應該可以不問，要再追究照道理就應該從巡按大人那方面着手！」

「照道理的確應該。」

「正好巡按大人對我極表不歡迎，着令林一飛請我離開應天府，不離開，就殺我！」

「爲什麼？」韋七眼中一片疑惑。

這件事顯然連他也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沈勝衣大感詫異。

韋七想了一下，還是搖頭。

「那我想不懷疑到他也不成，恰巧你給西城老杜那張字條所提到的傳威又是林一飛一樣的身份，我的懷疑也就更重了，所以我決定到巡按府走一趟！」

「找傳威？」

「嗯！」沈勝衣嗤笑，「這一去却將我所有的推論完全推翻！」

「怎麼？」

「我知道了一件事！」

「傅威原來就是巡按府總管汪亮的寶貝外甥？」

沈勝衣點頭，開始有點佩服韋七了。

「有這種關係，汪亮保管的鐵獄的那套鎖匙不難就會落在傅威手上。」

「於是你懷疑到傅威就是白蜘蛛？」

「我一點沒有這樣懷疑到他，一見面我就已看出他根本不是這塊材料！」

「我要聽你的就是這句話！」韋七仰天打了兩個哈哈。

「第一次我見他的時候，他正在執拾行裝，看到他執拾的那份行裝我就肯定他一定與白蜘蛛這件事有關係！」

「所以你將他抓起來？」

「到那種地方他還是不肯跟我說明白。」

「好在他沒有說明白。」韋七居然歎了口氣，「現在我對他倒有些過意不去了。」

「一聽我送他到來第一樓他就冷笑，我到現在才曉得他冷笑什麼。」

「只可惜連他也不知道一來這裏就會腦袋開花，否則我想他一定會哭！」

「也是到現在才知道名捕原來就是劇盜，韋七爺原來就是白蜘蛛！」

「你知得未免不是時候！」韋七又歎了口氣，「我實在替你難過。」

沈勝衣亦歎了口氣。「有一點我還是想不通。」

「原來你還有想不通的。」

「你已有名！」

「做捕頭做到我這個地步的，眞還沒有幾多個。」

「你一直代表正義，公理！」

韋七放聲大笑！

沈勝衣給笑的怔住在那裏。

好一會，韋七的笑聲才停下來。

「你在笑什麼？」沈勝衣這才問。

「笑你！」

「笑我？笑我什麼？」

「笑你天眞，笑你幼稚！」

「……」

「如果你初出茅廬，未經世面，我只會覺得你可憐，不會覺得你可笑，但你不是，竟然還這樣說，我又怎能不笑你！」

「……」

「什麼叫做正義？什麼叫做公理？雄財就是正義，強權就是公理！初入公門的時候，我的思想跟你同樣幼稚，同樣天眞，我本着正義，對邪惡攻擊，本着公理，向罪惡挑戰，我一舉成名，私底下却飽受上頭的譴責！

「有財有勢的人迫令將我撤職查辦，只苦無藉口，結果還是不能拿我怎樣，同樣我也不能把他們如何！

「我費盡心機，找出了姦殺馬寡婦那個只得十五歲的閨女的兇手——北城金滿堂的寶貝兒子，結果一句年少無知，從輕發落！

「我適逢其會，拘捕了借酒行兇，毆殺販茶小山東的錢如山，到頭又是一句證據不足，無罪釋放！

「還有更多更多的，只要有錢，只要有勢，不是姑念初犯，就是情有可原，不了了之，即使人證物證俱全，辯無可辯，收押大牢，最多也不過關三頭兩月！

「這我才懂得什麼叫做正義，什麼叫做公理！這我才懂得金錢說話的時候，眞理就得要緘默……

「這我才懂得要是衣衫襤褸，縱使微小的罪過也會暴露出來，相反，如果錦衣輕裘，那就可以掩飾一切，正義之劍，公理之刀，再銳利，再強硬，亦未必够戮破財勢的罪惡！

「有財就有勢！這我才懂得錢的偉大，錢的重要，錢的寶貴！錢可以要兄弟仇恨，使家庭爭吵，令朋友分散！

「只要你有錢，黑的可以說成白，醜的可以說成美，錯的可以說成對！」

韋七一眼的紅絲，一手的青筋，一面的激動！他怒目，他揮拳，他狂笑！

「唉——」沈勝衣悶到這下才歎出一口氣，長長的歎出一口氣。

他也知錢的偉大，錢的重要，錢的寶貴。

他也曾為錢出賣自己的靈魂，自己的劍術，自己的生命。到頭來，得到了什麼？

痛苦，愁恨，悲哀！

儘管這樣，他並沒有否定錢的價值。

事實就是事實，他這只是承認事實！

一個人有錢未必能够得到一切，但，一個人沒有錢，不難就會失去一切！

這是事實！

他這才知道這天下第一名捕為什麼會變成天下第一劇盜。

錢沒有眼睛，錢沒有耳朶，錢更沒有良心！一個認為錢就是一切的人，為了錢，還有什麼不可以幹得出來？

韋七的說話並未停下。

「這我雖然全都懂得，我還抱着一點希望，希望會有一個公正廉明的上司，好讓我放開手脚，誰知這也是奢望！

「應天府的捕頭一直是我，應天府的巡按先後却已換了六人，只有目前這個蕭放還算馬馬虎虎，可惜他上任之際，已是我絕望之時！

「我正想設法如何撈個風生水起，偏就遇上蕭放這種人，實在滿不是滋味，他越是公正廉明，我越是覺得討厭，一賭氣，索性連這個捕頭也不做了！

「當然這只是原因之一，最主要的可是我覺得這樣撈未必撈得出什麼來，任別人的心目中，我是怎樣的一個人早已有了一個深刻的印像，他們固然不敢對我賄賂什麼，要我向他們開口亦是難於啓齒！

「這好比一個人，做了好幾十年君子一時間固然撕不下臉，就別人一時間亦難以相信！

「我想來想去，終於還是決定自己來動手，做了這麼多年的捕頭，破了那麼多宗的案件，印像中，什麼盜什麼賊的，沒有一個可以稱得上高明，十居其九都是大笨蛋，還有的一個不是笨蛋就是小笨蛋，像這些大笨蛋，笨蛋，小笨蛋，除了給我添麻煩之外，什麼也弄不出來，我一面氣惱，一面連自己也開始佩服起自己來了，所以我一直在這樣想，像我這樣心思愼密的人，做起案來一定比任何人出色，有這份天才也不去充份利用，未免就太對不起自己了！富有人家少不免都會有盜賊垂青的一天，我這個做捕頭的少不免有天要去調查一番，是以他們藏寶的秘密，在我來說根本就不成秘密！問題在應天府眞正有錢的幾乎沒有一個不會幾下子，好像孟天化，河西六娘子之類的更就不得了，硬來絕不是辦法，最好就是智取，這實在太傷腦筋，一件案如果總要一年半載才得成功，做來也沒有什麼意思，就在我傷透腦筋的時候，周士心將唐豹送來了！

「唐門的銷魂蝕骨散我早已聞名，立時就有了主張！唐豹未過堂就關入鐵獄，這可又大出我意料之外！

「我深知鐵獄的情形，沒辦法，只有找傅威商量，這小子我早知本來就不是好東西，雖然大吃一驚，經我一番勸說，還是應充合作！

「他是提出二四分賬，但我這方面三個人，只許他四一，對他這並不算吃虧，他考慮淸楚，事情也就這樣決定了！

「三個人？」沈勝衣突然問這一句。

聲音軟弱無力，他的人亦似已軟做一堆。

韋七總算還聽得到，他手一指門那邊。「小鳳仙，我的妹妹！」

一旁侯崑隨即接上：「我的妻子！」

不多不少，正好三個人！

這三個人都有密切的關係，無論是甚麼事情，相信都好辦得多。

韋七吁了一口氣，接下去——

「汪亮沒有兒子，對傅威這個寶貝外甥寵到不得了，簡直就當自己的親生兒子一樣，所以傅威要將鐵獄的鎖匙從汪亮那裏弄到手，並不是一件難事，要將唐豹說服，可不容易的！

「他知道狂七王爺頭上是怎樣一條罪，也知道七王爺是怎樣的一個人，失手被擒，自份必死，是以只要能够逃出生天，相信他是不會在乎交出銷魂蝕骨散的秘密，但儘管如此，傅威還沒有足够令他信服的條件，最後還是我出面，黃夜親自偷入鐵牢遊說他，這也要一番唇舌才取得他的信服！

「他這才說出了銷魂蝕骨散的秘密，一個人一心只在如何逃出生天，其他的不難就會疏忽了去，到他想到一說出銷魂蝕骨散的秘密自己就再沒有利用的價值的時候，我已斷了他一身的奇經大穴，口不能言，手不能動，活着等死！我本該當場殺他滅口，但這樣做很容易惹起旁人的猜疑，所以我還是留待七王爺的人下手！給為防萬一，我特別吩咐了傅威小心防範，要說他給我幫忙，也就只有這件事了，如果不是他還有幾分小聰明，連對我也小心防範，我早就將他一齊幹掉，省得日後多事！

「秘方在手，事情本就告一段落，那知這秘方看來簡單，配起來可就完全不簡單，整整花了我年多兩年，連我自己也給弄倒了好幾次，幾經辛苦才將這銷魂蝕骨散配好，到配製解藥，又要我頭痛了好一段時日！

「這其間的開銷算起來也相當厲害，要不是我這妹妹歌喉還算不錯，第一樓生意還好，只怕我早就要找個有錢人家，先來一次買賣！

「好在我這個人一向不好出風頭，我的妹妹一向也深閨得很，認識她的人沒有多少！

「到我扮演白蜘蛛這個角色，第一樓這地方更就是最好的巢穴了。」

韋七再揮手。

小鳳仙會意，將門帶上，走到東面牆下，也不知那裏一按，兩面暗壁軋軋的左右移開，一列一列的木架立時呈現眼前。

木架之上，放的盡時奇珍異寶，說到價值，莫說一眼，就算一再小心估價，相信也還沒有人能够肯定的說得出來。

侯崑隨即屏風後面找來幾個箱子，就與小鳳仙小心翼翼的將架上的奇珍異寶一件一件拿下，箱子裏面放好。

「這裏已不便久留，一收拾妥當，我們就離開，收拾妥當的時候，要說的也該說完，我們離開的時候你這沈笨豬的身子也該散了！」

韋七這麼多說話，原來不過在消磨時間。

「我方才說到那裏去了？」他沉吟了一下，又接下去。「我一切準備妥當，正不知如何開始，周士心又找到來了，大概喝多了幾杯，又一心當我知己朋友，不覺就漏了口風，說出了暗鏢的秘密！朋友既然這樣關照到，我怎好意思推辭，也就只好拿他開刀了！

「說句眞心話，我並不喜歡殺人，誰知道一下子就讓他猜出了我的本來身份，他要是不死，我一定倒霉，除了殺人滅口，再找不出第二個比較妥善的辦法，沒奈何，也就只好殺人滅口這個辦法了！

「這個辦法不錯殘忍一點，但想想，做到這種事情，若是不對人殘忍，就是對自己殘忍，我當不會虧待自己，那只好又來殺人滅口！錢無疑是沒有人嫌多的，不過像我這種大買賣，做上十來二十次，無論如何都已足够了，我也就只想做上二十次！

「我退職之後，應天府捕頭這個職位一直空擱，沒有人敢接住，大概懾於我的餘威，在我退職其間，居然一直沒有鬧事，也因為平靜慣了，刼案一發生，又是大案子，又是出自七王爺的生辰綱，由上至下，無不亂了手脚，自然而然就想到請我復職，這件事我當然不會推辭，一來方便自己，二來如果我推辭，也不知道指派甚麼人，要是來個天才，那就眞個乖乖不得了！

「事情這所以特別順利，一連十八件刼案，劇盜鬧的滿城風雨，各捕卽變成了一個醉鬼，再來兩件的話，名捕非引疾請辭不可！

「我這個名捕也早就打算再來兩件便高飛遠走，又豈料就在這個時候，蕭玲把你找來，步烟飛又跟着出現……」

一提到步烟飛，沈勝衣的眼瞳連隨又有了神采。「她到底知道了你甚麼？」

「我甚麼她也不知道，她不過看見你跟蕭玲在一起那麼親熱，吃乾醋，說氣話！」

沈勝衣苦笑。

他實在想不到會有這種事。

「這件事其實一開始我就錯了！」韋七一聲歎息，「但沒有辦法，第一，我根本不知道她甚麼來頭，第二，她的輕功實在太驚人，說話出自這樣的一個人口中，就換轉我是你，你怕也是一樣，寧可信其有，難以信其無！

「時間也的確太倉猝，正如你所說，再聰明的人在這種情況下亦難保會出錯的，一錯百漏生，就因為要阻止你依時前往天女祠，我才會動用西城老杜！

「西城老杜不錯是應天府的地頭虫，我却是應天府的大捕頭，如果他不聽我的吩咐，我隨時可以找個藉口將他趕盡殺絕，他知道我有這個權力，所以他非聽我的吩咐不可！

「我也淸楚他的為人，他的武功，所以我只動用他的心腹手下，既然稱得上心腹手下，難保他會透露多少，你也是聰明人，去的時候一遇襲擊，一定會想到步烟飛天女祠那邊可能發生變故，一定不敢逗留，不及細問，回來的時候就難說了，西城老杜的手下難保會有傷亡，難保未及遠走，但到你回來的時候，我已有充份的時間格殺西城老杜的手下！

「西城老杜的手下我也不放過，更就不會放過西城老杜本人，所以我動用傅威！

「傅威的武功我同樣淸楚，他果然沒有令我失望，但那張字條西城老杜沒有帶在身上，就得死在我手上！

「唐彪的暗器無疑厲害，我却是以本來面目去見他，他見到我雖然驚奇，也只是佩服我的消息靈通，也只想到就銷魂蝕骨散事，自己分辯萬料不到我會對他痛下殺手，到他發覺不妙的時候，我的劍已刺穿了他的咽喉！只可惜我還沒有將那張字條找回你就到了！

「那張字條的確是一個致命傷，但要不是步烟飛，我根本不會寫那張字條，根本不會動用西城老杜，動用傅威，根本就沒有事，都是這女娃子！」韋七咬牙切齒的！

看到韋七這種神情，沈勝衣不吃驚也不成，連忙就追問：「你將她怎樣了？」

「我又能將她怎樣？殺光了西城老杜的心腹手下，回頭問淸楚了她，一生氣正要取她性命，你跟唐彪已趕至！

「說來還是唐彪救了你們兩人，我雖然不認識他，要不是他引起我的好奇心，我早已殺了步烟飛，要不是顧忌他的存在，白樺林道上我的銷魂蝕骨散早已對你出手！到聽了你的說

話，我反又慶幸沒有殺死步烟飛了，一心想着以她的性命要脅你離開應天府，可是回頭我着侯崑去找她的時候，她已不知所踪！」

「那裏去了？」

「別人不知，你總會知道的，如果她已死去，你下去一定見得到她，如果你下去見不得她，她就一定還在人間，還活着！」

沈勝衣突然重重的歎了一口氣。「她若是還生，遲早我總會見得到她，她若是已死，那我要見她，可就不知道要等到何年何月了！」

韋七立時怔住在當塲，奇怪望着沈勝衣。

他奇怪的倒不是沈勝衣的說話，是這小子吸入那麼多的銷魂蝕骨散，到這時候居然還能够歎出那麼重的一口氣，吐出這許多的說話。

還有更奇怪的！

沈勝衣跟着居然站了起來！

韋七眼珠子幾乎也瞪出了！

小鳳仙侯崑兩人也自吃一驚，停下了手。

侯崑猛一翻腕，腰後一抄，手中已多了對鐵爪！柄三尺，爪半尺，鋒利，尖銳，這一對鐵爪比侯崑的那一對人爪看來厲害得多了。

小鳳仙一探手，亦自暗壁中取出一雙劍。

這雙劍一長一短，長的三尺三，短的二尺二。想不到她跟河西六娘子一樣，居然是鴛鴦劍的能手。

就不知她的劍術有沒有她歌聲那麼出色？

沈勝衣却似乎忘記了還有小鳳仙侯崑兩個人的存在，他的目光始終停留在韋七面上。「我本來對你十分佩服，現在這十分佩服好像連一分也不剩了。」

「哦？」

「我自投羅網，沈笨豬這個名堂當之無愧，但比起我這個沈笨豬，你這位韋大爺，天下第一捕似乎也不見得高明到那裏去。」

「哦？」

「既知道我認識唐彪，你就該想到我可能會自唐彪那裏得到銷魂蝕骨散的解藥才是！」

韋七一頓足，他這才恍然大悟。

「不過一下吸入那麼多的銷魂蝕骨散，有解藥也沒有用，你若是當時下手，我雖還能拔劍，未必再有力傷你，却一定死在你劍下！」

韋七一聲輕歎。

是惋惜錯過機會？

「我倒在牆下，偷空一連吞了三顆解藥才好過一些，可是藥力還未完全化開，身子還是散了一樣，你若是當時下手，我這沈笨豬還是由得你宰割！」

韋七再一聲輕歎。

「但兩次你都沒有下手！」

韋七幾乎沒有踢自己一脚。

「你就只知道說話，一時間連我自己也糊塗起來，猜不透你到底要我死還是要我活，要我死的話，你應該閉嘴，跟死人說話，還有比這更沒有意思，更滑稽的事情？」

韋七又一聲歎息，重重的歎息。

他也承認自己這一次說的實在太多，想的實在太少。

「你還要說甚麼？」沈勝衣還來這樣問。

「再說？我已經說得够多的了，但有一句說話我還是非說不可！非問不可！」

「請說，請問。」

「你為甚麼要這樣多事，多管閒事？」韋七要說要問的居然是這句話。

「傳威也曾這樣問過我，幾經辛苦我才找出一個適當的理由，現在你又來要我傷腦筋，唉——」沈勝衣摸着腦袋，「說眞的，我可以不可以不答你這一問？」

韋七一連幾聲冷笑。「那答我另外一句如何？」

「怎麼，還有一句？」

「最後一句！」

「我在聽着。」

「你想怎樣？」

「請你跟我回去一見巡按大人！」

韋七冷笑。「不去又如何？」

沈勝衣還未有所表示，一個沉雄的聲音已自門外響了起來：「你不去見我，我來見你也是一樣！」

語聲陡落，兩扇門戶砰的一聲巨震，左右飛開！一個人標槍一樣當門而立！

這個人三十左右年紀，七尺長短身材，一身藍緞花綉，束髮，披巾，一面的肅殺，一面的威嚴！

這個人的相貌本來就已經威嚴！

一見到這個人，韋七三個人面色就慘變！

這個人正是韋七的頂頭上司，蕭玲的哥哥，應天府的巡按大人，蕭放！

蕭放身後一大羣侍衞，左面是蕭玲，右面却是汪大總管汪亮。

他的目光在緩緩移動。

先是韋七，然後小鳳仙，侯崑，落在沈勝衣面上，但忽的又移開，落在傳威身上！

「你教的好外甥！」他突然怒斷，突然回身，突然揮拳，一拳打在汪亮的鼻子上面！

汪亮的鼻子立時塌下，身子立時飛起，一飛丈八，爛泥一樣倒下！

這一拳眞還不輕！

各人不由的一怔，就連蕭玲也呆住，這麼多年來，她還是第一次看見自己的哥哥那麼生氣。汪亮好不容易才爬起身子，死了一個寶貝外甥他已經够受，再推這一拳，滿腔火氣也被打的冒了起來，他瞪着蕭放。「你敢打我？」

「我當然敢打你！」蕭放冷笑。

「好，我去跟七王爺說！」

「只管說！」

「你不要後悔！」

「你再敢多說一句，我立時殺你！」蕭放馬上拔劍！劍寒似水，面冷如冰！

汪亮心頭一陣寒意，噤若寒蟬，踹跚着一個人慌忙外溜。

蕭放的目光這才回到韋七面上。「你束手就擒還是怎樣？」

韋七仰天一陣大笑，狂笑，手一揮，猛一聲：「闖！」

侯崑小鳳仙兩人應聲左右齊出直搶門外！

韋七連隨探手懷中準備動用銷魂蝕骨散！

銷魂蝕骨散一出手，蕭放一衆最低限度十九意消魂消，要殺出條血路，還不簡單？

說不定更可以乘機拿下蕭玲蕭放兄妹，要脅沈勝衣讓路。沒有比這個更好的了！

他正要出手，一條人影突然烟花火炮一樣射到，一道劍光突然驚雷駭電一樣飛來！

沈勝衣！

沈勝衣似乎早已看出韋七的意圖，一出手，立即將韋七的身形封死！

好厲害的左手劍！

韋七對引這個沈笨豬的大名早已如雷貫耳，對於這個沈笨豬的武功却還是沒有印像，他早就想找個機會見識一下，這下機會到底來了，而且還是由得他自己親身體驗。

果然名不虛傳！他實在想稱贊一聲，只可惜他連說話的時間都已沒有。

沈勝衣劍一到，甚至他要分旁心也不成。

他顧不得再動銷魂蝕骨散的主意。

銷魂蝕骨散對沈勝衣也根本就不起作用。

他慌忙拔劍！

這蜘蛛的確有幾下子。

他的劍雖然還沒有沈勝衣那麼快，絕不比任何人來得慢！

侯崑的一對鐵鷹爪，小鳳仙的一雙鴛鴦劍

同樣迅速！一刹那，爪已在蕭放頭頂，劍已到蕭放胸前！

蕭放身後一大羣侍衞的刀已紛紛出鞘，準備出手，並未來得及出手。

蕭玲就在蕭放身旁，柳葉刀已左右出鞘，準備出手，同樣來不及出手。

蕭放第一個出手！他咆哮揮劍！

一劍就震開了侯崑的雙爪，小鳳仙雙劍！

劍勢未絕，連隨反擊！

一反擊就是三八二十四劍砍殺！

一劍砍殺，一聲咆哮！

咆哮霹靂，劍勢亦有如青天陡裂走雷霆！

你有沒有見過霹靂雷霆的聲勢威力？

一劍劈出，他的人彷彿已在劍中，生死已置於劍內！

侯崑小鳳仙活到現在還沒有見過這樣兇狠的人，這樣兇猛的劍！

鐵鷹爪還未碎，鴛鴦劍並未斷，兩人的魂魄已幾乎被劍氣擊碎，被喝聲震斷！

二十四劍砍殺，又來三劍！

第一劍劈開了侯崑的左爪，第二劍盪開了侯崑的右爪，第三劍直取侯崑的胸膛！

這一劍勢如奔馬，侯崑勢難活！

小鳳仙就在侯崑身旁，鴛鴦雙劍一引，忙來救護！

來得及？

來不及！

侯崑也知道來不及，他左爪正好盪向小鳳仙腰旁，他突然一翻腕，一爪小鳳仙腰帶，猛將小鳳仙拉向自己身前，一個身子同時暴退！

退本來也沒有用！

可是這一退他身前就出現了一個空位，小鳳仙正好抵上這個空位！

蕭放的一劍立時穿透小鳳仙的胸膛！

血，箭一樣怒激！

小鳳仙鴛鴦雙劍嗆啷墮地！

利劍穿胸，應該痛苦，她的眼中都沒痛苦，只有悲哀！

侯崑却就趁這個機會蕭放身旁掠過，衝出門外！

蕭放冷笑，拔劍，頭也不回，反手擲出！

這一劍的目標更準確！

這一劍的速度更驚人！

奪的劍自侯崑後背插入，前胸穿出！硬生生的將他釘在地上！

「鳳仙！」侯崑慘呼。

他還記得小鳳仙？

小鳳仙沒有應聲，她已再不能應聲。

她的一雙眼還睜着，眼瞳中充滿了悲哀。只有悲哀！

蕭放的一劍已同時震碎了她的心！

劍還未入胸，她一顆心其實就已經碎了！

韋七的一顆心也在碎裂。

他一直沒有辦法衝出沈勝衣的劍網，這下子撕心裂肺的一聲狂叫，突然衝了出來！

血自他的身上一絲絲飛起，這一衝他最少挨了沈勝衣三劍！

好在這三劍都不致命。

這一衝，他衝到了蕭放面前，他的劍跟着刺出！劍光迅急而輝煌！

蕭放劍已不在手，擋無可擋。又意料之外，避無可避！

像他這樣的用劍高手當然看得出這是致命的一劍！他眼中不其而露出了驚惶之色！

劍已到！

眼看韋七的一劍就要刺入蕭放的胸膛，一道劍光突然貼着蕭放的胸膛似的橫裏飛來，迎向韋七的一劍！

又是沈勝衣！

叮的一聲雙劍交擊！

是劍尖擊在劍尖之上！

這判斷何等準確，這眼力何等驚人！

蕭放倒抽口冷氣，就機會忙閃身後退！

韋七肯罷休？

蕭放倒退了七步，韋七追擊了七劍！

他的劍，快，狠，準！

只一劍刺中，已足够有餘！

七劍最少有五劍可以刺中蕭放。

只可惜蕭放邊還有一個沈勝衣！

韋七向蕭放連刺了七劍，沈勝衣自然能够替蕭放連擋了七劍！

韋七眼也紅了，手中劍突然讓過蕭放，反取沈勝衣！

沈勝衣的劍當然不會推辭！

兩口劍立時交纏在一起！

劍光流螢一樣在閃動！

驀地裏一聲異響，一口劍帶着一道寒芒直飛半空！

韋七的劍！

韋七的身形同時騰空，一探手，又將半空的劍抓回手中，突然反手扭轉劍鋒，一劍刺入自己的胸膛！

鮮血怒激，韋七連人帶劍凌空急落！

他大笑，狂笑！人在笑中倒下！

他活着說話滔滔不絕，死的時候却連一句說話也沒有留下。

沈勝衣無言歎息，回劍入鞘。

這似乎在他意料之中，他一點也沒有顯得訝異。

蕭放也好像沒有。

他看着韋七倒下，突然走到沈勝衣面前，一聲「多謝！」一揖到地！

沈勝衣連忙閃身讓開。

「你救了我的性命，我實在應該多謝，你幫助我解決了白蜘蛛這件案子，我更是非常感激，」蕭放口裏儘管說，面上却木無表情，「以我往日的習慣，就得將你留下來，痛痛快快的狂飲三天三夜！」

「只可惜那只是我往日的習慣！」蕭放連隨又補充了這一句。

沈勝衣正想開口，蕭放的說話又已接上，「你到來應天府聽說就是為了白蜘蛛這件案子，如今這件案子總算告一段落，相信你也要離開了。」

聽他的口氣，簡直就不想沈勝衣在應天府多留片刻，在趕他離開似的。

沈勝衣實在奇怪，他還未來得及表示意見，蕭放已又一拍手。

兩個侍衞應聲送來一個包袱，蕭放接在手中，捧到沈勝衣面前。

「這裏黃金五百兩，巡按府與七王府，就白蜘蛛一案所出的花紅，當然非你莫屬！」

沈勝衣淡笑說：「我……」

「你若是不肯接受，七王爺面上固然不好看，我們兄妹亦過意不去，你當然不願意看到我們兄妹那樣。」

沈勝衣只好收下。

「請！」蕭放一抱拳，居然這就請沈勝衣啓程。

沈勝衣也不好意思再逗留下去了，亦自一抱拳，大踏步離開。

蕭玲一旁再也忍耐不住，正要追前去，一隻左手已被蕭放緊緊抓住！

「沈大哥！」她只有呼叫。

「珍重！」這一聲珍重出口，沈勝衣人已在樓外，街外。

風雨還未竭。

一片枯葉飛舞在雨中，風中。

這一片枯葉飄到了地面的時候，人已不知何處。

（完）

武俠長篇故事

冬眠先生

文·蕭逸
圖·盧令

冰河驚屍變 劍客負艱巨

第一個發現屍體的是老馬！

這個人，外號叫「包打聽」，人家是「犬事化小，小事化無」，他正好相反，專門「無事生非」，小事化大，大事滿天飛！

就拿眼前這件事來說吧，總共不過個把時辰，已經鬧得滿城風雨，無人不知，盡人皆曉了！

「屍體」是在老龍潭發現的！

死人誰都見過！可是像眼前這種死人，硬是沒人見過——

莫怪乎上了七十的劉鄉約，也摸着胸前的一部白鬍子，頻頻的搖頭嘆息，不住的嘖嘖稱奇！

人是越聚越多！

燈籠，火把，裏三層，外三層，人是黑壓壓的一大羣，就連歷年的趕廟會，前一陣子的舞大龍也沒這麼熱鬧！

燈光，火光圍繞着老龍潭，把這塊地方照耀得光同白晝一般！

屍體直直的躺在潭子裏！

不是躺在水裏——

躺在冰裏！

交冬數九的寒天，可眞有一股子冷勁兒，老龍潭的水早就在一月以前，已凍上冰了。

老馬是「兩河冰坊」的二東家，每年這個時候，他都要到老龍潭來看看冰，算計結了多厚，好在開春前後鑿上一些子冰，運到窖裏去，等到一交暑，他收的這些冰可就值大錢了。

他就是因爲這個才致富的！

想不到這一次却會遇見了這種怪事。

在上千對眼睛的目證之下，只怕他以後再想動這些冰的念頭可就不靈了。

老龍潭的水到底有多深，衆說紛異，有人說三丈，有人說十丈，還有人說沒底兒，最絕的是還有人一個酸秀才，他小子硬說潭裏有條大龍，每到春雨黃梅時節，這條龍都會昇出水面吞雲吐霧一番！

閒話是閒人說出來的！

儘管是朔風凜冽，凍得人牙齦子打顫，可是人還是越聚越多。

大家夥耐心的在等着。

等着看府台大人的親臨驗屍！

府台大人姓李，官印吉林，原是「南梁」縣令，因爲有清聲，新近才高昇的。

人命關天的事，當然不能馬虎。

早先府裏的老捕頭張方帶了十幾個人來，往四週一站，插上了幾桿高挑官燈，大家就知道有好戲可以看了，所以才越聚越多，捨不得離開！

張捕頭在潭邊新架了四盞孔明燈，燈光直接照向冰內屍身，大家才更能洞悉入微！

死者好一副怪模樣——

四十二三的年歲，瘦高瘦高的個頭兒，尖白臉，一頭黑髮，說長不長，說短不短，平平的貼在前額上，那樣子像大閨女剪的「劉海」式樣差不多！

這種天，人人都是一身大棉襖，有錢的都穿的是皮統子，這傢伙却是一身素白綢子的兩截褲褂，肥肥大大的，最顯眼的却是前襟上那一列黃光閃爍的大鈕扣。

有人揣測那些鈕扣是赤金作成的，的確有點像，因爲在燈光照耀之下，每一粒扣子都金光閃爍，耀眼青光，銅不會有這麼强的光度！

府台大人還沒來。

張捕頭有些耐不住了，他跳到了結了冰的潭水上，打量那個冰裏的人，心裏一個勁的發着恨——

「媽的，你那裏不死，怎麼想出這麼一個傻主意？」

算計着他是怎麼進去的？却是怎麼也想不通。

張方辦案子少說有二十來年了，什麼案子他會沒見過？什麼樣的屍首他會沒看過？可是眼前這一樁，他可眞是——「大姑娘出嫁」頭一回！

別說是見，聽也沒聽過！

算計着潭子裏的水，要結成這麼厚的堅冰，起碼也得半個多月，死者如果早已淹斃，在結冰之前，那麼屍體一定會浮在水面上，要是剛剛淹死，應該沉在潭子底下——

這算是怎麼回事？說上不上，說下不下，竟然會浮在四五尺深淺的水中間？

「奇聞！」

張捕頭不止一次的唸着這兩個字！

兩道灰黑色的眉毛，緊緊的皺着，他打量着冰裏的這具屍體，要是把他弄出來也不是一件容易事，幸虧「兩河冰坊」的

二東家老馬幫忙，調來了七八個鑿冰的夥計，帶着冰鋸子，大鋼鉗子。

屍體當然不能硬鑿出來，因爲那樣怕傷了外表，驗屍驗屍，最重要的就是要保留屍體的完整，要查看到底是「他殺」還是「自殺」，要是屬於「自殺」，事情還簡單，挖個坑埋了就算完事，要是「他殺」，那可就痲煩大了，李大人對於命案最不馬虎，非得折騰個人仰馬翻，弄個水落石出不可！

當然這當中，可全賴這位張頭兒出力了！

張頭兒想到這裏，怎麼會不煩？

潭邊上人聲聳動——

老遠就聽見李大人開道的鑼聲！

兩列子持燈的役卒前導着，李大人坐在青呢頂子的八抬大轎上！

轎子一直來到了眼前還遠才停下來！

張捕頭親自上前，揭開了轎簾子，打着扶手，把那位府台大人由轎子裏請了出來！

李大人披着狐裘斗篷，戴着海龍皮帽子，紅紅的一張臉，六十歲的人了，還看不出一點老態來，鼻正口方，很有些子官威，儀表也不錯！

在張捕頭的指引之下，李大人一直走到了潭邊上。

原本吵雜的人聲，在李大人方一下轎之初，頓時趨於寧靜，這時候更是連大聲的咳嗽都聽不見！

大家夥的眼睛在久覩冰中屍身之後，現在全部轉移到李大人的身上，倒要看看這位府台大人，怎麼來斷理這件棘手的命案！

看着冰裏的屍體，足足有半袋烟的時間，李大人是一句話也沒有說！

「大人——」張捕頭小聲說：「像是個外來客！」

李大人點一點頭，說道：「外客更痲煩！」

憑他幹了三十年的地方官，這種死還眞是第一次見過，的確是透着希罕。

「請大人指示發落！」張捕頭說：「卑職已帶來了鑿冰的伕子六人！」

「好！」李大人說：「起屍！」

張捕頭揮了一下手勢，六名伕子各持冰鋸躍到了冰面上，有人用冰鑽，有人用鑿子，開始叮叮噹噹的向着冰上就敲！

李大人忙道：「叫他們停手，不是這麼個起法，糊塗！糊塗！」

張捕頭忙出聲呼止！

李大人吩咐說：「用鋸子起，四週圍要連着冰，不能碰了屍體！」

張捕頭答應了一聲，跳下去用冰鑿子在冰上面劃了一個四方的格子，吩咐伕子用冰鋸子按着格子鋸，一時間六名冰伕子忙在了一團！

差人在潭岸邊上擺下了一張靠背椅子，李大人坐下來，他的貼身跟班兒遞上來一個暖手的提爐，又點上一袋烟，看樣子還有一陣子好磨菇！

李大人吸了一口烟，看着身前的張捕頭道：「今年地面上怎麼老出碴子，什麼怪事都叫我們碰上了！」

「可不是嗎！」張捕頭哭喪着臉，說道：「希望這個人是失足墜水，自己淹死的就好了！」

「不可能！」

李大人「噗！」的一聲吹着了紙煤，又吸了幾口烟，他瞇着兩隻眼睛，冷冷的笑道：「這是有人故意搗亂，給地方上製造不安！看吧，要不了三天，省裏就知道了，一定有公事查問這件事情！」

「大人的意思是——？」

「有什麼法子？」李大人道：「少不了，你要多辛苦些了！」

「大人說的是——」

張捕頭那張臉看上去確是够苦的！說了這句話，半天沒吭氣——

這時候就聽得一陣子人聲叫嚣，遂見六名伕子，已用鈎桿把一塊內嵌屍身的四方形大冰塊鈎了上來！

李大人「唔！」了一聲，站起身子來！道：「叫他們小心着點兒，萬不能把裏面的人弄壞了！」

又來了幾個役差，用繩子的用繩子，用鈎竿的用鈎竿，費了老大的勁兒，才把那塊重有萬斤的大冰塊拉到了岸上！

四下裏的人亂哄哄的偎了上來，大家爭着看這個凍結在冰塊裏的奇怪屍身，衆口紛紛，亂成一團！

李大人由張捕頭與四名捕快護侍着，分開了人羣，一直走到了冰塊跟前！

圍着這塊四方形的冰，李大人走了一轉，細細的看了一遍，張捕頭也細心的打量了一圈。

李大人揮了一下手，幾個人把冰塊翻了個兒，又看了個仔細。

「沒有傷？」

「沒有！」張捕頭肯定的點點頭道：「看樣子是淹死的！」

李大人冷冷的道：「淹死的人，應該是大肚子，這個不像！」

可不是嗎！冰塊那個人連一點肚子也沒有！

除了那張尖尖的白臉，令人看着可怖以外，其他手脚部份甚至於看不見一些皺紋！

李大人本待要現場化冰驗屍，却礙於眼前閑人太多，人羣越聚越多，裏裏外外圍了個水洩不通！

看見這種情形，他臨時改了主意，吩咐把屍體連同冰塊抬回衙門處理！

吩咐完畢，他遂即上轎回府。

張捕頭遵命，令人取了蘆蓆一方，把冰塊連同屍體包紮了一下，親自押着八名槓伕，把這塊重近萬斤的大冰塊，抬回了衙門！

一切就緒以後，已差不多是午夜時分了！

× ×

張捕頭遵命開冰啓屍！——

他担心刀斧破冰會損害了屍體的完整，所以，令人在冰塊四週生了四個炭火爐子。

這時候天已經很晚了。

算計着這塊冰完全溶化的時候，必定是天將近曉。

大家夥忙累了半夜，都有些累了！

張捕頭令人把這間刑事房門窗上鎖，又吩咐得力的捕快「虎尾鞭」孫七坐更門外。

一切吩咐妥當，他才拖着疲乏的身子返回睡覺去了。

× ×

李大人對於這件怪絕古今的「冰屍」命案十分重視！

一大早，他就着人去喚來了大捕頭張方！

張捕頭又找來了專爲府衙驗屍的傷科大夫何叔公，一起參見了府台大人！

一行人，浩浩蕩蕩的來到刑事衙房門前！

「虎尾鞭」孫七，還在門前坐更，見狀趕忙迎上行禮請安，李大人吩咐開門驗屍！

孫七親自開了鎖，打開了房門！

但只見——

四盤炭火只呈餘燼。

冰已溶解。

只是有一點——屍體却不見了。

× ×

地上，滿是溶化了冰水，到處水漬漬的。

刑事房的兩扇窗戶還插着鎖栓，窗外還有重重的一重鐵柵，一切都完整如初，只是屍體不見了。

現場所有人的眼睛都直了！

李大人驚訝的四顧着，說道：「屍首呢？」

張捕頭轉過臉來看向孫七——

孫七只嚇得臉色蒼白，噗通跪倒地上，連連叩頭道：「回大人——這……這是鬼……鬼！」

「鬼」字出口，所有人都吃了一驚！下意識的全都不禁打了一個寒噤！

李大人怪叱一聲道：「胡說八道，朗朗乾坤，何來鬼怪之說？分明是你這個奴才弄的手脚，給我打！」

張方一抬腿「噗！」一聲，踹在了孫七肩窩上，後者仰身倒地。

他身子被踹的在地上打個滾兒，還來不及站起來，已爲張方趕上一步踏住了心窩。

孫七嚇得大叫道：「頭兒饒命……寃枉呀——」

張方厲聲叱道：「說實話，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冰裏的屍體呢！說！」

「小的天胆不敢在大人面前撒謊——」孫七臉色發青的道：「張頭兒……你老得相信我……」

李大人在一旁發話道：「叫他起來說話！」

張方忿忿鬆開了脚！孫七在地上打了個滾兒，滿身是水的爬起來跪下，向着李大人頻頻叩頭不已，却是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李大人察顏觀色，却相信孫七不會撒謊——

「說！」他冷冷一笑道：「若有半句謊話，小心我拿你問罪！」

孫七叩頭道：「小的怎敢瞞騙大人？昨夜張頭兒親自與小的在門窗上加鎖的，張頭兒令小的在門外坐更，那時天色已過三更四更不到……這一夜小的連眼皮都未闔攏，直到大人此刻來到，大人務必請相信，小的所說乃是實言，如有半句虛假，叫小的天打雷劈，不得好死！」

說罷，鼻涕一把，淚一把，這位年歲尙輕的捕役，竟自號啕痛哭了起來！

李大人沉思了一下，心裏透着古怪！

無論如何，他相信孫七所說是實話！

畧一沉思，李大人遂點頭道：「你起來吧！」

「謝謝大人！」

孫七叩了一個頭，欠身站起來，侍立一旁！

這時老捕頭張方却在審查着那兩扇仍然上鎖的窗子，窗栓是裏面插上的，而且是他昨夜親手自己插上的，現在看上去並無絲毫異樣，何況窗外還有一層鐵柵，經他檢查的結果，依然完好如初！

把這一切看了一遍之後，這位辦案子素有「高手」之稱的老捕頭也不禁有點臉色發青，心裏暗暗的叫着納罕！

李大人一雙精明的眸子，却意外的注意到了距離地面有兩丈高，嵌在房頂上的一個小天窗——

其實那何能當爲天窗？只能稱它是一個通氣孔罷了！

「刑事房」顧名思意刑押拷打犯人的地方，安全措施是必然的，那個通氣孔不過像一個湯碗般大小，如果說可以容納一個人的進出，未免匪夷所思，況且走脫的人，還是一個屍首，那更是令人拍案驚奇，簡直有點像神話了。

然而，擺在眼前的事實是如此——作何解釋？

李大人頻頻的苦笑着，隨同來驗屍的傷科大夫何叔公更不禁兩眼發直，兩個跟李大人的長隨一個個臉色蒼白！

孫七在打哆嗦！

張方皺眉不語。

整個空氣好像一下子被膠住了。

老捕頭張方人稱「穿樑鼠」輕功很有一手，武把子更是不弱，這個邪他不信，也不敢信——

要是傳出去說他連一個死人都看不住，張方這個臉可是丟不起，尤其在府台大人面前說不過去！

他冷笑着把長衣下襟撈起別在腰帶上，足下用勁一點，「颼！」聲竄了起來！

不愧是「穿樑鼠」，身手確是不弱！

身子拔起正好有兩丈高下，兩隻手往前面一攀一抓，正好托住了那扇所謂「天窗」，其實是通氣孔的兩側石框，身子可就吊在半空了——

當着府台大人面前，正是他展露身手的好機會！

只見他兩手像壁虎似的硬撐着身子，全身向上一提，整個下軀反吸了上來，就勢把一隻左手伸到了天窗外面，可就把身子給穩住了。

張方的手才一探出氣孔之外，已自吃了一驚——

他的手摸到了一灘水。

外面並沒有下雨，近月來壓根兒就沒下過雨，那裏來的水？

天窗太小，他的頭很吃力的才能探出一半——

探出一半已經够了。

他看見了平頂的瓦面上，有清晰的脚印——水淋淋的脚印子！

「老天！」

心裏打了個哆嗦，一下子彷彿全身失去了力道，手勁一鬆，由屋頂天花板上直墜了下來！

李大人急問道：「怎麼，有什麼發現沒有？」

「走了……」

張方只說了這兩個字，一時，面色如土！

李大人顯然還不明白，問道：「誰走了？」

「屍首！」

李大人登時一楞，詫道：「屍……首走了？」

「大人……」張頭兒閃了舌頭般的不得勁兒！「這件事，是透着希罕，不過，依卑職判斷……可能冰裏的那個人，並沒有死！」

「荒唐——」李大人忿忿道：「一派胡言！」

「大人——」

張捕頭臉上冒着白毛汗，兩隻手抱拳道：「卑職自知這些話說的荒唐不近情理，可是事實確如此——這個人的確是沒有死——」

李大人，何叔公，在場所有的人，都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氣！呆住了。

半天，李大人才回復正常的道：「你……是說冰裏的那個人沒……有死？」

「確是如此！」

「一個人凍結在冰裏，還會活着？」

「這……」老捕頭嚥了一下吐沫，苦笑道：「大人，請恕卑職見聞淺薄，關於這件事，不能向大人作一個明顯的說明，只是，卑職却知道江湖中武林確是有這類能人異士，這些人的行徑作爲，有時候大悖情理……咳咳……卑職實是不知該怎麼說……」

「你以爲我會相信你這連篇鬼話？」

「卑職該死！」

發覺到府台大人的怫然不悅，張方不禁面有慚色，趕忙的躬身請罪！

「哼！」李大人冷笑道，「冰潭起屍，全城皆知，屍體居然會不翼而飛，如果省方查問下來，你要我怎麼交待？難道要我說是屍體自己走失的？」

「依卑職看冰中人確實沒有死……」

「荒唐！荒唐……」李大人連聲的申斥着：「這句話不許你再說！」

「是……可是！」

「沒有可是！本府活了這麼大歲數，還不會聽過天下會有這種怪事——」

李大人臉都氣青了。

他忿忿瞪着張方道：「你以後再要這麼說，我可就要重重的辦你，你身爲衙門裏的捕快，應該知道『妖言惑衆』該是什麼罪名！」

張方呆了一下，趕忙彎腰抱拳請罪道：「卑職不敢！」

李大人憤色道：「屍體一定要找回來，擇日當衆火焚，免得地方上風言風語，百姓不寧，這件案子，張頭兒你要多辛苦了！」

說完話李大人拉着一張長臉可就轉身走了。

驗屍的何叔公也向張方抱拳道：「張頭兒辛苦！」轉身自去！

刑事房裏只剩下兩個人。

張方，孫七！

兩個人就像石頭人一樣的愣在那裏，一動也不動！

「虎尾鞭」孫七心裏老大的過意不去，苦着臉道：「頭兒的意思是……？唉！這都怪兄弟我，有欠機伶，才把差事弄砸了！」

「這件事怪不得你！」

「頭兒是說——？」

「還是那句話！」張方冷笑着道：「冰裏的人根本就沒有死！」

「這——」孫七張大了嘴道：「能有這種事嗎？」

「怎麼會沒有？」張方鐵青着臉，說道：「門窗都鎖着，你就坐在門口，豈能會有人進來？難道眞是有鬼，他會化一陣風，吹了出去？」

「可是人怎麼在冰裏能活下去……？老龍潭的冰結了快兩個月了，這個人豈能在冰塊裏活兩個月？」

張方怔了一下，確實不知該怎麼說。

他伸出一隻手用力的搔着頭，苦思了半天，才嘆了一聲道：「孫七你知道不知道，房頂上有幾個水濕的脚印子，那又會是誰的？」

「虎尾鞭」孫七驚嚇道：「這個……頭兒眞相信那個人還活着，而且這個氣孔裏出去的？」

「武林中傳說，一門功夫——緊縮骨，又稱收骨卸肌之術，只要頭能出去，身子就能出去——」

張方緊緊皺着眉頭，冷冷的又道：「這個人要是眞的沒有死的話，顯然就具有這種功夫——兄弟，我們這一回可眞說是碰見了厲害的點子啦！」

孫七睜大了眼道：「要眞的如同頭兒所說，這個主兒我們躱還來不及，誰還能去招惹他呀，我的老天爺！」

張方嘆了一聲道：「看着辦吧！」

兩個人步出刑事房，重新鎖上了門，就聽見衙門外人聲吵雜。

張方一怔道：「這是怎麼回事？」

就見一個小廝正自撒開腿向衙內跑來，乍見張方就停下脚道：「張爺，外面聚了大概有一兩千人，等着要看妖怪！」

「什麼妖怪？」

「小的也不知道！」小廝喘息着說道：「他們都說，冰裏那個屍首是殭屍，是怪妖！」

「胡說八道！」張方憤憤的道：「誰造的謠言？」

「小的不知道，反正大家都這麼嚷——說要看看，把那個妖怪燒死他們才肯走路！」

張方愣了一下，暗忖道：「糟了！」

當下就轉向孫七道：「走，我們到衙門口瞧瞧去！」

他二人一直來到了衙前，果然就見上千的百姓，黑壓壓一大片，把衙門口都偎滿了，大家嚷着叫着說是要看殭屍妖怪被火燒死，亂哄哄的吵成一片！

衙門裏派了十幾個持着紅纓長槍的衞士看守着大門，正由周班頭在向大家解說些什麼！

周班頭是李大人跟前的人，從李大人

初放知縣的時候起，他就跟着，如今還是個皂隸頭兒。

他大聲的喝叱着衆人，說是屍體早已掩埋了，大家要是再胡言亂語說是什麼妖怪殭屍，就算是妖言惑衆，要拉到堂上打板子！

衙門口又添了一些子兵，才算把這些人給驅散了。

張方才算鬆下了一口氣，然而正當他與周班頭互道辛苦轉入衙內的當兒。

另一件事情發生了！

李大人的跟班趙鐵吾跑得上氣不接下氣的來到了跟前，大聲道：「張爺，你快來一趟！」

「兄弟——有什麼急事兒？」

「唉！」趙鐵吾用力跺着腳，道：「先別問了，快快！」

說完拉着張方就跑。

張方轉向孫七道：「你也來一趟！」

三個人一陣子快跑，可就來到了大人的簽押房前！

隔着一片花圃張方站住了腳，喘息道：「趙兄弟，先別跑，你知會我一聲兒，到底是什麼事？我心裏也好有個數兒！」

趙鐵吾道：「大人他……他老人家可是遇了鬼啦！」

「鬼？」張方一怔，拉着他一隻胳膊，急聲道：「到底是怎麼回事，你說清楚一點！」

「詳細情形我可是不知道……」

趙鐵吾臉上變着顏色，接着道：「當時我在外面，大人房門是關着的……張爺你就快吧！」

張方定了定神，把身上衣服理了一下，才同着孫七來到了簽押房。

趙鐵吾進去通稟了一聲，出來道：「張爺一個人進去，大人正急着呢！」

張方遂即報名而入！

簽押房裏除了那位知府李大人以外，還多了一個人——方師爺！

方師爺那張臉跟李大人一個樣，一看就知道是遇上了什麼驚嚇的事，兩張臉都呈出蒼白之色！

請安站定之後。

李大人冷冷的說道：「你剛才上那去了？」

「回大人，在門上沒走遠！」

李大人嘆了一口氣道：「我眞是遇見鬼啦——」

方師爺站了起來道：「張頭兒，你看看——」

張方順着他手指處一看，只見地上是一灘水！他頓時心中一驚，退後一步道：「大人看見……？」

李大人手摸着下顎，苦笑了一下道：「不錯，我看見他了！」

「大人看見……？」

「那個屍首……」

「啊——」

「也許你說的對！」李大人瞇縫着兩隻眼睛，說道：「也許他眞是個人，還沒有死，……」

「大人，當時的情形是……？」

「我從刑事房裏回來，一進門就看見了他——」

李大人用手指了一下牆角：「他就站在這裏，足足有一盞茶的時間，方師爺後來進來也看見了！」

方師爺點了一下頭，說道：「太可怕了！」

「這……」張方道：「他跟大人說些什麼沒有？」

李大人嘆了口氣道：「當時情形是這樣的——」

微微閉了一下眼睛，李大人勉強壓制着內心的驚嚇，徐徐的道：「——當時我嚇了一跳，這個怪人隔空指了我一下，我竟然不能說話了！」

「隔空點穴！」

張方瞠目道出了這四個字，心裏也禁不住大爲吃驚，他顯然是聽說過，武林中有這麼的一種功夫，却是一輩子也不曾見過。

李大人冷冷笑道：「那個人發話要我坐下來……他自承是來自巴蜀的外鄉客，原是打算在大名府過了冬天再走，却恐我們多事，打攪了他的冬眠！」

「冬眠？」

「他是這麼說的！」

李大人冷笑了一聲又道：「顯然的，他是說在冰裏睡覺！他告訴我說，因爲我的干擾，使他氣血不能按預定的時限之內走完什麼穴路……我也記不清他說些什麼古怪的話，反正他說因爲我們多事，把他由冰裏挖出來，使得他大受損害，幾乎破毀了他的功夫，使他喪命！他把這個責任歸罪於本府！」

說到這裏，李大人呆了一下，緩緩垂下頭來。

方師爺皺着眉道：「……因此，他向大人索要一萬兩銀子的報酬——」

「萬兩銀子。」

方師爺道：「限時明日正午，也就是差不多這個時候，他要自己來取！」

張方愕了一下，遂即咬牙道：「好小子，他眞是吃了熊心豹子胆，竟然勒索到大人頭上了！」

李大人冷冷一笑道：「只恨我當時身不能動，口不能言，那人口發狂言，警告本府說，如果胆敢不遵從他的話，就要本府的性命爲償！」

重重嘆息一聲，李大人站起來，在房裏來回走了一轉。

「張頭兒——你看，這一件事該怎麼辦？」

張方道：「大人請放寬心，距離明天正午，正好還有一天的時間，卑職大可從容應付！」

「你能敵得過他麼？」

李大人冷笑着搖搖頭，接道：「我看是不行，差的遠！」

張方臉上一陣子發紅。

李大人鼻子裏「哼」了一聲道：「事關本府生死性命，豈可輕言爲戲！」

「大人——」張方抱拳道：「卑職在地面上交了幾個朋友，如果能請出來，或許會——」

「這倒也是個辦法！」

這一次說話的是那位方師爺，他轉向李大人道：「大人先慢籌錢，張頭兒這個法子也不錯，依晚生的見解，不妨請張頭兒設法找幾個武功高強的能人，大家合力

來對付他，好在時間還來得及！」

李大人苦笑了一下道：「文生，你莫非沒看見？那個人可不是好惹的呀……」

搖了一下頭，這位李大人面有悸色的道：「本府活了這麼一把子年歲，這種人還是第一次見過，我雖然對於一般江湖武林中的武功是外行，可是却知道這個人的功夫高極了！」

說到這裏，他眼睛向着屋頂上瞟了一眼——

「張頭兒——你看看！」

李大人用手指着敞開着的一扇扁天窗。

那扇窗戶長僅尺半，寬不足半尺，原是一排，專供照明用的。

「他是由這裏走的！」李大人指着說：「由這裏上的牆，整個人就像是一個大壁虎，輕快極了！」

張方呆了半晌，才吶吶道：「卑職原先跟大人說過了，這人却實是一個身懷絕技的異人！」

方師爺嘆了一聲道：「大人的意思，……是？」

李大人冷笑道：「我堂堂一個知府，豈能爲他三言兩語嚇退，再說我也不能受他這個勒索！」

吟哦了一下，他又道：「只是……這件事太也棘手，却是草率不得！」

他緩緩坐下來，注視着張方道：「張方，你是否可以斷定他是一個人？本府實在懷疑，人豈能會有這種異能？也未免太也令人難以相信了！」

張方道：「聽大人這麼說，卑職更可斷定他是一個人，這類妖人仗着學會了一點異術，胆敢爲非作歹，居然向大人勒索起來，大人萬萬不可縱容——這件事大人放心交給卑職去辦就是了！」

李大人嘆息一聲道：「我實在有點放心不下！」

方師爺也顯得舉棋不定的向張方道：「張頭兒，這件事關係着大人的安危，你要小心了！」

張方道：「卑職知道！」

方師爺道：「你預備找什麼人？」

張方道：「回師爺的話，大名城南住着一位柳鶴鳴，柳老劍客，不知師爺可曾聽說過？」

方師爺還在發愣，李大人却先已面現喜色。

「我知道這個人！」李大人點點頭道：「你說的可是城南的『一字劍』柳老先生！」

「正是此人！大人也知道這個人？」

「我們認識！」

提起這個人，李知府頓時面現輕鬆！

「這位柳老先生果然身手高妙，如果他能出面來應付眼前這個怪人，自然是再好不過，只是……據說此老七十封劍之後，已經不問外事……」

方師爺忽然想起來道：「大人說的可是南城『青竹堡』的那位柳老先生？」

「就是這個人！」

「前些時日，不是大人還賜了一塊匾祝賀他的七十壽辰麼？」

「不錯！」

提起了這件事，倒令他想起了一件往事。

李大人臉上微微現出一片笑容，道：「提起此人，我與他二十年以前就認識了，那時我任職『成安』縣令，爲了征剿地方上一夥子匪人，如果不是這位柳先生拔刀相助，說不定我已身遭不測！」

頓了一下，他才意味深長的道：「所以這位柳先生說得上是我救命恩人——二十年來，我們一直保持着交往，只是這位先生並不熱衷名利，我雖一再表明心跡，他却並無與我深交之意！」

張方頓時笑道：「既然這樣就更好了，大人只望賞下名帖，由卑職親自上門造訪，柳老劍客念在與大人昔日一段交往，萬萬不會見拒大人！」

李大人點點頭道：「也只有這樣了，只是這位老先生已經封劍，豈能爲此開戒，這件事只怕很難！」

方師爺說道：「大人何不請他來府一談？」

李大人搖頭道：「他不會來的！」

說到這裏低頭思忖了一下，忽然站起來道：「說不得我親自上門求助他了！」

轉過臉來向張方道：「吩咐備轎！」

張方道：「遵命！」轉身外出。

李大人遂向方師爺苦笑道：「文生，你看這件事這樣作使得麼？」

方師爺字文生，年歲不大，可是却飽經世故，他是李大人的智囊，事無巨細，李大人總是要找他商量決定。

眼前這件事，他却也變得有些舉棋不定！

想到了那個怪人臨去之言，方師爺面色驚愕的道：「大人可記得那斯臨去之言麼？」

李大人嘆息道：「不瞞你說，當時我因過於驚嚇，他說些什麼我實在沒聽清楚……這人一口四川鄉音，我也聽不太懂……文生！你記得他說些什麼？」

方師爺點點頭道：「晚生家慈是四川籍，那斯的話聽得很清楚！」

「他說些什麼？」

「他說……」方師爺略作鎮定，遂道：「那斯臨去之時警告大人說，如果想鬧什麼言虛，他必不饒大人性命！却連晚生也不放過，唉……這人眞是太……」

李大人陡地呆怔了一下，頻頻苦笑不已！

「一萬兩銀子……」李大人嘴裏喃喃唸着：「他開口太大了，要是一千兩，我也就勉強認了……一萬兩……太多了，太多了……」

一萬兩銀子確實不是個小數目，只是拿來跟性命衡量，還是不成比例。

李知府的心可又有些活了。

「文生……你說，我們該怎麼辦了，這些人有時候却也不能輕視，他們是說得到做得到的！」

方師爺皺了半天的眉，長嘆一聲道：「只是大人宦囊並不豐富，一萬兩銀子，只怕大人要傾其所有了！」

「誰說不是？」

「大人，那位柳老劍客的武功到底怎麼樣？」

一提起柳鶴鳴來，李大人遂即神情一振。

「據說這個人有眞本事，有北省第一

劍之稱——只是他的本事到底有多麼好，我却是沒有親眼見過！」

方師爺道：「這樣好了，東翁何不把那個怪人一切說與這位柳老先生知道，讓他自己伸量一下，看看是不是這個怪人的敵手，如果他自信敵得過那人，我們就請他幫個忙，要是他自認不敵，大人還是另謀別法的好！」

「也只好這樣了！」李大人站起來道：「文生，你也跟我去一趟！」

方師爺喏喏稱是，遂卽偕同李大人一併步出！

雖說是輕衣簡從，但是堂堂的府台大人親自駕臨，畢竟還是不同於一般。

兩枱大轎裏分別乘坐着大名府的知府李吉林和文案方文生，兩匹馬上騎坐的是捕頭張方和捕役孫七，爲了安全起見，還帶一小隊子護轎的兵勇！

這些人再加上抬轎的轎伕，總數也有二十來個，說是輕衣簡從，其實還是相當的轟動。

大隊人馬浩浩蕩蕩的來到了南城「青竹堡」——使這個一向清靜不染塵俗的小地方，頓時爲之驚動。

一聽說府台大人的輿駕蒞臨，錢堡主和田鄉約帶着隨人老早就守在道邊。

李大人的肩輿一到，這些人馬上遞上帖子請安問好，張方解說大人此行，只是私誼上的拜訪，不欲接見各位，解說了半天，才算擋了駕！

一行人，來到了柳宅的時候，日已偏西！

張方親持了李大人與方師爺的名帖上門求見，敲了半天門，才見一個眇一隻眼睛的老蒼頭出來！

面對着李大人一行赫赫聲勢，老蒼頭並不顯得十分驚訝，睜着一隻眼睛，他看過手上拜帖之後，遂向張方抱了一下拳。

「敝家主已知道李大人大駕光臨，只因蝸居狹陋，難容貴客，敝家主的意思是請李大人賞下話來，也好尅日再親自蒞府回拜！」

這人看來歲數不小，但是說話語氣衷氣十足。

一旁站立的李大人與方師爺都聽得十分清楚。

方師爺唯恐張方言下開罪，趕忙上前一步，含笑抱拳道：「這位是……？」

獨眼老人躬身說道：「不敢，老奴田福——」

方師爺道：「田老丈！」

田福道：「先生不要這般稱呼，老奴不敢！」

方師爺一笑道：「我家大人與敝人是專程造訪柳老先生有要事相商，要是錯過今日，就來不及了，田老丈萬請代爲通稟一聲！」

田福楞了一晌，吶吶的道：「不瞞先生說，敝家主脾氣古怪得很，尤其是近十年來閉門讀書打坐，一向不問外事，他老人家說一不二，老奴只怕很難把說話通稟上去！」

方師爺笑道：「無論如何田老丈你偏勞一趟，我家大人與貴上交非泛泛，或許還有通融的餘地，偏勞，偏勞！」

說罷連連打躬作揖！

田福自識身份，連忙閃開，遂卽躬身道：「先生萬萬不要這樣，既然如此，老奴再爲通稟就是！」

言罷轉身步入！

方師爺回過身來向李大人苦笑了一下，俱認爲希望不高！李大人却打量着眼前柳家這所房子。

小小的一座舍門，其上嵌着一方石刻，署名「心廬」，院牆不高，隔着牆，可以看見院子裏花葉扶疏，兩株紅梅均已綻開。

一片瓦舍拱托在竹柳之間，看上去雖不華麗，却別具一種幽雅氣緻，望之有出塵之感！

這附近遍植竹桑，除了柳家「心廬」之外，不見有第二戶人家。

一道細細的溪流，幾處年久的木橋，隔着一片秋收後廢置的田畦，蕭殺的隆冬暮色裏，看見了遠處人家的縷縷炊烟！

原是可人的景色，只可惜那位李大人却沒有欣賞的餘興！

各個人的臉色俱都十分沉重！

所幸不久所兩扇木門又開了。

田福帶着滿臉的笑容大步出來，向着李大人一行深深一揖道：「敝家主自承怠慢，請李大人入內用茶！」

李大人方師爺等一行俱感喜出望外，當下告了擾，就由李大人帶着方師爺與張方一同步入。

田福前引着三人一直來到了最後一間瓦舍前站定。

只見舍門前左右各植有一棵巨梅，此時皆都開放，堂屋的一排軒窗敞開着，署可窺見懸在堂屋壁上的幾幅書畫，以此來試評屋主當知是一飽學之士！

田福正待推門步入，那間舍門自啓！

各人看時，却見一個身着杏黃色長衣，頭梳髮髻的長身老人當門而立！

李大人趕忙上前一步，抱拳恭身道：「鶴鳴兄——打擾，打擾，我們許多年不見了！」

黃衣老人顯然正是舍主人，人稱「一字劍」的柳鶴鳴，柳老劍客了。

其人白面少鬚，眉清目秀，滿臉書卷氣息，如非各人事先知道他的底細，絕難相信這樣斯文的一個老者，竟然會是息影江湖，身懷奇技的一位劍客！

黃衣老人向着李大人深深一揖道：「貴人蒞臨，蓬蓽生輝，請進，請進！」

李知府又把方師爺與張方二人代爲引見，柳老先生亦道久仰。

一行人步入堂屋。

屋子裏擺設十分簡單，一套紅木家具上面覆蓋着藍色坐墊！

各人落坐，田福獻茶。

「一字劍」柳鶴鳴含笑道：「晚生前歲七十賤辰，承大人賞賜匾閣贈金，實在是有愧，本來早就應該到府上向大人叩安，只因晚生手抄佛經『大悲經』一部，尙未完結，廟裏的『知法』和尙多次催索，晚生是想等待這部經書抄寫完結，再去叩拜大人，昨夜靜坐時，忽然心血來潮，算知今日有貴客光臨，因爲今日乃晚生齋戒之日，故此不敢待客，唐突之處萬祈海涵才好！」

他說話時吐字清晰，從容不迫，果然

是深具修爲的可敬長者風範！

在座除李知府與他是素識以外，其他二人之中，張方是個粗人，那方師爺却是飽讀詩書之人，雖然只聽對方說了這樣幾句話，可是睹其風度儀容，不禁內心深深爲之折服！

再者對方雖是七十高齡之人，口稱「晚生」足見早年必然也是下過科，中過功名的讀書人，由是對其更爲深具好感！

李知府微微一笑，說道：「老先生修身爲人，下官久所敬仰，今日此來，實在是——」

說到這裏，頓時面現戚容，一時不知如何出口！

柳鶴鳴一雙長眉微微一蹙，說道：「大人莫非有什麼難言之隱麼？這裏絕無外人——」

說到這裏微微一笑道：「……只有老奴與晚生一個年幼的姪女兒在此，大人但說無妨！」

李知府長嘆一聲，苦笑道：「老先生，下官是無事不登三寶殿，今日此來，實在是求老先生幫忙來的！」

柳鶴鳴聞言吟哦了一下，緩緩端起茶碗，輕輕呷了一口！

各人這才看見他十根潔白的指甲上，俱都套着銀色的指甲套，分明是一個典型的讀書人，如果說他是一個身懷絕技的風塵俠隱，擅以技擊的武林高手，那麼在彼此放手對搏時，他將何以處理這十根指甲？實在是令人難以想透！

柳鶴鳴似乎已經感覺到李知府來此的意圖，他是一個言笑篤實的人，平素爲人絕不輕易答允某人某事，可是一經首肯，絕不反悔！

思忖了一會兒，他才微微一笑道：「大人請明說來意，晚生量力行事，只是自忖封劍以來，早已不問江湖中事，以此而想，只怕能爲大人効勞之處就不多了！」

這話已明顯的說明，他無意再涉身武林打殺之事。

李知府和方師爺互看了一眼，臉上俱都現出失望之色。

好不容易，李知府才由喉中，輕咳了一聲——

他臉上現出十分尷尬的羞怯：「老先生，這件事要下官如何說起？——」

說到這裏，他轉向方師爺道：「文生，你說與老先生知道吧！」

方師爺答應了一聲，先向柳鶴鳴抱了一下拳，十分汗顏的道：「我家大人目下有一步急難，非先生高人緩手才能得以解危爲安——」

柳鶴鳴聞之一笑道：「方先生言重了，老朽何能，先生請直說吧！」

方師爺抱拳欠了一下身子，遂卽把日間事詳詳細細的說了一遍。

他由冰中起屍開始說起，一直說到簽押房李大人受驚，把一段經過說了個詳詳細細。

在訴說中途，那位柳老先生絕口不插一語，可是在座三人，俱都看出來他臉上凝然的氣色！

良久之後，柳老先生才冷冷的道：「這人有多大年歲？」

一旁的張方忙答道：「大概四十歲左右！」

李知府道：「老先生，你看是人還是鬼！」

「當然是人！」

李知府皺着眉毛道：「既然是人，怎麼又能在冰中凍結？豈非是太離奇了！」

柳鶴鳴面色頗爲沉着的道：「大人有所不知，這人冰中凍結，正如所說，他是在作一種睡眠的靜中功力運行！」

三個人聽得都怔住了！

「如果晚生見解不差，這個人必已深得內功精髓，這是參合了道術中『胎息』『伏炁』『辟穀』『服氣』各門之大成的一種極上境界——」

說到這裏，他自位子上站起來踱向窗前，凝視了一下院內的紅梅——

「想不到大名地方，竟然藏有如此絕世高人，眞正難以令人想像！」

他緩緩轉過身來，目注向李知府，輕嘆一聲道：「大人是無知之過，這類奇人喜暴身荒野，借天地日月一切形像自然淬鍊其身——」

頓了頓，他喃喃唸誦道：「太一守尸，三魂營首，七魄衞內，胎靈錄氣中，之所謂太陰鍊形也！」

柳鶴鳴緩緩走回來坐下，道：「這個人如是正道之士，仙業可期，如爲邪道人，天下必大亂了！」

李知府神色一呆道：「先生這麼說……這個人必是邪道中人了……」

想起了怪人的可懼形像，李知府不由打了一個哆嗦。

「一字劍」柳鶴鳴輕輕一嘆，道：「很難說——無論如何，這人萬萬不可開罪！須知能達到他這等功力之人，已非尋常兵刃所能傷害其身，太可怕了……」

李知府一楞，道：「這麼說，下官只好聽其割宰，籌足他所開出的一萬両白銀了！」

柳鶴鳴眉頭微軒道：「這就難了——按說此人功力已臻如此境界，豈能再是貪戀風俗享受之人？以晚生看，此人必是心懷異圖，果眞這樣，大人卽使籌足了萬両白銀，也難免他不會日後再生難題！」

李知府點點頭道：「下官怕的也是這個！」

柳鶴鳴喟然長嘆道：「不瞞大人說，晚生近十年來閉門參習上乘內功心法，自信已頗有心得，但是如與此人相較，却是不敢言勝！」

方師爺道：「老先生如能緩手，那人必知難而退！」

柳鶴鳴苦笑了一下！

不須要目睹那人一切，只由方師爺剛才一番形容，他已可以想知那人必將是武林中百年來罕見的一個奇人。

這樣的一個人，憑藉着他那超人的一身奇技，爲善則蒼生利，爲惡則天下害。

柳鶴鳴在畧作思忖之後，倒決心想要管這件閒事了。

他雖然內外功力均臻至爐火純青的地步，但是對於方師爺嘴裏所稱的那個怪異奇人，却是心存顧忌，然而目睹着李知府的凝重神情，他却又不忍拒絕。

「好吧——」他勉强點頭道：「我去見一見這個人！」

（未完）

陰陽谷

風流鈴傳奇故事

諸葛青雲·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雲夢襄制服氤氳神君喬大化，着人前往羣仙小築請來歐陽珊，並脅持喬大化親送他們走出純陽谷，二人在一片樹林中坐下，各將所遭說出，正於此際，突聞遠處蹄聲傳來，雲夢襄縱登樹梢，察知來者竟是銷魂大歲戚通與勾漏山天慾雙鳳，雲夢襄立發嘯聲，引來彼等，蹤稱要為崑崙玉女夏侯纓報仇，戚通知難善了，正準備一搏，天慾雙鳳的姊姊燕風請纓先上，問雲夢襄能在幾招內摘去她胸前飾花，歐陽珊恐雲輕敵，插口說出百招，雲夢襄卻說不顧多耗時間，百招之數有點不適合——

靈貓戲跛鼠　野鳳啄牡丹

歐陽珊還待再說，雲夢襄已向燕風朗聲叫道：「燕大姑娘，雲夢襄知道『天慾十女』個個均擅絕藝，故而不敢過分驕狂，我們就以十招為限如何？」

歐陽珊聽得秀眉一皺，暗覺雲夢襄語中雖說不敢過分驕狂，但這十招之數，仍定得有點恃技驕敵意味！

不過，雲夢襄話既出口，無法再加改變，自己只有替他留神掠陣，莫令戚通、燕月二人，在旁再施展甚麼鬼蜮伎倆！

燕風靜靜聽完話後，向雲夢襄流波送媚地，嫣然笑道：「好個『滄海巫山』風流劍客，這十招之數，着實定得充滿豪情勝概，我們這就開始，月妹與戚太歲且作旁觀，雲大俠請下手吧！」

燕月與戚通二人聞言，遂均飄身退出丈許以外。

歐陽珊不會落人閑話，未等雲夢襄囑咐，已向後退出八步。

燕風酥胸微挺，使那朵綴在她左乳乳尖部位的金色小花，顫了兩顫，向雲夢襄嬌笑道：「雲大俠怎的還不出手？十招之數，轉眼即逝，倘若被我倚仗小巧之技，使你未能奪得這金色小花，傳揚開去，不免貽笑江湖，定為盛名之累的了！」

雲夢襄淡淡答道：「武林人物，過手切磋，勝負高低，乃是常事，雲某倒未像燕大姑娘所說，把這點微名，看得太重！」

說至此處，陡然畧一欺身，便自踏中宮，走洪門地，右臂一伸，向燕風左胸抓來！

燕風那朵小小金花所綴部位，雖可使一般迂夫子，為之臉紅頭痛，但卻難不住見慣風流陣仗，曾經滄海，歷遍巫山的雲夢襄，他一面伸出祿山之爪，直逼對方左胸的高聳乳峯，一面並含笑叫道：「燕大姑娘，你這朵金花，綴得不是地方，請恕雲夢襄輕薄無禮，我這第一招，用的是有欠莊重的『祿山探爪』！」

燕風吃吃媚笑，蕩態十足地，呢聲說道：「雲大俠既稱『滄海巫山』，應該是見過世面的人了，一招『祿山探爪』，算得甚麼有欠莊重？你便來上一招『直搗黃龍』，我也不會在意！」

她邊自說話，邊自酥胸一挺，竟以顫巍巍的高聳乳峯，迎向雲夢襄緩緩抓來，其勢不算太疾的「祿山之爪」。

這種動作，不單使在旁掠陣的歐陽珊為之瞠目不解，連雲夢襄也被嚇了一跳！

因為自己分明要在十招之內，奪取燕風的胸前金花，她應該儘量閃避，不令自己得手才是。

如今，她不單不閃不避，反而挺胸前迎，豈非大悖常理？

凡屬大悖常理之事，其中必有蹊蹺，自己在莫明其妙前，必須慎重，萬一在才開始時，便中人圈套，弄得灰頭土臉，豈不太以難看？

雲夢襄有了這種顧慮，自然不敢冒冒失失地，讓自己那五根手指，與燕風的高聳乳峯碰上。

既然不敢碰上，他只有自行收手，止住去勢。

燕風「咦」了一聲，目注雲夢襄道：「雲大俠，你那『祿山之爪』，怎麼縮回去了？這要算一招呢！」

雲夢襄俊目閃光，挑眉答道：「燕大姑娘自『勾漏』遠來，雲某理讓一招……」

「一招」二字出口，右掌再伸，原式未變，仍是「祿山之爪」！

雙方都是原式不變，雲夢襄再度伸手抓去，燕風也再度挺胸前迎。

這回，雲夢襄拿定主意，不再中途收勢，他只以兩道炯炯眼神，覷定對方，要看看燕風在這種挺胸前迎的反常舉措之中，究竟藏了什麼花樣？

常言道：「圖窮匕現」，在雲夢襄注視之中，燕風的花樣果然現出。

原來她是以進為退，就在高聳乳峯與雲夢襄抓來五指，將觸未觸的一刹那間，燕風一提氣縮胸，整個嬌軀突然後退了約莫四尺光景！

這種動作，全靠吸胸折腰之力，是極上乘的縮骨神功。

人的手臂，不過三尺，燕風這一驟退四尺，多半是令對方一抓成空。

不單一抓成空，招式也必用老，就算應變迅疾，身形穩住，足下不致踉蹌，但右半身定將門戶洞開，暴露在燕風就勢仰身的飛足一踢之下！

但這是一般情形，如今燕風所遇的，卻非一般對手！

雲夢襄一抓成空，右臂仍挺，口中喝了聲：「燕大姑娘練得好高火候的縮骨神功……」

表面揄人，其實揚己！

因為對方折腰縮胸，不過四尺，他這右臂仍挺，卻挺出四尺有餘。

這是比縮骨神功更難練，更高明的通臂神功！

於是，雲夢襄的祿山之爪，沒有抓空，他的指尖，已與燕風綴在左乳尖端，黃衣以上的那朵小小金花相觸。

雲夢襄手指微鈎，發出一聲裂帛脆響。

那朵小小金花，已到了雲夢襄的手內，連燕風所着那薄薄黃衣，也被撕破了一個碗口大的洞穴。

燕風未穿內衣，也未繫護胸訶子，黃衣破處，左面那一團高聳聳，軟綿綿，乳房雪白，乳頭鮮紅的溫香新剝鷄頭肉，便令人觸目消魂地，跳了出來！

歐陽珊嬌笑一聲，向雲夢襄叫道：「雲兄，你才用兩招，便把金花奪過，身手足見高明，但卻怎會把人家衣服，撕了這大一個洞兒？你不會故意輕薄，莫非手下留不住麼？」

雲夢襄雖然得手，但臉上卻無喜色，反而以一種微愕神情，目注燕風問道：「燕大姑娘，我方才所用通臂神功，雖然尚具火候，但你似乎並未到無法再避情況，莫非……」

燕風不等雲夢襄往下再問，便即笑道：「我方才與雲大俠打賭，曾經輸了兩次，應該送給你兩項便宜……」

雲夢襄訝然接道：「燕大姑娘讓我奪金花，可以算是一項便宜，但另一次便宜，卻又是什麼呢？」

燕風笑道：「是使雲大俠免去一場災厄……我說得客氣點吧，是使雲大俠免去一場虛驚……」

雲夢襄莫明其妙地，皺眉問道：「什麼叫作『免去災厄』，或是『虛驚』？燕大姑娘可否請說得明白一點？」

燕風笑道：「雲大俠請看！」

在這聲「請看」之下，罕見奇景，突然出現。

所謂「罕見奇景」，是出自燕風所着黃衣的左胸破洞之中。

她那膚色雪白，看去軟綿綿，香馥馥的一堆鷄頭軟肉，突然堅挺得從黃衣破洞中，翹了起來，乳峯尖端的鮮紅色小小乳頭，並極有韻律地，接連跳了七下。

歐陽珊看得低啐一聲，冷然怒罵道：「無恥……」

燕風不以為忤地，側顧歐陽珊，嫣然笑道：「姑娘，你罵錯了，我不是無恥，也不是故意賣弄風騷，而是在回答雲大俠的問題。」

歐陽珊沒好氣地，哼了一聲道：「這算什麼回答問題？難道你能運氣及乳，使乳頭堅挺地，跳了幾跳，便能傷得我雲兄不成？……」

燕風不再與歐陽珊多言，卻偏過臉去，向雲夢襄笑道：「雲大俠，請你掉轉手中金花，對着一株樹幹，再在金花後方，輕輕的點上一指！」

雲夢襄知她不會胡亂作弄自己，遂如言施為。

誰知一指才點，波的一聲，金花立爆，化成一片散碎金芒，向所比準的樹幹飛去。

跟着便是一陣「奪奪」入木之聲，顯見那金花爆勢，十分強烈！

燕風嬌笑道：「雲大俠，你乃風流劍客，是懂得憐香惜玉，不會大煞風景之人，伸手在從我乳尖部位奪取金花時，大概是輕輕用力，不至凝聚什麼足以開碑裂石的金剛掌力……」

雲夢襄點了點頭，對燕風這種說法，表示同意。

燕風又復笑道：「那麼我再請教雲大俠，在你施展通臂神功，伸手及衣之際，我卻運氣及乳，使乳頭堅硬，一點金花背後，把你當做那大樹樹幹般，突施暗算，就算雲大俠功力通神，能在瞬刻之間，以罡氣護體，不為所傷，但一場虛驚，卻定所難免的了！」

這番話兒，把位行道以來，極少遇過挫折的「滄海巫山」雲夢襄，聽得有點後臉發燒，心中好生難過。

那位「銷魂太歲」戚通，卻雙眉深蹙，悄向燕月問道：「燕二姑娘，你姊姊是否愛上了雲夢襄了，竟好端端地，放過這樣一次制敵機會？」

燕月搖了搖頭，低聲說道：「我不知道，我姊姊向來作事都是這樣隨興所之，令人捉摸不定……」

他們密語至此，雲夢襄忽向燕風叫道：「燕大姑娘，請你把你所着黃衣，稍為用力地，抖上一抖！」

燕風畧為一愕，但知雲夢襄此語，必有原因，遂如言抖動黃衣。

她抖衣之法，與衆不同，而是畧一運氣行功，使兩隻乳房，突然高聳堅挺起來，令人觸目消魂地，一陣簌簌亂抖！

一抖之下，果然抖出破綻！

所謂「破綻」，是燕風所着黃衣之上，除

了適才被雲夢襄奪去金花時，所扯破左乳部位的一個洞穴以外，又多了兩個洞穴。

這兩個洞穴，大小均好人指，一處是在胸前「將台」穴上，另一處是在右乳下的「期門」穴上。

行家眼內，一看便知，這是被雲夢襄用指力隔空點破！

指力破衣不難，難在既要隔空吐勁，又要拿捏勁力，使衣破不腐，等用力震抖之後，才會現出洞來。

尤其，適才雲夢襄那隻手兒，分明直取燕風左乳金花，何時却另在對方「將台」暨右乳下的「期門」穴上，做了手脚，並使當事人毫無所覺，委實越發難上加難的了。

燕風抖衣現洞以後，低頭一看，收斂了臉上原有的得意神色，扭頭向燕月叫道：「妹子過來……」

燕月嬌軀閃處，宛如一片黃雲般，飄到燕風身邊，含笑問道：「姊姊叫我則甚？是否打算和我聯手施展『雙鳳纏龍』的劍法，或是掌法，再向雲大俠獻醜請教？」

燕風嘆息一聲，搖頭答道：「不必，不必，月妹看見我胸前『將台』，與右乳『期門』等兩個致命部位的指洞沒有？……」

燕月目光注處，正待發話，燕風又復說道：「我於如此要害，中了人家指力，尚自茫然未覺，可見『滄海巫山』雲大俠的『風流三劍』之譽，委實名不虛傳，雲大俠若非手下留情，不等我金花爆發，早就可以把我斃命指下的了！」

燕月知道姊姊所說，確是實情，遂皺眉問道：「姊姊如今之意是想……」

燕風以一聲長嘆，截斷燕月話頭，苦笑說道：「蜉蝣焉足撼樹，螳臂不必當車，我們應該知趣認敗，慢說『雙鳳纏龍』的劍法掌法，無須施展，就連月妹獨擅勝場的『多手追魂』暗器手段，也無須再復弄斧班門，賣水江頭，關夫子之前舞大刀了……」

說至此處，又把螓首一偏，向那正自看得滿臉詫異神色的「銷魂太歲」威通，高聲叫道：「威太歲，我姊妹自知技淺，佩服高明，還是由你來與雲大俠，作個了斷便了……」

話完，拉着燕月走向另一面，並以「傳音密語」，悄然說道：「月妹，你道雲夢襄爲何知曉我們來歷？並對我手下留情，原來他與我『天慾宮』的掌門大姊，乃是昔年舊識，有過交情……」

燕月聞言一愕，悄然問道：「難怪如此，但……但姊姊又怎知道他與掌門大姊，昔有舊交？……」

燕風仍以傳音密語答道：「雲夢襄方才竟機，暗以『蟻語傳聲』，告訴我的，故而，我們應該識相，並分清厚薄，不必再爲威通老兒，橫裏架樑，淌甚渾水！」

燕月聽得姊姊這樣一加解釋，自然毫不反對，跟隨燕風，乖乖走向一旁。

她們這種動作，幾乎把那「銷魂太歲」威通的肚皮爲之氣炸！

因爲片刻之前，這被自己不辭勞苦，遠道邀來的「天慾雙鳳」，還與自己站在一邊，如今竟已聲明佩服敵方，置身事外。

但他爲人一向陰險深沉，雖已滿腹怒火，却仍強自忍耐，不令形諸神色。

雲夢襄以兩道烱如冷電的目光，向威通遙注一眼，冷然叫道：「威通老賊，該你上場，請償我崑崙舊友三朵花的債了，你還像隻縮頭烏龜，躲在殼內則甚？」

燕氏姊妹，聽得失聲一笑。

這一笑，充分顯示出她們已不與「銷魂太歲」威通，站在同一陣綫。

威通恨在心頭，却仍然笑在臉上地，神色不變，緩步上前。

走到距離雲夢襄八尺遠處，站定脚步，抱拳笑道：「雲大俠打算怎樣賜教？」

雲夢襄道：「隨便你，但我先告訴你，不論以何種方式動手，我一定要叫你死在『三朵花』下，並不是一次便死，要嘗盡痛苦地，死上三次！」

威通見對方說話之際，神冷如冰，不禁寒生心底地，苦笑一聲道：「死三次與死上百次千次，有何區別，不過同是一死而已！雲大俠既然立意要對我加以超度不可，我到要多請教請教你的超度手段！」

雲夢襄道：「一切都由你出題，我要你死得心服口服！」

威通獰笑道：「雲大俠既打算要我死上三次，我們便以三陣論輸贏吧！第一陣掌法掌力，第二陣暗器，第三陣以兵刃互決生死……」

雲夢襄從鼻中冷笑一聲，哂然接道：「你到把自己看得過高，我若不要你死上三次，能留你活到第三陣麼？」

說完從懷中取出兩粒朱紅色的丹丸，飛燕凌空擲向燕風，並高聲叫道：「大姑娘，再麻煩你一下，少時在威通老賊死去還魂一次，請你餵他服下一粒丹丸，使他恢復再戰之力！」

燕風一伸纖手，接住丹丸，嬌笑答道：「小妹謹遵雲大俠的俠諭！」

無論在稱呼或語氣方面聽來，燕風不單由敵對改爲中立，並且又由中立傾向了雲夢襄一面。

威通暗咬鋼牙，心中忖道：「燕家賤婢休要見風轉舵，少時我若制住雲夢襄時，再要你這兩個丫頭好看！」

他心中方起凶念，雲夢襄又已沉聲說道：「威老賊，你不要老是雙眼亂轉，目露凶光，有甚麼凶謀毒着，趕緊施展！」

威通獰笑道：「好，我先領教雲大俠威震八荒的掌法掌力！」

話完身形一晃，便自雙掌護胸地，活開步眼。

雲夢襄表面高傲，其實絕未輕敵，始終隨着威通的轉動方位，以雙眼神光，注定對方！

這時，他與歐陽珊耳邊，分別響起燕風燕月姊妹的蟻語傳聲，說明威通所着七彩長衣之上，佈滿毒粉，可能藉着活開步眼，及動手之際，暗將毒粉，遍佈當空，自己姊妹，已加預防，希望雲夢襄與歐陽珊儘量小心，並最好用藥物堵住鼻孔，免得稍一不慎，便遭暗算！

雲夢襄聞言，向燕風眼角一瞟，微點了點頭。

歐陽珊因早有預防，無須再復多事，但經此一來，也對燕風燕月等「天慾雙鳳」，減却不少敵意！

這時，威通已把步眼活開，陡然一招「渴驥奔泉」，揮動右掌，向雲夢襄當胸拍到！

雲夢襄身形一旋，輕飄飄地，避過來勢。

威通不甘輕捨，就勢欺身，招化「力劃鴻溝」，駢指如刀，覷準雲夢襄的腰胯之間，猛力劃下！

誰知雲夢襄先向左旋，又向右轉，在威通指力未達之前，業已右飄七尺。

威通縱身追襲，雙掌平伸，他存心伸量伸量對方究竟有多高藝業，故而在這式「虎撲雙撞掌」，凝足十一成功勁！

雲夢襄向右飄，足尖尚未點地，只把雙袖一飄，身形便倒飛而回，仍然巍立如山，回到原處。

威通因凝勁太強，招術用老，無法再及時變換，只得在撲襲落空，衝出兩步之後，方回身怒目叫道：「雲大俠，你不是要我死三次麼

？像你這等只躲不攻，只怕威某連一次也死不了！」

雲夢襄冷笑道：「我因要你備嘗楚毒地，死上三次，故先讓你三招，如今三招已然讓過，你應該雖死無怨，替我拿命來吧！」

話完，欺身伸掌，一招發出。

這位名列「風流三劍」，身爲當世武林中第一流高人的「滄海巫山」雲夢襄，所施展的招術，並不奇特。

他所施展的招式竟是「銷魂太歲」威通適才向他第一次攻擊時的「渴驥奔泉」！

但同樣的招式，在不同的人物手中施展，威力便迥然不同！

威通施展時，雲夢襄可以從容避過，雲夢襄施展時，威通却根本無法閃避得開。

他覺得對方來勢太快，才一發招，便幻起漫天掌影，把自己前後左右等所有退避之路，一齊封住！

既然躲避不開，除了硬接一記以外，豈有他途？

好在威通未明對方底細，心想先接上一記硬的也好，這樣才可測知自己數十年修爲是否當眞弱於對方？以及雙方功力的差距，究竟是甚麼情況？

心念才定，「呼」然疾快勁風，已自當胸壓到！

威通右掌也翻，提足了十一成的功勁，迎着來勢擊出。

十一成功勁，是與人動手時的所發最高限度。

因爲無論採取守勢之人，或採取攻勢之人，都不能不保留一成功勁，防範有意料不到的特殊變化！

故而，威通認爲雲夢襄在這招「渴驥奔泉」之上，充其量也僅凝聚了十一成功勁，甚至意存試探，第一招不是殺手，所凝功勁，只在九成十成左右。

若是九成十成，自己不會吃虧，即令大家都凝足十一成力，自己再修爲稍弱，署遜對方，也不過最多被震得踉蹌兩步，拿椿不穩，那時七彩長衣上的無形毒粉，大量飄揚空中，雲夢襄只消吸入少許，便將難逃自己毒手！

這種念頭，只是威通的如意算盤。

兩人掌力，才一接實，威通便不知是自己淫慾過度，眞力損耗，抑或雲夢襄盛名無虛，功力太強，雙方內勁，居然差得太遠！

威通先是覺得右臂酸痛欲折，跟着便臟腑大震，雙眼亂轉金花，身形凌空飛起！

這種傷勢，雖然不輕，但只要能容威通稍爲運氣調息，也就可以立告復原！

可惜，雲夢襄不容許威通有甚調息機會，他才以右掌把威通身形震飛，左掌也翻，白光電閃！

雲夢襄於左掌中發出的這綫白光，便是他向歐陽珊所借的三朵珠花之一。

威通人在半空，已被珠花打中。

他身形「砰」然落地之後，便出聲慘，嚎滿地亂滾！

照說像他這等凶人，便被人生生砍去一隻臂膀，或是砍掉一條腿兒，也不至於膿包到這等程度。

燕風燕月姊妹，心中詫異，定睛看時，方看出威通只在地上滾了兩滾後，便無法再復滾動地，全身強烈痙攣抽搐！

看這情況，燕氏姊妹，方明白雲夢襄果然高明，果然厲害，他是藉着珠花打穴，而對威通下了錯骨分筋重手！

錯骨分筋，是最難禁受的酷刑之一！

凡屬身受之人，眞比死還難過，無怪雲夢襄會有要讓威通死上三次之語。

不消片刻，威通業已痙攣得全身縮作一團，口中慘哼得聲已嘶啞，彷彿連呻吟都呻吟不出。

雲夢襄知道時雖不長，威通所受已慘，遂緩步走到他的身邊，向這幾乎業已不成人形的「銷魂太歲」，隔空連彈兩指。

指風一襲，穴道立開，痙攣遂不再作。

但痙攣雖止，威通全身却無半點力氣，像堆軟泥般的，癱在地下。

雲夢襄哂然一嗤，側顧燕風笑道：「堂堂『純陽谷』的大供奉，怎麼如此膿包？燕大姑娘，麻煩你餵他一粒丹丸，讓這往昔害人太多，今日惡貫滿盈，應遭報應的威老賊，恢復再戰之力，才好嚐嚐我第二朵花兒的滋味！」

燕風含笑頷首，把雲夢襄所給兩粒丹丸的其中一粒，塞進威通口中。

威通嚐足苦頭，凶氣大殺，毫不倔強地，把粒相當芳香的朱紅丹丸，吞下腹去。

他服藥以後，一面等待藥力生效，恢復再戰功勁，一面心中却驚疑怒急等百感交集！

他驚的是「滄海巫山」雲夢襄委實名不虛傳，功力太高，若憑武學修爲，互相拚鬥，自已根本遠非敵手！

他疑的是爲何自己從七彩長衣以上，震得浮飄空中的無形消魂毒粉，會失去作用，不對雲夢襄發生效力？

他怒的是雲夢襄在第一朵花兒上，已對自己下了錯骨分筋重手，身受之慘，無可比擬，第二朵花與第三朵花所施必然更慘，自己可能無力抗拒，却應如何避免？

他急的是勾漏山「天慾宮」的燕風燕月二女，雖然功力不弱，各具專長，但如今顯已震於雲夢襄之威，並惑於這風流劍客「滄海巫山」之貌，不再幫助自己，地處深林，外援難至，一條老命，豈不由此斷送……

就在「銷魂太歲」威通心中忽驚忽疑忽怒忽急之際，雲夢襄已向他冷冷叫道：「威老賊不要裝膿包了，你的造化不小，我請燕大姑娘餵你服食的，是武林聖藥『再造神丹』，你如今應已有再戰之力，還不爬起身來，準備暗器，彼此較量第二陣，却老是像隻死狗般的，賴在地上則甚？」

威通聞言，略一運氣調息，果覺功力業已復原。

他一面從地上緩緩爬起身來，一面向雲夢襄苦笑說道：「雲大俠，威通明人不作暗事，我身邊共有一十二種不同暗器，可以從頭上，手上，腹上，膝上，甚至於衣服之上等不同方位發出，但不知雲大俠却以那種暗器賜教？」

雲夢襄聽了他那句「明人不作暗事」，不禁嗤之以鼻，等他話完後，一伸左手，示以掌中珠花，根本未予答話。

威通目光一注，訝聲問道：「雲大俠，你只用兩朵珠花，對付我一十二種絕毒暗器？」

雲夢襄搖頭道：「不是兩朵，只是一朵，另一朵要留在第三陣上斷送你這條狗命！」

換在平時，「銷魂太歲」威通相當驕狂氣盛，那裏容得如此輕視譏嘲？但如今，却像隻鬥敗公鷄，凶威盡殺，垂頭喪氣地，低聲問道：「我們這一陣，既是以暗器較量，則距離方面……」

雲夢襄不等他再往下說，便自接道：「距離無須規定，隨你高興，近至數尺，與遠足數丈，均無不可，反正我今日要你嚐盡痛苦地，死上三次，便在這三陣之上，讓你佔盡便宜就是！」

威通聽他這樣說法，心中一喜，趕緊揚眉說道：「若是距離太近，顯不出彼此手法，我們以三丈爲限如何？」

雲夢襄冷笑道：「我早說過，隨你高興，

並容你佔盡便宜，要等你把十二種惡毒暗器，一齊施完無功之際，我的這朵金花，才會出手，打在你『五陰鬼穴』之上！」

「五陰鬼穴」四字，把戚通聽得寒生心底，全身一顫！

因爲他也是大行家，知道倘若眞被那朵珠花，打中「五陰鬼穴」，則此番身受之慘，定比第一次的錯骨分筋，有過之而無不及！

雲夢襄彷彿看透戚通心意，話完之後，沉聲又道：「但我要告訴你，彼此採取三丈距離無妨，你若起逃走之念，卻係自找苦吃，我會叫你死上一百次，一千次，甚至一萬次，決不止只死三次的了！」

戚通雙眉一挑，目閃凶光答道：「雲大俠，你不要過份看輕了人，戚通在當世武林中，也薄有威名，何況這第二陣互相較量暗器，是我拿手……」

雲夢襄不耐煩聽他多說地，點頭接道：「你覺得比鬥暗器，是你的拿手技藝最好，那邊林木較稀，你且走出兩丈多去，再把那十二種凶毒暗器，向我一一施展！」

戚通點了點頭，向雲夢襄所指定的方向，一步一步走去。

歐陽珊見狀，向雲夢襄悄然說道：「雲兄，這老賊嚐過了適才的縮骨抽筋之苦，定必心胆俱寒，我看他多半是藉詞要彼此距離三丈，而有逃走之意。」

雲夢襄咀角微披，哼了一聲說道：「慢說區區三丈距離，就是讓他先走三十丈去，戚通老賊也休想有絲毫僥倖希望！」

他這句話兒，說得並不低聲，是故意要讓那「銷魂太歲」戚通，聽在耳內。

戚通走出兩丈六七，默計與雲夢襄約莫距離足有三丈之後，便止住脚步，緩緩地轉過身軀。

雲夢襄仍是意態極爲悠閒地，站在原處，目光遙注戚通，冷然叫道：「戚通老賊，你儘管把你自以爲最拿手的十二種暗器，一齊施展出來，我等你黔驢技窮之際，再賞你一朵珠花，讓你死第二次！」

這時，歐陽珊因對「天慾雙鳳」燕風燕月姊妹，已無敵意，遂不知不覺地，與她們站在一處。

燕風微蹙雙眉，向歐陽珊低低叫道：「這位姑娘……」

歐陽珊覺得不報姓名，人家不便稱呼，遂含笑說道：「我叫歐陽珊……」

燕風笑道：「歐陽姑娘，你有沒有覺得雲大俠雖然神功蓋世，卻仍稍嫌托大一些，他何必像靈貓戲鼠般，作弄『銷魂太歲』戚通，早點把他解決，報却舊友深仇，豈不是好？」

歐陽珊微微一笑，秀眉雙軒微笑答道：「我雲兄生就這般高傲性格，他既要爲舊友雪恨，儘量對戚通老賊，加以楚毒報復，又不願恃技凌人，使戚老賊毫無還手機會，遂讓戚老賊把本身藝業，充份施爲，才好死而無怨，心服口服……」

燕風嘆道：「大俠襟懷，果然迥異流俗，我姊妹這番西來，得識如此高人，可算大開眼界……」

話方至此，一片「嗆啷啷」的金鐵交鳴聲息，突然響起。

燕風頓住話頭，與燕月，歐陽珊等循聲注目看去。

原來戚通於止步轉身之後，便探手腰間，取出了一十二面銅鈸，燕風等所聞「嗆啷」聲息，便是由鈸上發出。

那銅鈸鈸身極薄，似甚鋒利，徑約三寸，體並不大，又可合在一起，故而懸在腰下，並無不便。

戚通取出這十二面銅鈸後，又取出一根共長十二節的「蜈蚣鞭」，和十二粒核桃大小的黑色鐵彈，向雲夢襄獰笑叫道：「雲大俠，戚某身邊暗器，共有一十二種，如今先以『迷神鈸』，『打神鞭』，和『封神彈』等三件，向雲大俠請教，倘若無功，戚某便再施展其餘九種！」

三種暗器中，雲夢襄唯獨對「打神鞭」一種，有點好奇，目光閃處，不禁向戚通手中那根共有十二節的「蜈蚣鞭」，看了兩眼。

等戚通語音一住，雲夢襄恢復了冷傲神情，挑眉說道：「何必分甚先後，只要你有本領，不妨把十二種暗器，對我連續施爲！」

戚通突也神情轉傲，冷笑一聲道：「雲夢襄，你不要太狂，就這三樣，業已够你受的，戚某自出江湖以來，還沒有遇見能逃得過我這『三煞手』的英雄好漢！」

「好漢」二字，方一脫口，右手揚處，十二銅鈸，便已錯落聯翩飛出。

他這銅鈸，不是打向雲夢襄，而是一面接着一面地，向自己頭頂上方，凌空飛起！

每飛起一面銅鈸，戚通便以手中那根十二節蜈蚣鞭，向銅鈸邊緣，猛力一擊！

經這一擊，銅鈸便聲帶錯音，飈輪雲轉般，向雲夢襄飛去。

但眼看筆直打向雲夢襄，到了中途，又生變化。

有的往上斜飄，有的往下掠落，有的向左偏出，有的向右錯開，也有一二面銅鈸，仍然不變原來路綫，準確異常地，照直打到。

雲夢襄自然知道這「銷魂太歲」戚通所要花樣，不禁暗驚對方果是暗器高手。

表面看來，這十二面銅鈸，或上或下，忽左忽右，有點雜亂無章，其實這是極高明的「欲擒故縱，百鳥歸巢」手法，飄上的還會掠下，掠下的還會飄上，偏左的還會錯右，錯右的還會偏左！

總而言之，這十二面銅鈸，像一面網！

如今，戚通上下左右地，是把網張開，等他一收網時，那十二面鋼鈸，便從上下左右，各方飛來，使雲夢襄成了無法徼倖的網中之魚了！

轉眼間，十二個銅鈸，均已發完。

戚通猛一抖手，那十二節「蜈蚣鞭」，便一節一節互相脫離，化爲十二個紅黑光影，向雲夢襄疾飛射去！

跟着，他那十二粒黑色鐵彈，也宛如狂風暴雨般，一齊電掣出手！

三種暗器，三十六件東西，以及三十條鈸光彈影，在空中結成了一片懾人心魂的怪嘯光網！

以暗器結網，已是令人驚奇，但更驚奇的，卻是這片暗器光網，居然不是向雲夢襄當頭罩落！

此時，雲夢襄已頗驚心！

他雖卓立如山，提足功力，準備以不變應萬變，等暗器臨頭再行抵禦！

誰知那些暗器，雖以精妙手法，亂人心神地，先分後合，但那聚合目標，卻非雲夢襄的身軀，竟在他身前三尺！

銅鈸先發後至，最先到達雲夢襄身前的，卻是那最後發出的十二粒「封神彈」。

十二點黑影，本是洒成一片，如雨飛來，但到了距離雲夢襄身前三尺之處，却驟然從中一合。

「砰」的一聲，十二粒「封神彈」猛合之下，一齊炸裂！

但這「封神彈」委實與衆不同，它爆裂之擧並非以碎片傷人，竟在雲夢襄眼前，立漫黑烟，佈成一片濃霧！

雲夢襄大吃一驚，心中好心爲難。

他鼻中預塞靈藥，並不怕黑烟之中，含有劇毒，但霧質太濃，足以蔽目，另外十二面銅鈸，和十二團「蜈蚣鞭」的紅黑光影，若在霧中襲來，却是如何抵禦？照當時情況，雲夢襄並非太難應付，他身法靈妙，快速異常，只消退後丈許，出了濃烟所罩範圍，便可脫離困厄了！

但自己適才還誇大話，在距離三丈之處，任憑對方把身邊所有毒辣暗器，一一施爲，如今，第一種「封神彈」才爆，便被逼得後退，超出了三丈距離，倘若傳揚開去，豈不貽笑江湖，爲盛名之累？

雲夢襄這一起了愛惜羽毛之念，便決心屹立不動！

他不是目光能够透視濃烟，也不是已成金剛不壞之身，不怕那十二面銅鈸，與十二團「蜈蚣鞭」所化紅黑光影，而是不甘被逼後退，要憑雙耳聽風之力，於濃烟密罩以下，來個盲目應敵！

「波，波，波，波……」

「嗆，嗆，嗆，嗆……」

一連串的奇異聲息，相繼在雲夢襄身前三尺的霧影之中響起。

雲夢襄所作判斷，够迅速，却不够正確，他對了一半，也錯了一半。

他認爲「波波」之聲，是紅黑光影爆炸，「嗆嗆」之聲是銅鈸互相錯擊，而在這爆炸錯擊之後，必將有無數碎片，如蝗如雨地，蝟襲自己。

一件一件的來襲，可憑耳力聽風，加以閃避格拒，倘若如蝗如雨地，密集擊襲而來，却是如何……

雲夢襄功隨念發，所練的上乘內家神功「先天太乙罡炁」業已化爲一片無形氣網，護住周身，尤其加强了頭面胸腹等要害部位的。

雲夢襄此擧，是不閃不拒，準備硬挨，他認爲僅憑戚通銅鈸鐵彈等爆炸所化的一些蝗飛碎片，未必擊得破自己念動即佈，其韌如鋼的護身眞氣！

眞氣佈處，雲夢襄白緊張了。

原來他的後一半判斷錯誤，十二面銅鈸與十二團紅黑光影，雖在濃烟中，「嗆嗆」「波波」地，相繼爆炸，但卻決無任何碎片，向雲夢襄蝟集飛襲！

爆炸的結果是每增加一種爆音，當前似乎已將淡散的那片幕空黑烟便又加强一些濃度。

換句話說，那名稱聽來極具威力相當唬人的「迷神鈸」「打神鞭」和「封神彈」三者，發放手法雖高，威力却不甚强，它們的作用，不在傷人，只是佈成烟幕，維持時間，以求遮蔽住雲夢襄的視力而已。

雲夢襄起初茫然！

他弄不清楚「銷魂太歲」戚通的葫蘆之中，究竟賣的甚麼藥？當然不無戒懼疑詫。

但等到聽完第三次的「嗆嗆」聲息，仍無碎片來襲，眼前烟霧，却又加濃之際，這位風流劍客，也就恍然大悟。

他知道自己第一次把戚通一掌擊倒，使他嘗受錯骨分筋滋味以後，對方心胆已裂，根本喪失鬥志。

眼前的一切，甚麼三丈距離，甚麼十二種毒辣暗器，全是藉詞，戚通並非要作孤注一擲的困獸負隅之鬥，只是安排他的逃走的機會而已……

雲夢襄智珠一朗，動作也變！

他不再以「先天太乙罡炁」護身，而是雙手一揮，將它從無形變成有形，化爲一片宛如海濤怒嘯的排空狂飈！

這陣狂飈，威勢極强，把林中漫空濃烟，衝出了一個大洞。

雲夢襄接連數次拂袖揮掌，驅散了漫空濃烟，口中冷然叫道：「戚老賊……」

三字方出，雲夢襄不由怔住。

他身前三丈以外，除了高低，巨細不一的森森林木，那裏還有「銷魂太歲」戚通的絲毫的踪影？

雲夢襄鋼牙一挫，提氣高聲叫道：「戚老賊，你縱然逃出十里，我也要抓你回……」

雲夢襄話雖未了，但卻也聽得出他未了之語，只是一個「來」字。

而且，他既要抓回戚通，便應立展輕功，向戚通所隱遁的方向追去才是。

但雲夢襄身却未動。

不僅身却未動，他並呆呆發怔，滿面急怒神色。

剛剛不見戚通時的發怔，他臉上只有「怒」，如今再度發怔，却是添上了「急」。

發怔的原因相同，他是發現這林中又少了一個人。

「急」和「怒」，份量不同，顯然，這第二個失踪人物，對雲夢襄來說，比戚通更爲重要！

這份量比較重的第二個失踪人物，便是業已被雲夢襄視爲愛妻的歐陽珊。

其實倘若描寫得正確一些，這林中不是失踪了兩個人，而是失踪了四個人。

因爲雲夢襄目光掃處，發覺適才與歐陽珊同立一處的「天慾雙鳳」燕風燕月姊妹，也一併失去踪跡。

轉瞬之間，變化這大，雲夢襄怎不發怔？怎不茫然？他覺得方才那陣烟霧，委實太厲害了！

追！當然要追，但方向完全不同，他應該追那面呢？

這判斷並不難下，雲夢襄當然暫時只得放棄爲舊友復仇之念，以愛侶歐陽珊安危爲重！

於是，他在一怔之後，連那句「我也要抓你回來」的最後一個「來」字，也未說出，便閃動身形，向適才「天慾雙鳳」與歐陽珊所立，並可能便是由該處隱遁的方向追去。

但剛剛閃過數丈距離，雲夢襄便又止住脚步。

不是他改變主意，不重視歐陽珊的安危，而是面前一株合抱巨樹的樹幹之上，釘着一方羅帕。

非單樹上有帕，帕上並還有字。

雲夢襄正在心中怒極，腦中在茫然之際，自自然任止脚步，要看看帕上字跡，究竟寫的甚麼？

帕上字兒，顯係用黛筆倉促寫成，歪歪斜斜，只有十個，寫的是：「欲了相思債，請來歡喜橋！」

末後，用草草筆法，畫了兩隻燕子。

顯然，這帕兒是「天慾雙鳳」燕風燕月所留，更顯然的是歐陽珊已被她們擄刼而去。

雲夢襄再度怔了，使他發怔的，有兩種原因，一是「天慾雙鳳」燕家姊妹，爲何要擄刼歐陽珊？一是所謂「歡喜橋」，是在天南？抑或海北？

兩個問題，均非僅憑思攷所能解答，雲夢襄猛一頓足，閃身再追。

她希望憑自己的絕世脚程，超絕身法，或許可以追得上逃之不遠的「天慾雙鳳」！

這種想法對嗎？不對，雲夢襄是具有大智慧的絕頂聰明人，但却「急令智昏」，作了一次大大笨蛋。

所謂「笨蛋」之稱，是指他過於高估敵人，低估自己，遇事仍嫌不够冷靜，沒有沉下氣來，運用智慧好好想上一想。（未完）

練武樓隨筆

中國武術五大器械～～刀～～

半禪居士·文
盧令·圖

中國武術上中之器械，以「刀」「鎗」「劍」「戟」「棍」爲主。

刀在武器中是最普通而又厲害中之一種兵器。刀有「單刀」「雙刀」及「大刀」之別，又有練習其他器械中而夾「單刀」者，如「單刀」夾「鞭」，「單刀」夾「鎗」等是也。

單刀原分八種，以長刀腰刀爲適用，大刀卽具有長桿子，如偃月刀，鈎鐮刀，掉刀，屈刀，眉尖刀，鳳咀刀，筆刀，鈎鏤刀，象鼻刀，大剁刀，冷艷鋸等便是。

又論單刀於次：單刀每趟名目，隨各家而不同，有六合刀，劈閃單刀，鳳翅刀，五虎斷門刀，抹眉單刀等等，雖刀法有緊密，然用其勁，自亦大致相同。

一柄單刀，分「天，地，君，臣，師」五位，卽如文分「仁，義，禮，智，信」也。刀背爲「天」，刀口爲「地」，柄中爲「君」，護手「刀盤」爲「臣」，柄後爲「師」。

刀前三寸名爲「撩刃」，大刀之上的紅纓名叫「吹風」，鎗上者名爲「血擋」，有黑色者名爲「毒纓」矣。

自古有名單刀凡五種之多，最上乘者名「龍殼」，其次便是「蛇蛻」，再次「紅毛」，三次「雲片花」（卽螺紋），最劣的便是「狗牙鑽」。

刀式有「鮎魚頭」式，亦有爲「鬼頭刀」式，刀式都是隨各人所愛而定製者，其中練刀法者，每式均須認眞，無用多躍跳與飛腿，則俗稱爲「花刀」，屬「花拳門」，然亦各有其長，現今有以東洋刀式，亦列爲中國單刀之中，亦有人云：單刀是日本人最擅長使用的。

但是，要知道日本人之器械及柔術，無一不是傳於中國，如講其內中玄妙，萬不及中國人之高深，不過，人都是有創作精神，日本人之所用刀，較中國普通人所用者爲長而鋒利。

中國古刀確有斷金切玉之能，實非外人所得而夢想者也，但是此種特式器械之利鈍，不涉及內容之變化，如徒持器械之利，以爲是無敵天下，則更貽笑大方矣。不然，人持一小烟桿而破敵人之長矛大槍者，將如何解釋？

單刀分「有譜」及「無譜」。如「有譜」者則熟讀每一式一招一刀之眞實爲最重要，（凡有譜者均如是），練習時亦如練拳術一樣，不可低頭及彎腰，以刀剁伸爲度，意存有一敵人在前與之抗持，諺云：「有形剁形，無形剁影」，「捨命單刀，救命花槍」，故此有云：「劍走輕，刀走黑」，「刀如猛虎，劍如飛鳳，槍似遊龍」。無論是何種器械，均以破槍爲法式，卽是每一刀一式均以進取槍爲目的，所以練時，便須知此一刀之用法，以求甚解，因爲槍法爲器械之王，必以能破此爲目的。

又練刀者，因一手執刀，一手無物，其執刀之右手，並不爲難，而最難安置者，就是不執刀之左手也，故此要看單刀之程度如何，卽視其左手之掌法，是否隨刀進退。裹身自如爲要着，所謂「單刀看的是手，雙刀看的是走」故雙刀無震脚之音，而單刀卽相反，卽是此理也，單刀分「展，抹，鈎，剁，砍，劈」六字，卽刃口向外爲「展」，內爲「抹」，曲爲「鈎」，過頂爲「砍」，雙手擧刃向下砍爲「劈」，手下爲「剁」，是亦宜辨之，至於雙刀，則注重步法之穩健，雖刀法矢矯，但仍不亂其節次，是最爲注意，大刀之訣，卽在不離「定手」，「定手」者，乃是右手所握刀頭之項下也，練時與用法，須留心於用「鑽」（卽刀座），卽是鎗之填棒與擧棒打也，玆將「六合單刀」圖繪一路如後：

六合單刀圖解：

護肩刀

右手持刀，刃口向外，橫置左肩，左脚成鈎，勁坐右腿，左偷虛出。

滾手刺扎

以刃背如撥下鎗式，上右步，再並左步，刀藏於右側，左手成掌狀，自懷裏外向翻出。（凡單刀之掌，均自懷裏翻出。）

擧火燒天

右手拍左腕，震右脚，起右手，刃口向前，左脚提起，目左視，左掌則在右脅下。

尉遲拉鞭

落左步，將刀向下拉平，左掌側置在右乳下。

探扎

右手將刀提回，自下向前並右步扎出，左手扶住後腕，須腰直，頭平刀平。



腰橫玉帶

撤右步起左腿，同時刀後向過頂成圈揮劈置左脅外，右橫掌置眉梢。

鈎挂進步連環三刀

下右刀背，同時下左脚，如撥下鎗式，過右步，復上左步，而刀即向外裹頭一週，收回成上式，如此連跳三刀，再變下式。



夜义探海

並右步，成側式，以刀自上左向貫下，稍左傾而身仍正面也。

鳳凰旋窩

倒左步，以左手拍右脚，刀自上向劈下，成馬襠，與左掌成平行綫。



燕子掠水

再身向右傾，左手扶右腕，刃口上向，自下掠起，左手向後成鈎，勁坐左腿，右脚虛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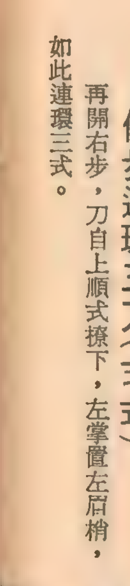


偸步連環三刀(一式)

開右步，偸左步，同時刃口向上札出，左手扶住右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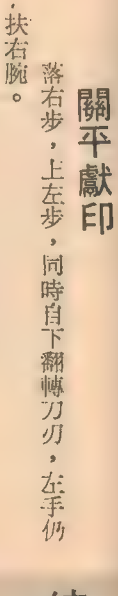
偸步連環三刀(弍式)

再開右步，刀自上順式撩下，左掌置左肩梢，如此連環三式。



關平獻印

落右步，上左步，同時自下翻轉刀刃，左手仍扶右腕。



海底撈月

刄背向外撥開，面前成圈狀自下捧起，則刄口上向，而左手下覆右手背，同時虛上左步。



摸身攔腰斬

至第二次時，刀即平置腰際，上左步，倒右步，刀刄外向抹出，稍上向，左手扶住右腕身稍前傾。

白猿獻桃

落實左步，起右腿踢出，而兩手所捧之刀，亦自懷中平行扎出。



蘇秦背劍

倒右步，同時即將左側之刀，越頂而移於右肩之上。



倒打金鐘

再偸左步，同刄口不變方向自後向扎出，左手則成掌前伸。




倒拔垂柳

再上左步，刀復自前成圈後向撩之，如右式。




白虎跳澗

側上右步，再擺回左步成虛式，同時擧刀越頂外向成圈揑住，左掌置於右脅下，過右步，跳出成斜札出式。



金鎖墜地

上左步，偸右步，刀自頂前劈下，左手扶住右腕。



黃龍旋窩

拉刀不動步，向右抹身，再直出左腿，勁在右腿，刀鋒向下劈。

青龍入海

先左膝屈起，向前穿上右步，再倒左步，刀亦自下上向成圈札出，左手仍扶右腕。

收式

將刀背左向復右向繞圈，自後交於左手，並步收式，右手成掌，從上壓下氣沉丹田，一如拳式。



預告

下期論解

鎗術

空手道要練氣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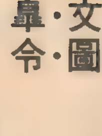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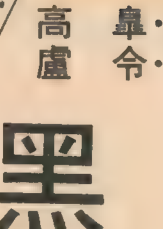
神光

在海外的空手道，在拳術的數量上，比較其他流派爲多。空手道的搏擊，以手部傷人的基本手法共有十六種，包括拳類，手刀類及指類等。拳類爲正拳，裏拳，縱拳，迎拳，錘拳，孤拳，咀突，鬼拳，中高拳，一本拳，手刀，背刀，二本貫手，貫手，掌底，半打拳，手肘，手腕前臂等。腿法則分爲：上足底，足後踵，足背，膝頭突，足刀。空手道主要是搏擊，因此，上述的基本手法，是因應時間與環境的不同而施。因此用那一種手法來攻擊敵人的那一個部位，一定要了解人體的構造，和穴道的位置之外，還需要熟悉每一種基本手法的名稱，正確的使用法，將力度集中在要點處，才能發揮搏擊的強大的作用。

空手道有兩套創自那霸派宗師東恩納寬量的拳套。一爲三戰，一爲雲掌，都是以運用內勁化納表現出來的，也是兩套，能够強身却病的氣功拳套。這一點，同中國的武功不謀而合，中國的武林高手多數在氣功上做功夫，這樣才能深藏不露。

空手道高手的氣功練法，和中國道家的練法也有很近似的地方，初練時要作雙盤膝端坐，用鼻作深呼吸，但和守氣在丹田，和一般人所作深呼吸，也不相同。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文·高皐
圖·盧令

黑獄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蕭夢喬偕連勇兄妹往杭州找尋章君佑，途遇鐵劍門主關宏達糾衆截擊，蕭夢喬擊敗他們後縱之離去，抵杭州，遍尋章君佑不獲，此時章君佑偕幽冥一二號及孟輕虹，跌進所謂白道義俠人士的陷阱，被誘進一四面環海的孤島，呼天不應，叫地無門，幸孟輕虹想出主意，四人學習游泳，七日後已習成，那晚，月黑風高，章君佑等一行四人，向最近一座島嶼游去，抵岸邊見一敵人派來監視小艇，四人登艇擒獲守望的兩名大漢，問知他們是奉關宏達之命行事，章君佑又迫問大漢現在關宏達與誰一起在杭州——

天涯覓知己　杭灣參秘會

大漢道：「還有尹家堡的多情公子尹衍，天柱幫主伍一咎，九宮山主黎長標，十八省聯營總鏢頭梅毅，九星特使官任俠，八星特使仇雄，方大富，六星特使石五郎等。」

章君佑道：「將咱們誘往花鳥山是誰的主意？」

大漢道：「這個就不知道了，因爲小人職位低微。」

章君佑道：「花鳥山四週監視的船隻都是鐵劍門派的？」

大漢道：「不，大多數是天柱幫的，因爲沿海一帶是他們的勢力範圍。」

章君佑問道：「那位姑娘，究竟在那裏？」

大漢道：「什麼姑娘？」

章君佑道：「你們用她誘我到花鳥山的那位姑娘。」

大漢道：「聽說那位姑娘去了杭州，不過……」

章君佑道：「不過怎樣？」

大漢道：「尹公子十分喜歡她，可能會將她帶往尹家堡。」

幽冥二號大怒道：「尹衍是什麼東西？他敢動咱們少主一根汗毛，老夫就要尹家堡烟飛火滅，鷄犬不存。」

章君佑道：「那位姑娘現在還在杭州麼？」

大漢說道：「小人只聽到傳說，那位姑娘是不是還在杭州，小人可就無從知道了。」

章君佑道：「你可知道她住在杭州的什麼地方？」

大漢道：「聽說住在鳳凰山的東麓，詳細地點小人也不大明瞭。」

章君佑道：「尹家堡在什麼地方你總該知道吧？」

孟輕虹道：「這些不必問他，我都知道。」

幽冥二號道：「還有話問他麼？」

章君佑道：「沒有了。」

幽冥二號雙掌齊出，分別拍上他們的死穴，然後提着屍體，丟在荒島之上。

章君佑見幽冥二號出手如此殘酷，心中大爲不忍，但他明白這是黑獄門下的一般性格，如果將來可能，他要使黑獄門下的性格有所改變。

他在想得出神，身旁的孟輕虹却拉了他一把道：「相公！你會不會划船？」

章君佑啊了一聲道：「不會，但可以學。」

孟輕虹道：「好，我教你。」

這艘快艇勉强可以容納四人，他們輪番划槳，不多時便已抵達嵊泗。

此時月掛中天，夜晚似乎已過去了一半，章君佑担心蕭夢喬的安危，想就此直放杭州。

孟輕虹道：「由此地至杭州的水道還十分遙遠，必須經過玉盤洋，杭州灣，才能進入錢堆江的水道而達杭州，如果咱們經大戢山，至江蘇省的南匯縣境登陸，至杭州的時間，最少可以提前兩日。」

章君佑道：「好的，就這麼辦。」

在天色黎明之際，他們已到達南匯縣以南的大團鎮。

此地隣近上海，交通發達，商業繁盛，天色雖只黎明，來往的旅客已然十分之多。

儘管來往的人十分之多，最惹人矚目的也只有他們一行四人，因爲章君佑英俊瀟洒，孟輕虹貌美如花，像他倆這等金童玉女一般的人物，誰也會對他們多瞧兩眼的。

但人們只要向他們瞧看一眼，必然會扭頭他顧，再也不願向他們投下一瞥。

因爲他們身旁有兩名怪人，會使瞧看之人心生寒意，甚至毛髮倒竪起來。

縱然如此，瞧看他們的人們仍然極多，只要是經過本鎮的人，必然會向他們投下一瞥。

章君佑對那些目光十分不耐，他們匆匆用過早餐，就聯袂直奔嘉興。

但他們剛剛走出鎮外，一股人潮，忽然由鎮口向他們衝來。

章君佑微微一呆，立即擰轉身形，向來人凝視着。

這股人潮爲數不少，最起碼也有三五十人，而且每人手持兵刄，來意似乎頗爲不善。

領頭的是一名頭裹青巾，虬鬚繞腮的灰衣老者，掌中一對銀光閃閃的鐵胆，正在轉個不停。

與他併肩而立的，是一名年約三旬，背插單刀的大漢，此人兩眼神光如電，一臉精悍之色。

在這兩人的身後，還立着高高矮矮數十名之多，每一個人的目光，全都充滿敵意。

看情形，這般素昧平生之人，竟全是章君佑勢不兩立的對頭冤家，天下怪事雖多，却以他的遭遇最爲不平。

想到他三番兩次的被人無端迫害，想到他與蕭夢喬被人活生生的折磨，這口氣無論怎樣都嚥不下去。

現在差一點餓死孤島，剛剛脫險歸來，就來了這麼多冤魂不散的敵人。

一個人的忍耐力是有限的，在連番受到無辜迫害之後，他不再顧慮什麼了。

嗆的一聲，他拔出了身後的長劍，雙眉一挑，冷哼一聲道：「你們是衝着章某來的了，先報個名，好讓章某知道你們是何方高人。」

灰衣老者道：「老夫天柱幫主伍一咎，正是衝着你閣下來的。其實夜路走多了總會碰到鬼的，閣下到處糟塌女人，應該得到一點報應。」

章君佑沉聲怒叱一聲，道：「章某到處糟塌女人是你瞧見的？拿點證據讓章某瞧瞧。」

伍一咎冷冷一哼，道：「閣下不僅糟塌女人，連當今武林盟主的愛女也被你公然拐誘，證據就在你的身邊，你還敢巧言詭辯？」

章君佑聞言一呆，他從未想到這位拆散他與蕭夢喬的罪魁禍首，反而成了他犯罪的人證。

在此等情形之下，孟輕虹應該挺身而出，不管她的言語能不能被人採信，爲章君佑洗刷污名，是她無可旁貸的責任。

孟輕虹是深愛着章君佑的，她也有過人的胆識，與反抗那般衞道者的決心。

然而，當伍一咎的箭頭指向她的時候，她却櫻唇顫抖，面色慘白，像一隻沒咀的葫蘆，連一個字也說不出來。

章君佑氣得仰天一陣狂笑道：「你說錯了，姓伍的，章某如拐誘女人，決不會拐誘像孟輕虹這等的賤貨。」

伍一咎怒叱道：「小賊，淫人妻女，天理難容，今天碰到老夫，是你遭報的時候了。」

章君佑道：「那就不必說廢話了，你劃下道來就是。」

伍一咎身後轉出一名年約四旬的大漢道：「幫主！屬下討令擒拿淫魔。」

伍一咎道：「好，小心一些。」

中年大漢應了一聲，順手摘下一對虎頭雙鈎，雙手一分一合，响起噹的一聲脆响，他邁步入場，揚聲高叫道：「來吧，姓章的，洪飛虎向閣下討教幾招。」

幽冥二號哼了一聲道：「你如果想死，老夫成全你就是。」

這位黑獄四煞的老二，一身功力實在驚人。

他與洪飛虎相隔約莫一丈，此時身形一晃，立即响起一聲慘嘷，沒有人瞧到他是怎樣出手的，洪飛虎那龐大的軀體，已帶着一溜血雨，倒斃八尺以外。

伍一咎面色一變，回顧身側的揹刀漢子道：「二爺，咱們……」

揹刀漢子道：「對付邪魔外道，勿須顧及江湖道義。」

此人年歲不高，伍一咎以一幫之主的身份，却低聲下氣的稱他二爺。他如非具有不凡的背景，必有一身超凡拔俗的武功。因此，章君佑對他特別加强了注意。

他對伍一咎的回話，也像下達命令一般，而且這冷冰冰的兩句言語，對章君佑十分不利。

果然，伍一咎左手一揮，他身後的數十名大漢，立卽以驚濤拍岸之勢，向章君佑猛撲。

別人以衆凌寡，章君佑與幽冥二煞自然不能任憑宰割，一聲勢如龍吟的長嘯，三條人影立卽捲入刀光劍影之中。

惟一例外的是孟輕虹，她像木雕泥塑一般，站在那裏呆呆的不動，那浪潮般人

攀，也沒有一個對她加以傷害。

她那含着兩包淚水的秀目，向着章君佑投下深深的一瞥，忽然一聲悲嚎，翻身向官道的一側急馳而去。

她沒有選擇道路，也沒有認清方位，只是咽哽着放步狂奔。

論年齡，她還是一個少女，講身世，當今武林盟主的千金，生活應該是多采多姿的。

然而，她似乎極端的悲傷，而且陷身在痛苦中無力自拔。

「為什麼……」

她在悲呼，在自問，為甚麼？她自己都無法回答，別人又怎能使她滿意？

「哼……」

這一聲極端冷冰的輕哼，忽然飄進她的耳鼓，她如遭雷殛一般，嬌軀猛的一震，狂奔的腳步也不由自主的停了下來。

她沒有抬頭瞧看，已經知道前面的是誰。

她的面色更加慘白了，全身都在輕輕的顫動。

「哼……」

又是一聲冷哼，接下來是一連串無情的諷刺，與毒惡的咒罵。

「姓章的說妳是一個無恥的賤貨，我倒不服，本來嘛，當代武林盟主的掌珠，怎會是一個賤貨？」

字字有如利刃穿胸，但孟輕虹卻不敢有絲毫的不滿和反抗。

那人意猶未盡，嘿嘿一聲冷笑，毒罵又接了下去。

「姓章的說的不錯，妳本來就一是個賤貨，你爹將妳許了二大爺，可以說是妳八輩子修來的福份，哼，妳竟敢逃婚，竟敢瞧不起二大爺，可見妳的骨頭是如何的輕賤了！」

那人罵得口沫橫飛，停了一停，續道：「妳不喜歡二大爺，卻喜歡專門玩弄女人的淫魔，如果妳不是淫婦，不是賤貨，怎麼能這等無恥？」

人是有自尊心的，無論她是怎樣的淫賤，如何的無恥，此等掃盡面皮，刺傷心靈的毒罵，任是何等之人也難以忍受。

因此，她猛一抬頭，以一雙堅定無比的目光，向那人凝視着。

忽然她尖聲一陣狂笑道：「我淫賤，我無恥，我下流，但比你追風刀吳平總要高尚三分。你知道你們師徒做了些什麼？好話說盡，壞事做絕，支使我爹當武林盟主，你們卻又以卑鄙的手段控制他……」

「住口。」

追風刀吳平一聲怒叱，突然一掌斜斜拍出。

此人是尹家堡主奪命金梭尹琦的二弟子，江湖之中都尊稱他一聲二爺。

奪命金梭尹琦威鎮宇內，是當代武林的第一高人。

他年青之時，曾於一年之內連敗當代二十一名頂尖高手，是近百年來武林中的傑出人物。

奪命金梭尹琦不願意當武林盟主，他卻將盟主寶座讓給他的拜弟孟南湖。

他是否以卑鄙的手段控制孟南湖，沒有人知道，不過對武林大事的處理，孟南湖要聽他的倒是眞的。

他有一子一女，多情公子尹衍，俏羅剎尹旋，都已獲得他的眞傳。

尹門四大弟子，對尹家獨門刀法，也已獲得神髓，追風刀吳平得到的是一個「快」字。

鋼刀出手，疾如閃電，江湖之上，很少人能逃過他快刀一擊。

他現在並不用刀，只是一掌揮向孟輕虹的粉頰，但速度之快，仍能令人防不勝防。

孟輕虹一身功力，也頗為不凡，追風刀吳平這一掌雖快，她仍能從容的閃避開去。

追風刀吳平哼了一聲道：「還手，賤人，妳不還手我也不會放過妳的。」

孟輕虹原是十分激動的，此時反而冷靜下來，她以不帶絲毫感情的語氣道：「不用你操心，姓吳的，你不放過姑奶奶，姑奶奶也沒有打算放你活着回去。」

她果然還手了，以一套飄忽不定的掌法，展開了凌厲無比的攻勢。

所謂人怕傷心，樹怕剝皮，追風刀吳平給予她的侮辱太大，她恨到極點，一上手就是同歸於盡的打法。

她這一拚命搶攻，追風刀吳平倒被她迫得手忙腳亂，一晃數十招，竟無力扭轉劣勢。

不過，尹門四大弟子畢竟不同凡响，而且他們的功力也差了一截距離。

終於，追風刀吳平脫身飄出丈外，嗆的一聲脆响，他那柄威懾武林的追風刀拔了出來。

他以十分緩慢的步伐邁向孟輕虹，每次踏出一步，需要一段漫長的時間。

其實，一丈多一點的距離，無論怎樣緩慢，也會很快的就接近揮刀的範圍，只不過在孟輕虹的心理上，造成一步步接近死亡的感覺而已。

是眞的，孟輕虹確有這樣的感覺。

她適才是一鼓作氣，忘記了自己的生死。

現在氣洩了，繼之而來的，是一股可怕的寒意。

縱然如此，她沒有逃避的念頭，因為，只要吳平想殺人，就沒有人能夠從他追風刀下逃得活命。

再說，她還有拚一拚的意圖，明知必死，明知逃不脫追風刀的閃電一擊，只要能够在死亡前刺他一劍，不管這一劍效果怎樣，多少總能宣洩一下心頭的怨氣。

因而，她拔出了長劍，也不再懼怯。

現在雙方的距離拉近了，由一丈縮短到五尺。

五尺，只要足尖輕輕一點，就可以殺人。

五尺，是一個十分危險的距離。

追風刀吳平沒有再進，他面頰的肌肉在跳動，眼神中也充滿凌厲的殺機。

只是他在遲疑着，追風刀已拉起了揮出的架式，卻遲遲的沒有揮出。

是因為孟輕虹太美？

是因為他對孟輕虹還留着一份愛意？

論姿色，孟輕虹是够美的，而且他確是還深深的愛着孟輕虹。

不過，除了這些，還另外有一種原因，那是孟輕虹的神態。

追風刀吳平，連天柱幫的幫主，都要稱他一聲二爺，他在江湖上的威勢不問可知。

以如此一個聲勢煊赫的人物，挾死亡的威脅，去對付一個女孩子，她縱然不被嚇死，也應該失去抵抗的能力與勇氣。

但孟輕虹沒有，她靜立如山，那畧顯蒼白的粉頰之上，平靜得像一泓死水。

她變了，變得令人莫測高深。

只有莫測的人才是最為可怕的對手，因而吳平的追風刀遲遲沒有揮出。

不過他也不願放過她，吳二爺要的東西，決不能讓她逃出手去。

「跟我走，我就饒妳一次！」

「跟你走？哈哈……作夢！」

「賤人，妳當眞要找死？」

「不要自吹自擂了，姓吳的，你要姑奶奶死，只怕還沒有那麼容易。」

「妳……」

「我怎麼樣？哼。」

「聽我說，輕虹，我是愛妳的，跟着我妳會覺得幸福……」

「哦，可惜你愛錯人了。」

「這話怎麼說？」

「很簡單，因為我不愛妳。」

「賤人，妳當眞這麼賤！妳當眞愛上那個姓章的淫魔了？」

「也許我當眞賤，不過我要告訴你，姓章的不僅不是淫魔，而且是一個光明磊落的江湖豪俠，如果跟你相比，嘿嘿，你姓吳的才是糞土，才是臭泥，才……」

一片刀光忽然捲地而來，那快速絕倫一斬，如同閃電一般的快捷。

追風刀吳平挾怒出手，發揮了他成名江湖的一個「快」字，快得如同雷奔電掣，快得好似流星划空，不要說孟輕虹的武功還差他一段距離，縱然他們功力相等，她也逃不過這個快字。

她原想以死相拚，來個同歸於盡的，現在她連還手的機會也沒有，試問她如何拚法？

瞧到那一閃而到的刀光，她後悔了，她不是怕死，是後悔她沒有搶先出招。

後悔有什麼用？刀光已然及體，難道還會發生奇蹟？

「唉！」

一聲輕輕的嘆息，雙目緩緩閤了起來，她在等死，但神態依然無比的安詳。

「噹」的一聲脆响，是一股金鐵交鳴之聲，同時一股柔和的潛力，將她震得倒退三步。

她神色一呆，忍不住睜開眼來。

奇蹟果然發生了，她竟然沒有死。

而且，這一眼瞧去，她只覺得心花怒放，一片幸福的笑容，立即湧上了她的面頰。

因為替她擋住那一記追風快刀的是章君佑，一個她傾心相愛的好男兒。

章君佑能够趕來救她，自然已擺平了那些找碴的，而且，這也表示他相當關心她。

能够獲得所愛的人關心，是人生最寶貴的幸福。

因此，她靜靜的立在那兒，來欣賞章君佑那扣人心弦的英姿。

追風刀吳平也退立八尺之外，適才章君佑那一劍的潛力，使他大為震驚。

當今之世，除了他的師門，沒有人能逃過他的追風一斬，也不可能有人能迎架他的追風快刀。

現在章君佑不僅迎架了他一記追風快刀，那劍上的沉重潛力，還將他迫退八尺以外。

那麼，面對這位年歲青青的淫魔，他就不得不重新估價，而刮目相看了。

「淫賊，你竟敢管二大爺的閒事？」

「閒事？嘿嘿，你調戲少爺的妻子，還說少爺是淫賊，如果少爺當眞是淫賊，你姓吳的就算是淫虫，淫鬼了。」

「什麼？孟輕虹是你的妻子？」

「不錯，我是他的妻子，咱們是在南昌完婚的。」

這回孟輕虹沒有令章君佑失望，不待詢問，她便自動予以證實。

追風刀吳平呆了一呆道：「那你適才罵她……」

章君佑道：「夫妻相罵原是常事，閣下太少見多怪了。」

追風刀吳平道：「你可知道她是我的未婚妻子？」

章君佑道：「不知道，不過夫妻結合，必須兩情相悅，她既然不願嫁給你，你閣下就該知難而退。」

追風刀吳平道：「好，咱們公平一搏，就拿她作咱們勝負的賭注吧。」

章君佑道：「很好，你出招吧。」

孟輕虹道：「且慢，我有話說。」

章君佑道：「妳要說甚麼？」

孟輕虹道：「你們如若必須以我為賭注，只能賭我的死活。」

章君佑一怔道：「為什麼？」

孟輕虹一嘆，說道：「咱們如若技不如人，可以輸掉自己生命，如果將妻子拱手讓人，不要說賤妾不肯，相公今後怎能做人？」

章君佑神色一楞道：「說的是，喂，姓吳的，這賭注不算，如果你一定要賭，就賭咱們的生命吧。」

追風刀吳平見孟輕虹對章君佑眞情流露，不由妒火中燒，恨不得一刀刺進章君佑的胸膛，再捅他十個八個血窟窿。

既然章君佑要賭命，豈不正合了他的心意，因而毫不考慮的道：「就是這麼說，接招。」

說接招是客氣，其實一股寒氣森森，勢如匹練刀光，早已狂湧而來。

快，快得像電光石火。

而且他是用足了十成眞力，一刀快似一刀。

一旁觀戰的孟輕虹，曾經領畧過追風刀的威力，那只是一刀，她就只有等死的份兒。

現在追風刀吳平已使出全力，刀刀相連，形成一片刀幕，那等威勢，眞能叫人不寒而慄。

她緊握着長劍，邁步向前面移動，因為她太關心章君佑了，如果他遇到危險，她會毫不猶疑的出手搶救的。

然而，她只能跨出幾步，就被一股無形的潛力所阻，空自急得手心冒汗，一點也奈何不得。

其實章君佑履危若安，吳平的鋼刀雖

快，完全是白費氣力。

一片刀幕之中，裹着一條藍色人影，他像幽靈一般，是那麼飄忽不定。

忽然，一聲龍吟長嘯，刀光突歛，兩條人影也同時分了開來，孟輕虹還沒有瞧出他們的勝負，便彈身向章君佑撲去。

「相公！你沒有什麼吧？」

「我很好。」

孟輕虹俏目流轉，在他的身上仔細檢查，不錯，他確是很好，連汗毛都沒有少掉一根。

回頭再瞧看追風刀吳平，她先是神色一楞，接着柳眉一軒，櫻唇輕蔑的撇了一撇。

原來追風刀吳平已失去了刀，他那柄威震武林的兵刄，已變作兩截破銅爛鐵。吳平的左右前胸被劍尖各劃了一個十字，傷勢不重，但十字的裂口却在淌着鮮血。

一個不可一世的狂徒居然敗了，孟輕虹那能不給他一點輕蔑的顏色瞧瞧？

勝負原是兵家常事，任是何等人物，也難以保得終身不敗。

只是追風刀吳平不能敗，因爲他是一個敗不起的狂徒。

另一點就是他下有賭注，敗了不要緊，可是他的生命也同時輸給別人了。

此時他的面色難看已極，雙目盡赤，含着兩眶毒恨的目光向章君佑冷冷看着。

「姓章的，二大爺的命是你的了，拿去。」

有種，輸了就叫人將命拿去，倒還有點英雄氣概。

其實他明知棋差一着，滿盤皆輸，章君佑如果要他的命，他絕對活不到明天。那麼倒不如光棍一點，說幾句狠話壯壯胆子。

孟輕虹撇撇嘴道：「你何必勞動別人，如果眞心想死，那還不方便得很！」

孟輕虹這幾句話够絕，追風刀吳平如果當眞有種，他就應該自裁了事。

但他沒有，反而向孟輕虹大罵起來。

「賤人，妳不要恃仗人勢，二大爺……」

「住口！」

章君佑一聲大喝，勢如焦雷驟發，追風刀吳平被他神威所懾，以下的話硬是嚇了回去。

「姓吳的，我警告你，孟輕虹是我的妻子，你如果再敢對她肆意侮辱，少爺就叫你生死兩難，我現在先記下你一條性命，滾！」

章君佑秉性仁慈，如非迫不得已，他不願傷生命。他叫吳平滾，吳平還能不扭頭就逃？

孟輕虹本想阻止的，她怕惹怒章君佑，終於忍了下來，待追風刀吳平的身影消失，她才長長一嘆道：「你太仁慈了，相公，像吳平這等江湖敗類，留下他將給咱們帶來無窮的後患。」

章君佑淡淡道：「以後的事以後再說吧，我問妳……」

孟輕虹道：「你要問什麼？」

章君佑道：「天柱幫主說我是淫魔，說我拐誘妳，妳爲什麼不替我辯白？」

孟輕虹道：「我怕。」

章君佑道：「怕什麼？」

孟輕虹道：「怕他們對我爹不利。」

章君佑道：「妳爹是武林盟主，誰敢對他不利？」

孟輕虹沉重的一嘆道：「不錯，我爹是武林盟主，但他這個盟主，是事事要仰人鼻息。」

章君佑愕然道：「有這等事？仰誰的鼻息？」

孟輕虹道：「尹家堡的奪命金梭尹琦，他才是當代武林眞正的主人。」

章君佑道：「那妳爹爲什麼要貪圖這個虛名？」

孟輕虹道：「我也曾向爹勸說，他老人家似乎別有苦衷。」

章君佑道：「武林盟主會仰人鼻息，這倒是一樁新鮮的事兒！」

孟輕虹道：「這確是一件耐人尋味之事，我如非親眼瞧見尹家堡派人向爹傳達命令，我也不會相信這是事實。」

章君佑道：「那妳是怕追風刀吳平了，但妳適才却跟他亡命相拚！」

孟輕虹螓首一垂道：「他侮辱我，要我跟他走，爲了保持我的淸白就顧不得那麼多了。」

他們談話之際，兩條人影忽然電射而來。

來人是幽冥一二號，瞧他們滿身血污的情形，必然經過了一場劇烈的血戰。

章君佑道：「兩位前輩辛勞了，都解決了麼？」

幽冥一號道：「只有天柱幫主伍一傘負傷逃脫，其餘的都躺在那兒。」

章君佑道：「前輩換下衣衫，咱們還要趕路。」

幽冥一號道：「好的。」

× × ×

只要到達杭州的人必然會逛逛西湖。否則，他必然是一個瞎子。

蕭夢喬已到杭州，並且住在距西湖不遠的鳳凰山下，但一晃近月，她從未逛過西湖。

這天時方近午，連勇忽然匆匆奔了進來，他雖是跑得面紅氣喘，仍迫不及待的道：「蕭妹子，我聽到一項消息。」

蕭夢喬道：「是關於章君佑的？」

連勇道：「不錯。」

蕭夢喬道：「人呢？他在那裏？」

連勇道：「在杭州灣。」

蕭夢喬道：「在杭州灣？你這話怎麼說？」

連勇道：「聽說他爲了避免麻煩，所以才住在船上。」

蕭夢喬道：「杭州灣裏的船隻，必然十分之多，咱們又怎能知道他在那一條船上？」

連勇道：「這個……」

蕭夢喬道：「不要緊，待小妹回來了咱們再商議。」

連么鳳回來了，只較連勇晚了半個時辰。

不過她獲得的消息較多，也比較具體一點。

她的消息是章君佑確實是在杭州灣的船上，那是一艘雙桅烏篷海船。

據說武林盟主座下的七星特使胡三眼正在調兵遣將，預定後天凌晨突襲那艘烏篷海船。

聽完連么鳳的叙述，連勇第一個叫了起來。

「還等甚麼？蕭妹子，咱們這就趕去吧。」

蕭夢喬道：「別忙，連大哥，咱們還有時間。」

連么鳳道：「姐姐之意，是要考慮考慮？」

蕭夢喬道：「不錯，其中破綻很多，咱們不得不考慮考慮。」

連么鳳道：「甚麼破綻？」

蕭夢喬道：「第一，章君佑爲甚麼要住在杭州灣？如果他是爲了找我，爲甚麼一直呆在船上？其次，七星特使胡三眼突襲那艘海船爲甚麼要等待後天？章君佑不會水，他只要派幾個水功好的，鑿穿船底就可以解決問題了。第三，後天凌晨突襲，應該極端機密，如果人人都知道就不成爲突襲了。」

連么鳳道：「不錯，這些破綻果然很難自圓其說，不過，他們如此安排，究竟爲了甚麼？」

蕭夢喬道：「很簡單，要魚兒自己去上鈎。」

連么鳳啊了一聲，說道：「咱們是魚兒？」

蕭夢喬道：「妳說還會有誰？」

連勇道：「咱們怎麼辦？」

蕭夢喬道：「自然去吞魚餌了，我要瞧瞧他們的魚鈎結不結實。」

連么鳳道：「他們既然叫咱們去上鈎，必然已有萬全的準備，咱們冒然前往，不是太危險了麼？」

蕭夢喬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一定要給他們一點顏色瞧瞧。」

連么鳳道：「姐姐！我覺得咱們應該從長計議。」

蕭夢喬道：「咱們的目的是找章君佑，我何嘗願意冒險！不過，這般人無緣無故給我及章君佑安上一個盲煞淫魔的罪名，這口氣我實在嚥不下去。」

連么鳳道：「這當眞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只是他們爲甚麼要這麼做？」

蕭夢喬道：「這就難說了，也許武林盟主孟南湖爲了立威，也許他利用咱們做他沽名釣譽的一種手段，也許……唉，江湖之上詭詐百出，他們發動天下武林，對付所謂盲煞淫魔，誰能担保這不是一項陰謀？」

連么鳳道：「姐姐！我有個主意。」

蕭夢喬道：「甚麼主意？妳說。」

連么鳳道：「後天凌晨他們不是要襲擊烏篷海船麼？咱們僱條船跟着他們……」

蕭夢喬道：「這是甚麼好主意？我還不知道跟麼？」

連么鳳道：「姐姐別急，我還有下文呢。」

蕭夢喬道：「好，妳說。」

連么鳳道：「他們既要咱們上鈎，咱們只要一跟，必然會被他們發現。」

蕭夢喬道：「這還用妳說。」

連么鳳道：「可是他們注意的只是姐姐，由姐姐吸引他們的注意，我跟大哥就可以行動自如了。」

蕭夢喬點點頭道：「嗯，這還有一點意思。」

連么鳳道：「如果由我改扮姐姐，那麼上鈎的就不是咱們了。」

連勇雙掌一擊道：「好主意。」

蕭夢喬略作沉思道：「計劃是好，只是實行起來還有困難。」

連么鳳道：「甚麼困難？」

蕭夢喬道：「我畏懼日光，在白天必須以黑巾蒙着雙眼——」

連么鳳道：「我也蒙着雙眼，穿着姐姐的黑衣，咱們身材很像，他們不會瞧出來的。」

蕭夢喬道：「黑獄門下，聽覺異於常人，雖是目難視物，行動上尚無大碍，妳如果蒙上雙眼，只怕就寸步難行了。」

連么鳳道：「這一點好辦，咱們在黑巾上面挖兩個洞，黑布外面加一層黑紗，除非當面仔細瞧看，誰也不會發現其中有詐。」

連勇道：「蕭妹子，妳看怎樣？」

蕭夢喬道：「辦法可行，只是我要先去瞧瞧。」

連勇道：「怎樣瞧法？」

蕭夢喬道：「離他們襲擊日期，還有兩個夜晚，是麼？」

連么鳳道：「姐姐要上烏篷船逐個查看？」

蕭夢喬道：「雙桅烏篷船必然不會太多，我想兩個夜晚够了。」

連么鳳道：「雙桅烏篷船不會太多，但杭州灣的水域却十分之大，咱們如果用船去查，可能驚動別人，不用船，又怎能飛越那遼闊的海面？」（未完）

編後話

也許由於人們每天過着緊張生活的關係，對身體健康方面有所忽視，缺乏關懷；但也有人對這個問題過於敏感性，對疾病的恐怖，時有疑幻疑眞的感覺。

本刊在第七六三期刊出之「最新甩手運動」一文後，各地讀者對「甩手運動」能鍛鍊身體及療治疾病方法反應甚爲熱烈，深感興趣，尤以對文中刋載所列病例之驚人治療效果，垂詢至詳，紛紛來函要求將該文重刊一次。

編者有鑒於此，決定於近期本刊內，除將以前所載之「甩手」一文去蕪存菁重刊外，屆時並將竭盡心力搜集一切有關珍貴資料，醫案病例，練式姿態，並加以配圖詳解，務能達到使讀者對「甩手運動」易學實用的地步，敬希讀者千萬留意刊出日期。

× × ×

一塊重逾萬斤的巨冰，裏面直直的躺着一具屍體，轟動一時。可是，當地官府捕頭發現後，幾經艱辛昇至府衙剖驗時突然失去了冰中的屍體踪跡……這是中篇連載故事「冬眠先生」一文中的奇情曲折的故事，由今期起陸續刊出，這是蕭逸君最新巨著，萬勿錯過。

新派武俠長篇

金縷衣

東方英·文　盧　令·圖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小虎子從義姊菲菲口中，獲知古家堡許多秘密，當他急往黑牆別院外找到周宗良，要勸阻他別冒險進入黑牆別院，周宗良可不願對古劍菡失約，小虎子只好隨着周宗良進入院中。進入別院，果見古劍菡站在庭中，招手引領他們進入大廳，詎甫進廳中，驀見古夫人與風陵三姥端坐一廳中，古夫人要周宗良坦說來此用意，周宗良忖知無可隱瞞，只好直說是為師叔萬老先生而來古家堡，但今已得到古世伯的解釋，知道只是一場誤會，心中已經釋然，古夫人又向周宗良詢問，相不相信古堡主的說話——

水盡疑無路　花明又一村

周宗良點頭道：「古伯父之話，言之在理，小侄焉能不相信……。」

小虎子忽然接口道：「晚輩可不大相信！」

古夫人「素手金花」苗艷秋一笑道：「少俠何以不相信拙夫的話？」

小虎子一揚眉，只見周宗良不住的以目色示意，要他謹慎言語，小虎子却有小虎子的想法，他認為古夫人既然把他們誆了進來，明擺着就是一個不了之局，事到如今，還有什麼可顧慮的，倒不如率性的諷刺他們一下，說不定還可以得到意想不到的結果，因此，他根本不理會周宗良的眼色，笑了一聲，道：「因為古堡主的話，說得太完美了……。」

古夫人「素手金花」苗艷秋微微一點頭，道：「看來你連思維想法都承受了令師的衣鉢……。」

不承認，也不否認，忽然說了這樣一句話，說得小虎子暗暗一皺眉頭忖道：「這位古夫人對師父好像熟習得很，不知她與師父有沒有關係？……。」

正當小虎子心神一分之際，古夫人「素手金花」苗艷秋話鋒一轉，又問周宗良道：「賢侄，這是最後一問，也是最重要的一問，你要鄭重的回答老身。」

周宗良心神一凜，正要答話之際，小虎子搶着道？「且慢！晚輩是否可以請老前輩畧作說明？」

古夫人「素手金花」苗艷秋道：「你要老身說明什麼？」

小虎子道：「我們周大哥的答話如了老前輩之意，是怎樣一個說法，不如老前輩之意，又是怎樣一個說法？」

古夫人「素手金花」苗艷秋一笑，道：「最壞的結果，不過是請你們離開古家堡。」

小虎子道：「往好的方面想呢？」

古夫人「素手金花」苗艷秋道：「皆大歡喜。」

小虎子回頭向周宗良一笑道：「周大哥，………。」

周宗良一搖手道：「虎兄弟，你別亂出主意好不好？」

小虎子話聲一歛，下面的話就不好意思再說了。

周宗良向古夫人一欠身道：「伯母，你有什麼話？請問吧！」

古夫人「素手金花」苗艷秋面色一正道：「你老老實實說你對我們劍菡，有沒有誠意？」

周宗良舉目望了古劍菡一眼，只見古劍菡正以一雙含情默默的秀目向着他望來，兩人四道目光一交之下，周宗良陡然感到一陣內疚和不安，俊臉一紅，躊躇了很久的時間，才輕輕的歎了一口氣，道：「伯母，小侄愧莫能答。」

這是良心話，周宗良自認不能再欺騙她們了。

預料古夫人與古劍菡聽了這話，縱不切齒痛恨也必勃然大怒的反應，竟出乎意料之外的平靜。

只見古夫人「素手金花」苗艷秋微微一點頭道：「你很誠實坦白。」

話聲頓了一頓，接着又問道：「但為了什麼原因呢？是我們菡兒像她父兄一樣，不是理想的對象？」

周宗良搖頭道：「不，菡妹是一位很好的姑娘。」

古夫人「素手金花」苗艷秋道：「那是因為她的家庭背景不好了。」

她能說出這種話來，足見她還有自知之明，可是這種露骨的話，周宗良却很難表示得恰到好處。

古家的家庭背景，實在不好，可是在彼此尚未反顏相向以前，在禮貌上，周宗良却不能正面作答。

話又說回來，就算彼此翻了臉，周宗良也不會這樣指摘對方，因為這樣不但傷害了一片眞情的古劍菡，而且也顯得自己沒有修養。

周宗良搖了一搖頭，道：「問題是在小侄自己身上。」避開正面，這是最得體的應付方法。

古夫人「素手金花」苗艷秋微微一笑，道：「你自己有什麼問題？」

周宗良道：「因為小侄在修習一種神功，不能成家立業。」

古夫人「素手金花」苗艷秋黛眉一蹙道：「你這不是推托之詞吧？」

周宗良面色一正，道：「小侄說的是實話，伯母如果不信，小侄可以當面現醜，伯母法眼微察秋毫，當能看出小侄言之不假。」

古夫人「素手金花」苗艷秋畧一沉思，道：「賢侄，老身不是不相信你，但我是一個實事求是的人，所以想看看你練的那種神功，希望賢侄不要見怪。」

周宗良道：「伯母的態度理當如此，小侄如果不經伯母目證，自身亦有內愧不安之感，伯母能如此心平氣和的就事論事，小侄敬佩都來不及，那能不知事理，心生誤會之理。」

古夫人「素手金花」苗艷秋點頭讚口道：「賢侄少年有為，明理知機，將來前程一定遠大，……。」

話聲之中，忽然轉臉望着小虎子一笑道：「令師早年要是有你周大哥這份學養，他又何至於被人稱之為『鬼面人狼』。」接着，又感慨地長長的嘆了一口氣。

小虎子心中一動，暗暗忖道：「這古夫人對師父為什麼這樣熟習，難道他們眞有什麼淵源不成……？」

古夫人說了小虎子一句，勾起小虎子一片思維之後，話鋒一回，又問周宗良道：「賢侄要什麼東西，叫劍菡替你去取來吧！」

周宗良道：「不用別的東西了，有桌上這杯茶就可以了。」說着，伸出右掌，輕輕落在茶杯之上，然後雙目一閉，運功了片刻，手掌一收，欠身道：「現醜了，有請伯母過目。」

古劍菡越身而出，將周宗良那隻茶杯，送到古夫人身前茶几上。

古夫人舉目向杯茶之內望去，只見茶杯之中的茶水，明澈如鏡，完全沒有了碧綠的茶色，茶杯底下，沉落着十幾片茶葉，也少去了十之三四。

古夫入微微一皺清眉，將那茶杯輕輕送到蔡姥面前，蔡姥臉色微微一動，伸手杯中取出二三片茶葉，托在掌中，輕輕吐氣一吹，只見那二三片茶葉立時化成粉末，隨風飛得不見踪影。

古劍菡首先忍不住大聲叫道：「蔡姥，這是什麼功夫，能把茶葉在茶水之中炙乾成灰？」

蔡姥回目望着周宗良，微微一點頭，道：「少俠，你這功夫可是叫『一炁純陽功』？」

周宗良欠身答道：「正是『一炁純陽功』！」

蔡姥道：「老身聽說，這『一炁純陽功』，練到十成火候之後。隔水可以燃木，而毫不減少原有的水量，看少俠剛才的運功，茶水已被炙乾了十之三四，少俠練這功力的時間還不太久吧？」

周宗良道：「晚輩練這功夫還只有三年左右，所以功力不足，火候尚差。」

蔡姥點了一點頭道：「據說這『一炁純陽功』練成之後，並不是絕對不可以娶妻生子呀！」

周宗良道：「老前輩所見甚是，只是晚輩練此功夫不久，約要十年之後，才能達到成功之日。」

古劍菡接口叫道：「莫說十年，就二十年我也可以等你，……。」

古夫人叫了一聲，截口道：「菡兒，不要太感情用事了，……」

話鋒忽然一轉，馬上又問周宗良道：「賢侄，你既然習此『一炁純陽功』不久，我想你不會無因而發吧！」

古夫人精明極了，一句話問得周宗良黯然神傷，嘆了一口氣道：「往事不堪回首，你老人家就莫再問了吧。」

古劍菡情凄凄叫了一聲，道：「周大哥，是誰傷害了你？我去替你找她去！」

古夫人輕喝一聲，道：「菡兒，不要再惹你周大哥傷心了。」

古劍菡雙目之中，噙滿了淚水，情眞意切的道：「娘，你就答應女兒等周大哥十年吧！」

古夫人「素手金花」苗艷秋輕聲一嘆，叫了一聲：「賢侄……。」正要向下說話的時候，忽然隔室之內，發出一聲凄厲的叫聲，打斷了古夫人話聲。

古夫人「素手金花」苗艷秋臉色一變

，道：「她怎樣了？」

蔡姥道：「她近來情緒有點反常，不知是什麼原因，我去看看去。」話聲一落，人已離座而起，身形一閃，出房而去。

房中氣氛，無形之中，緊張了起來，剛才的談話也就自然的停頓了下來。

這時，大家都緘口默然，凝神一志的守着隔室的動靜。

忽然，隔室的蔡姥大聲叫道：「不好了，瘋婆子的瘋病又發了……。」

洪姥道了一聲：「我去看看！」身形一幌，飛身而去。

小虎子一作勢，也想隨後跟了過去，却被周宗良用眼色止住了。

但這種情形，都落在古夫人「素手金花」苗艷秋眼裏，同時，古劍菡又在背後暗暗的推了一推古夫人，意思是請她母親帶大家過去看一看。

古夫人「素手金花」苗艷秋顯然非常疼愛她這個女兒，雖然緊皺着眉頭，但還是點頭，勉強無奈地從座上站了起來，道：「我們大家也過去看看吧！」

走出房外，隔壁就是那瘋婆子的房子，她這間房子與別的房子不同，一眼就看得出乃是特別設計建築而成，四週的牆，比別的房子就厚實得多，而且用的都是又堅又硬的青鋼石。

房門用的也是鐵柵門，門上每一根鐵條怕不有小孩子手臂般大小。

周宗良等人，就隔着鐵柵門，站在門外向裏面望去。

這時，蔡姥與洪姥都已處身在房子之內，她們每人手中多了一根鮮紅色的短棍，守在一個白髮覆面的老太婆左右。

房內相當整潔，那老太婆的一身衣着也非常乾淨，她這時是坐在一張粗糙的板櫈上，兩隻手按在板櫈的兩頭，揚首瞪目的望着蔡姥與洪姥手中的那紅色短棍，虎虎作威，躍躍欲動。

顯然，她對那紅色短棍有着畏忌的心理，雖然虎虎作威，躍躍欲動，却是沒有立時發動。

小虎子特別注意那瘋婆子的面貌，只見她在這種情形之下，面上表情依然呆滯木納，顯是戴上了一具面具，只那面具製作得非常精巧，又緊貼在面上，不仔細看去，很難分辨出來。

小虎子人矮身子小，擠在鐵柵門前面，頭一伸就穿過了鐵柵門。

這時，只見那瘋婆子目光一直，兇光閃閃的一掃定在小虎子臉上。

只看得小虎子心神一震，一顆心猛跳了起來……。

那瘋婆子兩道目光，叫人說不出是什麼目光，仍是憤怒，又似是焦急；似是渴望，又似是迷惘，總之看得小虎子心裏直發慌。

小虎子暗叫了一聲：「不對……。」

詎料，那瘋婆子突然一躍而起，兩臂左右開弓，一分而出向着蔡洪二姥掃去。

蔡洪二姥顯然沒有料到瘋婆子會突然奮力而起，措手不及之下，只有閃身急讓，瘋婆子身形奇快，一射而起，形同怒矢般向着小虎子當頭撲到，……。

小虎子驚叫一聲，趕忙把頭縮了回來，堪堪避過那瘋婆子迎頭一抓。

那瘋婆子一把未曾抓到小虎子，十指一扣，便握着鐵柵門一面大叫着，一面猛的搖撼起來，只搖得全屋皆幌，積塵四散飛揚。

看那樣子眞可能把整個的房子搖倒。

可是，這時蔡洪二姥，已隨後撲到，各舉紅色短棍向着瘋婆子左右兩肩之上點到。

瘋婆子被那紅色短棍點得楞了一下，但一楞之後，她又猛的把鐵柵門搖了起來，她似是鐵了心，非闖出這牢籠不可，只一心一意的搖幌那鐵柵門。

蔡洪兩姥一棍未能點倒那瘋婆子，接着又一連點了那瘋婆子三四棍，那瘋婆子仍然不止不休又叫又鬧的搖幌那鐵柵門。

蔡洪兩姥雙目之中眨起了疑訝之色，舉起紅色短棍又待向瘋婆子身上落下時，古夫人忽然搖手喝道：「够了，讓她自己慢慢停下來吧！」

蔡洪二姥收回紅色短棍，虎視眈眈的守在瘋婆子兩旁，準備隨時出手。

那瘋婆子大叫大嚷的搖了一陣，果然，氣力用盡，慢慢停了下來，接着，身子一攤，便向地上坐了下去，這時，她口中還呢呢喃喃的叫着呼着，……

小虎子心中一動，豎起耳朵，凝神聽去，好像她那呼叫之聲，正是叫着自己的名字「小……虎……子……小……虎……子……。」

他越聽越像是呼叫自己的名字，當下，暗運傳音神功向周宗良道：「周大哥，你仔細聽聽那瘋婆子的呼聲，是不是在叫我的名字？……。」

周宗良一凝神聽去時。那瘋婆子的呼聲已經模糊不清，漸漸的完全沉寂了。敢情，她這時已呼呼入了夢鄉，酣然大睡了。

蔡洪二姥把瘋婆子抬在床上，退了出來。

小虎子心念起伏如潮，忍不住問道：「老前輩，這是怎樣一回事，她怎會忽然之間睡起大覺來？」

古夫人「素手金花」苗艷秋嘆息一聲，說道：「這瘋婆子可厲害得很，瘋病一來的時候，誰也制她不住，逼得沒有辦法，後來請人配了一副奇藥，才算是能够控制她了……。」

微微緩了一緩，不待小虎子再問，接着又道：「那紅色短棍，裏面便是裝了那種奇藥，棍端有一枚空心鋼針，點她的時候，那種藥物就進入她體內了，所以她才能安靜下來。」

小虎子問道：「她這樣，能够安靜多久？」

古夫人「素手金花」苗艷秋道：「今天情形特殊，她們差不多點了她六七棍，總要一二天，才能清醒過來。」

周宗良一想機會難得，鼓着勇氣問道：「伯母，這是個難得的機會，可不可以讓小侄看看她的本來面目？」

古夫人「素手金花」苗艷秋微微一笑，道：「當然可以！」接着向蔡洪二姥點了一點頭，蔡洪二姥伸手打開了鐵柵門。

小虎子人矮手腳快，當先跑到瘋婆子床前，伸手去揭瘋婆子臉上的面具，可是，他一伸手之下，楞得張口瞪目，愣在那

裏了。

原來，瘋婆子臉上戴的那面具，製作得非常奇特，像是一個套子一樣，綿絲合縫的套在頭上，頭頂空着一截，可以讓頭髮生長出來，離面以下，直到頸部爲止，都整個的套在面具之內，也不知這面具是怎樣戴上去的。

周宗良見了小虎子那驚愕失望的神態，問道：「小虎子，怎樣了？」

小虎子嘆了一口氣道：「這面具取不下來啦！」

周宗良不相信的道：「怎會取不下來？」接着，手一伸向她臉上摸去……。

古夫人「素手金花」苗艷秋搖頭一嘆道：「這面具確是取不下來，要能取下來，我們早就替她取下來了。」

小虎子心中一動道：「我們用刀子來割，可不可以？」

古夫人「素手金花」苗艷秋道：「刀子割也沒有用，因爲她這面具已經和她生長在一起，無法分開了！」

周宗良雙眉一皺道：「有這種事！」

古夫人「素手金花」苗艷秋道：「你們看看她後頸窩，就可以看到一處割裂過的疤痕。」

小虎子托起她的頭一看，果然正如古夫人所言，不由劍眉一軒，勃然大怒道：「好毒惡的手段！」

古夫人「素手金花」苗艷秋道：「可不是，可惜的是她無法說出那害她的人是誰？」

小虎子一怔道：「你們也不知道？」

古夫人「素手金花」苗艷秋道：「我們找到她時，就是這個樣子了，她自己又瘋了，糊裏糊塗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來，到底是誰害了她，只有天知道了。」

小虎子道：「我聽說，她是大堡主的師母，不知是眞是假？」

古夫人「素手金花」苗艷秋一笑道：「你相信麼？」

小虎子道：「有相信的理由，她要不是大堡主的師母，我想貴堡也不會這樣照顧她了。」

古夫人「素手金花」苗艷秋道：「難道就不會爲了別的理由麼？」

小虎子道：「這樣說來，那她並不是大堡主的師母了？」

古夫人「素手金花」苗艷秋道：「這也很難說，也許她眞是拙夫的師母也說不定。」

小虎子被說得一楞，糊裏糊塗的道：「老前輩，你眞把晚輩唬住了。」

古夫人「素手金花」苗艷秋道：「我說的是實話，因爲她的身份根本無法證明，當然也可能就是拙夫的師母。」

小虎子一笑道：「是不是還有更進一步的可能性？」

古夫人「素手金花」苗艷秋點了一點頭，道：「有！因爲她口中常呼叫拙夫年輕時的一個綽號『小鬍子』，剛才她不就叫過『小鬍子』麼……。」

小虎子啞然失笑道：「剛才我還以爲她是叫我『小虎子』啦！」心理上的負担立時一鬆，精神舒暢多了。

周宗良接口問道：「伯母，剛才可是說另有別的理由這樣照顧這位老前輩。」

古夫人「素手金花」苗艷秋點了一點道：「是！」

周宗良道：「不知小侄可得與聞？」

古夫人「素手金花」苗艷秋道：「老身今天利用這個機會，把賢侄約來此地，本意就是想和賢侄開誠一談，平日不能說的話，今天老身也準備盡情一說了，……這裏不是談話之地，我們還是回到廳中去吧！」

大家回到廳中，坐回各自座位上，古夫人「素手金花」苗艷秋望了一眼周宗良，又回頭望了古劍菡一眼，輕輕喟嘆一聲，道：「你們雖然沒有夫妻的緣份……」

一言未了，古劍菡馬上提出抗議，截口道：「娘，女兒不相信這句話！……」

古夫人「素手金花」苗艷秋搖手止住古劍菡，說道：「你不要打岔，聽爲娘把話說下去！……你們雖然沒有夫妻緣份，老身還是希望賢侄你能够帮老身一個忙，把菡兒帶離古家堡，給她安排一個好好的歸宿！……。」

古劍菡大聲叫道：「不！我和周大哥要沒有緣份，誰也別想娶我，我要丫角終老，過此一生。」

古夫人「素手金花」苗艷秋搖頭一嘆道：「痴丫頭！痴丫頭！你這話不說得太早了麼？……。」

話鋒一回，接着向周宗良道：「賢侄，你能不能帮老身這個忙！」

周宗良劍眉一蹙道：「伯母，小侄不懂你的意思，菡妹留在你身邊不是好好的麼？爲什麼要將她送走呢？」

古夫人「素手金花」苗艷秋道：「你眞認爲她留在堡中會安全麼？」

不！誰都看得出來，像古家三兄弟這種行爲，遲早有一天會招來彌天大禍，落個家破人亡。

眞想不到古夫人不但是個有心人，而且，也是一個非常有遠見和勇敢的女人。別的不說，她能在這種環境之下，有這種構想，實在是一件非常不容易，而難能可貴的。

小虎子與周宗良不由得相覷了一眼，互一點頭，對古夫人「素手金花」苗艷秋肅然產生了敬意。

小虎子口沒遮攔地道：「老前輩，既然有此遠見爲什麼不多勸古大堡主呢？」

古夫人「素手金花」苗艷秋一嘆道：「老身勸了他二十年了，他要聽老身的話，也就不會逾陷逾深了。」

周宗良道：「既然如此，伯母又不顧同流合污，爲什麼不親自帶了菡妹離此而去呢？」

古夫人「素手金花」苗艷秋苦笑一聲道：「賢侄，你別看錯了，其實老身也不是什麼好人，古家堡之有今天，老身不能辭其咎，何況老身早年在江湖上樹敵甚多，留在古家堡尚能苟延殘喘，離開古家堡等於自速其死，我又那能照顧菡兒呢？」

周宗良覺得這個責任太重大了，不免猶豫地沉思起來。

小虎子却認爲古夫人這樣肝胆相照的相托，實在義不容辭，不待周宗良決定，便一拍胸脯道：「老前輩既然這樣看得起我們，晚輩代我們周大哥答應你了……」

周宗良急忙搖手截口道：「虎弟，且

慢！」

小虎子道：「周大哥，你要怕事，小弟我負責好了。」

周宗良苦笑道：「你負責，你還不知道人家古姑娘願不願哩？」

古夫人「素手金花」苗艷秋道：「菡兒不會不願意的……。」

古劍菡忽然截口叫了一聲：「娘！……」可是，她叫過那聲「娘」之後，螓首一垂，又沒有了下文了。

原來，古夫人這時暗中用傳音神功吩咐她道：「別自作聰明了，娘都是爲了你，你只要記着『精誠所至，金石爲開。』的話，你遲早都可以得到他的。」

古夫人「素手金花」苗艷秋回頭一笑，問古劍菡道：「菡兒，娘的話，沒答錯吧！」

古劍菡幽幽的嘆息一聲，道：「女兒爲娘的話是聽。」

古夫人「素手金花」苗艷秋緊接着追問周宗良道：「賢侄，現在就看你的。」

周宗良被迫無奈，只好一咬鋼牙道：「小侄既承伯母看得起，以菡妹相托，小侄領命就是。」

古夫人「素手金花」苗艷秋向古劍菡招手道：「菡兒，從拜投見宗良哥哥！」

周宗良連忙搖手，道：「菡妹，使不得……。」

可是，古劍菡已嬌軀一擰，口稱「宗良哥哥」，拜倒在地，慌得周宗良忙着把她攙了起來。

這時，古夫人「素手金花」苗艷秋面色一正，肅然道：「菡兒，從今天起，宗良哥哥就是你的親人了，以後你的一切，就叫忠良哥哥替你安排了。」

古劍菡垂手領命道：「是！」

古夫人吩咐過古劍菡回頭向小虎子微微一笑：「虎少俠，剛才你也拍過胸脯了，你對菡姊姊，也有一份責任啊！」

小虎子揚着頭笑道：「老前輩放心，我小虎子說話算數，甚至將來周大哥欺負了令媛，我都可以代表你和他算帳，不過有一點……。」

突然話聲一頓，望着古夫人微微一笑引得古夫人接口問道：「有一點什麼？」

小虎子道：「晚輩不願當弟弟，我要當哥哥，當了哥哥，才好管事。」

古夫人「素手金花」苗艷秋一笑道：「你今年多大年紀？」

小虎子笑笑地說道：「足足十九歲半了！」

古夫人「素手金花」苗艷秋呵呵一笑：「你眞有十九歲半麼？」

小虎子面色一正，指着周宗良道：「四年前，周大哥救過晚輩一次，那時我已十五歲多了，這一點周大哥可以證明。」

周宗良笑道：「我只能够證明你四年之前就這樣大小，至於你有沒有十九歲半，我可不大清楚。」

小虎子爲人精明無比，由於個子小，就是怕人說他小，對於這方面，他却常常失去應有的冷靜，急得跳了起來道：「周大哥，你這人不够朋友，你明明知道我有十九歲半，這時却抽我的後腿……。」

周宗良哈哈笑道：「好！好！好！就算你有十九歲半吧！」

小虎子這才嘻嘻一笑道：「古姑娘，你是不是該叫我一聲虎大哥？」

古劍菡小咀一噘，小蠻靴一頓，道：「我才不叫你大哥哩！」

古夫人「素手金花」苗艷秋笑道：「菡兒，你今年十九歲還不到，照說你眞該稱小虎俠一聲大哥才對。」

古劍菡搖着頭道：「不！他那麼大一點點，那裏配當哥哥，……。」

古夫人笑「素手金花」苗秋艷道：「菡兒，我說你好笨啊！當姊姊那有當妹妹好，當姊姊妳得處處照顧他，當妹妹可就該由他來照顧你了……」

古劍菡「啊！」的聲，轉向小虎子，嬌滴滴的叫了一聲，道：「虎大哥，你當了哥哥，可得有個哥哥的樣子啊！」

小虎子這時只要當哥哥，那裏管將來的事，只樂得笑呵呵的道：「一定！一定！將來一定有個大哥的樣子。」

在大家的笑聲裏，古夫人「素手金花」苗艷秋忽然輕輕的嘆了一口氣，大家笑聲一斂，只聽古夫人道：「老身很感激你們答應替我照顧劍菡，我這裏備好了一份小小的禮物，希望你們不要推辭，收了吧！」伸手懷中，取出一個紅紙包，交給了古劍菡，然後再要古劍菡送給周宗良。

這是一份準備好了的禮物，因爲事先有所準備，可見事出至誠，是不容許周宗良不接受的。

周宗良也是江湖奇士，毫不裝模作樣設詞托讓，接過那份禮物，欠身一禮道：「多謝伯母！」

古夫人「素手金花」苗艷秋一笑道：「不必多謝……你先打開看看，有什麼不明白的地方，也好現在由老身說明。」

周宗良打開了紅紙包，從裏面取出來一張字條，只見那條子上寫着：「西湖靈隱寺護法天尊神像左脚脚心之內」十七個字。

周宗良微一沉吟，古夫人「素手金花」苗艷秋已自接口道：「這句話，就是這些年來從瘋婆子身上得來的，也就是我們把那瘋婆子長年供養在敝堡眞正原因。」

周宗良道：「那一定是一件很寶貴的東西了。」

古夫人「素手金花」苗艷秋微微一笑道：「有人說那是一份『神武寶庫』的藏寶圖，是否屬實，老身就不敢肯定的保證了。」

小虎小一聽那是神武寶庫的藏寶圖，忍不住「噗哧！」一聲，笑了起來，道：「什麼『神武寶庫』……。」他本來想說「什麼神武寶庫，簡直騙人！」話到口邊，忽然覺得這句話不能說，於是一斂口，沒有再說下去了。

古夫人「素手金花」苗艷秋當然不知道小虎子對神武寶庫比誰都清楚，含笑着解釋道：「神武寶庫，乃是三百多年前，一位武林前輩遺留下來的終生積蓄，其中有各種人間珍奇寶物和武林秘密，得之財產可以富甲天下，武功可以獨霸鰲頭，拙夫爲人不德，不是得寶之人，所以相贈給兩位，尚望兩位能善爲運用，替敝堡稍贖罪愆。」

不管「神武寶庫」的眞實性如何，那是因爲古夫人不知道眞像的緣故，可是，

她這份存心，却是令人感動不已，所以，小虎子不敢再露輕蔑之色。

周宗良與小虎子的反應又完全不同，因爲他並不知道「神武寶庫」已經有人捷足先得，感動得紅着一張臉道：「伯母，您這份厚賜，小侄萬萬不敢領受，就古伯父方面，您也不好交待……。」

古夫人一笑道：「你古伯父根本不知道我們已經問出了這句話，而將來我們也不會將這句話告訴他，他那方面，你儘可以放心，他是不會知道的，老身看中了你們，你們就是將來的得主，當仁不必多讓了。」

小虎子看周宗良的樣子還想推辭下去，趕忙一抱拳，道：「晚輩謝過你老人家了。」

古夫人「素手金花」苗艷秋朗笑一聲道：「賢侄，你看小虎子多爽快，快不要再說了。」

周宗良怪責了小虎子一眼，只好謝了古夫人。

古夫人又道：「你們記下這句話就好了，不必再留着那字條引人疑竇了。」

周宗良應了一聲：「是！」雙手一合，把那張字條震得粉碎，投入茶杯之內。

古夫人「素手金花」苗艷秋忽然轉頭向洪姥道：「洪二姊，其他的東西準備好了沒有？」

洪姥點了一下頭，轉身走了出去，片刻之後，提進來二隻行囊，一語不發的放在古夫人面前桌上。

她們似是不愛說話的人，能不說話，總是不說話。

古夫人「素手金花」苗艷秋轉頭向小虎子歉然一笑，道：「虎少俠，因爲事先沒有料到有你，所以沒有替你準備得，請你多多見諒。」

小虎子一笑道：「我是懶人，最怕在身上添零碎，謝之都來不及，那有見怪之理。」

古劍菡顯然也不知道古夫人有此安排，臉色一變，說道：「娘，您這是什麼意思？」

古夫人「素手金花」苗艷秋强顏苦笑道：「我送你們離開這裏呀！」

古劍菡一震道：「你要我們現在就離開？」

古夫人「素手金花」苗艷秋黯然一嘆道：「孩子，世無不散的筵席，現在走與將來走有什麼不同，反過來說，現在你們還能够脫身，再拖延下去，你們就走不了啦！」

古劍菡玉容慘淡地道：「不！女兒不能在這個時候離開您。」

古夫人凄然苦笑，道：「娘的希望都在你身上，你要不聽娘的安排，娘這一生就活得全無意義了。」

古劍菡哀告地道：「娘，女兒不聽您安排，只是不願這樣忽忽忙忙的離開你，您讓女兒多在您身旁多侍奉您十天八天，也好叫女兒畧盡一份孝心，再離開您好不好？」

古夫人「素手金花」苗艷秋面色一冷，斬釘截鐵的道：「不行！」

古劍菡悲傷地大叫一聲，道：「娘啊！女兒這一出走，可能就是生死永別，你老人家爲什麼這樣狠心，不讓女兒多陪您幾天呢？」張開雙手，撲地抱住古夫人，膝，埋頭伏在她膝上，大放悲聲的慟哭起來。

古夫人長嘆了一聲，撫着古劍菡的秀髮，語聲慈和的道：「孩子，娘又何嘗願意你離開我，只是你出走的時機稍縱即逝，你現在不走，明天就走不了啦！」

古劍菡道：「爲什麼走不了？」

古夫人道：「你爸請了很多朋友，來加强全堡內內外外的戒備，那時情勢大變，莫說是一個人，就是一隻飛鳥也難以出入了。」

古劍菡又叫了一聲：「娘！」伏在古夫人膝上哭了起來。

這次，古夫人只輕輕的撫着她的秀髮，沒有再說什麼，讓她哭够之後，才輕輕的拉起她道：「不要哭了，起來準備準備，娘親自送你們出堡去吧！」

古劍菡點了一點頭，梨花帶雨地站了起來。

古夫人舉目望了周宗良與小虎子兩人一眼道：「你們也不能這樣出去，得委屈你們換一下裝。」

小虎子道：「換什麼裝？」

古夫人道：「換女裝。」

小虎子道：「我可不幹。」

古夫人「素手金花」苗艷秋苦笑着道：「虎少俠你就別再和老身爲難了吧。」

小虎子道：「晚輩那是和您老人家爲難，因爲晚輩的身份，並沒有別人知道，我要是隨時可走，根本就用不着和他們一道走，自然不必急在這時候離去，……」

話聲忽然一頓，叫了一聲，接着又道：「對了！最重要的是，我還要躭在這裏想法子救萬老前輩他們脫困。」

古夫人道：「萬大俠他們脫困的事，老身自有主張，用不着你煩心，……至於你不願和他們一路走，倒不是不可以，因爲你除了老身之外，別人確然還沒有注意你，你又是一個下人的身份，將來不會沒有離開的機會。」

小虎子一笑道：「老前輩眞是明白人，一說就通。」

古夫人微微一笑，一推古劍菡道：「帶你宗良哥到隔壁去化裝去！」

周宗良俊面一紅，也想說不走，却被古夫人面色一變，止住道：「一切以全局爲重，不要多說了，快去吧！」

同時，小虎子又在一旁推風助浪，硬把周宗良推出房外去了。

周宗良再從外回來的時候，已經換上了女裝，頭上包着一條桃紅色的輕紗，身上披了一件猩紅的披風，除了身材，微高了一點外，實在是一位美麗得不能再美的美姑娘了。

古夫人「素手金花」苗艷秋站起身來，道：「走吧！」帶了他們從進來的秘道出了那座別院。

出了別院，古夫人向小虎子一揮手道：「沒有你的事了，你回去吧！」

小虎子向周宗良與古劍菡一抱拳道：「小弟不送了。」轉身射入暗影之中。

小虎子射入暗影中後，那能眞的放心離開，隱起身形，又暗暗的跟在他們身後走去。

（未完）

新派武俠傳奇故事

文：紅令　圖：秦盧

大豪傑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關山雲和古素蘭決定往北峽山投古素蘭之叔，擬練好武功後再行俠江湖，路經桃溪，古素蘭擬到一盲婆及其子喜兒開設的飯店打尖，至則見喜兒驚呼不要殺他，却不見盲婆，古素蘭知有意外，忙與關山雲找進地下室，見一具白骨，忖料是盲婆遺屍，兩人正擬搜尋，驚覺出口爲喜兒關閉，正呼喚間，驀聽有人到來，旋又聞喜兒驚呼不要殺我之聲，隨後有人向喜兒發話，自稱是虎兒之父，不願見喜兒捱苦，下手將喜兒殺死，關、古二人已猜出那人是誰，關山雲着古素蘭噤聲，示意上面那人仍未離去——

毒蜂戲嫩蕊　死洞困金龍

古素蘭道：「幹什麼？」

關山雲道：「搜索。」

「搜索何物？」

「他可能已知喜兒的母親死在這屋中，而他一再要尋找喜兒的母親，大概是要向她索取某種東西。」

「聽，他好像在上面搬移東西！」

「嗯，我看，他遲早會找到這間練功房……」

「那怎麼辦？」

「咱們準備一下，等他打開出口時，乘其不意飛衝出去。」

「好！」

於是，兩人仗劍走上木梯頂端，準備行動。

這時，上面的响動聽來更爲清晰，可以聽出對方正在用力搖撼那隻鐵鼓凳！

關山雲緊張的等待着。

終於，鐵板上面响起「克嚓！」的一聲，鐵板一下彈開了！

關山雲大喝一聲，手中寶劍往上一冲，人跟着電射了出去。

這一行動是非常危險的，因爲出口很狹窄，對方若及時出手，他根本無法招架或閃避。

但結果情形很好，對方並未及時出手襲擊，而讓他分毫無傷的縱飛出練功房，到了地面上的臥房！

他爲恐對方乘機攻擊後面的古素蘭，故於飛上地面的次一瞬間，手中寶劍猛然環掃而出！

「呼！」

寶劍環掃之下，却發現根本沒有人出手抵抗！

人在那裏？

原來，人在地上！

關山雲一眼看清之下，不禁大聲道：「咦——是你呀！」

來人匍匐在地上，口中在流血！

他竟是喜兒！

他竟然還活着，竟然爬入臥房來打開練功房的出口，讓關，古二人脫困！

隨後飛出的古素蘭也看到了躺在地上的喜兒，她也吃驚的叫道：「啊哎，是喜兒！」

喜兒靜靜的匍匐着沒動，只有胸部在劇烈的起伏着，似乎打開練功房的出口已費盡了他所有的力氣，他再也無力動一下了。

關山雲扔下寶劍，趨前抱住他，叫道：「喜兒！喜兒！你沒事吧？」

喜兒身上沒有刀劍的傷口，但是口中不停的在流血，顯然他是被那人以重手法擊傷的。

他神智似尚清楚，只是沒力氣說話，正在困難的喘着氣，每喘一下，就溢出一口鮮血！

古素蘭道：「他不能說話了！」

關山雲也看出他已回生乏術，當下便道：「喜兒，我帶你下去看看你娘吧！」

他覺得讓喜兒和他母親見「最後的一面」是應該的，不料他正要動手將喜兒抱起時，喜兒突然抬頭大叫起來：「不要！不要！我不要見我娘！我娘沒……沒死！我娘不……不會死的……」

叫罷，雙目一直，刹時斷了氣！

關山雲爲之愕然。

古素蘭呆呆的望着喜兒，接着泫然淚下，道：「原來他早知道他母親死了，他只是不肯接受現實罷了！」

關山雲嘆道：「眞可憐……這幾個月來，眞不知他是怎麽挨的！」

他伸手將喜兒的眼皮撫闔，再將其身體翻轉過來，然後掏出自己的汗巾，蓋上了喜兒的臉。

古素蘭飲泣道：「他雖然傻，但並非什麼都不懂，他還知道應該在死前救咱們出來……」

關山雲站立起來，道：「咱們來想辦法把他們母子好好掩埋吧！」

他拾起地上的寶劍，走到屋外，舉目四顧，最後在屋後的山脚下選好一塊地，即動手掘坑。

兩人忙了大半天，才將喜兒的屍體和其母的骨骸分別埋入地下。

此際，黃昏已臨，暮烟漸濃，不久忽然下起大雨，好像在爲喜兒母子的悲慘際遇而哭泣……

古素蘭道：「咱們怎麼辦？」

關山雲道：「只好在這裏過一夜，明早再走了，妳不怕吧？」

古素蘭道：「不怕。」

關山雲道：「餓不餓？」

古素蘭道：「有一點但不要緊……」

關山雲看着還拿在手上的寶劍，道：「這把寶劍原是喜兒母親之物，剛才忘了一起埋入地下，現在如何處理較好呢？」

古素蘭道：「你留着吧，我相信喜兒的母親泉下有知，一定樂於將此劍贈送給你的！」

關山雲目前正在勤練「龍鬚劍法」，亦覺需要一把寶劍，當下點頭道：「好，如果有一天我能使用此劍擊敗他，也算對得起她了。」

古素蘭道：「劍鞘還在練功房吧？」

關山雲道：「是的，我去拿出來。」

他轉入臥房，進入地下的練功房中，拾起放在地上的劍鞘，將劍插入，正欲退出之際，視綫忽被某種奇怪的現象所吸引住。那奇怪的現象，是原先白骨所倚靠的一塊牆壁，那塊牆壁上有個一尺見方的縫隙，形狀很像是嵌在壁內的一個鐵箱子的門！關山雲趨近細看，斷定是個鐵箱不錯，便伸手將它打開，一眼望入發現裏面有兩種東西，一是兩把小扳柄，一是盒子！

他立刻看出那兩把小扳柄必是開關練功房的東西，當即回對出口喊道：「古姑娘，妳下來看看！」

古素蘭應聲進入問道：「什麼事？」

關山雲一指壁內鐵箱道：「妳看，原來開關就在這裏，剛才因被白骨擋住，一直沒有發現。」

古素蘭上前觀看，欣然道：「那兩把小扳柄就是開關用的？」

關山雲道：「不錯。」

古素蘭道：「那盒子呢？」

關山雲道：「想是她收藏的私物。」

古素蘭道：「快拿出來看看！」

關山雲遲疑道：「可以麼？」

古素蘭道：「她人已亡故，看看何妨。」關山雲於是取出盒子，就燈下細視，但見是個木製的盒子，沒有什麼稀奇，他輕輕將盒子打開，便見盒中放着一叠薄薄的木片，上面——也就是第一塊木片上——寫着幾個大字和幾個小字。

大字，寫的是「金龍九大式」。

小字，寫的是「癸丑仲秋南海蜉蝣客諸葛志雲手錄」十五個小楷。

古素蘭一見之下驚咦一聲道：「南海蜉蝣客諸葛志雲？這是她的姓名麼？」

關山雲道：「不是，這是幾十年前，一位名揚天下的武林奇人的名號，我曾聽家師說過。」

古素蘭吃驚道：「他是怎樣人物？」

關山雲道：「據說武功絕世，尤其是劍法，更練到能够發劍氣飛斬百尺高空的飛鳥的境界，但他喜歡大海，故大半歲月均在海上度過，武林中人多只知其名而不見其人，聽說五十歲就死了。」

古素蘭道：「這麼說，喜兒的母親，……」關山雲道：「可能是『南海蜉蝣客諸葛志雲』的女兒！」

古素蘭道：「一定是的！一定是！」

關山雲一指木片上的「金龍九大式」五字，微微笑道：「識得這門劍法麼？」

古素蘭點頭道：「當然識得！」

關山雲道：「現在妳可以連想出一個故事來了吧？」

古素蘭又點頭道：「是的，他年輕時娶了諸葛志雲的女兒，因成爲諸葛的女婿而練成『金龍九大式』，後來就名滿天下，但也許是諸葛志雲的女兒替他生了個白痴的兒子，或是他根本就沒眞心愛她，於是他遺棄了她們母子，另去娶妻生子。」

關山雲道：「對，而食肉魔和食骨魔年輕時，可能與諸葛志雲有些淵源，因此最近二魔的行爲使他懷疑到可能是喜兒母親慫慂的，目的在殺他報仇或破壞他名譽，於是他就迫不及待要見喜兒的母親！」

古素蘭道：「不錯，但很顯然的，喜兒的母親已死亡九個月以上，二魔的殺人行爲，似與她無關。」

關山雲點點頭道：「咱們上去吧。」

兩人出了練功房，就在臥房中仔細察看盒中之物，發現木片共有十八塊，每兩塊木片記錄一個劍式，此外別無他物。

古素蘭疑惑地道：「她爲什麼沒有遺書呢？」

關山雲道：「也許她並不知自己會猝然死去，故沒有預立遺言。」

古素蘭道：「這樣一來，咱們竟連她的名字也不知道了。」

關山雲道：「我想大概可以慢慢打聽出來，現在的問題是：咱們如何處置這個劍譜？」

古素蘭道：「很簡單，你收下就是了。」關山雲道：「這怎麼行？」

古素蘭道：「有何不可？這是喜兒的母親死後有靈，引導你來此找到這個的，目的是要你練成『金龍九大式』之後，替她報仇！」

關山雲肅容道：「如此一來，我豈非

註定要和他對敵了？」

古素蘭道：「你怕麼？」

關山雲搖頭道：「我不怕，我只是不願鬧出太多的是非來，妳知道我將來是要出家的，出家人不可以──」

古素蘭打岔道：「我最討厭你說這句話，無緣無故老是說要出家，我問你，到底入世行善好還是出世修身好？」

關山雲笑笑道：「啊，瞧不出妳倒會說出這麼有深度的話來了！」

古素蘭道：「難道不對？」

關山雲道：「並無不對，我也知道入世行善比誦經唸佛更好，只是我不贊成報仇……」

古蘭素道：「惡人應該受到懲罰，你不是常說因果循環報應不爽這句話麼？」

關山雲道：「不錯，但應由天來報，我敢說不須多久，他必會遭到報應的。」

古素蘭道：「上次你說過希望能在明年的比武大會上擊敗他，是不是？」

關山雲道：「是的……」

古素蘭道：「那麼，練成『金龍九大式』之後，更有希望擊敗他！」

關山雲笑了笑道：「我就怕吃不消，包括這門『金龍九大式』在內，現在我一共要研練四種武功，要在十個月之內練成四種武功，恐怕……」

古素蘭又打岔道：「不要緊，能够練多少就練多少，總之有益無害！」

關山雲道：「明天咱們還去妳叔叔的家麼？」古素蘭道：「是的，照原定計劃行事！」

×　×

金龍老人歐陽天也在按照原定計劃行事──趕赴杭州西湖風篁嶺見散花娘子鍾月英。

他的確急於想見散花娘子鍾月英，因為當今十大高手之中，現在只剩下散花娘子一個還生死不明，他希望散花娘子還沒死，這樣他就有機會在風篁嶺上碰上二魔了。

他知道二魔絕不會單單放過散花娘子一人，因此他若能在二魔之前趕到風篁嶺，就一定可以見到二魔，他認為憑自己的武功，再加上散花娘子的協助，要生擒二魔並非難事。

他打定主意一定要生擒二魔，因為他隱約感到二魔的殺人必有重大的陰謀如與明年的比武大會有關，他就不能不趕快弄個明白了。

他不願被流言所傷，更不願有人在明年的比武大會上取他的地位而代之。

是故，他速程疾趕，恨不得一下飛到西湖……

半個月後，他終於趕抵杭州西湖。

到達西湖的時候，夜已深沉，他稍事停歇進食，即繼續動身，直奔南山路，抵南山路龍井寺，再循山路往上走，不久即到風篁嶺。

大約十年前，他曾到西湖遊湖，順便拜訪過散花娘子鍾月英，故風篁嶺對他並不陌生。

這是一塊景色幽美的地方，但因山路崎嶇難行，平時很少有遊客登臨，夜裏更是罕見人跡了。

在當今的著名武林高手中，他對散花娘子鍾月英很有好感，這因為散花娘子長得美，而且個性放蕩，只要是她看得順眼的男人，她都肯大開方便之門──十年前他就曾做過她的入幕之賓──這也就是他為何願意遠迢迢的趕來探視她的一半原因，他私心認為即使在風篁嶺等不着二魔，也絕不致虛此一行的。

登上風篁嶺，散花娘子的「花莊」立刻出現於眼前，那是一座建築頗為別緻的莊院。

整個莊院均是用竹子建成的，外面圍以竹籬，視綫透過籬笆，雖是在夜裏，仍可見到許多花卉，情景美極了！

此刻，莊院內有燈光射出，一向喜歡深居簡出的散花娘子，顯然正在她的「花莊」之內。

可是，金龍老人歐陽天走近到花莊門口之際，立刻發覺氣氛不對，他是身經百戰的武林高人，感官特別的敏銳，任何地方隱伏着危機，他都能立刻感覺出來──現在他所感覺到的是：花莊之內充滿一股殺伐之氣！

他立時剎住了脚步，面上呈現出狐疑之色，暗忖道：「這是怎麼回事？莫非二魔已先一步趕到此地來了？」

一想到這個，他不敢怠慢，立即雙足微頓，縱身飄過竹籬，輕輕的落到一幢竹屋之上。

花莊約有十幾間竹屋，中間有一塊空地，此刻空地上燈火通明，似有不少人提燈站在那裏，却沒有一點聲響，全莊一片死靜！但靜中有殺伐之氣！

金龍老人輕移手脚，爬到屋脊頂端，頭向空地那邊望去，一見到那空地上的情景，心頭一陣狂喜。

原來空地上正有一場激戰即將展開！

空地四邊，站着四名手提宮燈的婢女，而空地中央，對立着一個中年美婦和一個長髮老人！

中年美婦，即是十大高手中名排第九，艷名四播的散花娘子鍾月英！

長髮老人，正是食肉魔！

此刻，散花娘子和食肉魔正在蓄式對峙，雙方劍拔弓張，激戰已到一觸即發的時候。

食肉魔態度較為從容，醜惡的臉上掛着「吃人」的獰笑，似乎對於即將觸發的一場激戰，有着十拿九穩的把握。

散花娘子則畧現緊張。

這也難怪，她早知道食肉魔的能耐，她對這一場激戰是全無信心的。

忽然，食肉魔咀裏迸出一聲冷笑，打破了沉靜道：「散花娘子，妳還在等什麼呀？」

散花娘子冷冷道：「等你先動手！」

食肉魔桀桀一笑道：「老夫先動手，妳就沒有機會了！」

散花娘子道：「放你娘的臭屁！」

食肉魔笑道：「老夫看得出妳心裏很害怕，妳要是不想打這一架，就依老夫的要求，跟老夫睡一覺！」

散花娘子格格脆笑道：「我願意跟所有的男人睡覺，就只不跟你睡！」

食肉魔道：「為什麼？」

散花娘子道：「因為你太醜了，醜得叫人噁心！」

食肉魔勃然大怒，口發一聲怪叫，猛然撲出，袍袖揚處，一掌拍了過去。

掌勢一出，猶如平地起風雷，聲勢煞是驚人！

散花娘子不甘示弱，嬌叱一聲，脚步微沉，玉掌一抬迎着食肉魔的來掌拍出。

雙方掌心一接，「叭！」的響起一股輕爆，登時勁風四溢，吹得站在四邊的四個婢女衣衫飛揚，手中的宮燈劇烈的搖盪起來！

而這一接觸之後，食肉魔好像尚未傾出全力，身子穩若磐石！

散花娘子却拿樁不住，登登登倒退了數步！

食肉魔未乘勢進擊，又桀桀怪笑道：「怎麼樣？現在停戰接受老夫的要求還來得及！」

散花娘子羞怒交迸，又嬌叱一聲，似已決心豁出性命與之一拚，縱身猛向前，玉掌連翻，然後「呼！」的發出一式怪招，攻向食肉魔的咽喉！

她名列當今十大高手之九，絕非浪得虛名，確實身懷超人絕藝，自成名至今，曾經擊敗過無數高手，但是今天面對這個食肉魔，情形就大不相同了，食肉魔雖未列名於十大高手之林，但他的成就却是不同凡响，許多武林人都知道他和食骨魔若參加比武大會，至少可獲得第三和第四，這也即是說，眼前這個食肉魔的武功，實高過她不止一皮。

所以她發出的一招雖極高明，却對食肉魔沒有構成很大的威脅，但見食肉魔左肘一抬，「拍！」的一下就震開了她的手掌，纔見他左臂順勢一直，强勁有力的手掌反切到了她的酥胸！

散花娘子臉色一變疾忙後退了一步。

食肉魔一招落空，第二招緊跟着使出，倏忽跨左步出右掌又一掌抓向她胸部。

散花娘子右足猛起，飛踢他的右臂。

食肉魔竟不撤掌，繼續抓了過去。

於是很自然的，散花娘子的右足踢中了他的臂部，而食肉魔的五指抓中了她的右乳房。散花娘子頓時花容失色，動彈不得了。

食肉魔緊緊的抓住她的右奶，桀桀怪笑道：「好豐滿啊！」

散花娘子驚極，尖叱道：「快放手！你這個不要臉的老色魔！」

食肉魔大笑道：「老夫並不怎樣好色，只不過喜歡吃肉而已，妳的肉很嫩！」

散花娘子臉色慘白，顫聲道：「你待怎樣？」

食肉魔笑道：「自龍鬚劍客以下的八位武林高手，均已死在我們兄弟的掌下，妳本來也不能例外，不過妳太美了，老夫不忍辣手摧花，假如妳答應──」

散花娘子厲聲道：「休想！」

食肉魔面容一獰道：「那麼妳反抗吧，只要妳有力量反抗！」

散花娘子奮力拍出一掌。

食肉魔左掌揚起，一把扣住她手腕，獰笑道：「還有沒有？」

話聲甫落，附近屋上突有人接口說道：「有！鍾姑娘──急來抱佛腿！」

散花娘子聽到這話，立即欺近食肉魔，繼之右膝一抬，以膝蓋撞向食肉魔的胯下！

食肉魔大吃一驚，慌忙撤掌疾退兩步，抬目望向傳來話聲的屋頂，怒喝道：「什麼人？」

「我！」

一條人影倏然躍至空中，然後輕飄飄的落到空地上！

來者正是金龍老人歐陽天！

食肉魔一見之下，臉色遽變，疾忙後退數步，而後非常奇怪的，竟然旋即縱身掠上正中的一間堂房上，飛縱疾去。

金龍老人大笑道：「那裏走！」

如影隨形縱上堂屋，流星也似的追去！食肉魔不知是自知不敵，不敢與他動手，或者另有計謀，於飛越出花莊之後，即急急如喪家之犬的落荒疾逃，一路逃向大慈山。

金龍老人緊追不捨。

他前來風篁嶺，主要就在偵緝二魔，現在見到其中之一，豈肯任他逃逸，故追得很緊。

兩人一逃一追，在月夜下看去宛似兩隻追逐奔馳的貓，一眨眼即已遠離花莊，到了大慈山上。

大慈山上最著名的是虎跑寺，山色蒼蔚，中峯隆起，旁舒兩翼，虎跑泉就在其上，白天這兒遊客極多，但現在，除了山中遠近寺廟所透出的點點燈光之外，全山顯得很靜謐，根本沒有人發現名震天下的第一高手金龍老人正在這個山上追緝食肉魔。

食肉魔的輕功身法可能畧遜於金龍老人，但他對大慈山的地形環境似乎極熟，故一直沒被金龍老人追上，一直保持着八九丈的距離。

不久，逃遁的食肉魔和緊追的金龍老人都越過了大慈山，到了九溪十八澗。

再後，進入天竺山。

這時，他們已奔跑了數十里路程，而兩人的速度仍然快得像風騰電掣！

金龍老人一直追不上對方，心頭十分惱火，忍不住開聲喝道：「姓簡的，你若是雜種也該有點胆量，停下來見個眞章吧！」食肉魔不加理睬，悶着頭飛奔。

金龍老人冷笑道：「哼，你就是逃到天邊，老夫也要追你到天邊！」

食肉魔仍不理會。

山峯，樹林，在他們的飛掠中飛快的往後倒退，不知不覺間，已到天竺山的西面。

這天竺山的西面，是全山最險要僻靜之處，山中沒有路徑處處是參天古木，一般遊客都不到此地來，因為怕迷路之故。

食肉魔奔到此處，行動更快，左右穿竄，身形時隱時現，好像故意跟金龍老人捉迷藏似的。

金龍老人雖然甚怒，但一點也不浮躁，他仍然緊追不捨，決心追到底。

又不久，前面的食肉魔忽然一低頭，鑽入一片濃密得猶如一團黑雲的樹林中，一閃而沒！

金龍老人武功蓋世，自然不怕所謂的「遇林莫入」，他在食肉魔消失於林中的次一瞬間，就跟着飛入林中──

林中異常黑暗，幾乎伸手不見五指，但金龍老人絲毫不懼，也沒有失去追趕的

目標，他雖已看不見前面的食肉魔，却可以聽到對方奔逃的足聲。

他繼續循聲疾追！

約莫追入百丈，食肉魔的足聲忽然沒有了！

但就在這時，眼前便出現一座山洞。

金龍老人憑其敏銳的感覺，斷定食肉魔必是逃入山洞中，他不禁在心中暗發冷笑，暗忖道：「不論你耍什麼鬼域伎倆，老夫都要生擒你！」

他俯身檢起地上的一支樹枝，運行眞氣佈滿全身，然後舉步入洞。

他的劍術已修練到神化之境，隨便摘一支柳條都可當劍使用，因此平時已不帶劍出門，現在他手上握着一支樹枝，其所能發出的威力，絕不會比一柄劍差的。

山洞中漆黑如墨，洞口並不太大，但一走入洞道，依稀可看出洞道越入越寬大，洞頂垂滿千奇百怪的石鐘乳，顯然這是一座大洞窟！

金龍老人一步一步慢慢的走入，提防着食肉魔突施狙擊，行入十幾步，面前的情景已無法看清，他停下脚步，屏息運耳諦聽，只聽到洞中深處有泉水的答聲，這使他知道這個山洞很深，可能洞後另有出口。

——對了，這山洞一定另有出口，否則食肉魔豈敢逃入「絕地」！

一念及此，他不再遲疑，立即邁步直入，一邊走入一邊揮動樹枝探路。

又行入十多步，他的樹枝碰到了洞壁，再四下探索了一番，心頭便怦然一跳！

因為，他探出已走到盡頭，洞中並無別的出路！

這當然使他立刻意味到不妙，但正欲轉身奔出之際——

「轟！」

一聲震天巨响已自洞口傳入，好像有一顆萬斤巨石自天上墮下，震得整個山洞都抖動起來！

他大吃一驚，疾忙向洞口直衝，奔出二三十步，估計應該已到洞口，但撞上的却是一面石壁——

不，不是石壁，而是一顆巨石！

他用手摸索了幾下，就知正是剛發出巨响的巨石，它正好將洞口完全堵死，幾乎密不通風！

他扔下樹枝，雙手按上巨石，使出全身功力向前一推，巨石却動都沒動一下，於是他的心頭往下直沉。

他的功力可說蓋世無雙，力足舉起一千五百斤的東西現在他是在推動地面上的一顆巨石，因此他所使出的力量，足可推開二千斤左右的東西，可是現在一推之下竟然推它不開，他就知道巨石重逾數千斤以上，也即是說他沒有希望推開這顆堵住洞口的巨石了。

他再試了幾次仍然無功，登時方寸大亂，暗嘆道：「罷了，想不到我歐陽天今番要絕命於此！」

正思忖間，忽聽洞外响起一片桀桀怪笑：「歐陽天，你想不到會有今天吧！」

正是食肉魔的聲音！

歐陽天怒吼道：「簡車城，你是成名露臉的人物，今天使出這種卑鄙下流的手段，不怕辱沒了你的名號？」

食肉魔笑道：「對付你歐陽天，老夫只好如此，反正沒有人會知道！」

桀桀一笑，又道：「老夫是說，你將餓死於洞中，只要老夫不說，沒有第二人會知道！」

然後又是一陣刺耳的怪笑！

歐陽天乃是一位非常有心機的人，當下努力壓抑滿腔怒火，改以平靜的笑聲道：「你說的眞是不錯，但你為什麼要如此對付老夫呢？」

食肉魔笑道：「有原因的！」

歐陽天問道：「什麼原因？」

食肉魔道：「你知道了一定會很傷心，不說也罷！」

歐陽天道：「老夫雄霸武林三十年，享盡武林同道之羨慕敬仰，今日雖死，亦已無憾，所以不論你的原因為何，老夫都不會傷心，你說吧！」

食肉魔笑道：「明年的比武大會，你再也不能蟬聯『第一高手』榮銜了！」

歐陽天道：「這就是原因？」

食肉魔道：「是的。」

陽歐天哈哈大笑道：「老夫不信！」

食肉魔道：「這理由不够充份麼？」

歐陽天道：「不但不够充分，而且不通之極！」

食肉魔道：「何謂不通之極？」

陽歐天道：「你說老夫不能蟬聯明年比武大會的『第一高手』的榮銜，這表示你設此陷阱困死老夫，旨在奪取『第一高手』的榮銜，對不對？」

食肉魔道：「對啊！」

歐陽天道：「不通！」

食肉魔道：「嗯？」

歐陽天道：「老夫已連獲三屆的榮銜，現在的情形是：誰若想得到那個榮銜，就必須擊敗老夫，只有擊敗老夫，才能算是實至名歸的第一高手！」

食肉魔笑笑道：「可是沒有人能擊敗你呀！」

歐陽天道：「那麼用此手段殺死老夫，你即使得到第一，就很光彩麼？」

食肉魔道：「過過癮總可以！」

歐陽天道：「你和食骨魔的名氣並不在老夫之下，老夫不信你們會如此重視那個榮銜，所以老夫相信你們這樣做必有別的目的！」

食肉魔桀桀笑道：「如你認為如此，那麼你自己去推測就是啦！」

歐陽天佯嘆一聲道：「說眞的，簡車城，你們如此計算老夫，是不是為了報仇？」食肉魔道：「你我之間毫無仇恨。」

歐陽天道：「老夫聽說，你們早年與『南海蜉蝣客諸葛志雲』有些淵源，是否？」食肉魔道：「不錯，諸葛志雲是我們兩人的師伯，但我們與他道不同不相為謀，始終沒往來。」

歐陽天道：「哦……」

食肉魔道：「你問這幹麼？」

歐陽天道：「沒什麼，隨便問問罷了。」食肉魔道：「你與諸葛志雲有淵源麼？」歐陽天道：「沒有。」

食肉魔道：「諸葛志雲與家師斷絕師兄弟的關係後，據說另創了一路非常厲害的劍法——你莫非獲得了那一路劍法——啊，對了，你一定是獲得了那一路劍法，

因此才能稱雄於天下，老夫竟一直沒想到這一點！」

歐陽天道：「沒有，你完全想左了，老夫與諸葛志雲全無關係。」

食肉魔發出不柞信的笑聲道：「要是沒有一點關係，你為何突然問起那個已經死了數十年的諸葛志雲？」

歐陽天道：「老夫只想知道你們二魔的來歷而已。」

食肉魔哼哼冷笑道：「現在輪到老夫要說不相信了！」

歐陽天道：「信不信由你！」

食肉魔沉默了片刻，忽以怪異的聲調道：「歐陽天，餓死的滋味很不好受，你想得到食物麼？」

歐陽天道：「你想到什麼主意了？」

食肉魔笑道：「如果你不想餓死洞中，老夫可以給你食物……」

歐陽天道：「條件是什麼？」

食肉魔桀桀笑道：「你的『金龍九大式』」！

歐陽天大笑道：「好主意！」

食肉魔也哈哈大笑道：「老夫也不勉強你答應，你只要說個不字，老夫掉頭就走！」

歐陽天笑道：「用『金龍九大式』交換老夫一命，自然很上算，但是老夫的看法是：老夫即使把『金龍九大式』傳授給你，也一樣出不了這座山洞。」

食肉魔道：「你弄錯了，老夫可沒答應放你出來！老夫只說供給你食物！」

歐陽天道：「既不能够出去，與死何異？」

食肉魔道：「好死不如惡活，你只要當作是被判終生監禁——」

歐陽天道：「別作夢了！」

食肉魔道：「你不肯？」

歐陽天道：「老夫不傻！」

食肉魔道：「那麼，老夫走啦！」

最後的一個「啦」字，聲音拉得很長，尾音將落時，人似已在數丈之外！

歐陽天並不後悔，他當然不是不畏死，但是他知道食肉魔絕不肯讓自己活太久，當自己將「金龍九大式」全部傳授給他之後，他絕不肯繼續供給食物，所以，他對食肉魔的離去，一點也不心慌，反而很高興。

他希望對方趕快離去，然後自己便可動手挖掘地道脫困，這是他已經想到的一種脫困之法。

這時候，約是三更時分，從巨石邊隙透入的月光非常微弱，因此洞內漆黑如墨，他又四下摸索了一遍，發覺處處是堅硬的岩石，要想挖掘一條地道逃出去很不容易，不過他並不心急，他在巨石前坐了下來，決定等天亮可以看清環境時，再動手挖掘。

於是，他閉目養神起來。

終於，天亮了。

由洞口邊隙透入的日光，終於使他看清了巨石的面貌和堵住洞口的情形，巨石是一塊堅硬的大岩石，從邊隙望出去，可約畧看出它高有十尺長約七尺，重在五千斤以上，它像一面巨大的屏風，將整個洞口堵住，邊上所露出的縫隙，僅可伸出一隻手掌。

這使他確定了要想憑一己之力推開巨石已不可能，唯一辦法只有挖掘一途了。

但他再仔細一看，洞口兩邊的洞壁和地面，也都是堅硬的岩石，要想挖出一條地道也非常不簡單。

但雖然如此，他仍然決定要挖，他選定一處估計距離洞外較近的洞壁，抽出藏在身上的一把匕首就開始動手挖掘起來。

只刺了幾刀，他就不禁暗發苦笑，因為他發覺這根本不是挖掘，而是雕刻——用一把小刀在「雕刻」一座山似的！

他估計這樣一寸一寸的「雕刻」下去，最快也要七天的時間才能破洞而出，他很担心自己是否能够支持七天，因為七天不飲不食絕對餓不死他，但要在挨餓中再付出體力挖掘地道他就沒有一點把握了。

挖吧！

只有挖下去才有活命的機會！

× ×

三天之後——

他已挖了一條六尺長的地道，估計只要再挖入六尺，即可挖出洞外。

但這時，他已疲倦不堪，也已餓得手脚發軟，雖然洞內的泉水能給他止渴，但水畢竟不是能够果腹之物，他漸漸感到已難支持下去了。

他開始後悔那天沒有答應食肉魔所提出的要求，儘管那是飲酖止渴，總比挨餓要好過得多。

他眞希望食肉魔會回來。

但他也知道食肉魔不可能再回來探望他，食肉魔主要的目的在於他的老命而不在於他的「金龍九大式」，除非食肉魔天良發現，否則是不可能回來的。

他接着想到遊客，天竺山分為下天竺中天竺和上天竺，他受困的這地方是天竺山的西面，是全山最險峭之處，一向少有遊客涉足，但為什麼不來一個呢？只要有個遊客發現自己受困，自己就有活命的希望了。

可是沒有！

三天來，他一面在挖掘，一面也在留意諦聽，但始終聽不到一點人聲！

——唉，睡一覺吧！睡上一覺之後，也許體力會恢復一些的……

當下，他扔下匕首，就在地上倒下，由於疲憊萬分，他很快就睡着了。

不知睡了多久，他忽然驚醒過來。是被人聲驚醒的！

他醒來聽清楚的第一句話是——

「是呀！我也記得這兒有個山洞，如今怎麼不見了呢？」

聲若鶯啼，是個女人！

金龍老人高興得跳了起來，急急趨近洞口邊隙大叫：「誰？誰在外面講話？」

洞外响起一聲驚呼：「歐陽堡主，是你麼？」

金龍老人聽出是散花娘子鍾月英的聲音，登時欣喜若狂，又大叫道：「正是！正是！鍾月英！妳快設法救出老夫出去！老夫已被困三天了！」

洞外的散花娘子很驚訝，問道：「歐陽堡主，這是怎麼回事？」

金龍老人道：「老夫中了食肉魔的陷阱，他從山上推下這顆巨石，把老夫困住了！」

（未完）

一月完俠情中篇連載故事

虎魄（四）

高庸・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靳珞兩次獲得呂玉梅拯救，獲逃死門關，最後當他和呂玉梅被困山洞中，再次面臨絕境之際，幸得大愚禪師來到，移開堵洞巨石，制服看守洞口的人，將靳珞點了昏穴，抗在肩上逃奔前堡，此時三義堡已人聲鼎沸，少堡主呂信雄發現大愚和尚，立即攔截，詎反被大愚和尚所擒，挾爲人質，向後山奔逃，三義堡主呂長泰與郝壽春聯袂追擊，郝壽春向大愚和尚發射歹毒暗器攝魂釘，大愚和尚一個轉身，竟把背上的呂信雄迎向暗器，呂長泰大驚，閉眼不敢觀看，片刻後郝壽春告訴他沒事，他還不敢相信——

毒潭降怪獸　絕地遇奇僧

郝師爺道：「屬下親眼看見，那一蓬毒液似被什麼無形之物托了一下，停在空中，那賊禿却從容逃走了。」

呂長泰大喜道：「那必是賊禿借着尖叫，發出了內家罡氣迫住毒液，壽春，他是向那裏逃走的？」

郝師爺道：「依舊奔去青牛峽的方向。」

呂長泰揮手道：「快追！」人如箭矢，疾掠而起。

郝師爺急忙吩咐隨後趕到的三義堡弟子，立即返堡知會三堡主荀君一速來青牛峽應援，然後快步趕上呂長泰。

青牛峽位於三義堡北方十餘里處，乃繞堡河流的上源，三面絕嶺，只有東南角峽口斜斜低伏，狀如青牛，河水由峽口流出，兩側又有禿脊荒嶺向左右延伸，直與牛角相彷，除峽口之外，無路可通。

呂長泰和郝師爺到峽口，天色已經大亮，「雲裏金剛」雖然心急愛子安危，行事却甚是謹愼，循着河水，先佔着峽口出入通路，然後道：「只要那賊禿眞是遁入峽中，如今已不怕他飛上天去，郝兄請緊守此地，待老夫登高先看看峽中的情形。」

郝師爺道：「賊禿功力超人，堡主務必請多加仔細，如果他確在峽中，暫且不必現身，等三堡主趕到，再合力除他才是上策。」

呂長泰點頭答應，一抖大袖，由左側牛角躍登而上。

他輕功雖不及二堡主倪青，內功不及荀君一，却身兼二人之長，已算得是武林罕見高手，展開身法，何消三五個起落，業已跨上牛角高處，擺目向峽中張望。

這時候，晨霧未散，峽中一片氤氳瀰漫，景物矇矓，呂長泰運足目力，也只能看到二十丈以內，那峽內除了死寂陰沉之外，連雀鳥之聲俱無，何嘗有半個人影。

呂長泰心裏納悶，暗想：和尚既然已聽得青牛峽乃是絕地，莫非他逕自繞道遠揚，根本就沒有逃進峽口？果眞如此，愛子却凶多吉少了……

正不知是否應該冒險入峽去查探一下，突聞一片哈哈笑聲傳了出來。

呂長泰凝神靜聽，只聽笑聲停後，有人大聲道：「好呀，這才叫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醜鬼，你的對頭已經堵住大門了，有本事出去會一陣，何必儘跟我吹鬍子瞪眼

瞧呢？」

話聲字字入耳，分明正是瘋僧大愚禪師的嗓音，可是，他又在跟誰說話。

猛可間，一聲暴喝傳進耳膜，震得呂長泰心頭一顫，不由忖道：「這是誰？內力竟然如此深厚……」

心念未已，瘋和尚的聲音又隨着晨風飄送過來。「喲！好漂亮的花大姐，阿彌陀佛，我和尚只說姐兒都愛俏，敢情姐兒也愛醜八怪呀？啊！不得了，這一下耍是劈上，豈不半邊身子也分了家……喂！你是眞幹呀？不行，我和尚得快溜……」

呂長泰就怕瘋和尚溜出峽口，郝師爺一人攔擋不住，顧不得猜測峽中是誰在跟和尚動手，急急落下嶺脊。

郝師爺也聽見了峽中呼叫聲，迎着道：「堡主可會聽見？那賊禿正在峽中，而且還不止一人……」

呂長泰搖手要他噤聲，同時探手腰際，撤出了多年難得一用的「百摺緬刀」來。

郝師爺見他取出緬刀，便知道情況嚴重，他自己的銅烟袋已不堪使用，忙扣了四支「攝魂釘」在手中。

呂長泰冷冷望了他一眼，低聲囑咐道：「不到萬不得已，不可使用這歹毒東西，當心誤傷了旁人。」

郝師爺臉上一紅，忙點頭道：「屬下自會謹愼，但不知那跟賊禿動手的是敵是友？」

呂長泰道：「敵友尚難分辨，不過，咱們是以救人爲主，除非……」

一句話未完，峽中長笑之聲又起，呂長泰忙向前跨了兩步，百摺緬刀抖得筆直，橫刀凝神而待。

剛將身形站妥，青牛峽中一聲怪叫，兩條人影已向峽口飛馳而來。

後面那人的形像一時尚難辨別，前面一個，正是瘋僧大愚禪師，只是，和尚已兩手空空，肩上不見了靳珞和呂信雄。

此時情勢急迫，呂長泰無暇再想愛子下落，緬刀一緊，厲聲喝道：「賊禿往那裏逃？」

和尚一閃身，用手向後一指道：「你別老纏着我，瞧瞧看，這才是耍找的正主兒。」

順着和尚指尖望去，一條人影旋風般捲到。

呂長泰一見那人，心裏大吃一驚，不由自主，向後連退四五步，一顆心，險些從喉嚨裏跳了出來。

那人身着藍衣，短髮覆額，駝背佝僂，手裏提着一柄長柄巨斧，正用一雙詫異而陰森的目光，怔怔注視着呂長泰，那目光中隱含着鄙夷，冷漠而微帶驚奇，宛如兩支銳利的箭矢，深深射入他的心窩。

呂長泰定了定神，才靦覥地抱刀拱手，訥訥道：「莫非是鄔師兄？」

駝背老人冷然道：「你還認識我這個師兄？難得呀難得。」

和尚也學呂長泰模樣，抱拳一拱手道：「師兄弟久別重逢，實在太難得，你們慢慢算舊賬吧，出家人穿針引綫，功成身退，失陪呀失陪！」

說完，轉身又向青牛峽中奔去。

呂長泰大喝道：「站住！」百摺緬刀一探，直點瘋僧「脊心」重穴。

郝師爺也立即揉身而上，呼地一拳，橫擊過去。

和尚格格一笑，擰腰，扭臂，滑如泥鰍從兩人夾擊中溜過，一個飄身，人已遠遠轉入峽口。

呂長泰心急愛子生死，緬刀一挺，隨後便追……

那知他身形才動，突覺迎面寒風迫體，那鄔洪竟然揮動巨斧，搶在他面前。

呂長泰失驚道：「大師兄，你姪兒信雄落在賊禿手中，必得設法救他出來。」

鄔洪冷冷答道：「那是你的事，如今青牛峽乃鄔某的居所，任何人休想踏進谷口一步，誰要敢不從，就別怪我鄔某下手狠毒。」

郝師爺大聲叫道：「那賊禿爲什麼倒能進去？」

鄔洪道：「他已經身入絕池，等一會，我自會收拾他，不勞旁人關心。」

呂長泰道：「但被擄的不但是你姪兒，更是天南門下，難道大師兄甘心讓他傷在外人手中？」

鄔洪淡漠地道：「那是十年前的舊稱呼了，倘若掌門琥珀令牌不在鄔某身上，你也會稱我一聲大師兄？」

呂長泰怒道：「大師兄，三義堡可沒有先說這句話，你既絕情！可怪不得我們無義。」

鄔洪冷笑道：「你們只管請便，鄔某人若仗恃掌門令牌說話，就不會等到今天了。」

呂長泰心中殺機陡湧，眼風斜睨了郝師爺一下，道：「既然如此，兄弟只好放肆了。」

緬刀一抖，斬腰，削臂，刺腹……刷刷刷三刀齊出。

郝師爺手中雖無兵器，已掄拳上前，從側夾攻。

鄔洪厲笑連聲，巨斧揮動，勁風呼呼，週圍半丈內但見一片寒森森的斧影，力敵二人不退。

郝師爺見無法取勝，虛幌一招，抽身躍出圈子，沉聲道：「堡主，請暫退！」

呂長泰知道他想使用「攝魂釘」，緬刀急使一招「撥雲見月」，竟欲撤身。

那知鄔洪見郝師爺未敗先退，也猜到他是想以暗器取勝，趁呂長泰心神微分，欲退未退之際，巨斧突然一抬硬接，「噹」地一聲響，蕩開緬刀，左掌穿胸拍出，直按脅下。

呂長泰措手不及，被這一掌拍個正着，緬刀登時脫手飛出，踉蹌倒退了五六步，終於拿樁不穩，跌坐在地上。

刹那間，鼻間耳際，竟滲出鮮血。

郝師爺望見堡主身負重傷，心胆俱裂，雙手連揚，四支「攝魂釘」全部激射出手。

鄔洪似也知道攝釘魂的厲害，全神凝注那四道淡黃色光華，瞬也不瞬。

四支毒釘前後相接，直飛到鄔洪頭頂三四尺處，突然自動旋轉，變成花瓣向下，「滋滋」連響，方圓丈餘內，全被一片毒液籠罩。

鄔洪拿捏準時刻，直到那花瓣張開的時候，才突地吐氣開聲，揚掌向上劈出。

這一掌，貫注了他全身功力，空中毒液被那凌厲勁風衝擊，撞破一個四尺方寬的空隙，鄔洪雙脚一頓，以袖子掩住頭臉，從空隙中疾穿而出。

穿出毒液籠罩，心中一鬆，剛將衣袖移開，突覺眼前一花，一縷淡黃色光芒，電也似急到面前。

原來郝師爺共有七支「攝魂釘」，對付大愚禪師時曾用了兩支，懷中尚存五支，這一次四釘齊發，還怕傷不了鄔洪，又將那最後一支也取到手中，眼見鄔洪仗恃內力純厚，震破漫天毒液縱身上衝，冷笑一聲，將僅存的一支也抖手發出。

這時，鄔洪身在空中，趨避不易，「攝魂釘」一到，張嘴射出毒液，忙用兩袖揮拂，已經無法全數避開，左邊面頰上早已中了數滴。

鄔洪只覺頰上一陣癢痲，心神忽然微感顫抖，眞氣立即散洩，從空中摔落下來，便已神志暈眩，站立不穩。

他急忙以斧柄拄地，掏出天南門獨門解藥

，塞了一粒在咀裏。

郝師爺使用攝魂釘，未想到鄔洪也有天南門解藥，及見他取藥吞服，才恍然記起，大喝一聲，飛身猛撲過來，單臂疾圈，一掌當胸劈到。

鄔洪無處可讓，只得提氣硬接——

兩掌接實，人影乍分，鄔洪仰面一交跌翻在地上，郝師爺終因內力略遜一籌，直被掌力震得連退四五步，內臟翻湧，噴出大口鮮血。

兩人各負重傷，對面而坐，相互怒目視了好半晌，鄔洪才用巨斧支拄着緩緩站立起來。

郝師爺一見，連忙也奮力從地上站起，然而他內臟傷得很重，才爬起一半，忽然一陣血氣翻湧，兩手一軟，又撲倒地上，人也昏了過去。

鄔洪眼中滿是血絲，望着地上兩人，桀桀陰笑道：「你們還想要琥珀令牌嗎？那令牌就在我身上，怎不來拿？」

他笑了一會，又緩緩向前跨了兩步，又停止下來，倚在斧柄上喘了片刻，接道：「若非看在同門一場，今天鄔某就一斧一個，要了你們的狗命。」

忽又記起遁入青牛峽中的瘋和尙，忙匆匆轉身，向峽口奔去。

進得峽中，鄔洪强振精神，沿着左側松林佝僂而行，沒多久，到了一處山洞外。

洞口濃蔭覆蓋，又有許多下垂的葛籐掩遮着，輕易難以查見，鄔洪掀開枝蔓，低頭走進洞裏，低叫道：「姑娘！姑娘！」

洞裏傳來一聲聲微弱呼吸，但並無回應，鄔洪一驚，傷勢竟似消失大半，慌忙奔進去！

壁上燈火閃爍，一個身材窈窕的女郎，側身而臥。

鄔洪略一摸索，知她已被人點了睡穴，急替她拍活了穴道，那女郎懶懶打了個呵欠，玉臂伸舒，緩緩坐起。

鄔洪急忙退開數步，低聲問道：「阿琴姑娘呢？」

那女郎鳳目流轉，粉面映着燈光，竟是揚州翠華園名妓小金華。

鄔洪又急急問道：「阿琴姑娘她到那裏去了。」

小金華茫然道：「我也不知道，你去了不多久，進來一個老和尙，用手朝我指了指，我竟不知不覺睡着了。」

鄔洪舉目四顧，瞥見洞底角落，有一個側臥的人影，急趕過去，扳過那人一看，不由失聲驚呼了起來。

原來那人並非阿琴，却是三義堡少堡主呂信雄。

此時，呂信雄軟如一堆棉花，被點了身上四處大穴，在他衣領上，插着一張字條，寫的是：

「本擬帶他登西天，只怕舟小人多，壓翻我的渡河船，特把令侄來交換，也讓你們伯父侄兒談一談。」

鄔洪大吼一聲，轉身追出山洞，沿山壁搜索過去，便在不遠處，發現一條下垂的長籐，正在搖動不已。

他抬頭上望，峭壁高達百丈，但絕壁頂上，露出個光溜溜的腦袋，正雙手交替，將葛籐向上收拉。

葛籐上，就像冰糖葫蘆般繫着一男一女，冉冉向上昇去。

鄔洪見那葛籐末端，離地不過三丈左右，憑自己功力，不難一躍而及，只要抓些葛籐，便不怕阿琴被和尙帶走。

他忙將巨斧挿在腰間，兩脚一頓，飛身拔起……

然而，他忽略了自己內傷正重，這一提氣上拔，震動內臟，身子離地不過才丈餘高，眞氣一洩，又翻身摔了下來。

這一摔，直跌得他眼中金星亂冒，再也站不起來。仰面望着那葛籐帶着阿琴冉冉上昇，不久便昇到壁頂。

絕壁頂上，探出瘋僧大愚禪師的光頭，向鄔洪揮手笑道：「鄔施主，多多將息，安心等候，出家人告辭了。」

鄔洪空有一身絕世武功，無法可施，只氣得長嘆一聲，滾落兩滴英雄末路辛酸淚水……

突然，峽口外傳來一聲大吼，道：「賊禿驢，你好狠毒的手段，老子今天非跟你拚個生死存亡！」

吼聲震耳欲聾，分明是三義堡功力最深的紅髮神君荀君一的聲音。

那荀君一內外功在三義堡算得第一好手，若在平時，鄔洪倒不懼他，但如今恰在傷後，自忖已不是他的對手，倘若被他堵住了峽口，豈不可慮？

鄔洪忙從地上躍起，急急趕回山洞，將小金華揹負在背上，留下呂信雄不管，提着巨斧，掩到臨近峽口處藏身等待。

果然，才過片刻，峽外傳來沉重的脚步聲，紅髮神君荀君一倒拖着一根又粗又重的熟銅棍，一陣風似的奔進來。

只見他鬚髮怒張，臉上殺氣遍佈，一口鋼牙，咬得格格作響，大踏步衝進峽內，厲聲大叫道：「賊禿驢，狗娘養的，有種你出來，與你家荀三太爺戰五百招。」

那渾厚蒼勁的聲音，波濤般在青牛峽裏四處激盪，一聲呼喝，百聲回應，此起彼伏，震盪不絕，峽中充滿一陣陣嗡嗡之聲，連字句也不清晰了。

荀君一咬牙盡碎，雙目俱赤，咀角溢出鮮血，直如一頭憤怒的猛獸，呼叫喝罵，峽中無人回應，惱得他手起棍落，一陣亂棍，將附近的樹木打折大半，仍難洩去心中忿恨，放聲大哭道：「和尙！禿賊，還我大哥的命來！」

其情悲憤，其聲淒涼，山谷廻音，竟似有千百個人在放聲號哭，連鄔洪也聽得心驚不已，暗忖，我明明並沒有取呂長泰的性命，難道他如此不濟，竟因傷重死了？

荀君一只哭得聲嘶力竭，眼淚流盡，繼之滲出血水，仰天叫道：「大哥，你在天之靈且莫遠離，荀老三要替你報仇雪恨。」

一陣叫喊揮打之後，彷彿力已用盡，熟銅棍上沾滿了殘葉樹漿，然而，他依舊不止不休，又拚力大喊道：「賊和尙，你能躲得了嗎？荀老三翻遍青牛峽也要找你出來。」

接着，又拄着銅棍，垂首唏噓，口中喃喃不知在說些什麼。

鄔洪只怕他堵住峽口通路，倘若一直不肯離去，自己也無法離開青牛峽，何況他此時怒火正熾，一旦發現自己，必定會把滿腔悲憤，全發洩在自己身上。

那笑聲悲蒼刺耳，比哭還要難聽，說道：「賊禿驢，我求你出來，你爲什麼不出來呢？哈哈！難道你這麼藏頭縮尾，便能逃得了棍下喪生？」

哭一陣，笑一陣，倒拖着熟銅棍，一步一拐，向峽中走去。

鄔洪心裏暗喜，屏息靜伏，直等他去得遠了，才悄悄閃出峽口。

經過呂長泰和郝師爺倒臥的地方，低頭一看，不由吃了一驚，原來呂長泰二人不但已經斃命，在他們背心上，赫然挿着兩柄寒光森森的匕首，正釘着「靈台」重穴。

匕首入體約有四寸，僅餘寸許在外，朝陽照射下，閃閃發着寒光，握柄處，鏤着兩條盤繞的龍紋，栩栩如生，極爲精緻。

鄔洪暗忖道：「這下手的人，必與三義堡仇恨深重，當自己跟呂長泰等格鬥之際，他早已隱身暗處，趁自己追趕和尙入谷，才下了毒手，這樣看來那人武功也不是泛泛之輩了。」

他和呂長泰雖有同門之名，早已無同門之情，看了看，並未停留，便負着小金華匆匆而去。

山谷中仍斷斷續續傳來紅髮神君的淒厲呼喊，在他狂怒之下，滿谷林木遭了浩刼，被打得枝斷葉飛，遍地狼籍。

最後，他只尋到山洞中的呂信雄，抱頭痛哭一場，舁了呂長泰和郝師爺的屍體，返回三義堡。

玉梅姑娘接獲凶訊，叔姪難免又是一場大哭，當她捧着那柄寒光燦爛的匕首，不禁淚如滂沱，默然尋思道：「那和尙功力深湛，又在父親之上，他縱要下毒手，似乎也用不着使用這柄匕首……啊！靳珞呀靳珞，難道是你懷恨刑室折辱之仇，下的毒手……」

× × ×

距青牛峽北端十餘里的荒山中，有一所破敗的山神廟，在那塵垢積封的大殿上，正盤膝坐着瘋僧大愚禪師，這時，他臉上一派肅穆，已經毫無瘋傻嘻笑之狀，聚精會神地在翻閱着一本書。

在他前面，併排放着兩隻破蒲團，蒲團上坐着靳珞和阿琴，兩人也是神情凝重，紋風不動注視着老和尙。

大殿上寂靜如死，除了老和尙翻動書本的沙沙聲音，就只有靳珞和阿琴此起彼落的沉重呼吸。

良久，老和尙突然把書一放，長長吁了一口氣，搖頭道：「靳珞呀靳珞，這東西要是被三義堡搜出，這時那還有你的命在，眞是險之又險，奇而又奇。」

靳珞道：「老師父，這書上究竟是些什麼武功？難道與三義堡有關連？」

和尙道：「豈止關連，這書上所隱字跡，乃天南門失傳多年的絕世武學，半爲劍訣，名叫流雲劍法，專述輕靈玄劍招，另一半內功訣要，却是天南門無極氣功的唯一尅星，名叫太清罡氣，如今天南武學早已獨步天下，這兩種武功，更在當今天南武學之上，唉！靳珞，你得此奇緣，只怕會折短陽壽。」

靳珞道：「但那駝伯原是天南門的人，他怎麼倒不知道這本書中藏着失傳奇學，却把它隨意給了阿琴？」

和尙道：「既是失傳武學，他當然不會知道。」

略頓了一下，又嘆道：「說來也是緣份，若非你陷在三義堡手中，若非我和尙守候在這泥潭，離三義堡太近，若非我爲了取他們的獨門毒液來對付潭中毒物，這書也不知何日才能重現於世，天下事竟有如此巧合，看來萬事前定，這話眞是不假了。」

阿琴忽然接口問道：「老師父，你說什麼毒物？莫非這兒出了什麼山精鬼怪？」

和尙長吁一口氣，說道：「出家人守了那畜牲足有一年，至今無法將它除去，你們跟我來。」

站起身來，將那本天南秘笈用一塊破布包好，藏在佛像頂端幃幔內，臨行又叮囑道：「你們身上可有餵過毒的東西，趕快取出來，不能帶去。」

二人不知是何含意，都依言檢視了一遍道：「沒有。」

大愚禪師也檢查隨身攜帶之物，結束妥當，一手挽着阿琴，另一隻手拉着靳珞，出了破廟。

靳珞和阿琴頓覺身子被一股無形勁氣托住，脚不點地，其速如飛，竟毫不吃力便翻過山頭。

盞茶之後，已進入亂山中，和尙牽着二人遥奔一座絕嶺。

這嶺頭十分奇特，除前後有丈餘寬的峽道尙可落脚之外，兩旁盡是千仞峭壁，嶺上光禿禿沒有一根樹木，當眞是窮山惡嶺猿猴難登。

三人到達嶺腰，已聞到一股濃厚的腥味，地上滑膩異常，幾難落脚。

靳珞訝問：「老師父，這是什麼氣味？」

和尙淡淡一笑，道：「這只是那毒物半年前出行一次，所留下的體上沾液，我和尙就在那一次，險些栽在那畜牲口中。」

說着，已登上嶺頭。和尙領着二人躍上右側一塊岩石，用手向前一指，道：「你們看，怪物便隱身在那泥潭中。」

兩人順着手指望去，只見在山嶺環繞中，有一個圓形巨坑，看來是有二十丈寬廣，坑中滿是爛泥污水，形成一個巨大泥潭。

那潭中汚泥凝結，就像一團團棉花，潭水中咕咕嚕嚕不停地冒着水泡，乍看之下，竟是一鍋煑沸了的泥漿。

除了這些，嶺上淒淒冷冷，只有岩石，再無別物了。

和尙道：「這潭中泥漿，沾膚即爛，其毒無比，一年前，我雲遊從此經過，發現那怪物出潭覓食，呼吸之間，便將附近三里內的毒蛇虫蟻吸食一空，那時我便想下手除這大害，無奈稍遲一步，已被牠遁回潭中，因此就在近處結廬守候，一半守載，才再見到那畜牲第二次出潭……」

他回憶起往事，似乎猶有餘悸，頓了頓又道：「只恨當時我徒手空拳，別無準備，惡鬥之下，竟不能將牠制住，反被牠噴了一口毒霧，險些喪命。

「自從那次被挫敗後，我仍不死心，仔細審查那怪物出沒情形，才發覺牠專食百毒，對任何有毒的東西都很敏感，附近有毒的虫獸，雲集半年，被牠一次吃得精光，一飽之後，又可以半年匿伏不出，的確難以除牠……」

他忽然笑了笑，得意地道：「不過，經我多日設想，終於被我想到一條以毒攻毒之計，這才在昨夜潛入三義堡，弄他們一些毒液和解藥來。」

靳珞聽得入神，忙問：「老師父也弄到解藥了嗎？」

和尙笑道：「他們昨夜正在熬煉毒液，是以被我弄到一大瓶，但各處尋找，竟未能找到他們的獨門解藥，後來委實無法，才藉口捉了呂信雄，從他身上倒是摸到了一小瓶解藥。」

說到這裏，忽然臉上一紅，道：「這種見不得人的行徑，你們知道便罷了，可不許替我對外宣揚。」

阿琴道：「這有什麼關係，偷他的東西是爲了除害，這又不是爲了私心……」

和尙靦覥地笑笑，道：「問題就在我並不是全爲了除害，內中，也確有私心。」

阿琴訝道：「眞的麼？是什麼私心？」

和尙搖頭道：「現在還不能告訴你們，但你們如願聽我和尙指揮，協助我制住了怪物，我不但教給你們那書本上的絕世武功，更有好處分給你們，願意嗎？」

阿琴喜得跳了起來，道：「那麼，咱們就拜你做師父吧，你是師父，咱們當然要聽從你的吩咐……」

她料想靳珞一定也會附合拜師之議，那料側目望去，靳珞臉上竟有爲難之色。

和尙哈哈笑道：「你不必問他了，他是有師父的人，怎能棄師另投，再說，那書本上的功夫，並非我和尙自創，算起來我也不成其爲

師父，你是個女娃兒家，更不能拜在和尚門下，這拜師的事決不可行。」

阿琴還想再說，和尚忽然又嘆道：「那秘笈上的武功，俱是今世聞所未聞的絕世奇學，我和尚也得細細參詳之後，才能轉授你們，非一朝一夕所可速成，此地距天南門太近，倘被他們發現，必引起無窮後患，好在幾日內，咱們若能將怪物的事辦好，我另引你們往一個去處，那時再潛心研習，方能期其有成。」

說完，也不容阿琴分辯，仍舊分執兩人手腕，帶他們循原路返回破廟。

這天夜裏，靳珞通宵反側，無法成眠，心裏既興奮，又有些憂懼，喜的是巧獲奇緣，得到天南門失傳武功秘本，憂的是那怪物不知有多厲害，連大愚禪師那麼高的功力，尚且險些喪失在牠口中，這一次若又遭失敗，豈不連自已和阿琴也一併喪送了？

他反覆思索，整整担了一夜心事，直到天色將明，才昏昏入睡，正朦朧間，突覺有人用力搖着自力，叫道：「快醒來，怎樣睡得這樣死？」

靳珞猛然坐起，睜眼一看，已是紅日當空了。

阿琴滿臉振奮的道：「快起來，老師父今天就要動手除那怪物，叫咱們早些準備呢。」

靳珞答應着，忙站起來，誰知才一舉步，卻覺左腿傷處一陣疼痛，輕哼一聲，又彎下了腰。

阿琴忙問道：「怎麼了？腿上的傷還很痛嗎？」

靳珞強笑着搖搖頭，道：「不要緊，前夜老師父已給過藥吃，比先前好多了，大約夜裏睡覺不小心壓着了。」

阿琴道：「今天捉那怪物，十分凶險，你要是腿傷不方便，就別去了，我去告訴老師父去……」

靳珞忙伸手[illegible]住她，笑道：「不礙事的，畧爲活動也就好了，人家老師父救咱們之命，有事需要咱們幫忙，怎能推脫不去呢？走！咱們一塊兒去見他。」

他強自忍住腿部疼痛，緩緩活動了幾步，便和阿琴同到大殿。

大愚禪師早已等在那兒，手裏提了個大包裹，招手叫他們坐下，解開包裹，取出些糕餅乾糧，讓他們飽餐了一頓，一面吩咐道：「今天咱們就去除那怪物，也許要守候很久，你們每人帶三粒解藥，一柄劍，一些糕餅，隨我去嶺上埋伏。」

接着，便從包裹中取出各物，一一分給靳珞和阿琴，又笑道：「好在附近有個三義堡，要不然，臨時需用這些東西，還眞沒有地方好找哩。」

靳珞訝然問道：「老師父又去過三義堡了嗎？」

和尚道：「正是，那三義堡不知死了甚麼人，正在大吹大打做着法事，嘿嘿！可惜我和尚有事在身，否則，恰好替他們唸唸經，倒是本行。」

靳珞心中一動，想要問那兩次救自己之命的玉梅，不知可曾受到責罰沒有？但話到咀邊，看了阿琴一眼，竟無法問出口來。

和尚領着二人，仍如昨日一般趕往那奇形絕嶺，到了嶺頭，打量了一下地勢，向二人說道：「這山嶺只有前後兩處可通，你們也別現身助我降怪，只一前一後把守住通路口，小心埋伏，不可輕舉妄動，除非有人在我降怪的時候撞上嶺來，縱然眼看着我和尚被怪物吞進肚裏，也不可聲張移動，那怪物專吃毒物，你們身上無毒，牠不會對你們不利的。」

二人唯唯應諾。和尚又道：「那本書因爲被毒液浸過，所以我未曾帶來，只怕一旦失敗，與我同葬怪物腹中，假如我不能制得那畜牲，反被牠所傷，你們一定要等那怪物回潭之後，才能離開，書本仍藏在大殿上神龕之內，你們取了之後，儘速遠離，另覓良師，專心習武去吧！」

靳珞聽到這裏，大感心酸，阿琴已忍不住哭了出來，哽聲道：「老師父，你別說得那麼可怕好麼？我捨不得離開你，你不能死……」

和尚仰天笑道：「自然，好死不如賴活着，但若閻王註定三更死，也不肯留人到五更的，話雖難聽，卻不可不說。」

話一完，便將靳珞安置在前方嶺頭一處巨岩後藏妥，又帶了阿琴去嶺後峽口隱藏。

待兩人都已妥當，大愚禪師這才一抖大袖，掠空而下，飄落在淤泥潭邊，緩緩向泥潭行去。

靳珞伏身岩石後，手裏緊捏着寶劍，兩眼瞬也不瞬注視着大愚禪師，一顆心忐忑狂跳，直似要從喉中跳出來。

大愚禪師走到距潭三丈處，將身站住，打開包裹，從裏面迅速地取出十幾隻事先準備妥當的死兎死鷄來。

他早在兎鷄腹中，暗藏了鋒利無比的利刃，如今抖出包袱，便將一大瓶天南門特製毒液，分淋在兎和鷄屍體上，一面淋，一面便拋在池上，同時頓足向後掠退。

每隔丈許，棄一隻鷄或兎，這樣連續拋棄，十幾隻鷄和兎拋完，大愚禪師已退到十餘丈外一處突出的山岩邊，一揚手，棄了包袱，塞幾粒解藥在口中，同時手裏暗暗扣了一把天南門毒針，閃身藏入岩石縫隙內。

他剛剛佈置妥當，那潭中泥漿，已一陣比一陣翻騰得厲害。

顯然，那怪物已被染毒鷄兎的氣味所引誘，轉眼就要出潭來了。

大愚禪師、靳珞、阿琴分站三個方向，六隻眼睛霎也不霎凝注潭中，只見那污泥水漿沸沸騰騰，已經高逾一丈開外……

就在這時，忽聽一連三聲大笑，由嶺前傳來。

靳珞急回頭，一條寬大人影正循着嶺前小徑飛躍而上。

他連忙提劍轉身，還未來得及離開大石，山嶺後突然又響起三聲淒厲的哭聲，顯見阿琴把守之處，也有人現身登上了山嶺。

危機一髮之際，潭中一聲暴響，泥漿上衝數丈，一頭龐然怪物，已露出水面。

怪物頭如巴斗，似牛非牛，似龍非龍，長頸聳脊，遍體密佈着金光閃閃的鱗甲，昂首向天，擺了幾擺，那口中長舌伸縮，足有三尺以上。

怪獸業已出潭，兩端山口，又恰巧有人現身，一時間，靳珞眞不知先照顧那一面才好。

正在猶豫間，前面登山的人已迅速接近山口。

那人身材臃腫，頭上光光，原來也是個和尚，穿一身土灰色僧衣，年在六旬左右，兩眼開闔，精芒四射，一望便知是內家好手。

他飛步進了山口，偌大的身子陡然一頓，仰面向天，又是「哈哈哈」三聲大笑。

靳珞劍眉一皺，心想這和尚八成不是善類，好端端的有甚麼得意之事，值得如此連連發笑。

那知心念未已，另一端山口又傳來「哇哇哇」三聲大哭。

這倒奇怪，敢情前後侵入山口的人，事先約好了，一哭一笑，當作聯絡訊號不成？

靳珞受了大愚禪師囑咐，不敢怠慢，一擺長劍，縱身由岩後躍出，沉聲道：「大師父請

止步，此地現有要事，嚴禁闖入。」

和尚似乎一怔，停步向靳珞注視了一眼，臉上滿帶笑容，點了點頭。

靳珞突覺這和尚好銳利的一雙眼神，面上雖然笑容可掬，活像一尊彌勒佛，但那笑容之中，卻似隱着一層令人心悸的寒意。

他下意識的提高了警覺，向後退了一步，橫劍凝神而待。

和尚吃吃輕笑幾聲，道：「誰是你？」

靳珞一怔，自忖這倒是平生第一次聽人如此問話。忙答道：「在下姓靳……」

和尚道：「啊！姓『金』的是你，那姓銀的又是誰？」

靳珞又是一怔，心想：這和尚言語顛倒，莫非是個瘋子？

就在他錯愕之際，身後潭邊，突然響起一聲厲吼……

原來那潭中怪物已離水登陸，大半個身子全擱在岸上，大愚禪師所放置的毒鷄毒兎，早已掃數下了那怪物肚子。

怪物無足，但有一具形如巨蟒的滑溜身體，這時候，牠顯然已發現了躲在岩縫裏的大愚禪師，一顆頭左右搖幌，似在尋找空隙，而尾部尚有一小段拖在潭中，估其長度，總在二十丈以上。

那岩縫並不隱蔽，怪獸長舌吞吐，幾乎隨時會從石後將大愚禪師捲出來。

靳珞看得心驚胆裂，突見那怪獸又是一聲厲吼，頭部忽然向後一縮，好像受到了襲擊。

岩縫中灰影一閃，大愚禪師已電也似從石後射出，落在五丈外一塊尖石上。

怪獸厲吼連聲，巴斗大的頭顱迅速扭轉，直撲大愚禪師，那巨口張開，怕不有圓桌桌面一般大，殷紅血口中，露着兩排比刀更鋒銳的尖牙齒。

大愚禪師似乎也不敢身當其衝，兩脚一頓，身形凌空拔空，一抖手，大蓬毒針對準牠頭部疾射而出。

針上具有劇毒，那怪物想必被毒味所誘，不避不躲，張口反迎了上去。

刹那間，眼鼻等處全被毒針射中，牠負痛一縮身子，全身都離開了水潭，昂首怒吼，巨頭連擺，雙目汩汩流出兩道黑色汚血。

然而，那怪物身軀委實太大，毒針雖然傷了牠雙眼，卻未能制牠於死，毀目之痛，反而激起牠的兇性，大愚禪師身子才落實地，那怪物巨口一張，立刻噴出毒霧。

和尚慌忙向口裏塞了一把解毒藥丸，飄身橫移丈許，剛將濃腥撲鼻的毒霧避開，怪物身子一弓一扭，長尾又閃電般橫掃而到。

「蓬」地一聲暴響，方圓丈餘內的岩石，被牠鐵尾一掃之下，登時碎屑紛飛夷爲平地。

若非大愚禪師躲得快，只要被牠尾巴碰上一點，任憑功力再高，也非當場廢命不可。

那怪物一擊不中，越發狂怒，身軀左右扭曲，揮動鐵尾一頓猛掃，嶺上頓時石塊飛揚，形勢大亂。

大愚禪師仗着身法飄忽，雖然一時未曾傷在牠尾下，但手中已無兵器，赤手空拳，更無法制得住牠。

靳珞只看得股慄欲墜，山風過處，帶來濃長的腥惡氣味，急忙吞了一粒解毒藥丸……

不料那胖大和尚突然大笑三聲，身形一閃，竟欲從靳珞側面掠過。

靳珞忙抖手出劍，舞起斗大一團寒光，攔住了胖和尚，沉聲說道：「大師父，你要幹甚麼？」

胖和尚笑瞇瞇道：「你猜我要幹甚麼？」

靳珞沉下臉道：「在下奉命把守此地，怪物未能制服之前，大師父最好在側旁觀，不可進入嶺上。」

胖和尚道：「我正是貪圖看得清楚些，才想站近一點，難道不行？」

靳珞道：「你可看見了那怪物的厲害？勸你不可進去，原是爲了你自己安全，你如站得太近，豈不落在怪物口中？」

胖和尚笑道：「但我若不進去，那嶺上的和尚勢必就得落在怪物口中，反正總有人要落在牠口中，他與我又有何不同？」

靳珞道：「我不跟你說歪理，總之，縱然開罪於你，也不能讓你過去。」

「我和尚有個怪脾氣，我說要過去，你縱然開罪於我，我也是要過去。」

「大師父若想強闖，在下只好強留。」

「你如敢強留，我和尚非強闖不可。小子，閃開！」

胖和尚話出人動，左掌突伸，向右一撥。

看來他只是輕輕一撥，並未用力，靳珞竟然拿樁不穩，身子一歪，踉蹌向右橫衝了兩步，心中駭然，長劍急忙反掃，封住路口。

不料胖和尚左掌輕撥，右手掌也緊跟着穿胸而出，靳珞竟被他左手暗勁牽動，和尚呵呵一笑，右手掌心一吐，內力陡發，直撞在靳珞肩上，低聲喝道：「記住，這一招叫做掃地拂灰！」

靳珞被他這一撥一推，身不由己，又向前衝出兩步。

那胖和尚疾快的前跨兩步，一轉身，已和靳珞互換了方位，變得他在上方，靳珞反在下方了。

靳珞大怒，長劍飛閃，刺向和尚腹部。

胖和尚一吸氣，脚下半轉，右掌一撥，左掌一推，仍用的適才用過的老辦法，「掃地拂灰」，借力使力，將靳珞撥得向左直衝，險些一頭撞在山岩上。

靳珞驚駭不已，不敢再鹵莽出手，叱道：「和尚，你究竟是甚麼人？闖上淤泥潭要幹甚麼？」

那和尚仰面大笑三聲，道：「此時那來工夫跟你嚕囌，再見了。」人如輕烟，向嶺上奔去。

靳珞提劍尾追，剛越過路口，對面山口也一前一後奔來兩條人影。

前面一個僧衣飄飄，光頭耀眼，瘦骨嶙峋，竟然又是個和尚，後面仗劍疾追的，正是阿琴。

這兩個闖山的和尚一胖一瘦，身法卻同樣快捷，霎眼已到一處，兩人竟然互相擁抱，一個大笑，一個大哭，彷彿是分別多年的老友遽然相見，又像是勞燕分飛的夫妻破鏡重圓。

他們立身處，距大愚禪師和怪獸搏鬥的地方，不過三五丈遠，怪獸的尾巴，隨時都可能掃到他們身上，但這兩個和尚不聞不問，只顧把臂擁肩，哭笑不休。

這倒把隨後追來的靳珞和阿琴弄糊塗了，只好停在兩端，楞楞的望着他們，不知該如何是好？

這時候，怪獸翻騰已久，肚內的毒鷄死兎所藏利刃，被牠一陣擠壓，穿腸割腹，傷勢越加嚴重，吼叫聲震天動地，掃撲的動作卻緩慢了許多。

但大愚禪師似乎也內力耗損太多，仍無法制住那怪獸。

兩個和尚哭笑了半天，忽然扭頭望了大愚禪師一眼，胖和尚笑着問瘦和尚道：「師弟，五年之後，你果然不曾忘懷，今日如期趕到，那話兒可曾到手麼？」

瘦和尚從懷裏掣出一柄寶光閃爍的短劍，向胖和尚一揚，卻哭着道：「師兄，東西雖然弄到了，但你我來遲一步，寶貝快要落在人家

手中，這却如何是好呢？」

胖和尚笑道：「傻師弟，你沒見那光頭氣喘噓噓，已經不是寶貝的敵手了麼？咱們再等片刻，等他們全都力竭，豈不手到擒來，不費吹灰之力。」

瘦和尚聽了，搖頭道：「但我最是心軟，眞不忍見那光頭死在寶貝口中，說來大家都是佛門弟子，他死我活，怎不令人心酸。」說罷，竟放聲痛哭起來。

靳珞看見大奇，聽他們言語，分明說的是怪獸和大愚禪師，難道這兩個怪僧，也是專爲降怪而來？

他連忙再看大愚禪師，這時怪獸已力盡將死，僅餘下一陣陣抽動，臨潭十餘丈內，遍佈濃腥血汚，但大愚禪師，也同樣力竭，身軀搖搖欲倒，面色蒼白，正扶着一塊大石在哪兒喘氣。

那胖和尚又笑道：「師弟啊，寶貝已經不能逞強啦，看來愚兄千辛萬苦得來的辟毒舍利，今天已沒有用了。」

瘦和尚慘然道：「唉，你瞧那位光頭同門，兩隻脚正站在毒血之中，他一定已中了毒，師兄，你就把辟毒舍利借給他用用吧。」

靳珞細看大愚禪師，果然兩脚全浸在怪獸流出的汚血灘中，心裏駭然，忙拔步向潭邊奔去。

忽聽瘦和尚又嘆息道：「啊！可憐，這俗人不知厲害，也想涉血過去，豈不是白送一條性命。」

靳珞一驚，急忙停步。

胖和尚搖頭哂笑道：「這種貪生怕死的人，聽說有危險，就不肯過去了。」

瘦和尚搖頭道：「他不去是對的，別看寶貝快要死了，還有那最後一掙扎，才要人性命哩。」

胖和尚道：「我最恨這種貪生畏死的人，若依當年脾氣，眞想殺了他。」

瘦和尚連連搖頭，大哭道：「我最怕殺人，師兄，你這性子怎麼還不改？這五年來，你還在殺人麼？」

胖和尚忙笑道：「我不過說着玩玩，那會眞的宰了他，自從五年前，你勸我少開殺戒以來，我只不過才殺了七十幾個，師弟，你總該放心了吧？」

瘦和尚哭叫道：「可憐！可憐！罪過！罪過！」

靳珞站在一邊，對這兩個怪和尚的來歷，總是揣摸不透，尤其那胖和尚滿臉笑容，所言所述，竟是個心狠手辣之人，而瘦和尚愁容不展，動不動就痛哭流涕，人倒心軟性善，不似惡人。

他怔怔在一旁尋思，却沒注意阿琴已經向潭邊奔去。

突然，潭邊响起一聲厲吼！

靳珞一驚抬頭，潭邊垂死的怪獸，突然昂首厲嘶，聲震山嶽，而這時阿琴剛好奔到大愚禪師身側，距那怪獸已不足一丈。

那怪獸嘶鳴之後，必然便是最後掙扎，但阿琴扶着大愚禪師却似力不從心，兩個人歪歪倒倒向後移退。

如果那怪獸此時突發狂性，阿琴和大愚禪師可能會一齊送命。

靳珞再也不能猶豫，一個急轉，飛也似向潭邊奔去。

怪獸身軀正橫在靳珞和大愚禪師之間，池上處處是汚血，一不小心，便會中毒。

靳珞奔到近處，將僅餘的兩粒解藥一齊塞進口裏，提一口氣，想由怪獸身軀上越過。

然而，他却萬萬沒有想到，提氣頓足時用力稍猛，身子剛離池面，突覺左腿傷處一陣抽痛，眞氣立洩，身如斷線風箏向下直落。

靳珞驚呼失聲，忙劍尖向下，猛點池面，準備二次提氣再起……

誰知劍尖着處，忽然一滑，那一劍，竟然正戳在怪獸身上。

那怪獸本來還沒有發動拚命的掙扎，被他劍尖一戳，登時厲吼出聲，全身扭動，撼山搖嶽似的一頓狂掃……

阿琴扶着大愚禪師堪堪退到兩丈外，突見怪獸拾命翻滾掃打，大吃了一驚，也不知從那裏來的力量，一探手臂，竟將大愚禪師挾在脅下，連拖帶拉，發足狂奔。

剛奔出險池，獸尾已電掣般掃到，適才大愚禪師所扶大石，當塲被砸得粉碎。

靳珞誤刺獸身，連氣也來不及換，池上怪獸已然發動，巨蟒般的身軀翻滾扭動，十丈內已無處可以落脚。

他駭懼之下，自份必死，只得屏住呼吸，奮力向下拍出一掌，人却借那反震之力，懸空一個觔斗向側飄落。

其實，他也不知道是否能縱離險池，這一掌，只不過聊勝於無而已，等到力盡下落，自知已無力再度躍起，雙目一閉，只好生死聽天由命了。

他身似落葉，飄飄向下沉落，正要觸及池面，突覺得後衣領被人一把抓住，緊接着，耳傍風聲疾勁，人已再次飛起。

靳珞駭然張目，原來自己是被那胖和尚提着衣領，飛落到十餘丈外一塊山岩上，潭邊怪獸已聲息低弱，僵臥不動，頸下七寸要害處，釘着瘦和尚那柄短劍。

這時候，他忽然記起胖和尚對自己羞辱的言語，用力一掙，擺脫了胖和尚的手，舉起長劍就向自己頸子抹去。

胖和尚一翻腕，又將靳珞握劍的右手握住，笑道：「幹什麼？想羞憤自殺？」

靳珞抗聲大叫道：「在下雖是貪生畏死的人，却不屑要承你的情份，你還是讓我死了的好。」

胖和尚呵呵一笑，道：「在這以前，那怕你死上一百次，也與我和尚無關，但如今你這條命，乃是我和尚從牛頭龍口中拾回來的，死活可得由我和尚作主。」

靳珞道：「我要活要死，與你何干……」

話未完，却聽那瘦和尚在怪獸屍旁叫道：「師兄，快些下來，那玩意兒冷不得，必須趁熱吃才有效力。」

胖和尚伸手奪下靳珞的長劍，笑道：「暫時委屈閣下，待你將一件大事辦妥，那時你要死要活，悉由尊便，我和尚也懶得過問了。」

說罷，左臂托着靳珞，騰身拔起，飄落到怪獸牛頭龍的屍傍。

靳珞忽然想起大愚禪師和阿琴不知去向，忙四處張望，却見阿琴正從一塊大石後面，伸出頭來，向他搖手示意，靳珞見她神情並不慌張，想來大愚禪師並無大礙，心裏才略爲放了心。

兩個和尚先在怪獸頭邊仔細審視了一遍，瘦和尚皺眉道：「師兄，如今寶貝就在眼前，但這東西遍體奇毒，剖割之事，倒很難着手，你看如何是好呢？」

胖和尚哈哈笑道：「無須担心，愚兄已準備了代勞的人，就命他動手剝取，你我分而食之，豈不方便。」

一面說，一面用手指了指靳珞。

瘦和尚搖頭道：「阿彌陀佛，此人相貌不俗，根骨奇佳，將來前程未可限量，若使他觸及毒血，不出一個對時，必定遍身潰爛而死，那慘況直如刀山油鍋，你我縱得神益，也將折減陽壽。」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蕭塞·文　盧令·圖

無影毒神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白雲飛路遇紅花會二當家嚴雲率領會衆，追擊無惡不作的黑手黨徒，白雲飛仗義助拳，參加追擊，在一山脚下發現黑手黨徒逃往山上，嚴雲命南明漁隱率衆在山下接應，與白雲飛奔上山頭，果發現黑手黨頭目孫玉軍率領近二十人在樹林中，雙方一陣搏擊，黑手黨死去五人，孫玉軍知不敵，下令逃走，嚴雲邊追邊發嘯聲，通知南明漁隱兜截，結果在山下擒獲九名黑手黨徒，却被孫玉軍逃去，嚴雲雖恨黑手黨徒生性殘酷，但又不忍予以殺害，遂將各人廢去武功，放之逃去，事後嚴雲詢問南明漁隱下一站是那裏——

夜戰黑蘭店　約鬥小雲山

南明漁隱道：「黑蘭店，那裏是黑手黨的大本營，可能在那裏還有一場白刃交鋒，斯時大家都得小心……」

嚴雲伸手一揮道：「黑蘭店進發。」

紅花會高手訓練有素，命令一下，立時整隊出發，大隊人馬依序而進，嚴雲朝白雲飛一拱手，道：「白兄是否願和敝會往黑蘭店一行……」

白雲飛笑道：「黑手黨江湖大患，若能借這個機會給江湖除去一害，未嘗不是一件好事，嚴兄，我們上路吧……」

嚴雲感激地道：「白兄情重如山，在下謹代表紅花會所有會友，向白兄致萬分敬意，日後只要紅花會能効力的地方，白兄只需吩咐一聲，紅花會上萬會友都恭敬待命……」

白雲飛搖搖頭道：「江湖援手本來司空見慣之事，嚴兄不必掛齒，只是我有點奇怪，黑手黨和貴會到底爲甚麼結下這樣深的仇恨……」

「唉！」嚴雲面上一黯，長長嘆了口氣道：「敝會結盟之旨，是要給武林中做一些有益於衆人之事，敝會崛起江湖不久，黑手黨也跟着起來，他們會三次派人要敝會加入黑手黨，敝會不能和這種人爲伍，黑手黨便暗殺敝會會友，處處和紅花會過不去……」

白雲飛哦了一聲道：「貴會難道連黑手黨的首領都查不出來？」

嚴雲慚愧的道：「說來使人慚愧，黑手黨徒平時化整爲零，你根本就看不出那個人是黨羽，有時他站在你身邊像個老實人，會猝然發動使你防不勝防，而其首領更是神秘人物，見首不見尾！」說着，長長嘆了口氣，眉宇間突然罩上一層隱憂。

一行人結隊而行，黑手黨徒倒沒有再出現，在快進黑蘭店的時候，嚴雲交待所有紅花會的會友要特別小心，黑手黨可能隨時出現。

夏百里奔過來問道：「當家的，我們在那裏過夜？」

嚴雲眉宇一皺，道：「黑蘭店之前紮營。」

夏百里一怔道：「我們不進去……」

嚴雲搖搖頭道：「黑蘭店上上下幾乎都是黑手黨扮裝的，我們的人一進去，便會遭受他們的暗殺或攻擊，爲了減少不必要的傷亡，我們寧願在野外露宿……」

三個時辰後，黑蘭店已遙遙在望，這地方是以店舖聞名，上下全是作生意的，薄暮初起，黑蘭店已上下一片燈火，嚴雲深謀遠慮，選了一個地方紮營，紅花會弟子對這種生活都已過慣了，倒也悠然自得的生起火來……

正在他們忙傜的時候，黑蘭店裏突然走出一行人，這羣人都是挑伕，挑着牛羊食品，由兩個主人模樣的領着向紅花會行來。

其中一個老者白面長髯，自稱是黑蘭店上大戶錢富有，指名要見嚴當家的，嚴

雲緩步而出，道：「這位老先生找在下有何事指教？」

錢富有哈哈一笑道：「嚴二首領大名傳千里，老朽久仰已矣，紅花會力殲黑手黨，黑蘭店所有店戶都聞訊雀舞，推定老夫爲代表薄贈小禮以示敬意……」

嚴雲淡淡一笑，道：「給江湖上除害是我輩義不容辭之事，請錢老先生不要客氣，敝會不願騷擾貴莊，不準備進入黑蘭店……」

錢富有一拱手，道：「如此老朽先謝了……」

他一揮手那些挑伕立時將東西放下，嚴雲急急地道：「老先生請將這些東西帶回，敝會……」

錢富有搖頭道：「區區小東西，不成敬意，嚴二當家的如果不收下，老朽回去不能交待，況且……」他拱拱手，領着那些挑伕很快的轉身離去，嚴雲搖搖頭，道：「多謝老先生盛情了……」

他日光一煞，朝那東西畧畧一瞥，揮手命手下將這些東西先收了，這個人經驗何等豐富，一見這錢富有來得突兀，又見他走得匆忙，心中登時雪亮，他朝夏百里，道：「試試有沒有毒？」

夏百里拿出一根銀針，在這些送來的食物中試了一試，竟然沒有一絲放毒的現象，他滿面疑惑的搖搖頭。

嚴雲凝重的道：「今夜要加派弟子守衛，這些東西最好擲了，黑手黨花樣最多，我們要時時刻刻注意……」

夏百里奉命而去，嚴雲在每個營地裏巡視一遍，然後將分配守夜的弟子喚來，各交待了幾句……

夜空僅有幾顆稀疏疏的寒星，三更過後，所有紅花會的人俱已進入睡鄉，僅守夜的弟子在來回巡視着。

可是這幾個守夜的弟子上半夜巡視過後，下半夜俱坐在地上打盹，每個人都覺眼皮子沉重，朦朧地睡去。

黑幽幽的長夜裏，幾個黑影從那兩旁的草叢一擁而出，望着那燈火俱熄的營地裏，抽出長劍，分別朝營地裏撲去。

這羣人身手迅速，俱有一身詭異的功夫，黑夜裏只聽幾聲慘嗥響起，接着響起白雲飛怒吼道：「嚴兄，有人偷襲……」

他身子斜掠而出，手中射日神劍在夜中泛起一道清冷的寒光，那羣偷襲的漢子，一見紅花會中居然有人沒有中了昏迷藥，登時楞了一楞，大喝一聲，朝白雲飛撲去。

劍光一顫，血影噴洒而出，白雲飛神勇無匹，連着劈死二個黑手黨徒，嚇得那些人紛紛倒退。

嚴雲這時也揮劍殺出，怒吼道：「不要放走一個……」

黑手黨徒滿以爲這次十拿九穩的可將紅花會殺得血流遍地，那知居然會有人中途殺出，他們也不知道有多少人沒有中毒，紛紛奪路而逃。

南明漁隱手揮漁竿，連着擊斃四個，白雲飛和嚴雲在追殺中也消滅了六個，黑手黨這次損失可謂不少，但在紅花會這方面，損失情況可說是十分悽慘……。

嚴雲長嘆一聲道：「我們中了錢富有那小子的奸計……」

南明漁隱恨得一咬牙道：「我去清點人數，二當家的，你不要難過……」

嚴雲望着南明漁隱進去的背影，日中居然有一絲淚影湧了出來，他不願再嘗受這種慘敗的教訓，也不願看見那些生死與共的紅花會弟子一個個因偷襲而死的那種慘狀……。

他恨得一跺腳道：「傳夏百里……」

夏百里終於被南明漁隱用清水澆醒了，他滿面惶恐的奔了過來，嚇得神情大變，低着頭顫聲道：「二當家的……」

嚴雲厲叱道：「這些弟子爲甚麼會暈迷不醒？說……」

夏百里顫聲的道：「我看錢富有送來的東西沒有毒，丟了太可惜，就分給他們……沒有想到這些東西含有無影無形的迷魂散……」

嚴雲哼了一聲道：「你知道這一疏忽，損失了多少弟子？」

南明漁隱慘烈的道：「死了八個，受傷的六個，都是在不知不覺中被殺，二當家的，這個善後處理，要請你指示……」

嚴雲黯然的道：「你看着辦吧……」

南明漁隱長長的嘆了口氣，道：「這是血的教訓，我們要給死難的弟子報仇，二當家的，請你派弟子去請會主，共同和黑手黨決一勝負……」

嚴雲痛苦的道：「只有請會主親自出馬了……」他恨恨地看了夏百里一眼，怒聲的道：「你因疏忽而使紅花會死傷這許多人，依我們紅花會會規的條令，你所受的處罰是要立時處死……」

紅花會條令嚴謹，不管是誰犯錯，都得按會規處置，夏百里是小隊長身份，對這條令，當然清楚異常，他嚇得全身直顫，道：「弟子願受會規之處置，但請二當家的暫緩執行，等屬下替那些死去的子弟報仇之後，再行處決……」他痛苦的滿面淚痕，傷心的說道：「屬下並不是懼死貪生之輩，只是屬下若不親手殺黑手黨徒，實在不甘這樣默默於黃泉下，那樣，屬下去見死去的弟子，心靈的痛苦，也可減少一點……」

南明漁隱急忙說道：「二當家的，老漁翁有一事相求……」

嚴雲寒着臉，道：「漁老，有甚麼事情……」

要知道這些血性漢子雖然平日嬉笑玩鬧，沒有長幼之分，但一旦在正事發出之時，凝重之情，一絲也不苟且，南明漁隱在紅花會中的地位，次於嚴雲，所以，一切程序都得按規定而來，決不敢馬虎或越權。

南明漁隱長嘆了口氣，說道：「現在正是用人之時，增加一個人，就多增加一分力量，我認爲處罰夏百里不適合現在執行……」

嚴雲沒有表情的道：「依漁老之意當如何？」

南明漁隱恭身的道：「依老朽之意，不如暫留夏百里之命，等消滅黑手黨之後，再予執行，若夏百里在行動中有特殊戰功，也可將功贖罪，給予他一個新生的機會……」

嚴雲沉吟道：「好，暫准所請，不過在這段暫緩執行期間，你漁老要負責他的

一切責任，要出了事，你受連帶處罰！」

南明漁隱領首道：「老朽願負這個責任……」

夏百里痛苦的含着淚離去，處理善後情形，經過黑手黨偷襲之後，不覺天色大亮，黎明姍姍而來，紅花會的弟兄望着死去的八個弟子俱黯然無語。

嚴雲派出弟子探聽黑手黨的消息，又派弟子去請紅花會總會主，佈署完畢之後，一個人悶悶不樂的回到營帳中，直到午飯之後才出來。

他正準備和白雲飛去黑蘭店查查敵人虛實的時候，在前頭大道上突然出現三騎，這三個黑衣騎士持韁疾馳，直朝嚴雲奔來。

身形飄動，三個魁武的漢子並肩的行了過來，大紅帖子一現，嚴雲心中登時一顫，他畧畧瞥了那遞來的帖子一眼，鼻子裏不禁傳來一聲冷哼，道：「下戰書。」

當中那個漢子冷冷地道：「我們奉首領之命，請紅花會朋友往十里外的『小雲山』一會……」這漢子冷冷地瞥了白雲飛一眼，道：「這位大概就是冷血劍客白大英雄吧。」

白雲飛冷冷地道：「不敢，閣下有何指教……」

這漢子嘿嘿一笑道：「在下毛鵬，對白大英雄聞名久了！」

白雲飛和嚴雲一聽對方自報姓名是毛鵬，暗中同時一驚，沒有料到對方竟是魯境中最負盛名的六指劍毛鵬，傳聞這個人豪勇善鬥，嗜殺如命，雖居黑道，却從不出魯境一步，今日一改其例，由魯境趕來這裏，並替黑手黨下戰書，倒是一件頗出意料的事。

白雲飛哦了一聲道：「原來是毛大英雄，毛兄不在魯中做山大王，跑來這裏給黑手黨投書，莫非是改行做強盜了……」

毛鵬冷冷一笑道：「這次投書之差，是我毛鵬自動要來，爲的是見見南疆最出風頭的冷血劍客白雲飛，嘿嘿，果然是個人才，可惜是太嫩了點……」

他對白雲飛這樣年輕而能得到那樣響亮的名頭，頗感懷疑，這次由魯趕來，所爲的是要會會這一位一代高手，那知雙方見面，使毛鵬大感失望，內心中有一絲悵然……

嚴雲冷冷地道：「白少俠年紀小，功夫可不小，閣下要認爲在魯中坐第一把交椅便目中無人，要知江湖上高手輩出，你毛鵬還算不上個人物……」

「嘿嘿！」毛鵬陰沉的一笑，說道：「說的極是，我毛鵬未見過大場面，那有嚴二當家的眼皮子那樣精，嘿嘿，嚴兄，小弟不是來看你的，閣下還是閉上你的鳥嘴……」

白雲飛淡淡一笑道：「這麼說毛兄是特別瞧得起在下了！」

「哼！」毛鵬大袍一揮，躬身就走道：「十分失望……」

白雲飛冷煞的一笑道：「你也不見得怎麼樣？只不過是個勇夫而已……」

「你說什麼？」毛鵬一個大回身，沉聲道：「我毛鵬僅僅是個勇夫嗎？嘿嘿，白雲飛，你也未免太看不起我了，我毛鵬在魯境裏只要登高一呼，誰不稱我一聲毛大哥，你這小子僅不過學過了幾天劍，就敢不將我毛鵬放在眼裏，嘿嘿，你太嫩了，朋友……」

「哈哈！」嚴雲突然哈哈大笑道：「失敬了……」

毛鵬一怔道：「你這是什麼意思？」

嚴雲哈哈笑道：「你只要一呼便有人叫你一聲毛大哥，你可知道我們這位白大哥一呼，有人叫他什麼……」

毛鵬楞楞地道：「叫他什麼？」

嚴雲正容的道：「爺爺……」

毛鵬沒有想到嚴雲放聲大笑，拿話扣住自己，竟是在捉弄自己，他氣得大喝一聲，虬鬚根根而起，怒道：「你敢和我毛鵬動手一搏……」

「兩國交兵，不斬來使，我不和你動手，如果毛兄有興趣，在小雲山不妨試試，今天你還留點力氣，等着在小雲山大顯身手吧……」

毛鵬哼聲道：「諒你也不敢……」

嚴雲淡淡地道：「勇夫之下皆是劍，我堂堂紅花會的二當家的，豈會和你這種勇夫計較，毛兄，你可以請了……」

毛鵬忿忿地恨聲道：「這裏是一羣窩囊……」

白雲飛向前一移身子，冷冷地道：「你說什麼？」

毛鵬冷冷地瞥了白雲飛一眼，大聲的道：「我說這裏的人都是一羣窩囊貨。」

「拍！」冷血劍客白雲飛手掌一揚，重重地給了毛鵬一掌，只聽拍地一聲重響，毛鵬連着退了好幾步。

白雲飛冷笑道：「這是教訓你這個滿嘴不長牙的小子，下次不要再逢人胡說，當心有人將你臭嘴給活活地撕下來……」

嚴雲乘機大笑道：「毛朋友，你找我可能會給點便宜，要是找上我們這位白兄，嘿嘿！他可沒有像我這樣好說話……」

毛鵬怨毒的怒吼道：「你竟敢打我，嘿嘿，你眞是活得不耐煩了……」

他在魯境穩坐第一把交椅，自出生到現在還沒經歷過這種掌嘴之辱，登時氣得滿臉青筋根根暴起，雙睛大紅，像兩股烈火的燃燒着……。

白雲飛不屑的道：「我打一個眞正的窩囊……」

毛鵬大吼一聲道：「我要你命……」

「嗆！」地一聲，一股劍光自他手中顫了出來，那三尺鋒芒在空中一揮，兜起一道圓圓的大弧。

劍影流顫中一劍往白雲飛身上劈去。

白雲飛滿面殺機的道：「我要你掛點彩回去，讓黑手黨徒知道毛鵬在我們眼裏，只不過是一個小丑，一個只會胡吹的老牛……」

他身形斜斜一躍，自對方劍下一躍而去，那靈幻的身法，幾乎躍盡古今之步法之大成，居然擦過毛鵬的劍刃下，而絲毫沒有損傷。

「嗆！」地一聲中，白雲飛手掣出了那柄千古神刃射日神劍，流艷的劍光如水漾起，逼得毛鵬眼睛都有點睜不開來。

毛鵬全身大顫道：「這就是射日神劍麼？」

白雲飛冷冷地道：「不錯，閣下能見識見識點蒼鎮派之寶，這次投書的路沒算

白跑……」

說話之間，射日神劍在空中已點出三縷光影，輕輕一揮間，三縷光影含着銳利的風聲捲去。

毛鵬神情大變，忖道：「果然有點門道……」

他是施劍高手，普通劍法只要施出一招，他便能看出對方功力的深淺，白雲飛雖然僅是揮出一劍，但毛鵬心裏却比誰都清楚，曉得今日之戰，遇上勁敵了。

他不敢抵抗對方這種神幻的一招，手中長劍在空中連着劈出三次，身子移動，乘勢大叫一聲，將長劍化劈爲點，對着白雲飛腰上攻去。

白雲飛淡淡一笑道：「你的算盤打的倒滿精！」

他身子向前一傾，在對方這詭異的一劍下，突然不退反進，揮劍迅速的擊出，迎上對方的長劍……

「叮！」

劍刄甫一接觸，冷血劍客白雲飛的長劍突然一收而回，在那回身一轉的刹那，一劍抖手揮去。

「呃！」

毛鵬大吼一聲，抱着手臂而退，痛得他額上汗珠滾落，望着鮮血直流的手臂，氣得咬牙切齒的道：「你好狠……」

白雲飛冷冷地道：「這是教訓你，下次說話要小心點……」

毛鵬怒吼道：「放屁，我並不見得一定輸給你，姓白的，有種在小雲山上見，我毛鵬一定會血報此仇……」

他忿忿的領着另二個漢子躍上馬去，揮鞭疾馳而奔，那魁梧的身影很快的消逝不見，惹得劍紅花會弟子轟然大笑……

× ×

紅花會的弟子在小雲山下紮駐，黑手黨徒在這大會之日，居然沒有出現，嚴雲心頭一沉，吩咐所有人不要輕易上山，命他們在沒有和對方見面時不要輕易出手。

南明漁隱顯得十分緊張，道：「會主能不能趕來實在大有問題，這次黑手黨是有備而來，而我們人手單薄，此後勝負大有問題！」

嚴雲凝重的道：「漁老不必過份憂悒，黑手黨所以會突然相邀，必是看準會主不能趕來，而要以大魚吃小魚的方式，將我們這羣人消滅，斯時我等只要竭力血拚，深信這羣黑手黨也得不到好處……」

冷血劍客白雲飛這時緩緩行來，他朝山上畧畧一瞥，心中突然有一個意念躍進心裏，朝嚴雲輕輕地道：「嚴兄，我有一個辦法要和你商量……」

嚴雲一笑道：「白兄，請說，我們是自己人什麼事都好商量。」

白雲飛沉思道：「這小雲山陡直如壁，山石嶙峋，黑手黨只要守住一點，用暗器石頭攻擊，我們根本沒有辦法上去，依小弟之見，我兩不妨繞至後山，上去給他們個措手不及，將他們的暗樁毀去，然後要紅花會所有弟子乘機攻上……」

嚴雲重重地一擊手掌，道：「對！這是個辦法……」

他和白雲飛兩人稍事準備，交待了南明漁隱幾句，雙雙繞山而去，黑手黨徒只顧前山的準備，根本不會想到有人摸到後山。

白雲飛和嚴雲一路小心而去，居然沒有受到絲毫阻擋，他們走至半山腰，他倆陡然發現有黑手黨守在那裏。

這三個黑手黨徒並肩坐在一塊大石後，正在抽着大烟，嬝嬝的烟霧，洩露了自己的行藏，白雲飛和嚴雲一打手勢，兩道人影淡的有如兩縷輕烟，在空中妙曼的劃過一道圓弧，突然降落在這三個黑手黨徒的身邊。

血影驟起，兩個黑手黨徒連吭都沒吭出便被解決了，另一個駭得目瞪口呆，通體直顫，恐怖的望着冷血劍客白雲飛，顫聲的道：「你！」

白雲飛冷冷地道：「山上還有些什麼人？」

那漢子搖頭道：「小的不知道，我們是黑手黨的外圍份子，對裏面的事都不可過問，只知今天這裏有許多人要來！」

嚴雲雙眉一皺，道：「前山的防備如何？」

這漢子嚇得直抖，顫道：「所有力量放在前山上，有石塊，箭矢，滾木，準備在你們上山的一刹那給你們來個防不及防，等你們的人死傷大半之後，再在山頂上一決勝負……」

嚴雲鼻子裏冷哼一聲，道：「你們設想的倒很週到……」

他氣得在這漢子身上重重踢了一脚，那漢子悶哼一聲倒在地上寂然不動，嚴雲朝白雲飛一施眼色道：「我們衝上去！」

白雲飛搖頭道：「還是小心點好，這次我們的目的地是毀掉對方的伏樁，能不讓他們知道最好，只要我倆……」

猛地一抬頭，陡然看見一個淡淡的人影朝這裏奔來，冷血劍客白雲飛身形暴起，右掌提胸，朝那條淡淡的人影撲去。

那條淡淡的人影身法極快，僅僅一晃，便避過白雲飛的追擊，冷血劍客白雲飛驟和對面人見面，不覺怔了一怔，沒有料到黑手黨徒中居然也有女人。

嚴雲急得一搖手，道：「白兄，自己人……」

白雲飛一楞道：「自己人……」

那少女一見嚴雲突然輕笑一聲道：「雲哥哥，你怎麼從這裏來？」

嚴雲淡淡一笑道：「華妹妹，我和白兄準備先上去看看，聽說山上暗樁不少……」他在這個美麗的少女身上輕輕一瞥，道：「妳要幹什麼？」

這少女凝重的道：「我準備偷偷下山告訴你們這裏的情形，黑手黨徒今日大半聚集在這裏，現在正在秘密開會……」

嚴雲冷笑道：「這妳倒不要担心，妳現在設法掩護我們，去摧毀對方的暗樁與埋伏，紅花會兄弟，要在他們不防之下登山……」

這少女搖頭道：「這樣太冒險了，我已探聽到一條秘徑，直達山頂，這條路，毫無阻碍的可直達上山，紅花會的弟兄，只要避過前山，那些消息與埋伏，當不攻而廢……」

嚴雲哦了一聲，說道：「有這樣一條路……」

這少女輕輕一笑道：「那條路上我已作了暗記，在每十棵樹上都有一朵紅花，

你只要在山下畧畧一找，便可找到，現在你們還是不要打草驚蛇，一切都照安排行事……」

「嘿嘿！」突然在岩石之後傳來了一聲冷笑，這陰冷的笑聲一出，冷血劍客白雲飛起身陡地斜掠而起，一掌劈了過去。

隱於暗中的那個黑手黨徒，低嘿一聲，揮掌躍出，竟是一個三角眼，獅子鼻，大方嘴的老人，這老人冷然一笑，望着這個少女道：「王麗華，妳居然和紅花會人勾通……」

王麗華神情大變，嚇得全身顫動，沒有料到這時會將身份暴露出來，她全身一顫，連退兩步，顫道：「田原，你躲在這裏幹什麼？」

嚴雲心弦一張，沒有料到這個老人竟是稱雄西域的鬼傑田原，他對江湖上人物十分熟悉，一見對方出現，心中登時一冷，冷冷地道：「閣下便是西域田原，田先生麼？」

田原嘿嘿一笑道：「不錯，嚴二當家的，老夫田原對嚴兄久仰了……」

嚴雲眉宇上，突然罩上一層殺機，道：「田先生不在西域納福，跑來這個鬼地方……」

田原哼了一聲道：「住嘴，老夫是黑手黨首領禮聘而來，要聯合江湖有志之士，併吞各派，共尊黑手黨，你們紅花會夜郞自大，還不趕快投降……」

嚴雲怒笑道：「呸！紅花會不會和黑手黨兩立……」

田原冷冷地道：「聽說貴會最近來了一個冷血劍客，殺傷我黑手黨兄弟毛鵬，這小子狂妄自大，希望他今天能來會會田原，見識見識我西域劍法……」

白雲飛哈哈一笑道：「在下正是冷血劍客！」

田原一連退了好幾步，滿臉都是懷疑之色，他在冷血劍客白雲飛身上狠狠地盯了幾眼，道：「你就是冷血劍客？」

白雲飛冷漠的道：「不錯，田先生有什麼事要指教！」

田原反手掣出長劍道：「在下要領教一下中原第一劍客的絕招，我眞奇怪像閣下這種年紀，在劍道上不會有太深厚的造詣，毛鵬怎會失在你的劍下……」

白雲飛朝嚴雲看了一眼，問道：「這個人能留下麼？」

嚴雲怔了一怔，忙道：「下手要快，最好不要讓山上的人發現，否則，王麗華的身份便完了，白兄，我們不能再仁慈了，否則，紅花會這幾十條命全都交待在這裏了……」

田原沒有料到這兩個青年人，居然不將自己放在眼裏，他氣得全身大顫，一股血樣的怒火自目中噴了出來，一抖長劍，沉聲道：「小子，你不要狂……」

西域劍法是以招式詭奇見稱，出手部位與中原各派逈異，田原這一出手，攻的全是令人料想不到的地方，一時連白雲飛都摸不清對方這招式的來路。

白雲飛心中一凜，忖道：「西域劍法果然也有可取之處……」

他曉得時間在這時寶貴的像一根生命的栓索，只稍稍一放，紅花會數十條命便要完了，心中念頭一閃，神劍陡然而起。

他沉聲的說道：「田先生，在下得罪了。」

劍勢一發，空中响起一連串嗡嗡的劍嘯聲，一連串的劍芒伸吐而顫顫施出一招「六龍迴日」對着田原罩去。

這一招在射日劍法中最具威力，也是速戰速決的快速攻擊的一招，田原沒有料到對方的劍法如此厲害，大驚之下，嚇得翻身滾了出去。

一股鮮血，自這個西域高手的手臂上流了出來，他神情一變，嘴角上擠出一絲慘然的笑容，恨恨的道：「好，果然有一套……」

白雲飛挺劍直逼而去，冷煞的道：「你能逃出我這一招之下，已經是不錯。」

田原回身而奔，大叫道：「小子，你等着……」

冷血劍客白雲飛正要橫劍追去，旁立的嚴雲突然輕輕扯了他一下，搖頭道：「我們下山吧，對方已曉得了……」

王麗華急得熱淚直湧，道：「我怎麼辦？他們知道我在替紅花會工作，非殺我不可，雲哥哥，你說我現在該怎麼辦？」

嚴雲搖搖頭道：「這是沒有辦法的事，現在你只有跟我們去，不能再回去了，黑手黨徒雖然厲害也不敢輕易動妳……」

王麗華含着眼淚黯然一嘆，只得隨着嚴雲和冷血劍客白雲飛回到山下，三個人身形如風，眨眼間已出山區。

南明漁隱正在吩咐手下準備攻山，突見嚴雲等回來了，不覺的一楞，嚴雲草草交待幾句，立即命令向山上開拔。

王麗華領着這羣生死不計的紅花會高手，找着那條沒有設防的秘道直上行去，黑手黨徒沒有料到紅花會的人會突然找着這條路，等到發覺之時，那些暗樁與埋伏已經來不及佈署了，直氣得黑手黨徒瞪眼楞住了。

「砰！」地一聲大响，小雲山上突然响起一聲尖銳的勁响，隨着便見一隊黑衣漢子由毛鵬領着行來。

毛鵬在半山上沉聲的道：「請紅花會的朋友上山……」

嚴雲一楞，道：「黑手黨居然捨棄埋伏，而派出這隊人來請我了，哈，他們知道詭計行不通，乾脆大方的邀請……」

毛鵬迎在半路，等紅花會英雄俱上來後，他在前頭開路直達山頂，小雲山雖然險阻重重，但在山頂之上却有一塊大平地，上面已擺好了幾桌酒席，兩列都站着黑手黨徒，俱斜揹長劍恭身的凝立在地上。

嚴雲望着那種陣勢，鼻子裏冷哼一聲道：「毛兄，貴首領不知是否來了。」

毛鵬冷冷地道：「嚴兄稍安毋躁，黑手黨敢邀約貴會，就不會令閣下失望，小雲山長白英豪，閣下等會兒看吧……」

嚴雲不屑的道：「黑手黨已然邀約敝會，怎的還不出來……」

毛鵬嘿地一聲道：「嚴兄，請看，敝首領就要出來了……」

隨着他的手指所指之處，只見三個紅袍老人陪伴着一個面罩黑巾，身着長袍龍紋的瘦削漢子，由於黑巾將他整個臉都罩住了，使人摸不清他到底是男是女？是年青人還是老年人，但身軀削瘦是沒問題。

嚴雲一楞，腦海中疾快的忖思道：「

這個蒙面人難道就是黑手黨的首領？他黑巾掩面，只露兩隻冷冷的眼睛在外面，莫非他不敢以眞面日示人，還是故作神秘，以顯示自己與衆不同之處……」

三個紅袍老人緩緩行來，在一張桌前刹住了身子，那黑巾蒙面人朝嚴雲及冷血劍客白雲飛面上一瞥，傲然無禮的大模大樣的坐了下來。

沒有說一句話，只是揮手，旁邊一個紅袍人冷冷地瞥了嚴雲等人一眼，沒有一絲表情的說道：「我們首領請嚴當家的上坐……」

嚴雲鼻子裏重重的哼了一聲道：「他不會講話麼，怎麼還要你來多嘴……」

這紅袍老人在黑手黨身份也自不低，突遭嚴雲這種冷傲而又不將人放進眼裏的話聲，登時大怒，憤憤地瞪了嚴雲一眼道：「嚴當家的，你說話最好留點分——」

嚴雲冷冷地道：「閣下最好讓開，你在黑手黨中居於何種地位？竟敢以下代上來和我講話，難道黑手黨中就不講江湖普通禮教麼？嗯？」

這紅袍老人一愣，刹時面上有種惶悚恐怖之色，他回頭斜睨了高高坐在椅子上的首領一眼，只見首領抬頭望着空中的浮雲，恍如沒有看見這裏的事情。

他心神略定，道：「嚴二當家的算你狠，我藍鷹記下了……」

嚴雲和白雲飛連看都不看藍鷹一眼，大步的直往黑手黨首領對面的一張桌子坐去，所有的紅花會弟子俱隨後跟上，分列這兩個高手的旁邊。

嚴雲冷冷地道：「黑手黨的首領，你過來一談……」

他這種冷傲的口氣，根本不將黑手黨的人放在眼裏，所有在旁邊的黑手黨徒俱怒容滿面，憤憤不平的大有立時動手之意，而紅花會的弟子也由南明漁隱率領着，時時都在暗中戒備，以防萬一突然發生之變故。

那蒙面首領動也不動，始終沒有表示一點意思，恍如這事與他根本沒有關係的一樣……。

毛鵬怒吼道：「嚴雲，你對我們當家的就是這種態度麼？」

嚴雲沒有說話，僅是冷冷地看了毛鵬一眼，連理都不理，直氣得毛鵬在地上踩脚，氣怒的道：「你爲什麼不說話，難道是不將我毛鵬放在眼裏麼？」

南明漁隱冷答道：「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嚴當家的沒有必要和你說話，因爲你在黑手黨中僅不過是個小丑的角色，和你說話等於是自降身份……」

「嘿！」毛鵬怒叫道：「放屁，我毛鵬雖然在黑手黨中不算什麼？但也不是可輕易侮辱的人，誰敢再看不起我毛鵬，我就操他娘的祖宗！……」

蒙面人突然一瞪雙目，道：「毛鵬，退下……」

僅僅幾個字，但却有無窮的威力，毛鵬嚇得全身一顫，恭身的道：「是！首領！」他恨恨的退了下去。

冷清的風輕輕拂過樹梢，刮得樹葉嘩啦嘩啦的直響，搖曳的樹影在地上映成斑駁的碎影，小雲山在一片陰影下顯得森寒，也顯得恐怖！

峯頂，紅花會衆皆胸插一朵大紅花，排列有序的凝立在峯頭兩側，黑手黨徒則是皆戴黑手套，揹着劍並不含善意的準備動手，雙方劍拔弩張大有立時動手之意。

股股火藥味在雙方對壘中傳了開來，雙方這時雖然人手衆多，但却沒有絲毫聲息，除了那嘩啦嘩啦的樹葉擺動聲外，便是這羣含有深仇的兩帮人物的喘息之聲！

「拍！」突然，那個黑手黨首領——蒙面漢子在桌子上重重的拍了一掌，拍地一聲，全場的人都將日光聚集在他身上，看看這一代人物到底有什麼驚人的表示，非但是黑手黨徒隨着那重重的一擊，而心神一顫，連紅花會的英雄都暗中在揑一把冷汗。

他冷冷地道：「嚴兄，紅花會和黑手黨結怨已非一日，雙方各執一端，是是非非很難作一公論，今日本首領邀請嚴兄來小雲山談判，是要雙方能剔除成見，息戰罷兵……」

嚴雲沒有料到這個統馭黑手黨徒的一代首領口齒這般犀利，輕描淡寫的將這責任推卸到紅花會的身上，他鼻子裏重重的冷哼一聲，道：「閣下如果眞有誠意，何不將你眞面日示人？」

他見對方將自己這裏的人摸得一清二楚，而自己連對方是誰都沒有探查出來，只覺十分尷尬，因此要拿話將這個黑手黨首的眞面日揭露出來。

「嘿嘿！」黑手黨首領冷嘿地道：「嚴兄也許不清楚黑手黨的規條，所以不了解我們的規矩，黑手黨之首領是一個象徵，不但不能給外人知道，連本身弟兄都不能知道，誰要是見了本首領的面目，那非死不可，嚴兄，在這種情形下，你不會嫌本首領不近人情吧……」

嚴雲哼哼地道：「故作神秘狀……」

黑手黨首領搖搖頭道：「不然，當初本首領創帮之時，首訂這個規矩，任何人都不准知道首領是誰，因爲黑手黨本身就是個秘密帮會，如不這樣就够不上神秘兩字了！」

嚴雲冷冷地道：「大首領，現在我們不談這個，爲了方便我們雙方的談話，我該怎樣稱呼你呢？總不能談了半天，連對方姓什麼都不知道，你應該曉得，我這個人不喜歡和一個來歷不清的人談話，那樣有失雙方的友誼……」

冷双的日光在嚴雲臉上凝視一會，黑手黨首領道：「你果然是個厲害的角色，連本首領都不能不有所佩服，你理由充足，本首領只得給你一個答覆，這樣吧，你稱我三絕先生就行了……」

嚴雲突然哈哈大笑，道：「好一個三絕先生，不知道閣下這三絕是那三絕？可否啓我茅塞，讓紅花會所有的人都見識見識……」

三絕先生冷道：「你是在嘲笑我？」

嚴雲冷冷地道：「你不願意說，在下也並不勉强你，小雲山之會是你提出的，你是半個地主，三絕先生，有什麼事現在可以攤牌了……」

三絕先生嘿地一聲道：「很好，我本不願意這麼快就推翻了臉，現在看來雙方不談也不行了，嚴兄，在我們沒有公開談判之前我有一件事要請嚴兄帮個場面！」

嚴雲搖搖頭道：「我們廟小，恐怕放不下你這位大仙……」

「嘿嘿！」三絕先生陰沉地笑道：「好說，好說，這事在嚴兄說來簡單之極，只要嚴兄輕輕點一下頭，什麼事都行了，嘿嘿……」

嚴雲雙眉一皺，猜不透黑手黨首領三絕先生到底要求什麼事？他年少持重，不敢馬上答覆對方，他曉得在這種情形下是一諾千金，萬一對方要求過甚，自己輕易答應，豈不將紅花會歷年來所用的血汗換來的威名毀之一旦。

他凝重的道：「三絕先生，你請先說出來，如果我能辦得到的事情，在私人交情上，我會帮你這個忙，但在公事方面，我一個人不能替紅花會所有的人作主，請三絕先生多多原諒，不要說我姓嚴的事先沒把話交待明白！」

三絕先生心中一冷，沒有想到嚴雲這樣的持重與老成，他曉得對方年紀雖小，經驗與閱歷却超人一等，心意一轉，暗中冷笑，忖道：「你不要發狠，等會兒我要你哭……」他冷冰的道：「嚴兄，江湖上任何一派對吃裏扒外的人是深恨痛絕的，黑手黨成立至今，這是第一件使老夫不能忍受的事，所以老夫請嚴兄將那個賤婢交給我們黑手黨！」

王麗華站在紅花會友羣中，驟聞此言，嚇得全身直顫，眸中淚水盈然，無助的低下頭去，她深知道黑手黨徒的殘忍手段，想起自己今日死活不知心中更是慘然。

嚴雲回頭看了王麗華一眼道：「三絕先生，這話你就錯了，王小姐是我們紅花會所派的暗樁之一，潛伏在你們那裏探聽消息，她並不能算是你們黑手黨裏的一份子，可笑你們的不察，還要惱怒的去處罰她，這在公理上並不見得能說過去……」

「嘿！」三絕先生低嘿一聲道：「她曾宣誓加入敝帮，就算黑手黨的一份子，現在老夫决定要將她正之以法，再來談我們之間的事……」

嚴雲冷冷地道：「在下不能答應！」

三絕先生哼了一聲道：「你恐怕管不了！」他轉頭朝毛鵬看了一眼，道：「毛鵬，去將那賤人給我拖出來！」

毛鵬躬身道：「是，首領！」

他領着四個黑手黨徒日中無人的大步踏出，直往紅花會人羣中行去，這個魯境第一高手，似不將任何人放在眼裏，伸手推開紅花會的弟子要他們讓出一條路來。

紅花會弟子俱凝立在地上，不肯讓開，他們在沒得命令之前雖然不便發作，但毛鵬要他們會友中間拖出王麗華，却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

毛鵬怒叱道：「讓開，讓開，紅花會的人沒有資格保護這個逆徒，誰要是敢阻擋我毛鵬的事，當心我劍上無情……」

冷血劍客白雲飛身子一飄，斜斜的躍了出去，他冷煞的含着一絲笑意，大步的朝毛鵬身前行去。

毛鵬一呆，似乎被對方那雙冷煞的日光所震懾，他楞了半天，面上立時佈滿一層殺氣，嘿嘿地道：「閣下要幹什麼？」

白雲飛冷冷地道：「我要你滾回去，你聽到沒有。」

毛鵬怒沖沖的道：「這是我們黑手黨的事，與閣下也攀不上關係，白朋友，伸手管閒事要有個對象，你這樣亂揷手，當心火燙了你的手……」

白雲飛在那薄薄的嘴角弧綫上突然閃現出一絲冷冷地笑意，他臉上沒有一絲表情的緩緩抬起頭來，望着空中飄浮的幾片白雲，冷冷地道：「有我冷血劍客白雲飛在這裏，誰也不准動王小姐一根汗毛，不然除非他要拿出命來換，毛鵬，我話先說在前面，你信不信，可以試試就知道。」

毛鵬陰狠的道：「我們是騎驢看唱本——走着瞧——」

他這時有如一柄拉滿弦的大弓，不發也不行了，硬着那張發麻的頭皮，指揮那四個漢子，道：「去！去將那賤婢拖出來，我毛鵬倒要看看今日有誰敢在黑手黨面前逞英雄，嗯，有誰敢……」

他在大聲疾呼之下，那四個漢子閃身一字分開，對着紅花會凝立的那羣漢子衝去，嚴雲突然叫道：「三絕先生，如果你的人敢碰到我手下身上一指，就表示貴手下先向敝會友動手，那今日之戰的責任問題，全要你來負責了……」

三絕先生冷冷地道：「這是小事，我們的事還有得瞧呢……」

突然，一道灰濛濛的人影躍起，幽靈似的一幌，冷血劍客白雲飛身子像一縷清風似的伸手將那四個黑手黨徒抓了起來，抖臂一揮，這四個黑手黨徒立時變成了大馬爬，骨溜溜的直往山下滾落去。

毛鵬反手掣出了背上長劍，大喝道：「白雲飛，在小雲山上你竟敢動手……」

冷血劍客白雲飛不屑的道：「不要在我面前稱字號道英雄，沒有人會吃你那一套，毛鵬，有本事施出來，光會吼叫有什麼用……」

毛鵬驟然和他那冷双般的日光相遇，心神突然劇烈的一顫，只覺對方那雙無情的眸子裏，含蘊着一股恐怖的殺意，他右手緊緊的握着，心裏大是着急，偷偷斜睨了三絕先生一眼，只見他不言不動，像是沒有看見……

他忿忿地吼道：「白雲飛，我要你瞧瞧管閒事的結果……」

手中長劍在空中輕輕的一抖，兜起一個大弧，勁疾的劍嘯突然大響而起，一縷細碎的劍影劈湧而去。

冷血劍客白雲飛深知這個魯籍第一高手在劍道上有着深厚的修養，雖然不將這個傢伙放在眼裏，但也不敢存絲毫大意，他身子在空中一躍，揮手一掌劈出。

勁激流漩的掌勁，如山的撞了出去，毛鵬只覺全身一緊，罩在一片掌勁之中，那劈出的長劍像是擊在一片無形的氣牆上，竟是劈不進去，他心神大顫，怒吼道：「你拔劍出來。」

白雲飛連着拍出兩掌，冷笑道：「你還不配！」

這幻化的兩掌帶起股股流盪的强勁，飄起週遭凝立觀戰人的衣袂，毛鵬累的額上直沁汗珠，暗中咬牙硬逞下去，可是步法凌亂劍勢已經沒有先前那樣具有威力。

「嘿！」三絕先生終於開口，他嘴裏傳出一陣輕輕的冷嘿之聲，冷酷的雙日中，閃過一絲不易察覺怨毒，冷冷地笑道：「毛鵬，你回來！」　（未完）

三期完 俠情中篇故事

金瑤·文
盧令·圖

傷心俠（下）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藍世傑藝成下山，奉母命闖江湖訪查失踪二十年的父親龍俠藍景豪，幸運地只化去二月時間，便得到自稱傷心人的指引，尋獲被廢去武功，囚禁山洞鐵室中的父親。藍景豪夫妻父子團聚後，更獲天機道長賜予復功丸，不特恢復功力，更較以前尤為深厚，遂依着天機道長的指示，帶同妻子鳳姑孫玉璇，兒子藍世傑及芸兒前往塞外，要剷除殺害師父刀聖的主兇薩天化，此時薩天化搧動胡王進犯中原。那晚藍景豪和世傑往探胡營，竊聽得薩天化正向胡王建議俟再候幾天，等邀請的高手到來即行進兵——

傷情終生憾　心願拚死酬

薩天化道：「諒不出三天之內定可到達。」胡王視綫轉投落「陰陽筆龔龍騰」面上，問道：「龔幇主，你的四位堂主何時可到？」

陰陽筆龔龍騰這時一對日光正有意無意地向龍俠父子劃開的兩條小小「裂口」投來，忽聞胡王發問，即見他登時一正顏恭聲應道：「如無其他耽擱，可望在明夜三更許到此！」

龍俠父子二人忽見陰陽筆視線向自己伏處投來一眼，不禁齊齊心頭一震，正自暗驚不知是否已被察覺？心中忐忑不安之際，旋見那胡王臉一擺轉望薩天化道：「若黑衣幇四位堂主先到達，能否湊合一下即行拔營南移？」

薩天化略一攷慮後說道：「卑職想是可以的！」

陰陽筆龔龍騰滾動的日光又在「裂口」停頓了一下，繼而移落到薩天化面前，客氣地問道：「薩前輩所邀約的人還有那幾位，可否賜告？」

薩天化含笑道：「這有何不可，他們是：『無廟道人』，『水火眞君』，『毒龍潭主』和『天地二殘』等諸人。」

陰陽筆龔龍騰臉露欽仰之色道：「都是中原武林道上名揚遐邇的佼佼者，這幾位大人物，設非是薩前輩出面邀約，只怕誰也請不動他們的！」

薩天化頗有得意之色，皮笑肉不笑地道：「此話倒也不假，放眼日今中原武林，能够得上與老夫這幾位朋友過過招的，算來可說已寥寥無幾了！」

胡王亦面呈喜悅接口道：「薩軍師那幾位貴友一到，無論日夜均要即時稟知孤王，好讓孤王出營前迎迓！」說後即轉向身左一位胡國將帥「咕嚕」了幾句，像是在吩咐他轉囑營中所有的哨兵，一旦見到那些邀請的「高人異士」一到來，要隨時報告的樣子！

只見薩天化好像因胡王這般看重他的朋友，而感到非常高興，眉宇間浮起一種深藏的喜色，又奏道：「啓奏聖王，日間營下曾擄來十名貌美漢女，聖王要否召來備酒喜樂一番？」

胡王聞奏「嘿嘿」一笑，道：「在此屯營待時，着實有些無聊，召來作樂作樂也罷！」

龍俠藍景豪窺竊至此，不覺暗罵了一聲，但他不欲再往下看去，於是朝兒子打了個手勢，即時移身游行到山腰林木間，對此行竊入胡營的收穫頗覺欣喜，因此不再耽擱，即時施展開陸地飛行術，望來路疾掠而返！

剛奔出五里地，經過一座山神廟處，驀然耳中傳進一縷千里傳音的細語：「藍大俠暫留步，請進廟一叙。」

龍俠藍景豪心頭微微一震，即時煞住身子，並約住兒子停步，擧目向山坡上的一座廟宇望了一眼，也運起傳音入密發話道：「是那一位高人？」

「貧道天機。」一聲細語傳來同時，旋見一位髮鬚如銀，背插寶劍手執拂塵，一身黃道袍的老人已由廟中走出，佇立門前石階上，兩道彎垂到眼下的白眉，日光灼灼如星，一派仙姿道骨，令人一見便知是位道行高深的三清弟子！

這道人一現身，藍世傑登時驚喜交集地喊出一聲「啊，師父！」箭也似的縱身跳到石階前，雙膝一曲跪落地上，喜道：「師父，你是幾時到的？」

天機道長慈祥地含笑道：「起來，起來，起來再說！」

龍俠藍景豪亦即趨前抱拳恭敬地一揖道：「原來是道長法駕光臨，今夜得謁法顏，誠足慰生平渴思！」

天機道長稽首還禮道：「藍大俠不必客氣，我們進廟內談談吧！」

三人跨入廟內，各在案前地下的蒲團盤膝坐落，天機道長面向藍世傑首先開口問道：「傑兒，你是怎樣找到你父親？」

藍世傑便將尋找父親的經過一五一十的說了出來。

天機道長靜靜地聽完愛徒陳述後，捻捻銀鬚慨然道：「哦，原來這當中還有這許多曲折……」頭一擺後望龍俠又道：「差幸現在總算安然回來了！」

龍俠感慨道：「是的，說來這應歸功於道長之賜呢！」

天機道長道：「藍大俠言重矣，此乃傑兒一片孝行感動天心而得以重溫天倫，貧道何功之有？」

龍俠道：「拙夫婦能得雙雙恢復武功，道長前後兩番惠賜『復功丹』大情大德，在下眞不知將如何報答方好！」

天機道長壽日一凝，面上倏然現出一絲不解之色，道：「尊夫人之復功確是貧道向『醫俠東方雲』討取過一顆復功丹送給她服食，但貧道却未曾再次送丹給你呀。」此言一出，龍俠父子齊齊吃了一驚，龍俠無比詫異地問道：「如此說來，道長也未曾於兩天前在黃粱橋送給在下一封書信麼？」

天機道長斷然道：「沒有！你可否把所遇情形說一說？」

龍俠即時將在黃粱橋那家漢人開的客棧裏接到店小二由一個中年漢子送來的信和靈丹的事說出，天機道長聽得頗為驚奇，惑然道：「這就太離奇了，竟有人做這等好事而把它推委在貧道身上，貧道何敢掠此美名！」

藍世傑插嘴道：「那復功丹我娘曾看過，和師父贈送給她服食的完全一樣，分明也是那位『醫俠東方雲』前輩所煉製的靈丹，師父你會否聽他說過贈人？」

天機道長道：「沒聽說，但就為師所知，他的復功丹决不會隨便贈人的，因為他採集那些珍貴藥方化了數年心血，才只煉製了五顆，為師那次向他討取一顆，可說是天大的面子，他情面難却才給的，為師倒想不出在和他交往的人物中，還有誰具有受他贈送如此珍貴藥物的力量……」

微微一頓，繼道：「因此，這送藥之人目前雖不知他是誰，但就他的行事看來，定然是友而非敵，這點當然可以放心！不過此事顯然與為師所想的一個人有關，……」藍世傑急問道：「師父所想的那個人是誰？」

天機道長道：「那人是誰，為師現在也還不知道，但他也曾送一信給為師，那是在昨夜發生的事，為師和醫俠借住在石嘴子鎭西一座武侯廟中，昨夜二人出廟用晚飯時，也有一個中年漢子送一封信交由廟祝轉給為師，信中是這樣寫着：『在下準於後天夜二更，偕犬子至河拐子山神廟與道長會合。藍景豪拜上』，你們想，此人不就是也在石嘴子客棧送信贈藥的那人麼？」

龍俠道：「如此說來，同一個人是毫無疑問了！只不知他到底是誰？」

天機道長道：「現在先不管他是誰，你們今晚偷入胡營所探情形如何？」

龍俠道：「道長早已看見我們父子一切的行動了？」

天機道長道：「貧道和醫俠東方雲今晚分別行動，他察探石嘴子的情形，一方面看看薩天化是否在那將經由的地點有甚麼安排，一方面注意他邀約的人是否已有到達者。貧道則來河拐子欲探出薩天化的事情，到後不久見你們也來了，於是貧道便退在一旁暗中為你倆守望！」

龍俠恍然道：「原來如此！」接着便將營中窺見情形說出，並把陰陽筆龔龍騰死而復現的疑點也說了。

天機道長聽得嘖嘖稱怪，最後以建議的口吻說道：「若薩天化所說的那幾個將要到達的人物，確已接受他的邀約，須知那些人也都是中原道上的極辣手魔君，一且到齊，就更難以對付了！貧道之意，那給你我送信代為約訂明夜二更在此山神廟中會合的那個人，其作為定然有利於我們，不如我們就照他的意見依時會合，趁薩天化邀約的諸魔來到以前，先下手為强，把這班喪心病狂的叛國魔君殲滅，藍大俠以為如何？」

龍俠道：「道長卓見在下自甚贊同，不過，那十萬胡兵的羣力似也不能輕視，道長是否已籌妥對付之策？」

天機道長頷首道：「藍大俠顧慮得是，貧道預備對付方法是這樣——」忽然改以千里傳音之術，把一縷一縷如蚊鳴的細語送入二人耳中！

龍俠聽後連連點頭道：「道長此計甚妙，那麼我們就準時行事！」

商議停妥，於是即時離開山神廟，各展開身法朝石嘴子鎭趕回！

翌夜二更剛過，夜空上只有點點疏星，整個河拐子顯得一片黑暗沉寂！

在西北方的賀蘭山麓，一片廣大的原野上蓋滿了一個個覆碗形營帳，黑壓壓的長達數里。

這時，除了那豎立於帳幕圓頂上隨風發出「殺殺」的旗幟飄動聲响和四周輕微的「獵獵」蟲鳴之外，一切都靜悄悄地像已進入夢鄉！

這一大片的營帳順着山麓自南至北，一排緊着一排像一座座整齊的土丘一直伸展着，縱使在白晝只怕也無法看清它的盡處！所能看出的是由東至西的山坡，自中空出一條約有二丈寬的通道，一直自「營門」通到山坡前一排三座的大帳幕前。這時大帳幕中還隱約透出幾綫微光，顯然帳幕中尙有人未睡，「營門」兩邊則有兩排為數約有一百個荷着紅纓槍的兵弁，左右來回地巡邏着！

這班荷槍來回踱步的兵弁中，有一個裝束像似小兵官的胡兵，突然發現一箭地外有五條黑影直向營地逼來，登時擧手一揮，令百名兵弁分左右縱列站定於營門兩邊，蓄勢待命，然後自己居中佇立，凝目直盯住漸漸走近的五條人影，待至來人走到五丈前，即開口喝道：「站住，你們是誰，深夜到此何為？」

喝聲甫落，隨有一縷細小的語音鑽進這個小兵官耳中，語音雖小，却字字清圓，不但聽來清清楚楚，而且句句入耳似乎耳鼓為之攪破！

小兵官聽得心頭大震，强作鎭靜地走前二丈，睜大兩眼向平立在三丈外的五人看去，只見來人為一道一俗，其餘三人均

是一身蒙面藍衣裝束，頓時一改口氣，誠惶誠恐地道：「原來是五位高人駕到，請暫稍候，待小的進帳通報！」說後返身便急步朝山坡前的大帳幕跑去！

約莫過了盞茶工夫，忽見通到營門前的通道上，一羣人影隨在八隻燈籠之後，緩緩走了出來！

這羣打扮頗具氣派的人共為七人，居中而走的是相貌魁梧神氣威風的胡國王，左邊前一個是假聖人薩天化，其後一高一矮漢裝裝束的二人乃是薩天化的同路人；右邊前頭則為陰陽筆龔龍騰，後面兩個一身盔甲者則為胡國王最親信的將領！

一行七人走出營門口二丈處停住，薩天化運目前矚，見前方野地上一字排列站立着五個人，從右起第一個是白髮道冠銀鬚垂胸的老道人，第二個是髮鬚花白一身天青寬袍，腰間繫一把小巧的藥鏟和一隻小葫蘆，相貌有點土氣，像個莊稼佬的老人，其次是一色藍勁裝的三個蒙面人！

薩天化一看清眼前五人的相貌裝束，這那裏是自己等待的「無廟道人」，「水火眞君」，「毒龍潭主」和「天地二殘」，不由眉頭大皺，臉色一沉道：「五位貴客高姓大名，夤夜冒名來此，不知有何見教？」

那居中而立的胡王一聽軍師薩天化神色有異，竟說對面五位受邀而來的人是「冒名」的，不覺詫異地輕聲問道：「大軍師，這五人不是你邀約的人？」

薩天化日光如電地依舊向前直視，頭也不擺動一下，以傳音入密回道：「除了那老道人，我認得他是峨眉天機道長之外，其餘均不知來歷……」

只見那五個不速客之一的老道人開聲說道：「恕貧道天機等人冒昧夤夜前來打擾，不錯，剛才貧道曾向那個守夜的兵官偽稱是會駕邀約的諸人，但若不如此，想欲一睹大軍師之面豈是容易的事！現在貧道不妨為你介紹一番，身邊這位是以治人救世頗受人敬重的醫俠東方雲，其次是龍俠藍景豪，他的師承來歷相信會駕當不致忘却，他身右的乃是其夫人鳳姑孫玉璇和愛子藍世傑，還有一個是……」把臉一轉，凝聲喚道：「小姑娘，妳也上來吧！」

喚聲一落，倏地由衆人身後，暗處縱出一條身材纖細的人影，輕巧靈捷地飛落到藍世傑的身邊！

天機道長繼續介紹道：「她叫楊小芸，是藍夫人的愛徒。至於吾等來意，諒會駕也不難猜出，出家人本不願干預閒事，祇因像你這種勾結外邦意欲引狼入室的叛國行為，人人有責加以伐誅，貧道雖為出家人亦不敢坐視！須知我華夏地大物博，乃仁義之邦，深為各方所擁戴，你應以身為大國之民而自傲，不想你竟自甘墮落，欲引外力侵襲自己國土，使國人淪於塗炭之地，試問，你的良心何忍？貧道之意，你若尚稍有良知，及早回頭仍未遲也！」

薩天化雙目兇光大露，冷笑道：「好個不自量力的牛鼻子，竟萬里迢迢跑來干預老夫的好事，今晚若是讓你們全身離此，那就顯得老夫不懂得成全你們的心願了！」話一完便解下環束在腰間的一把細鐵軟劍，獰笑道：「牛鼻子，大概這班人就是你領頭的吧！老夫也知道你在中原武林有點名氣，諒可接我幾招，你就先來露幾手，有甚麼話等留得命住再說吧！」

天機道長慈眉微皺，朗聲說道：「願你三思，莫因一念之差，踏入萬刼不復之地才好……」

醫俠東方雲看他面對着萬惡不赦的薩魔，還在苦口婆心地規勸，頗覺不耐煩，岔口道：「道長，像這種喪心病狂的人，你縱然說爛了舌頭也無用的，這個病只有用老夫一貼靈方——殺，方能根治，讓我來給他開一帖吧！」說着已把腰帶上一柄藥鏟拔出，便欲向薩魔走去！

他右足剛跨出，即見龍俠藍景豪左手一攔，開口阻道：「東方前輩慢着，這狂人乃是策劃加害家師的罪魁，請讓愚夫婦二人來手刃他吧！」

薩天化見他們搶着要自己的命，怒極反笑道：「哈哈，小輩居然敢口出大言，簡直不知天高地厚，反正今晚一個也不會讓你們走的，誰要先來送死都一樣！」

龍俠藍景豪冷笑道：「哼，你莫以為依靠着十萬番兵，便可穩操勝算，藍某善者不來！」

薩天化不屑地哈哈一笑道：「笑話，對付區區幾個江湖人，你想老夫有必要動用營中兵馬麼？你們也未免太會自抬身價了！」

龍俠冷冷地道：「閣下也是個有頭有臉的人物，說話可要算數。」

薩天化哼道：「廢話少說，老夫還不致於為了收拾你們幾個人去叫醒十萬兵將！」龍俠拔出龍刀，同時向鳳姑示意準備聚：「如此甚好，放馬過來吧！」

薩天化轉臉分向胡王和身後一高一矮的兩個漢裝武林人貼耳低語了幾句，然後仗劍走下場來，在龍俠夫妻立處一丈前站定，右手一抖，把一柄又薄又細的軟劍抖得筆直，擧如一柱擎天之色，左手劍訣平胸，單足立如金鷄獨立，發話道：「小輩進招吧！」

龍俠夫妻早已知道這魔君的功力，在當年雖畧遜於師父「刀聖九如老人」，但武林上能與之匹敵的委實沒有幾個人，何況這二十年來不知又進步到何種地步，估計夫婦合練的一套，「龍鳳刀法」也許不致敗給他，然而想要勝他只怕也不太簡單，是以一些也不敢掉以輕心，因此一進場便即按龍鳳刀法立好方位，各擧起龍，鳳刀蓄勢待發，這時一見薩天化要讓自己夫婦先手發招，也就毫不客氣地說聲「好，你接招吧！」話出手起，分自左右兩側，連刀攻出，龍俠把一口龍刀舞成萬朵銀花般，口唸「大絃嘈嘈如急雨」驟然向對方上身罩落！

鳳姑掄起鳳刀，口應「小絃切切如細語」，如萬點火星捲向敵人下盤！

薩天化早年亦曾風聞刀聖九如老人特為龍俠夫婦創出一套男女合璧，攻擊力至強的「龍鳳刀法」，有剛有柔，攻守合度，詭奇無比，故此時一見他們夫妻雙刀一發動，同時又彼此唱和，互相配合緊密，一上一下襲來，那敢怠慢，即時力貫雙臂，右劍左掌齊施，小心地迎戰起來！

他這種軟兵刃，別看它輕飄飄軟綿綿的，分量輕，一點也使不出力量來，但執在這內功幾達一甲子火候的魔頭手上，剛

柔隨意，剛硬時堅如百煉鐵棒，舞動間風勁虎虎，碰擊時星花迸射；柔軟時，伸曲自如，時捲時吐，忽左忽右，有如一條小銀龍在空中騰躍翻舞，變化無窮！

雙方刀來劍往，各展奇招，一時刀花劍光糾成一團團耀眼銀光，勁風四溢，灰土與斷草凌空飛揚！

龍俠夫婦雙刀操如風雷急雨，一招緊接着一招，只聽又喝和道：

「嘈嘈切切錯雜彈。」

「大珠小珠落玉盤。」

薩天化雖然知道刀聖九如老人所創的這套龍鳳刀法，其威力定有過人之處，但他從未見識過，只是忖度縱然厲害，在兩個後生手裏使出，也未必就會被放倒，如今一試之下，才知道確實詭譎萬端，厲害無比，令人防不勝防！

雖然如此，但畢竟薑是老的辣，他憑一甲子的修為，見多識廣，經驗豐富，反應奇快，臨陣尚能保持心平氣和，當機立斷，避重就輕，遷虛應實，故仍能有攻有守，不現半點敗象！

那兩個靜立觀望的漢裝老人，觀戰至此，似乎看「軍師」親身下場，至今尚無勝象，於是走近番王身邊，低語了一陣，旋見番王再向那陰陽筆龔龍騰和兩個番將又「商量」了一下，便見那漢裝老人和番將四人朝場中走來！

天機道長見這四人一出，即時傳音道：「徒兒，你和小芸接戰那兩個番將，但不要殺死他們，那兩個老怪物由為師和你東方伯伯來對付！」

藍世傑和楊小芸四目相對一瞩，便各抽出長劍迎向那兩番將走去；同時，天機道長亦與醫俠東方雲移步走上場中擋住那一高一矮的兩老人。

醫俠東方雲走至雙方相距丈五之處立定，淺笑道：「先別走進來，讓我這醫死人不賠命的郎中先替你們隔空按按脈看，到底你們這一對老怪物神經有甚麼毛病，是不是和薩老賊一樣患的喪心病狂的症狀？才好對症下藥。」說着，手一擧，各伸出三指，低頭瞇眼地做起診脈之勢來，狀至滑稽！

天機道長不愧是位有道之人，處在如此場合，口仍不離誨人心腸，只見他和聲說道：「如貧道猜測不錯，兩位大概就是『嶗山二叟』韓竹韓松賢昆仲了！風聞嶗山二叟以往曾有不少惡跡，但人怎能無過，過能改者善莫大焉！相信此番參預此間，或非出自賢昆仲本意，倘能就此罷手向善，悔之尚可及，貧道等當可放賢昆仲一條自新之路，不知意下如何？」

他沒看錯，這兩個高矮懸殊的怪狀老人，正是在中原惡事做盡的嶗山二叟。這時一聽天機道長話完，齊聲「呸！」的怪叫一聲，那身材高不及四尺的韓松接着譏聲道：「你這牛鼻子別在咱兄弟面前假仁假義，甚麼叫善甚麼惡咱兄弟全不懂，咱只知想甚麼就做甚麼，誰要來干涉誰就得死，你牛鼻子死到臨頭還嚕嗦甚麼……」

醫俠東方雲見天機道長碰了釘子，不覺哈哈笑道：「我說麼，這治病的事我才在行，我已診知他們兩顆心肝都變成了黑炭色，人間已經找不出醫治這種黑心的藥物了，所以只好送他們去閻王老爺的那口血池裏，洗他個三十五年血水澡，或許還有點恢復本色的希望！好啦，你牛鼻子要是怕破了殺戒，成不了道，乾脆快回你廟去吧！你看人家兩小口都幹上了。」

「了」字甫落，也不管天機道長肯否出手，逕自掄起藥鏟便衝出，右鏟左掌齊發，即向嶗山二叟擊去！

天機道長至此，怎敢袖手旁觀，隨也揮動手中拂塵騰身跳入，面向二叟的老大韓竹捉對兒厮鬥起來！

那邊藍世傑和楊小芸早已發動，二人手中雖都是一把長劍，但因在途中學得一套龍鳳刀法，至今尚未正式與人打過，那想藉此試試它的威力，故此不約而同地一下場子便擺下龍鳳刀法的架勢，以劍當刀，口中也唱起：

「間關鶯語花底滑。」

「幽咽泉流水下灘。」

唱唱打打地把兩個番將攪得頭昏腦漲，好在他們已受天機道長暗中指示，不要殺死番將，是以，劍所到，只是把對方的衣甲挑破即止，連膚髮沒傷他半點，故打來極其輕鬆，好像兩個番將是專給他們來餵招似的？

那二名番將雖然均是高頭大馬，像貌都很威武，憑良心說，若要他們騎在馬上衝鋒陷陣，也許非常驍勇善戰，但現在碰上了這江湖技擊能手，招術處處詭奇難防，何況又是遇上了連中原武林高手都不易應付的聯手刀法，因此，身上雖然都沒受到創傷，然而看到一身衣甲被挑得千創百孔，布條如蝶隨風飄舞，明知對手這雙年青男女不想取他們的性命，但已戰得既驚且愧，進退維艱！

這邊天機，醫俠和嶗山二叟的一場拚鬥，開頭時，嶗山二叟尚能保持有攻有守，他們使的都是一條蛇骨鞭，此種兵刃宜於長距離的擊鬥，而天機道長的拂塵和醫俠東方雲的藥鏟却是短兵器，適於近身對打，二人全都採取近撲短打，逼使對方的長鞭減低威力，因此，二三十招一過，嶗山二叟的蛇骨鞭越顯得無用武之地，敗象漸露了！

雙方十一人鬥成三團，登時刀光劍影滿場閃耀，鞭聲掌風虎虎作响，人影忽高忽低，騰躍翻滾，好不激烈！其間還挾雜着龍俠夫婦和藍世傑兩小的唱和聲：

「水泉冷澀絃凝絕。」

「凝絕不通聲暫歇。」

「別有幽愁闇恨聲。」

「此時無聲勝有聲。」

三個戰團中，最令人發噱的是那兩個身形魁梧的番將，他們被藍世傑和楊小芸二人「玩」得團團轉，口中不斷地「哇哇」大聲鬼叫！

嶗山二叟拚力地迎鬥了約五十招，忽聽倭叟韓松「哎喲！」痛叫一聲，左手指已被醫俠東方雲的藥鏟劈斷了二支，血花泉湧，痛得他睚眥咬齒，像一頭受傷發狂的猛獸似的一頭向醫俠猛衝而至，醫俠早已決意把這對「無藥可救」的武林敗類除却，故此見他瘋狂般地衝來，右足斜滑，身形畧偏，右手藥鏟倏地從斜刺裏穿出，「卜！」一聲，擊中他的天靈蓋，登時腦花迸裂，慘叫了一聲同時，一個短小的身子仍向前衝出五七步，才仆倒草地上，氣

絕死了！

老大韓竹一看兄弟被殺，神色一凜，蛇骨鞭一歛一抖，拚命似的直向天機道長和醫俠下盤橫掃過來，左手同時洒出一蓬銀芒，直奔對方頭頂！

他這蓬銀芒乃是一把淬過劇毒的牛毛般銀針，若被射中人身，根本見不到傷處，不到半個時辰便毒發身亡，極厲害無比。他本想藉蛇骨鞭的猛然一掃，算計天機道長二人騰身避閃之際，毒針當可適時射中他們的上身，是一着極狠毒的手段，也是他孤注一擲打法，暗忖定可奏效的了！

詎料，天機道長眼明手快，見他右手鞭乍出，左手亦已由革囊中摸出一物，知道他將放暗青子，於是手中拂塵一沉，把鞭梢一捲一帶，同時寬大的左袖迎向激射而至的銀芒一拂，將一蓬毒針悉數被袖風掃落五丈開外野地上！

醫俠看韓竹不聲不响的暗放毒針，一氣之下，趁他的蛇骨鞭被捲未脫之際，一個兔竄轉到他身後，突出二指，猛地插入他身背重穴！

韓竹雖看見醫俠繞到他身後，已知對自己有所不利，但因前有天機道長，而且鞭梢被捲住未放，正處於前後受敵狀態，他本待舉起左手反拂醫俠，但肩剛動時身背重穴已被打中，因此一聲慘叫下，便同老二韓松走上一條道上去了！

這情形，不僅使那靜立觀戰的番王看得大驚失色，惴惴不安，尤其是激鬥中的薩天化更驚得臉色大變！

他萬萬料不到邀來要共舉大事的崂山二叟竟會如此不中用，可是想想自己，原以為對付兩個後輩應是易如反掌，那知打了六七十招還不能佔到一點便宜，再看看那兩個番將，竟是虛有其表，自開始至今便處於捱打的局面，分明兩個小輩並無殺他們之意，否則的話，早就橫屍當場了！衡量局面，自己長此下去，到頭來豈不也要吃大虧，整個幻夢也要在頃刻間趨於破滅麼？

想到此，再也顧不得一切，且戰且開聲叫道：「老龔，你不下場更待何時？」

那陰陽筆龔龍騰對眼前的情勢應該清楚得很，但他却只淡淡地應道：「不行，在下要保駕！」

薩天化提高聲音向番王請求道：「聖王，請快下旨全營兵將把這幾個人圍擒起來，否則我們的大舉計劃就要崩潰於這些人手裏，請快給那守夜官傳下諭旨吧！」

番王原極聽信這個「軍師」的話，當開始發覺天機等人並非所邀約之人時，他便有即時諭令兵衆圍捕之意，但因聽薩天化已向來人明白表示，絕不動以兵衆對付他們，因為他對這位「軍師」簡直奉如神明，一切都是言聽計從，軍師既然有言在先，他委實不敢拂他之意。

實際上，他對眼前的危態已看得很清楚，內心正在埋怨「軍師」太以固執，故此一聽他提出發動營兵圍捕的要求，即時頭一轉，便欲向身後二丈的守夜兵官出諭旨之際，忽見站在身旁保駕的陰陽筆龔龍騰突然開口輕聲阻道：「陛下不可下旨發動營兵！」

番王聽得神情一愕，奇道：「為甚麼？」陰陽筆仍輕聲地道：「我們中原男子漢言出九鼎，絕不能失信於人！」

番王雙眉一挑，微怒道：「事到如今，還講甚麼失信與不失信？孤王只要依軍師的話辦，你莫來管孤王！」

陰陽筆見他不聽「忠告」，倏地出手點了他的啞穴，番王做夢也沒料到這個「自己人」竟會對他下手，待驚覺時已是口不能言，只有睜大眼睛，怔怔地怒視他！

接着，陰陽筆又警告他道：「希望你靜靜地觀戰，我會好好保護你，不然，我就要對你不客氣！」

番王見他說話態度倏忽間大大地變了，看得至為驚懼，但他心中立刻作了一個決定：「好吧，我靜靜地觀戰就是，你們這班要來投靠的人，無非都是一些亡命之徒，口上說得出也做得出，我何必吃這眼前虧……」

薩天化見番王久久不曾傳出旨諭，不覺大奇，百忙中偷眼一瞥，見他依然默然觀戰，心中甚是不解，於是再度發話道：「阿利王，你怎不快傳旨發兵呀？」

那兩個番將亦覺情勢至此，何以阿利王却無動於衷，全然不理軍師的奏請？而那班列隊於營前的一百名番兵，却因阿利王未傳下旨諭，誰也不敢擅作主張開始行動，個個只睜圓着眼睛在着急！

薩天化二度發話後，依然沒有聽到任何動靜，心中越發驚疑，又擺頭瞥了一眼，只見阿利王舉指直指着自己大張的咀巴，兩眼露出無可奈何的神態！

這情形落入薩天化眼裏，他登時領悟是怎麼一回事，這一氣眞個非同小可，手中細鐵軟劍一緊，抖起一片劍浪直指鳳姑胸前捲去，但他這只是個虛勢，估量好龍俠定會自他側背攻來迫使他縮手自救，果然龍俠見他人和劍撲向妻子攻去，側背破綻大露，機會難得，揮刀便劈，薩天化矮身滑步，把龍俠劈落的一刀堪堪避過，但頭頂上一塊束髮巾已被刀尖划落，一頭灰白色的髮絲登時散開，只差寸許腦蓋子便要開花，眞是危險至極！

但這是他決心冒的一次險，刀風剛自後襲來，他佯作未及察覺，倏地縮回軟劍，順勢疾然以地堂刀之法環掃而出！龍俠未料到對方甘冒這等大險，一時避閃不及，右脚小腿已被他鋒利的劍尖划開了三寸長的口子，神情一懍之間，薩天化已如箭般地脫身飛出，直向阿利王立處投去了！

鳳姑見丈夫受傷，也無心向薩天化追去，急跳到趺坐在地上的丈夫面前，見褲襠透出一大片血紅，趕緊檢視之下，傷口深達見骨，血湧如泉，不覺大為驚慌！

這時，那醫俠東方雲也經走到龍俠身旁，蹲下身察看了一下，只說聲「不妨事！」便由腰間解下一隻小藥箱，拿出一些棕色藥粉洒落到龍俠的傷口，剎那間即見血流停止，於是叫鳳姑拿出一條汗巾把傷處包起來。

鳳姑正在為丈夫包紮傷口之際，只見藍世傑和楊小芸也急忙忙地跑過來。

原來，楊小芸因是第一次正式與人打鬥，而且對方雖是兩個身材高大的番將，但除了力大勢猛外武術却是平平無奇，因此她要和「傑哥哥」拿他們來多玩一會兒，可是藍世傑一見父親受傷，那還有心情陪她玩，但又不想傷害他們，於是施了個

奇妙步法轉到兩番將身後，手指疾出，各點了他們的麻穴，便急忙跑來看他父親的！這一連串的情形，天機道長都看得清清楚楚，但他却始終靜立不動，似乎對龍俠的受傷毫不關心的樣子，其實不然，他正凝神注意着一件事：那「陰陽筆龔龍騰」究竟是誰？他第一次向薩天化拒絕下場參戰，說是要保護阿利王，這雖可講得通，但他何以那樣大胆竟點了阿利王的啞穴，使他不能開口傳出旨諭？

驀見那薩天化殺傷了龍俠後，緊接着身形騰起，掠落到「陰陽筆龔龍騰」身前，鐵青着臉大聲怒喝道：「姓龔的，你為何要阻止阿利王開口發旨？」

只見陰陽筆龔龍騰鎮靜地答道：「因為咱們不能失信於人。」

薩天化大罵道：「混帳！這是甚麼時候，你瞎了眼不是？」

陰陽筆冷笑道：「哼，我沒有瞎！你不僅眼瞎，心也瞎得可以！」

薩天化氣得發抖道：「你反啦，好大的胆子，連阿利王都不敢不聽我的話，你居然敢對老夫頂撞……」

陰陽筆全無懼色，道：「阿利王是化外無知之人，才會任你擺弄，受你擺佈想跟着你做出這種天人共憤的勾當，其無知尚可恕，惟你身為炎黃子孫，竟欲勾結外邦，引狼入室，殘害自己國人，此罪則天地難容……」

薩天化牙齒咬得「格格」响，大喝一聲：「你今天死定了！」話出劍出，直向陰陽筆咽喉點去！

陰陽筆橫飄一大步，拔下一長一短的雙筆，說聲：「你也未必逃得掉這場刼數！」登時與之大戰起來！

天機道長等人靜觀至此，都已確認這「陰陽筆龔龍騰」是假的，但還是猜不透他到底是誰？大家唯一相同的看法是：此人面對那大魔頭毫無半點懼色，態度是那麼強硬，若不是一位武功超凡的頂尖人物，他那敢這樣……

如果這猜測不錯，他確是位足可傲視武林的高手，那麼任何人要想下場去助「一臂之力」就不能太隨便了。因為這種「帮忙」往往反會引起人家的不悅呢。

就因大家都有這個顧慮，只好靜靜地暫作壁上觀，不敢輕舉妄動！

龍俠腿傷經敷藥包紮後，痛楚大減，站了起來用右手龍刀當作柺杖，便慢慢走到天機道長身旁，眼睛却一直注意着薩天化和「陰陽筆龔龍騰」變臉互鬥的情形。

鳳姑因薩天化傷了她丈夫，心裏尤其恨他，故這時也很注意他們的發展，但她這時也和大家一樣有着顧慮，不敢冒然下場。只見薩天化此時兩眼發赤，像一頭怒極的猛獸般，一招接着一招瘋狂地向「陰陽筆」攻去，陰陽筆的武功看來也是一流高手之列，但他却守多於攻，似乎對薩天化的凌厲的攻擊不敢硬架，要儘量避開風頭的樣子，最令人不解的是他使出的招式有些地方不像是「雙筆」應有的招術，也就是說，他把一對陰陽筆有時當作「刀」或「劍」使用着！

衆人正看得大感迷惑之際，只見兩人愈鬥愈激烈，薩天化手中軟劍如一條銀色靈蛇，上下左右騰滾，節節進迫，陰陽筆也左迎右架的運起雙筆，奮力拚鬥了一陣，忽見薩天化劍走靈蛇「啄」向對方右眼，陰陽筆側過頭避閃同時，疾舉雙筆，左筆直指對方執劍右手脈門，右筆迎拔來劍，「鏘！」的一聲微响，劍鋒疾然彎落，剎時把筆捲住，薩天化左掌電閃地突出，「砰！」的一聲，着着實實擊中了陰陽筆的前胸，把他打得向後飛出一丈之外了！

薩天化一掌得手，緊接着身形騰起，斜掠到胡王身前尋丈處，一聲不發地抖劍直向他胸前刺去！眼看被制啞穴的阿利王一命危在頃刻，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驀見空中一條白光閃處——

「卜！」

「啊——！」

兩種不同聲音幾乎同時响起，後者是一聲响澈夜空的慘號，凄厲至極，令人驚心動魄！餘音未息，只見薩天化一個身子左右搖晃了幾下，繼而砰然仆倒地上，背心上深深插着一柄刻有龍紋的雪亮鋼刀！

原來，龍俠雖然腿上受了傷，行動有些不方便，但他却始終凝神注視着薩天化，故一見他掌傷「陰陽筆」後竟又要對阿利王衝刺過去，那容得他再逞惡下去，即把手中龍刀以施放暗器手法，奮力向他投射出去！那阿利王做夢也沒想到「軍師」竟會突然持劍要殺他，這變化不由把他嚇得三魂出竅，向後驚退了幾步，一屁股跌坐在草地上！

那班持槍站列在營前的一百名守夜兵官，一看阿利王跌落地上，齊齊驚叫起來，再也顧不得阿利王有沒有發出旨諭，保駕要緊，嘩然蜂湧而至，緊緊將場中衆人包圍起來，個個槍尖向前作衝刺狀！

其中那個小兵官奔到阿利王身旁將他扶起，一臉驚慌之色，口中「嘰哩咕嚕」了幾句，似乎在問阿利王是否要把場中這班漢人捕殺，但見阿利王用力的把頭搖了搖，咀巴嗡動了幾下却沒發出聲音來！他好像才記起自己不能說話的事似的，從而舉手做了個手勢，才見那環圍的一百名番兵把紅纓槍豎起，怒容稍霽！

且說「陰陽筆龔龍騰」失愼被薩天化重重地擊中一掌後，一聲悶喝，「登登登」地向後顛出丈餘，跌坐落地上，登時自口中湧出一縷鮮血！

天機道長等人無不大吃一驚，除龍俠因腿傷仍停立不動外，其餘各人都縱身跳到「陰陽筆」身旁，天機道長見他鮮血不斷自口中湧出，雙目神光漸散，知道受傷極重，即刻在他身後盤膝坐下，伸出右掌按上他靈台穴，抬眼向醫俠東方雲說道：「東方兄快看看他能救否？」說後隨即運起功輸氣起來。

醫俠亦蹲下身子，一邊伸出三指按上「陰陽筆」的腕脈，一邊叫藍世傑速解開他的胸衣，一瞥之下，見他胸上現出一隻紫黑的掌印，不由倒抽了一口冷氣，口罵一聲「好狠的薩賊！」

鳳姑孫玉璇見他傷勢這樣重，而「臉色」却全無變白狀態，更斷定此人決非眞正的陰陽筆，他臉上一定是罩着一層人皮面具，否則那有重傷而面不改色之理？但這人究竟是誰？他為甚麼要化裝成「陰陽筆」來投在薩天化營中，適時阻止阿利王發動營兵對付自己等人？他這樣做分明是

有計劃的臥底，好像是有意和自己等人裏應外合！他到底是誰？何以要冒這樣大的險來協助別人呢？她困惑地望着眼前的神秘人，始終想不出所以然來！

天機道長給這重傷的神秘人物輸進了片刻眞氣之後，眼皮一開，向醫俠東方雲露出「徵詢」的日光，却見醫俠只把頭搖了搖，現出一臉失望之色！

就在此時，忽見「陰陽筆」微微抬日朝向鳳姑孫玉璇注望了一陣，然後動了動咀唇，發出很低的聲音道：「師叔，你不必徒費眞氣吧！小侄自己很清楚……。」

他這話，頓時把衆人驚呆了！

天機道長即時放下右臂，忙轉到他身旁，一手扶住他的肩背，驚問道：「你是誰，怎說貧道是你師叔？」

「陰陽筆」無力地張開眼皮，上下連貶動了幾下，可是話已說不出來了！盤坐在他身旁的醫俠東方雲也早已看出他的「面不改色」秘密，於是伸手到他耳根下，撫摸了一陣，慢慢掀落一張人皮面具來！

假面具揭下後，露出一張蒼白如紙的另一個人面相來，衆人中除醫俠東方雲和楊小芸二人感到很陌生外，天機道長，鳳姑孫玉璇，藍世傑以及剛走過來的龍俠藍景豪等四人，無不大驚失色，同時啊了一聲叫道：「原來是你？」

「原來會是……是你？」

「傷心人！是那個傷心人！」

「原來竟是他？」

是的，這個冒充陰陽筆的正是藍世傑在白虎嶺山洞中和他相處一天的那個傷心人！但是這「傷心人」三個字是他自號的，藍世傑至今還是不知他實在姓名叫甚麼。然而這時見師父和父母像似都認識他，於是連忙朝天機道長急問道：「師父，這人徒兒見過，他說他叫『傷心人』，他到底是誰？」天機道長戚然道：「唉，他是你二師伯『千面怪叟』的徒弟，也就是和你父早年被人合稱爲『藍白二刀』的白衣秀士白希！」

藍世傑心頭一震，轉向父母望去，見父親仰臉望天，一臉現出無限感慨的神色，母親則滿臉神傷，目現淚光！

他腦海中頓時起了一層層的波濤，想起在那山洞中「傷心人」說給他聽的故事，又想起在石咀子父親和師父分別接到了一個「中年漢子」的書函，把它一一連貫起來，他終於想通了是怎麼一回事的了。

天機道長雙手緊緊握住白衣秀士的臂腕邊搖邊叫道：「師侄！師侄！你還有甚麼話要說沒有？」

白衣秀士已經無法開口，但見他一隻手慢慢抖移到腰間摸了摸一個豹皮革囊，像要伸入囊中掏些甚麼，醫俠東方雲就近探手自革囊中替他掏出一封上書「師叔天機道長親啓」的書函，順手遞交天機道長道：「你看，這是給你的信，也許他要告訴你的都在這裏面！」

天機道長接過手即時拆開一看，只見信上寫道：「師叔鑒鈞：記得三十年前峨眉拜謁時，師叔曾謂小侄情關重重，告以於男女之間切勿輕意動情，否則終生將爲情所苦，無以自拔！訓言今猶在耳，奈何小侄愚昧，未能領出師叔告誡，致不幸而被言中，悔之已不及矣！

「緣自辭師下山，入江湖行俠未幾，聞有藍景豪其人，刀法出衆，俠胆仁心，當時小侄年青氣盛，訪之於某地與其印證武功，由彼此互佩而成莫逆，嘗結伴遊俠，一日，同遊至某地，遇識俠女孫玉璇，小侄及友見女貌美聰慧，均生愛慕，女亦有意就吾等中擇一付終身，後女籌思一計加試吾等二人，先完成任務者配之，小侄本可先得享如仙美眷，惟事突生變化，藍友竟捷足先登，婚後踪跡杳然，然小侄對女已一見傾心，雖知事已不諧，但痴情之難忘，經四處查訪芳訊，欲求見而死瞑目，惟訪盡天涯海角，未得芳踪，竟日如瘋如痴，爲一片痴心所苦！

「某日忽見藍友獨行，頗奇，趨前求告女之芳踪，未承相告，後暗中尾隨期能尋得女之居處，一日隨至巫山麓，見彼戰黑衣帮主惡閻羅烏乃飛及白虎堂主陰陽筆龔龍騰，當彼傷危時現身助之，將惡閻羅二人斃傷，將彼扶至白虎嶺一山洞中施治，待痊後再問俠女踪跡，但彼仍不予告，一氣之下將其禁洞中！

「兩月前，遇藍世傑於山麓，合斃陰陽筆龔龍騰諸惡，而後始由此子口中得知藍夫妻潛居浯洲島，方易裝冒充藍赴該島，以竟二十年痴念之情！嗣自藍妻口中知師叔趕來塞外，欲阻薩天化惡行，小侄既知薩魔乃早年謀害刀聖九如老人之主謀人，且今猶擬大事造孽，大義之前，小侄何敢坐視，是以將藍景豪解禁後搶先趕來，冀能於消滅薩魔之逆行有所助力！

「在途中奉書聯絡者小侄也，此來已抱定不計生死，故冒替陰陽筆之名投進番軍中，所幸薩魔畧無相疑，事當可成！惟小侄心已死，生意毫無，縱然不死於此役，事畢後亦不欲再過此鬱鬱之生，別矣，有日如晤侄師，尚祈師叔代爲請罪！書中小字條及明珠乙顆請煩交藍世傑收。

愚侄白希謹上」

天機道長閱罷書信，不禁搖頭太息一聲道：「唉，眞是情痴！」隨把書中所附小字條和一顆夜明珠交給藍世傑又道：「傑兒，這是他要給你的！」

藍世傑一眼看見師父遞交給他一顆耀眼的夜明珠，心頭登時一震，急把小字條展開，看着輕聲唸道：「藍小俠：兩月前傷心洞中約言諒未忘却，今將明珠奉贈，願君良緣天成！惟小俠亦請依約言爲我做一件事，此事謂難不難，謂易不易，請至傷心洞池水底下撈起一口松紋寶刀，將其送交家師千面怪叟，只因爲家師向無定居處，常年在五湖四海到處悠遊，欲得其踪頗費周章，其難即此也！刀爲師門重物，務請多多費神！」

他剛把字條唸完，忽見白衣秀士一個頭向邊一歪，斷氣了！

鳳姑孫玉璇禁不住滿腔無可名狀的悲抑情緒，眼淚如斷綫之珠直滾落！

那被制住啞穴的阿利王和躺在地上的兩個番將，經龍俠解開穴道後，均滿臉現出慚愧之色，只見阿利王突然開口說道：「各位大俠士，敝邦本無侵擾貴國之心，只因受薩天化之蠱惑慫慂始有此舉，貴國確爲仁義之邦，我們願即刻引兵返回本土，祈願仍本以往永遠愛護敝邦是幸！」說後即下諭拔營，望北方開去！（續完）



彩色國語奇情風趣浪漫大喜劇

監製人 黃素卿









導演 陸邦



領銜主演 鄧光榮 江楓

特別情商客串主演 汪萍

領銜主演 唐菁

領銜主演 唐菁 沈殿霞 梁蘭思 胡楓 歐陽莎菲 陳琼美 馬劍棠 徐風





音樂 顧嘉輝

製片 黃文

曹達華 羅蘭 苗嘉麗 鍾叮噹 邱莉 施君黛 高峰 鄺美寶 關聰 桃麗絲 黃新 西瓜刨 卿愛華 客串主演

楓德影業公司創業鉅製